



## 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

吳景超

陳序經先生在獨立一四二號，有一篇「關於全盤西化答吳超先生」，在本期裏，他又有一篇「再談全盤西化」。從這兩篇文章裏面，我們對於陳序經先生的思想，可以格外明瞭，但對於他的結論，還是不敢贊同。現在把枝節除開，只把最根本的兩點，再提出來與陳先生商榷。

第一點，便是整個的文化，是否「有連帶及密切的關係」而「分開不得」。我在「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獨立一三九號）一文中，已經指出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假如文化各部份是分不開的，有如陳先生所說，那麼全盤西化說便可成立，便無討論之餘地。因為我們早已採納了西洋文化中的許多部份，而這些部份，與其餘的部份又是分不開的，那麼中國的全盤西化，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了。可惜這種文化「分不開」的理論，還沒有一位學者能夠證明他。陳先生是專攻社會學的，當然知道霍布浩教授對於這個問題研究所得的結論。他搜集了許多初民社會的記載，並從生產方法一方面，把這些初民社會，分爲漁獵，畜牧，農業等集團。我們都知道生產方法，是文化的一部份。現

在我們願意問陳先生，漁獵的文化，與那種政治的文化，那種家庭的文化是分不開的？畜牧，農業等文化，又與那種政治的文化，那種家庭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具體一點說，母系的家族制度，與那一種生產方法是分不開的？多妻的制度，又與那種文化是分不開的？據霍布浩教授研究所得的結論，母系，家族制度，在漁獵的社會中是有的，在畜牧的社會中也有，在農業的社會中也有。父系的家族制度，在農業的社會中是有的，在畜牧的社會中也有，在漁獵的社會中也有。由此可見一種生產方法，可與不同的家族制度相結合，沒有一種家族制度，是與一種生產方法「分不開」的。婚姻的制度，也是一樣，在各種不同的生產方法之下，我們都遇得到一夫一妻的制度，或一夫多妻的制度。即以一妻多夫的制度來說，在世界上是很少見的。但據路衛教授的研究，實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如「依士企摩」種，是漁獵的；如印度的「託答」種，是畜牧的，又如西藏，只有耕種的民族，是行一妻多夫制的，而畜牧的民族，却不行此種制度。我們看了這種事實，能說一妻多

夫的文化，與某種經濟文化是「分不開」的嗎？這一類的例子很多，我們不必細提。由此可見「文化分不開」的理論，證據是很薄弱的。我們是主張文化各部份有分不開，也有分得開的，所以在西化的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有選擇之餘地。

第二點，便是我們對於西方文化的估值。即使文化的各部份，是分得開的。假如我們對於西方的文化，是無條件的全盤讚賞，那麼我們也並不以西化是分得開的而不全盤接受。問題便是我們對於西化，是否都全盤讚賞。我們不必另外舉例，只就時賢已經舉過的例來一談。張佛泉先生說：「學了他們（指西人）的精確治學方法，不再去學他們見了女人脫帽子，不見得就有壞處」。這是我十分贊成的，而陳先生却說，「見了女人而不脫帽子，是一件失禮之事」，可謂奇談。西人這種風俗，是中古武士道傳下來的，根本便沒有道理可說。我的意思，以為見了女人要脫帽子，那麼見了男人也應當脫帽子，才算有禮。但西人見了男人是不脫帽子的，只見了女人脫帽，我們看了這種不通的風俗，也要照抄，便近于盲從了。又如適之先生說：「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改用刀叉」，這段話，真可為我們這班折衷論者張目。全盤

西化論者，在理論上，應該是反對吃飯，反對用筷子的。他們豈只應該反對吃飯，反對用筷子而已，也應當反對說中國話，因為中國話決不是西化。我不知道陳先生是否主張我們中國人，以後大家都說英文，或法德文，或任何西國的文。假如他不這樣主張，那麼他的全盤西化論，便缺了一角了。

最後，我願意再提出一種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以求讀者指正。我以為西方文化的各部份，既然是分得開的，那麼對於這不同的部份，我們可以採取四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對於某一部份的西方文化，我們願意整個的接受，而且用他來替代中國文化中類似的部份。如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學，醫學等等，屬於此類。

第二，對於某一部份的西方文化，我們願意整個的接受，但只用以補充中國文化中類似的部份，而非用以代替中國文化中類似的部份，如哲學，文學等等，屬於此類。我們可以讀柏拉圖的共和國，但也不必燒論語，雖然共和國與論語，都不是個個中國人都要讀的。我們可以讀莎士比亞的戲劇，但也可以讀西廂記，讀牡丹亭。丁立孫哥德爾的詩，固然要介紹進來，但白香山集，杜工部集，也可以保留着讓人研究。

第三，對於某一部份的西洋文化，我們願意用作參攷

，但決不抄襲。我們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或因這一部份的文化，瑕瑜互見，我們不能把精華與糟粕，一齊吸收過來；或因這一部份的文化，與中國的國情不相合，無全盤接收的可能。前者如資本主義，他們的大量生產方法，是可取的；但其圖利高于一切的動機，因提高價格，不惜焚燒存貨的舉動，却要排棄。後者如各國的關稅政策，是各國經濟文化中的主要部份，但沒有一國的關稅政策，是中國可以照抄的。我們的政府，只能以他們的辦法為參攷，並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根據，定一個「中國本位」的關稅政

## 再談「全盤西化」

陳序經。

自從我的「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一文，登載

考。

於獨立評論一四二號以後，除了胡適之先生在編輯後記裏

胡先生說：

聲明他「是完全贊成全盤西化論」外，還有張佛泉先生在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二期發表了西化問題之批判一篇長文，說明他「與全盤西化論是非常同情的。」我細心讀這些文章，覺得胡先生，而尤其是張先生與我的主張，似尚有多少差異之點，因將管見所及，簡單的寫出來，以供讀者參

策。

第四，對於某一部份的西洋文化，我們却不客氣的要加以排棄。舉幾個例子，如迷信的宗教，兒戲的婚姻，譁淫的跳舞（交際的跳舞，不在此內），過分的奢侈都是。

常然把西方文化，分作以上四類，是一種很難的工作，而且不會人人同意的。不過因不會人人同意，所以發生討論，因討論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這是有智慧的人共同努力而可以達到的一點。

四月，十四日。

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

。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爲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

……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



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拚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

張先生更申其義，而很肯定的說：

文化是自然有牠的惰性。你不主張折衷，不希望妥協，然而至終却仍要折衷，仍要妥協的。「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以全盤西化為理想，所得恐怕也不過是一半。所以若接受了文化「自然折衷」論，同時就須承認全盤西化，不是可以完全實現的理想。

我以為一方面同情於全盤西化論，而「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一方面又以為「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好像是一種矛盾。至少全盤西化論，在胡張兩位先生的心裏，好像只是一種政策，而骨子裏仍是折衷論調。

我並不否認文化是有惰性的。然而正是因為這種惰性成為西化的窒礙物，所以主張全盤西化。全盤西化論，在積極方面，是要使中國的文化能和西洋各國的文化，立於平等的地位，而「繼續在這世上生存」；消極方面，就要除去中國文化的惰性。所以若能全盤西化，則惰性自然會

消滅。蓋所謂惰性，無非就是所謂中國固有的文化。反過來說，這種惰性若不消滅，則全盤西化無從實現。因此，我以為胡張兩位先生所謂「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現象，只能當作東西文化接觸以後的一種過渡時期的畸形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在時間上，也許頗久，然其趨勢，却是在全盤的路上。這是細心研究過七十年來的中國西化史的人，所能容易了解的。比方，三十年前，我們雖然有了多少的人，已經感覺到採納西洋科學的必要，但是一方面因為我國的學科學的人，在那個時候的科學智識，太過淺薄，不能夠引起國人對於科學的信仰心；一方面因為反對科學的文化的惰性太利害；我們試看王壬秋之反對火輪船，義和團之相信肚子可以抵抗槍砲，便能明白提倡科學之更不容易。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在科學上，簡直沒有什麼成績之可言。然而二十年來，情形變了，而我們的科學，也一步一步的較為西化，較為進步；到了現在，居然也有了數位稍可差強人意的科學家；同時，反對科學的文化惰性，也沒有從前那樣的利害。可知西化的發展，就是惰性的減少。質言之，全盤西化之於我國文化的惰性，是兩件不能相容的東西能。

而且從我國今日的需要來看，我們也必須達到全盤西

化的地位纔好。假使我們不是這樣的努力去做，而相信「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信條。則比方我們的西化的東西，像飛機、戰艦，科學，哲學，教育等等，豈非永遠的沒有法子趕上百強嗎？這麼一來，中國的前途，還有什麼很大的希望呢？因此，我雖同情於張佛泉先生所謂處在今日步人家的後塵尙望不及影子，我們配不上來創造一種較西洋文化爲優華的文化，然而與其滿足於「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信條，我們應當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信心，至少，我們也要有「取法乎上，須得其上」的精神。其實，我以爲西洋文化之所以能有一日千里的進步，就是因爲西洋人有了這種信心，有了這種精神，我國文化之所以停滯不發展，而且有開倒車的危險，就是因爲中國人沒有這種信心，沒有這種精神。

上面是對於胡張兩位先生所提出的「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問題，略爲解釋，我現在且再把張佛泉先生所提出兩個比較重要的問題稍事討論。

張先生說：

站在全盤西化的觀點，進而講到「從文化本身各方面的連帶關係來看，我們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

的話，也未免太過。

我說文化的各方面是有連帶的關係，因爲所謂文化的各方面，只是一種主觀的分析，而非客觀的事實。我在拙著「中國文化的出路」裏，曾把西洋各國學者的文化的分析，來做一個比較的研究，而我的結論是：

分析不過是我們爲研究上的便利起見而設的。而且這種分析，總不免有多少的主觀。結果是每一個人的分析，可以（而其實往往）和別人的分析不相同。這個原因，不外是因爲文化本身上，像我們上面所說，是整個表示。分析是我們對於文化認識上一種權宜，文化本身上，並沒有這回事。

因爲文化本身上是整個表示，所以文化的各方面或張先生所說的不同單位，是互有連帶的關係。因爲這些不同的單位，有了連帶的關係，和時勢的趨向，以及今日西洋文化的優勝的地位，所以取其一端，應當取其整體；牽其一髮，往往會動到我們全身。因此之故，我雖很同情於張先生所謂「你若採取某一單位，你便須「全盤」採納牠，而不容祇採取牠的一部分」，我却不能同意於張先生所謂「不同的單位，却有好多可以同時並存」。其實，我以爲張先生在這裏，好像是陷於自相矛盾的地位。至少，張先

牛是趨於一般普通的折衷派的二元論調。

原來張先生所說的單位，或 Traits，不外就是文化學者所謂爲文化叢雜 Culture complex。文化叢雜，是一種爲着研究便利的假設。這種文化叢雜，從其本身來看，正像張先生所指出，是含有好多連帶關係的部分。然從文化的全部方面來看，這些文化叢雜，或文化單位，又不外是全部的文化很多互有連帶關係的各方面。泰勒氏 Tylor 在其「原始文化」 Primitive Culture 一書裏，劈頭就說：文化是一種叢雜體系 complex whole，就是因爲文化本身的各方面，是有連帶關係。衛士萊 Wisler 在其「人與文化」 Man and Culture 一書裏所說的文化叢雜，或張先生所說的文化單位，照我個人看起來，大概就是泰勒所謂的叢雜體系中的叢雜單位而已。張先生既然明白所謂文化單位，或叢雜中的各部分，「不容祇取一部分」，爲什麼張先生又忘記了這些由互有連帶關係的各種文化叢雜或單位而組成的叢雜的全部的文化，也「不容祇取一部分」呢？

張先生既然明白了「讀書不求甚解的態度，不能與精確的縝密的科學態度相妥協」，而必須全盤學西洋，張先生不當忘記了一個受過現代西洋的精確的縝密的科學教育的人，見了女人而不脫帽子，是一件失禮的事。做了失禮

的事，也不見得就沒有壞處。又如學了打撲克，也許不會

「自動的」或「立刻的」學了「任何西洋東西」，然而我們不要忘記，能學了打撲克，也能學到任何西洋東西。而且要是撲克尙可以學，則任何西洋東西，更要學習。若說一個人只學了打撲克，而不願意去學西洋別的東西，則這個人不但只有了徒學西洋的皮毛的危險，而且是一個無用的人。至於「坐了汽車，却同時仍保持東方人玩姨太太的特權」，只能爲享受「西貨」，不能謂爲「西化」。同樣，一個「穿了很漂亮的西裝的人」，也許「連了一個外國字母也不認得」，然而西裝都可以穿，則別的外洋東西愈要採取。何況事實上，穿西裝而不認得外國字母的人，見了認得外國字母的人，總免不得有了內心的慙愧。此外「穿了西褲革履」，固然「還可以穿一件長袍」，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校服，我們的軍裝，以至我們的留洋學生，住外公使，就不會這樣的中西並用。我想四十年前的薛福成，曾譏罵日本人採納西服，三十年前的康有爲，會上疏力主採納西服，到了現在，採取西裝不但不被人譏罵，無須人提倡，而且不斷的增加。這豈不是表示我們現在已較爲西化嗎？這豈不是表示文化的各方面是有連帶的關係嗎？

本來張先生既非常同情於全盤西化論，而又覺到上面

所提出的例子，都是「皮相的問題」，我也本不願多所討論，然而我却懶繁瑣，而稍爲逐一解釋者，正是因爲這些例子，足以證明全盤西化的必要。

因爲文化各方面都有連帶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何況一談到長短的問題，總免不去主觀的成分。而事實上，所謂人家之長，也許就是人家之短；所謂人家之短，也許就是人家之長。張先生對於這點並不否認，所以他說：「所取的是否長，所去的是否短，却不無問題。」

我既相信文化的各方面有了連帶的關係而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我又相信如胡適之先生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大公報三月三十一日星期論文）裏所說：「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其實，我以爲今日的我們，不應當再把可貴的時間與精神來討論這個至終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對於張先生生在第三點裏所提出的選擇問題，不能表以同情。因爲這種選擇，不但不合於文化的原理與文化的趨勢，而且有取人家之短而加上自己之短的危險。然而張先生又說：

在這時談西洋文化，總不能整個含混地主張全盤接

受……換言之，我以爲在目前適應西洋文化是有根本與枝葉上的分別的。祇圖圖主張全盤西化，也有已經包括所有根本與枝葉在內，但不能指出根本方面比枝葉方面更重要，便是缺欠。

我以爲張先生好像是把現在的中國當做一個完全沒有經過西化的國家，所以我們採取西洋文化，應當選擇其重要或根本的東西，而不應含混圖圖的全盤西化。然而他忘記了七十年來的中國，已經枝葉的西化。枝葉的西化，既早已成爲一種事實，我們是否歡喜枝葉的西化，大概已不成問題，問題乃在於根本的西化。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因爲見得比方汽車是比騾車既優且快，而且我們已經用了汽車，不願徒然勸人們勿坐汽車，而進一步勸人們努力去做汽車，同時他不但只勸人們去做汽車，而且要人們「由一個論語式的頭腦，換上一個柏拉圖共和式的頭腦。」所以全盤西化的真義，就是張先生所說的根本西化。我在以往的著作裏，每每用了「澈底與全盤西化」一句話，就是這個原故。然而又怕中國人錯認物質的汽車式的西化爲根本西化，同時什麼叫做「根本西化」，往往也因各人的主觀不同而有所爭辯，故主用「全盤西化。」蓋全盤西化可以包括根本西化，而根本西化却不能包括全盤西化。何況我們

在枝葉上既已西化，則再做進一步的西化，豈非就是根本西化嗎？已成事實的枝葉西化，加上進一步的根本西化，又豈非全盤化嗎？

總之，從我國目前的情形來看，全盤西化固是一種尚須努力去實現的理想，然而從西洋文化來看，所謂理想的

全盤西化的對象却是一種已經實現的事實。這個事實，是一件有形模，有體質，有眼睛皆可以見，有知覺皆可以感，有耳孔皆可聽的東西。比之復古派所夢想的已成陳迹的皇古，比之折衷派所侈談的東西合璧的辦法，都較為具體，較易採納。

## 世界經濟調查

(書評)

丁文治

書名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33-34) P.P. 365

作者 J. B. Condliffe

出版 國際聯盟經濟調查部 League of Nations

Economic Intelligence Service

一九三三年一月 一九三四年六月

失業人數 三〇四 一九七

工業生產 六三 七七

上項工業生產統計所用的一九二九年的基期指數是根

據一九二八年世界工業生產分配的情形比分的 (Weighting) 。其中美國佔百分之四十五，所以美國工業生產的興衰，影響於世界指數的增減最大。但是世界全體工業生產增加仍是事實。茲再為比較詳細的分析如下 (仍以一九二八年為一〇〇)：

一九三三年一月 一九三四年六月

紡織 九一 一〇〇

鋼鐵 四三 六一

失業人數指數減少，指數增加，略如下表：

獨立評論 第一四七號 世界經濟調查

紡織可以代表輕工業，鋼鐵代表重工業。照上表看起來，重工業的復興比較起來落後。

第二章的題目是「改變中的經濟慣例」。第一是講經濟問題中最基本的人口問題。雖然近來有幾個國家獎勵生育，但統計告訴我們，由於經濟壓迫和自覺的節制，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結婚率一直是減少，死亡率無多增減，生育率則大大的減少。例如下表（每千人的生育率）：

	加拿大	美國	英國	瑞典	日本
一九二九	二四〇	一九八	一七二	一六一	三四一
一九三〇	二四〇	一九八	一七二	一六一	三四一
一九三一	二四〇	一九八	一七二	一六一	三四一
一九三二	二四〇	一九八	一七二	一六一	三四一
一九三三	二四〇	一九八	一七二	一六一	三四一

上表可以使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日本。從一九二八年起，日本的生育率，也是逐年的減少。一九三二年却略有增加。但是一九三三年，又復減到三一、六，所以就是日本，也不能算是例外。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的平均人口自然增加率，已經比一八七一至一八八〇年的平均數減低的很多。這次經濟不景期中生殖率又見低。作者預料將來北歐和西歐的人口不但不增加而且要比較現在的還少。第二是消費方面的改變。對於貨品的需要，一個人口狀態不變的社會與人口迅速增加的社會迥乎不同。後者需要更多的

糧食土貨；前者需要多種高價的，消費的工業品，如汽車之類的。假如消費者能自由選擇，多購賤價的貨品，對於恢復繁榮很能有幫助。可惜限制貿易和維持物價兩政策使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受限制，結果上述的好影響也不能產生。第三是生產統制，這可從托辣斯的增加和政府統制兩方面看。例如有統計可考的挪威，托辣斯數目從一九二八年正月的一五八增至一九三四年正月的二〇一。同時期內生產協定，從二九增至五五。政府統制是工業資本受制於金融資本，而金融資本的統樞紐是國家中央銀行，所以政府或間接利用中央銀行的信用政策，或直接宣佈法規規定工資，成本，利潤等等，均可以達到統制的目的。第四作者說明所謂自由貿易的內容是地理上的分工，使最後的消費者享受可能的最低物價。成功的條件是：（一）在某一市場上同樣貨品趨向於一個價格，（二）資本能夠自由轉運，（三）能夠無拘束的移民。現在各國的計劃經濟計劃財政顯然把上述的幾個條件全改變了。作者以為經濟國家主義進行的結果，一是使生活程度降低，二是使未經開發的區域加速開發。

第三章是世界生產的恢復。重要的結論已見第一章。此外還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生產的統計是可信的

，因為生產指數的增加和存貨指數的減少相吻合。第二，

一九三三—三四年，歐洲小麥輸入國的種麥面積超過了四

個主要小麥輸出國——加拿大，美國，阿根廷和奧大利。一

九三三—三四年的種麥面積，和一九二七—三二年的平均

種麥面積比較，德國增百分之二七，希臘增百分之三五，

法國增百分之二，瑞典增百分之六，猶哥斯拉夫增百分之

十一，其他如日本，埃及，南非，也是處處增加。這是

各國用保護貿易求食糧自給的結果。這許多小麥當然是

高成本之下生產出來的。例如某市場上的麥價有超過另一

市場三倍的怪事。這一件事與中國的小麥輸入增加有關。

世界貿易是整個的，平衡的。小麥輸出國的生產雖然比以

前減少，而減少的程度與輸入國的需要減少並不相當。因

此剩餘的小麥不得不另謀傾銷。中國就是被傾銷國家之一

。第三各國政府用舉辦公事業來增加生產，可謂無孔不

入。如在德國如果人民修理房屋可以從政府得到補助金！

第四章是講物價。國家與國家間躉售和零售物價是不

容易比較的。貨品的分類不同，計算指數的方法不同，還

有最重要的是許多用減值貨幣的國家，其貨幣本身的價值

已今昔迥異。為免去這種的困難，作者在許多地方是用一

致的真金物價。至一九三四年三月止，世界真金物價的變

動如下（一九二九年三月物價為一〇〇）：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農產品	四九	四四	四四
工業品	四九	五一	五二

如果用各國的國家貨幣計算，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一九三四年三月，放棄金本位的國家，除日本，希臘和猶哥斯拉夫外，物價全是上升的。保存金本位的國家的物價多數是下降的。一九三三年一月美元新成分宣佈後，一月至七月美國的物價上升百分之四，但同期中法國物價跌落百分之八，所以我們從維持金本位和放棄金本位的兩類國家看到正相反的貨幣政策。後者求物價上升，前者壓物價下降，以應付因貨幣戰爭所處的劣勢。

第五章是論工資和勞工問題。好幾種統計告訴我們，雖在嚴重的不景氣中，工錢和實惠工資指數，不但是保持原狀，並且工資和薪金所佔國家收入的成份較前增加。生活程度沒有降低，一是因為物價的低廉，二是因為政府的公共服務的增加。這種現象完全是社會主義發達的結果，是以前任何不景氣期間所沒有的。

第六章是世界貿易。保護貿易把原有的世界貿易平衡打破了。用真金價計算，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七月，任

何一月的貿易價值總比前一年的相當月份爲少。減少的原因有二：一是物價的跌落，二是實際貿易數量的減少。例如德國所訂的輸入定額制，以一九三一年的購買做標準，一九三二年初訂爲百分之七五，同年三月減爲百分之六五，至一九三四年三月祇剩有百分之三五了！至於世界貿易減少的程度，一九三三年的貿易真金價值不過是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三五，在數量上却是百分之七五。此外值得使我們注意的是英日兩帝國的成功。他們相同之點是很早就實行貨幣貶價，但是政策的運用兩國並不相同。日本得利於低廉的工資，進步的效率和合力的傾銷。英國得益於沃夫瓦會議的成功。沃夫瓦會議使有中央銀行的英屬各地更多倚靠倫敦，無中央銀行的決定成立中央銀行，使英屬各地的貨物貿易比較自由，成爲世界上的一個貿易單位。各種限制貿易的辦法和協定不能詳舉，下面所舉的是一個極端的例：意國商人可以利用意奧優待稅率，倒貼錢賣小麥給奧國人，取得證件後回國向政府領津貼，結果尙可獲利！最能表示地理上分工的貿易是三角形的貿易，但是現在的國際貿易已成爲一對一對的了。我們且用下面的數字作爲本章的結論。

貿易值指數

一九二九 一九三三

一二

互相抵消的有形貿易	一〇〇	三三
互相抵消無形收付的貿易	一〇〇	四八
三角形的貿易	一〇〇	二六

第七章是財政，第八章銀行，第九章資本市場。三者有密切的關係，可一併討論。(一)因爲想用公家建設來救濟經濟不景氣，多數國家的歲出增加。經費的來源多出自公債。比較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一年的各國銀行業務，唯有在政府證券方面多數國家是增加的，其他業務如放款和貼現多是減少，所以將來政府如何償還這筆債務是各國財政上的重大問題，雖然新辦的公共事業也可以有相當的收入。(二)不景氣前所通行的各種租稅仍舊一一存在。除去瑞典的死亡稅和新錫蘭的失業徵收外，新加的租稅全是消費稅。除去新辦所得稅和財產稅的國家外，其餘的國家所得稅和財產稅所佔總稅收的成分一律減少，而消費的成分增加，所以現在各國征收的原則已從平等的負擔變爲最多稅收了。(三)歐戰後人民的收入增加，資本積疊容易，所以利率趨低。不景氣使得利率更加下跌。例如倫敦市場上銀行利率從一九二九年的五、五跌至一九三三年的二、〇。同樣情形之下柏林市場從七、一跌至四、〇。低的利率引起內債外債的轉換(用低利率的新債券換高利率的舊債



券)。例如國際清算銀行對於歐美各國間的短期負債曾有統計（用百萬瑞士法郎爲單位），略如下表：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七〇、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三九、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

這減少中的一大部分是用的轉換方法。所以低利率和減值幣價使債務者得到雙重的利益，使國民收入重新分配。（

四）一九三三至三四年，在多數放棄金本位的國家，銀行存款總指數和短期存款指數全見增加，在保存金本位國家則兩者全見減少。無論金本位國或非金本位國，銀行長期存款和借款全是減少。（五）國家的貨幣政策影響到銀行的信用政策。例如比國應付美金元減值的方法是減低國家銀行的貼現率，使生產的成本減低。（六）現在資本市場上有四個重要現象（a）資本的來源與從前不同，很少由於利潤，大多數由於機關和私人固定收入的儲蓄。（b）死藏生金（Hording）增加。國際統計一九三三年的新藏是三、九〇〇兆瑞士佛郎，吐出的舊藏祇是八七八兆瑞士佛郎。（c）不景氣中股票發行額較任何他種投資減少的程度爲大。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一九三三年的股票發行額，法

國是十二，德國是九，美國瑞士是二。這原因是很複雜的；例如英國自一九三二年倫敦市場上外國股票大轉換後，非正式的禁止外國證券在倫敦市場上發行。美國通過約翰生的條文後，禁止賴戰債的國家在美國市場發行證券。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因爲不安穩的幣價。（d）除去英國對其屬地的借款和一九三二年八月間奧國的國際借款外，在不景氣的後半期內可算是沒有國際借貸。一是因爲幣值不穩定，二是因爲貿易受限制，很少淨收入可以出借。

以上是介紹本文的內容，現在稍作批評。本書最值得注意和贊賞的是牠的體裁。這種新體裁的紀年經濟史產生後，後來人研究現在的經濟比較我們研究從前的經濟史容易得多了，完善得多了。本來不景氣中的最重要的事實是重要國家的放棄金本位。本書一貫的用金本位國與放棄金本位國來比較是很得要領的。此外如書後所附的經濟事件日誌和分類目錄都是很有用的材料。本書最重要的缺點是忽略了世界上兩個最大國——中國與蘇俄——的經濟狀況。但是前者缺少可靠的統計，後者的統計，因爲制度整個改變了，許多在資本主義國家有的，在蘇俄找不到；在蘇俄看到的，別國沒有，根本不能比較。所以這種缺陷仍然是可以原諒的。

## 活信

壽生

昨天得一個活信，略及一過，不禁默然者久之。唉，死信在我們這世界，又那能說信呢。

丹侄昨天到京，我一見就生了大氣：「兩年多了，我得過你們三封信，還封封都是三言兩語的一些鬼話完事，我想要的地方情形，一點不說，爲什麼！」「么叔，三封總比一封不得好，三言兩語總比一言半語你也見不到，我們在家反要惹禍好些……」我耳朵裏「咕嚕」一聲，明白了大半。我是又錯怪人了。急說：「得，不用說這個了，談別的吧」。

以下是丹侄談話中還近人情，尙合天理，無傷大雅的幾節。

### 教育家

幾個小姑娘，吃了午飯，結夥上學去，在路上跳跳笑笑，邊走邊鬧；正是端午過後，天氣暖融，衣裙輕鮮，她們的心情自是很鬆快的了，嘖嘖嚙嚙的好似幾隻無邪的小鳥兒。在她們過三爐巷的時候，看見一個男學生在路邊買水果，這男生正是她們中一個叫靜儀的未婚夫。呵，這

她們鬧玩的新鮮材料來了。一個叫君笙的，把靜儀的衣角一批，埋頭低低的叫一聲那男學生的名字「其章」！靜儀在一看見她未婚夫時，被她們幾眼早看得臉紅了，經君笙這一叫臉更漲得緋紅。大夥樂得要走不動了。前面不遠就是分叉路口，一條由左上山到縣立女子兩級小學校，一條上大街。她們嘻嘻的走上山路時，以爲距賣水果處已遠，可以任意取笑了，君笙抱着靜儀的頸項大叫一聲「王其章！緊及着這一聲起的自然是靜儀含憤的一聲「鬼崽」了。可是，王其章這時正要上街，是跟在她們後面的，她們上山，他正右轉走。王其章也是個十四五歲天真頑皮的小孩，聽得她們叫他的名字，就不問青紅皂白，答應一聲「囉」。姑娘們可以在街上大胆點走路，充學生讀書，在這三四百家人戶的小城裏，還是第三年呢，這一聲男子聲音的「囉」，在她們好似一個青天霹靂。急轉身去一看，呵，王其章呢！小姑娘們由驚而羞，由羞而怒了，蹣起嘴看我，我看你一眼後，就你一句我一句的罵起王其章來：「挨刀的，砍腦壳的，出東門打扑爬的，鬼崽」。「答應你家孃孃站

婆吓，你家沒有六親姊妹」。「搵，河這邊說話，河那邊答豬嘴巴」。「噫，餒你家孃孃，餒你家姑婆吓，不得好死的！」同樣是小孩，都有股逆勁的，王其章也湊皮賴臉的說：「咄咄咄，了不得，了不得，挨刀，挨刀，挨刺頭刀吓！你們叫我叫得，我答應倒錯了？噫！眼！是我惹你們？吱吱，看你潑。咄咄咄，母猪陣發了」。這一下，小姑娘們還不起價錢了。互相看一眼，急得哭起來了：「挨千刀萬刀的，哼哼，不告訴你媽不算數。討口息，打短命的」。王其章看見她哭了，嘴一歪，一溜烟跑了。她們到底是小孩子心眼，益想益氣，覺得是被王其章欺侮了，王其章太可惡了，她們沒有一點錯的。流淚抹涕的哭進學校，找着校長你搶一句我搶一句的就「告」了。適其間，苦殺了靜儀小姐左右爲難。這位「校長先生」是剛從省城回來，以教育家自居的老師範生孔光斗。這時他正過足鴉片烟癮，在悠悠然的吸金塘烟，一聽即時大怒：「這還了得，侮辱女生」！即叫校役打盆水來把臉上的烟油凝洗去；用臉帕把從重慶帶來的緞鞋上的積垢揩了又揩，直等緞面被水浸得發出光來，才滿意的把帕子交給校役，神斗斗的就上縣衙門了。見縣長，在一般老百姓是很了不得的，不易見到的，在校長就不然了，名片一進去，不一會就是「請」

。二位長在烟舖上打了幾個滾，校長就把王其章侮辱女生，有玷學界的事告訴縣長，要求縣長重懲王其章以維教育的尊嚴。往常縣長是很懂事的，這次他偏反常，說：「一些小孩無意間鬥幾句嘴，說不上什麼，又何必小題大做呢，即令要處罰他，對男校張校長說一聲的訓戒他一頓就是了，這點小事，我又好怎樣重懲他法呢，是不是？」孔校長無法，觸了一鼻子的灰出來，氣極了。然而，教育家的威權，總要找地方發洩一下的。校長的「令姪女」君笙小姐逃不脫了。校長回家，就向他四哥，後四嫂，大說其教育經，大罵君笙有辱家門。教育家的意見，四哥，四嫂自然是只有拜領的了。於是一家子的肚子，都氣的鼓脹，只等君笙小姐回家發落。

君笙小姐回家時，早把鬥嘴的事忘記了，進屋還在囁：「高高的雲兒，照着；淡淡星兒，耀着。短短的籬兒，圍着。灣灣的道兒，繞着」呢！

他們看見她來了，都放下臉看着她，她看見這情形吃了一嚇，也死木木看着他們。她爹走過來，指着她的額頭說：「活報應，你怎樣不死！」她媽恨一眼，一躡身進後面去了。校長鼻子「眼」一聲，偏過臉去看着壁頭。小孩嚙，用人嘍，亦是癡頭縮頸的用很不平常的臉色在探視她。

君笙小姐摩不着頭路，只有俯首流淚。四哥罵了一聲，恨的好一陣才轉過氣來又罵：「你這沒辱家門的賤人，我們孔家怎麼會出你這樣的人，祖宗的皮都被你掃盡了。還要臉見人呀，一個十幾歲的姑娘喊男子的名字，你羞不羞！你怎樣不跟你媽去，要留在世上給人指背脊骨！你要把老子活活的氣死嚟。」校長搖搖頭說：「男女防嫌，禮之大綱，而中外所同也。你君笙，讀了這幾年的書，讀在那里去了。大路之上，呼喊男子之名，更而口角焉，成何體統？你身出吾家清白之門，而行此丟臉下流之事，不知悔過伏罪，猶啣唔歡唱，真乃無恥之尤！汝本身事小，人其謂我辦教育何？家不幸，出此妖祟，唉唉唉。」這樣大的罪狀抬出來，君笙還有什麼呢，除了傷心涕淚。幸好校長，「四哥」都得鴉片烟的功把氣質變化了，沒有動傢伙打。又幸好，校長，「四哥」發了一台氣，把烟癮撥發了，呵欠連天的；兩弟兄悻悻掩籬息鼓到煙舖上去了。君笙跑進臥室裏去，躺在床上思前想後的直哭一通霄。第一天早上，九點了她還未下床，她媽進來發着來了：「九點鐘了，還在挺尸，還不起來，倒要老娘來請你不成？有娘養，無娘教招的，做了丟人的事，還要發脾胃嚟？不要臉的蠻婆，你要是老娘窩下來的，老娘早要你的命了！你這無廉恥的

，這樣的醜事，你跳下黃河也洗不清了。不帶貴的東西，你還算知書識禮呢，讀書讀進牛屁股腔裏去了。那個見過一個書香人家的小姐在街上叫男子的名字！你丟盡孔家的臉了。『花草草惹是非，』今天穿了這樣，明天又要那樣，老娘管得來，又說是待不得前娘兒，到底現世現報了！你怎樣不吐泡口水搨鼻子盪死它，賤質！」這樣全家人逼迫辱罵，君笙這樣一個小姑娘，怎麼受得了呢！「那里還有臉面見人呢。」心裏益想益窄，哭了一陣死去了的媽，心一橫，就走上他們暗示給她的路了。在要天黑的時候，她趁人不防，走她爹臥室裏去，在熟烟缸頭挑一陀烟放進口去就吞了。到第二日「四嫂」再去數戮她時，發見她頭髮凌亂，衣服不整的仆在床腳下，一手抱着床脚，一手抓着地板，一脚伸長，一脚縮短的死了。在頭上邊一大灘口涎和烏血。很顯然是毒發時怕人知道忍受了極大的痛苦後才獲死的了。

這也給了他們一個很大的驚異。她媽說：「是被煙鬼取替代了。」她父親說：「想不到這囡囡這樣剛烈，當父親的才指責她幾句就這樣呢！」校長說：「這孩子還這樣認真呢，這何苦呢。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算什麼呢！」

## 歹毒

翻過坎坎，算是前年了。寒假我從省城裏冒險回去過年，同夫養塲馬仁樹一路。一路上都還平平安安的，臨灘灘要擺家了竟吃了一大驚嚇。夫養塲離城只三十多里路，一上塲馬君，就把挑子叫住對我說：「今天無論如何你要在我家住一晚，明天再進城，今天又值塲期，我們家裏雖說看不慣一點，總還買得出點菜，不會讓你肚子餓」。隔家益近是思家益切的，我那里肯屯在夫養塲，但馬君又說得那樣誠懇怎好拂他的好意呢。正在爲難的時候，聽得塲當中响了兩槍，隨着趕塲的人翻山似的四面跑。馬君急拉着我叫同挑子躲進一條小巷裏去。不一會，塲上似安靜些了，叫賣聲也有了，馬君才一人出去探視一轉，臉上掛起笑容進來說「沒事，沒事」。我的心才不跳了。跟着他走去。這一嚇，馬君不費力就把我留下了。一到馬君家，又給我們一個異樣的感覺；堂屋裏有很多人在七嘴八舌的說話，看見我們才把話頭打斷。經介紹後，我已看出他們說話的中心是馬君的大哥仁山了，他在生客面前那驚惶失措的樣子亦掩藏不起呢。是馬君直覺到剛才的槍聲與他大哥有關係吧，問：「剛才兩槍是做什麼？」他大哥說：「簡直把我嚇個半死，倪大隊長今天從家裏來趕塲，約我同夏

區長，張先生在區公所打麻將。倪大隊長坐上首，打了幾圈，倪大隊長圈圈輸。他急了說：『我這方不吉利，換一換方位吧。』他就坐在下首來。還沒有打完一排，就進來兩個人，倪大隊長坐在下首，背正當門，是看不見的。這時，倪大隊長正拿着一張紅中向張先生開玩笑說：『送你回去』！張先生是清一色的筒子單吊紅中，放下牌『滿貫之至』清一色的筒子，單吊紅中，在外面多只算一翻，在我們那里鄉下人打牌是多算滿貫的，一則是鄉下人打牌「打得很小」，一則是喜「滿」。一色筒子單吊紅中之類，專名「混一色」。還不要說得離口，一個人參上前一步，跟着倪大隊長說一聲『送你回去』！劈頭就是一小斧，飛去了半個天靈蓋，登時就倒了地。但他還掙扎一下，喊出聲『守衛的』！守衛的是他的親信黃二亮子，說：「來嘍」！進屋來反給他兩槍。你們剛才聽見的就是這個。把我們三個都嚇啞了，動不得了，待他們說『我們的對頭是倪汝芳，不關別人的事。』我們才從窗口裏跑出來。簡直把我嚇個半死。方才他們問我，我話都說不清了」。仁山先生同我們說話雖甚清楚，但我看他猶有餘悸呢。

原來這事情是這樣演成的。

近年來，土匪亦很進步得可觀了。前些年做匪的是明槍亮火的搶人，近年來這樣的笨賊很少了，都成了「保衛軍」「團防隊」了。明槍亮火搶人的匪生活是緊張的，變動的，安危難料的；人民開風而逃，軍隊有時會來追勦的；「保衛軍」「團防隊」就是有利無害的買賣了；霸行鄉里，人民雖欲避而不能了，只好與他們鬼混。這一來他們沒有緊張獨特的生活，人情交往與一般人無異，不會惹軍隊的注意，而且可與就近的官府「禮上往來」，取於民者九十，奉於官者三四，就行了。「保衛地方」，要地方出款，還无名正言順，「除暴安良」，所以，說是不孝父母的套將來，對兒女偏心的套將來。在人圍裏帶腳泥，在人山上折嫩草的套將來。夫妻口角找隊長。結婚葬埋得先商「保安軍」。浸以時日，佈以探羅，擇肥而噬，更是理所當然了。那一鄉若出一個隊長，那一鄉的人民就都無異害上肺癆了。倪汝芳就是時下英雄之一，上前年在夫養場成立團防隊。

「順賊保家，」這在鄉下，有好些忠厚老實的人民，是常忍痛實行了的。有好些農民，都放下鋤頭去給倪汝芳當兵。但他們到底是些心地忠厚的農夫，倪汝芳差使他們的工作，一次二次三次的，良心上實在忍受不了了。有一次大隊長在離場十來里路的楓香堡套一個人來，那犯人向

大隊長說：「隊長，是有人『報告』我有過犯嗎？」「有有」。」「是那個呢？」「就是我」！「我從沒有敢對隊長出過一口大氣呀！我是那陣得罪隊長了呢？」「喂，那陣！那年我做鹽生意，往你家過，你留我吃稀飯，把我的牙齒燙白了」。這個要犯，是交給一個年輕農夫看守，一天或打或吊都要他幫同人幹。犯人與守兵都是本地方的熟人，一日復一日的，他實在不忍心再幹下去了；又因為年輕閱事少，不知輕重，有晚上他讓犯人自在「監房」裏呻吟，竟開小差了。

一個不晴不雨的下午，在距場里把路的一個山脚下河旁的草坪裏，站定四五十個團兵和七八個不知事的牧童，河邊的柳樹上捆着一個周身一絲不掛的待死者，這就是那開小差的年輕農夫。這地方是倪汝芳作隊長以來因人出名的水溝頭，草地上的血迹是從沒有乾過的。今天使得牧童們最奇怪的是樹旁放得有兩隻水桶。牧童們已經等不了，隊長還在過癮呢。一直到晚風已起，柳絲輕拂慢掃，雀鳥啼踴爭林的時候，大隊長才帶着四五個人兇神惡煞的跑來。一來就說：「開小差，跟老子！——動手！」一人就拋一把殺豬刀到柳樹下去，這時那年輕農夫早嚇死過去了，頸項好似綿花做的，頭吊在胸口上，「你們依頭至尾一

個去割他一刀，手軟的槍斃。割下來的肉丟在桶裏，他爹來收尸時還得賣他二百塊呢」。隊長吩咐後，排頭第一個大漢面無人色的走過去揀起刀，戰戰的用左手在犯人肩膀上拈定一陀肉，就是一刀割去，當刀在肉裏前後拖動時，那「軟綿綿」的頸子，忽然硬擡起頭來，嘴巴大大的湍幾下，嚇得大漢一倒退，大漢把連撕帶割下來的肉，狠命的丟在桶裏，那肉還在一顫的跳。幾個牧童嚇得二魂不見二魄了，回頭就跑，有兩個嚇軟了走不動，在地上爬。

倪汝芳這次慘無人道的獸行，把一個叫中元的新兵險些逼瘋了。他回營把手上的血一洗去就偷空跑了。他想「我跑得遠遠的你該拉不到我」。他倒跑遠遠的沒被拉到，他沒想到他還有家呢。

中元跑後的第四天早上，他家裏一家人還未起床，倪汝芳就帶領「團軍」打進去了，罪狀是：「季中元拐槍潛逃，家中知情不報」。把所有財物全搶了，直擾得雞飛狗跳。臨走時，大隊長發見中元的姐姐還生得好，就說：「把她帶走！——限三天以內拉中元來換人」。三四個「團兵」架起她就走。一個從來未近過男人的大閨女，那里經得這樣的強暴，哀嘶婉轉，死命的掙扎。她的哥弟們，是知道大隊長的價錢的，只眼鼓鼓的看發抖。她媽看見家財

被搶，已在悲傷，見倪汝芳要架她女兒走好似割去一片心肝，號淘大哭，披頭散髮的搶出來，抱着女兒的頸項，跪在地下哀告大隊長說：「大隊長：求你作恩作德！我家該死的中元犯了罪，一切的東西請隊長都拿去，只望把我女兒留下，明天我就賣份田來賠槍款，只求大隊長開恩留下我的女兒，我們一家人是跑不脫的，大隊長！」倪汝芳不理，直喊「快拉走，快拉走！」幾個「團兵」推的推她，拖的拖她的女兒，亂絞成一團。一個尖銳的叫聲如鋼針般直殺入人耳朵：「媽媽救命！媽媽，媽媽唉！」她兩個死抱着不放。他們急了用槍頭打老婦，但她們只有叫，不放手。她見她媽被這樣的毒打，就喊：「媽媽放我呀！媽媽由我去死吧！媽媽，你放我呀！」老婦咬定牙不放手，經他們一陣扯打後，老婦只有一隻右手抓着她女兒衣領了。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一個性急的「團兵」扯出馬刀就一刀砍去，老婦的五個指頭齊落地，她登時倒地暈死了。她女兒見她被砍，慘叫一聲「娘呀！」就要撲去。但是被架走了。她被虜到倪汝芳洞裏時，她早已下了最大決心。

倪汝芳把中元的姐姐架去當夜就逼着成了親。這姑娘面子上雖順着倪汝芳，心裏是恨毒他了。她暗暗活動，不到一年的工夫，倪汝芳的親信都被她買轉了。

這次倪汝芳被殺，就是她主使的。塢上槍响的時候，正是她收拾倪汝芳的細軟還家的時候。

### 赤子之心

一天從南區進城來四五百農民，個個頭上包着紅帕子，手裏拿着生木棒，號稱爲「神兵」，一直衝進縣衙門，要求見縣長，當時城中又無駐軍可資鎮壓，縣長就從後門跑下西區了，留下一個科員問他們要做什麼。他們說：「要求縣長把捐款減輕點，捐款太重了，我們沒法活下去了。」。科員對他們說，縣長下鄉了，叫他們回去。他們聽說縣長不會，就大鬧起來。有人說：「把縣衙門打壞，縣長沒有地方住，走了，就沒有人天天叫人勒逼我們了。」於是一陣木棒，把縣公署的窗戶打破了幾朵。他們的要求沒達到，就分駐在城中各廟裏；柴，米，菜，油都從家中帶來了。四五日，滿街只見紅頭動。

縣長在西區一面呈稟上峯請軍隊，一面叫人去唬嚇他們，要他們快離城，不然就要調大軍來剿。但他們說：「我們橫順是死，若是縣長不答應減輕捐款，我們死也不回家，回家去拿送催款員逼殺，不如死在縣裏，我們不是壞人，是奉了玉皇大天尊的命令來的，我們不怕槍炮，我們只請縣長把捐款減輕一點，讓我們能夠不餓死。」還是一

天到縣衙門去鬧幾次，他們到縣衙門高嚷的是「請求縣長讓我們活下去！請求縣長讓我們活下去！」不肯回去。

上峯見縣長沒辦法，激成民變。就派一個新縣長來安撫，同時調動大軍。新縣長一到就叫「神兵」到縣公署去對他們說：「我是來解除你們的痛苦的，你們有什麼請求好好的說，只要我能爲力，我一定盡力替你們做到。只是有一層，縣公署是公家之物，你們那能任便毀壞呢，毀壞公堂這有同造反，罪夠多大！不過本縣看在你們是善良百姓，這樣愚妄的行動亦姑不深究。你們快好好回家去吧。」他們聽得新縣長是來替他們解除痛苦的，歡樂得手舞腳跳的，就對縣長說：「縣長是來替我們解除痛苦的，就是我們的活菩薩了，我們就修衙門來還縣長」。他們中有十幾個是木匠，當夜回家去要約了四五十個同行，帶着斧鋸木料就趕回來了。三兩天的工夫，把衙門修好，還加上一層上好的土產生漆。衙門修好他們要回去，四五百人一齊去會縣長，要求減輕捐款給他們一個切實的證據，那曉那天軍隊的前佔已到，縣長已不會他們了，他們大失所望，好似小孩受騙張大嘴沒奈何。還得逃命呢。他們離城才十里路，軍隊已趕上。其實軍隊是本可早到兩天的，爲要保全城裏的安寧故意在路上停屯起，候他們離城。軍隊趕上



他們老遠就是幾拍擊炮，打倒了四五人，他們還在喊「打不死，殺不進，玉皇大天尊！」揚起木棒要抵抗呢，但大炮連吼十數下，機關槍掃動時，玉皇大帝的神兵，已有數十人倒下了。「神兵」就逃。他們跑回家急急的拿了點小東西携兒帶女喊娘哭爺的就逃上山去躲了。以為軍隊來找不着人就會回去的！但到夜半他們在山上看見數十個村落都是一片火時，他們的哭喊把山也搖動了。天紅了幾里；

## 編輯後記

△胡適之先生的南遊雜憶，還沒有寫完，現在他又「南遊」了。這一次的日期是很短的，大約不到十天，就可回來。

△這一期又有兩篇討論西方文化的文章，請讀者與前

哭喊，響翻一山又一山。這是孫旅長的命令叫：「扯紅旗！」

我剛寫好上面幾節，外面窗脚下忽來兩人鬥嘴，就把我頭攪昏，不能再往下寫了。清清楚楚的打進我耳朵的第一句是：「處處老鴉一般黑」。第二句極響極響的由耳膜一直傳遍了我全身，我把不住戰抖起來了，是：「不！」

二四，三，十日。

編者

幾期文章參觀。

△壽生先生的小說，暴露了內地許多黑暗，這一期中又登了他的「活信」，從此可見內地的人民，在禮教，土匪，駐軍的壓迫之下，過的是什麼日子。

## 獨立評論合訂本

-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 第五冊(一〇一至一二五號)
-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及「教育界」等欄，並開「學園」、「藝園」各欄，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二角(日本及租界)每月二元九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第二卷 農月行刊 第四期

要目

從農村運動說到農行事業……翁祖善  
 統一農產品種與改良合作運銷……朱行夫  
 農業季節與農行業務……劉永潤  
 羅斯福總統對於農村金融機關的改革……張覺人  
 無錫農村之現況……陳道一  
 鹽城農村經濟之調查……董道誠  
 合作講座(六十一)……董道誠  
 絃誦圈外……丁生民

▲定價 價每册一角全年十二期連郵一元  
 ▲預定處 (一)鎮江農民銀行  
 (二)本省各地農民銀行

第一卷 正風 第八期

要目

自安……湯鶴逸  
 從社會學上所見中國古代的官吏……吳貫因  
 從政治學上觀察中國古代帝師之作用……許與凱  
 日本在東北的三港三系統主義……龍國權  
 經濟恐慌之原因的研究……余天休  
 晚近美國經濟情狀的變遷……張伯楨  
 明刺遠督師袁崇煥傳(續)……羅彭錯  
 北平法源寺沿革考……余彭錯  
 東胡演變中之烏恒鮮卑考……余彭錯  
 麥露漢閣筆記……余彭錯

正風社 總發行 定價：每册二角，預定半年二元二角，全年四元

第三卷 交通 雜誌 第五期

要目

整理全國電政計劃之我見……徐大本  
 改革正太鐵路芻議……朱霽青  
 日我非法買賣中東鐵路成交之檢討……譚耀宗  
 改善京滬滬杭甬兩路倉庫之我見……高鹿鳴  
 國有鐵路運價政策……劉汝翼  
 美國商委會規定鐵路運價之標準……安忠義  
 軌車之最新調節器對斯道式……夏鄭鵬  
 我國運輸建設應有輕便鐵道之研究……王廉沈  
 日本新頒之船舶安全法……王廉沈  
 德國國有鐵路公司組織之研討……高鳳介  
 我國鐵路人才之教養問題……郭德沛  
 無線電與鐵路工程……薩均  
 一年來之鐵路工程……薩均  
 粵漢路株嶺支線通車營業概況……薩均

定價 月出一册零售三角  
 預定 半年連郵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  
 總發行 南京大石橋新民坊 五號交通雜誌社

鄉村建設 第四卷 第二期

要目

韓詒：制度與經濟……梁漱溟  
 歐洲獨裁制之趨勢與我們人治的多數政治……梁漱溟  
 政教合一……楊效春  
 寫給在鄉工作同學的第十一封信……祝超然  
 介紹定縣導生制……唐現之  
 鄉間工作者之培養之商榷……唐現之

全 年三十期一元  
 半 年十五期五角  
 零 售每期四分  
 發行 山東院 鄒設 鄒研 鄒究 股



## 中國外交失敗的癥結

張忠絨

中國歷來的外交，失敗者多，這大概是無人可以否認的。失敗的原因甚多；例如國力不充，武備不修，這都是外交失敗的主因。但是我們若專從外交設施上來探討中國外交失敗的原因，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過去外交的失敗是有他的必然的道理的，而不是偶然的。我們可以在下列的幾個標題下，指出實例，以說明中國外交失敗的癥結。

一、中國政府沒有外交政策：自開關至今，中國政府始終不曾有過外交政策，一向對於外交，只是臨時抱佛脚的支節應付。凡曾研究過中國外交史的人，對於作者的這句話，想必都可以表同情的。我們現在姑且隨便舉幾個例子，證明中國一向沒有外交政策，及因為沒有外交政策而受的損害。

在甲午戰前，約當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期中，英國因為要在遠東與中亞抵抗俄法二國的緣故，曾有意與中國合作，并曾提出合作的初步方法。當日的滿清政府因為對外沒有一貫的政策，專就局部觀察，認為沒有與英國聯盟合作的必要。因此李鴻章密電總理衙門謂：中國向未與

他國同盟，中國若與英國合作，或將引起俄法二國的猜忌，豈非自尋煩惱？是以李氏主張對英國的建議婉詞謝絕。

中國拒絕英國合作的建議不久以後，朝鮮境內就發生了東學黨的亂事，引起了中日兩國間的衝突。李鴻章明知此時的中國不是日本的對手，一意主和，於是請求英俄等國出任調停。俄國本來是存心乘機侵略中國的國家；英國雖願維持當日遠東的現狀，但中英兩國關於事前既無合作的默契，英國政府亦只能盡普通調人的義務，自不肯竭誠為中國出力。所以等到英國調停的建議為俄國所阻撓而不能實現時，英國亦即不再強作調人，而退處旁觀的地位。結果日本得以單獨戰敗中國。甲午戰爭與馬關和約對於中國的損失，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不必贅述。

甲午戰前，中國是否應與英國合作，締結同盟，我們承認這個問題是有爭辯餘地的。然而當時的中國政府拒絕與英同盟，却決不是有政策的處置，而是無政策的表現，畏難苟安是當時的心理；凡是研究中國外交史的人，想不至於否認我這句話。

又如巴黎和會期中，山東問題交涉失敗之後，對凡爾賽和約應否簽字問題，我代表團不能決定，而請命於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亦猶疑不決，經過長期的考慮，始決定訓令代表簽字。其實山東問題自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對德提出通牒起，直至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時止，已有將近五年的歷史。在此期中，日本的所作所爲，中國對之早已應有相當的認識。且歐洲大戰遲早必有結束的一日，山東問題遲早必將由和會討論，中國政府何以在事前毫無準備？即以巴黎和會而論，自一九一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十人會」首次討論山東問題之時起，至四月三十日「三人會」決議將戰前德國在山東享有之一切權利讓與日本之時止，亦將近百日，在此期中，中國政府對於失敗後之應付方法竟未早日準備，言之亦殊堪詫異。及後倉卒間決議，乃只得訓令代表簽字。倘無「五四」後的民衆運動，則對凡爾賽和約，中國亦必爲簽字國之一，當無疑議。此次交涉，中國政府之所以猶疑不定者，自亦由於中國政府沒有固定政策的緣故。

又如自一九一四年八月日本對德宣戰出兵山東起，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協約及參戰各國對德訂立休戰條約止，中國始終無一固定外交政策。日本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

三日對德宣戰，日軍於九月二日在龍口登陸（距德國租借地約一百五十英里），侵犯我中立。自此以後，日軍在山任意橫行，儼然以戰勝國自居，且強佔膠濟路，攘奪青島海關。翌年正月，日本駐華公使逕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強迫中國於五月二十五日簽訂各種條約換文。此一幕交涉曾經一度引起中國朝野人士的憤慨，在當時亦未始不有臥薪嘗膽的決心。然而曾幾何時，竟有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中日兩國政府極度親善的一段歷史。著名的西源借款，山東換文，軍事協定等都是這個時期中的產物，以致其後在巴黎會議時，中國代表爲此等約章所束縛，不能爭回山東的權利。這又是因爲中國沒有一個固定或一貫外交政策的緣故。

當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袁世凱會有曉諭凡百有司發憤圖強的密令，朝野人士亦頗有振作的意志。然不到二年後，等到日本認爲有與中國合作的必要的時候（因歐戰將告終止，日本有另換方式，以保存其既得的利益的必要），中國竟完全投到日本的懷抱中，不僅對於山東問題，作繭自縛，而且於經濟合作的假面具下，斷送了種種的權利。其實當時政府之與日本合作，至少在段祺瑞個人，并無意完全投到日本的懷抱中。段氏於一九一

七年春曾告美國駐華公使謂，中國政府此時因種種關係，勢不能不與日本合作，予深信日本此時無意侵略中國，予亦決不肯將中國之權利讓與日本。段氏所謂之種種關係，其命意所在爲：（一）避免日本的侵略；（二）希冀自日本借款；（三）統一與安定中國。是段氏之與日本合作，其初意原在避免日本的侵略，自日本借款，與統一中國。然而合作的結果，除以極大的代價獲得借款外，餘均與段氏所希冀者相反。沒有固定的政策，而與一富有侵略野心的國家合作，姑無論兩方在初時有無誠意，其結果是只有弱國吃虧的！

二、中國政府對於一切有關中國的外交問題沒有準備：中國政府不僅沒有固定的外交政策，即對於有關中國的一切外交問題，事前也沒有詳密的研究和準備。巴黎和會本是結束歐戰的重要會議，中日關係勢必將在會中討論，而中國赴和會的代表團所攜帶的文件竟不完全，例如吉黑兩省金鑛森林借款合同，濟順高徐兩路借款預備合同等等，均未帶去，直至中日兩方代表在巴黎開始辯論之後，北京政府始遵從我方代表的請求，將約文用電報拍送巴黎。山東問題於正月二十七日首次提出「十人會」中，而一九一八年中日兩國政府所訂有關山東問題之密約，我方代

表，除陸徵祥外，在事前均不知悉，直至正月二十六日陸氏始告知我方其他的代表，以致顧維鈞氏準備提出和會之說帖不得不臨時修改。如此重要的會議，如此嚴重的問題，而我方之準備如此，其餘的也可以想見了！

又如華盛頓會議時，我方代表團人數之多，超過其他任何赴會的國家（除美國外），然而我方的準備如何？在代表團出發的時候，有關會議的文件竟未能完全檢出，乃不得不候我方代表業已出發之後，將未能攜帶之部份以電報陸續拍至華府。華府會議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華盛頓起始開會，而美政府邀請中國赴會之請帖於八月十一日即已發出，中間相隔的時間約三月之久，我政府儘有充足準備的時間，然而臨到代表出發的時候，我政府對於有關會議的文件尙未能完全檢出！

又如國民政府成立後，主張修改不平等條約，會因此派遣專使赴美，進行修約問題，美國 State Department 請中國專使將中國與外國新訂的條約開一詳單，以備參考，當時中國政府與歐洲東部的某國已訂有新約，然而我們的外部沒有通知我們的專使，我們的專使無法，只得派人用中國學生的名義，探詢該國駐華盛頓的使館！

又如九一八事變後，某國的軍隊擬在關內某地操演，

我國的地方當局對之提出抗議，而某國覆文說，辛丑條約成立後，美國的軍隊曾在該地附近操演，有例可援。可憐我們的地方當局既無法證實，亦無法否認！

三，中國政府沒有外交情報；外交情報的重要，盡人而知，不用作者贅述。但是我國政府過去所採探的情報，的確不甚高明。例如一九二九年關於中東路的中俄衝突，實是由於我國對於俄國沒有認識清楚。又如濟南慘案發生以前，中國政府也曾兩次派人到日本探聽，回來報告說，日本不至於出兵！即如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將要對華發難的消息，日本報紙早已露其端倪，而我國外交當局仍毫無準備。及至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外交當局首先得到的詳情，尙是從日本代表方面聽來的！

四，中國政府沒有外交上的宣傳；所謂宣傳，並不是空洞的咀咒式的宣傳，而是陳列事實的宣傳。我政府素日對於一切有關中國的外交問題既無研究與準備；自然更談

不到有準備的宣傳。例如國聯調查團東來時，我方曾擬備一說帖，敘述日本干涉中國內政參加中國內亂的事實，但是臨時抱佛脚，又從那裏去找證據和材料咧！在這種緊急關頭，對於我們極爲有利的事實，我們尙拿不出很多證據，平日的對外宣傳，更是不用提了！

在上面的四個標題下，我們已經指出許多實例；這種例子太多，我們也不必一一列舉。作者的目的是，只在就外交設施上，指出中國過去外交失敗的癥結，希望今後我國的當局設法補救，不要再蹈覆轍。作者決無意指責任何過去的外交當局；其實作者所指出的這些弊病，也決不是任何一二人可以負責的。然而我們若就中國過去外交的設施來講，我們認爲今後中國當局對之應有注意改良的必要。即以外交部內部與領使館的組織而論，亦頗有整頓的必需。對於中國外交實際情形熟悉或有研究的人，當不致河漢斯言吧？！

## 監察院的回顧與前瞻

陳之邁

四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載南京專電如下：

監察院息，自該院成立迄本年三月，彈劾移付案件

共四百六十五起，經懲戒機關議決處分者一百五十九起，議決不受處分者三十四起，尙未經懲戒機關

辦理者二百七十二件。

這個小小統計材料使我們發生兩點感想：

第一，我們很感覺到彈章數目之奇少。外國人到過中國考察的往往著論說中國的政治是最污濁的，我們自己也早曉得，自古以來貪官污吏未曾須臾離開我們。在科舉時代，雖然考的不過是八股策論，「博學鴻詞」，做官的大都經過考試，雖則「請槍」「捐官」也是習常的事。

在科舉廢置，文官考試未能推行普及，做官遂只有鑽營，升官只有賄賂。美國早年的分贓制度，法國革命的買官制度，遂都大大倡行於我國。首都換一個市長，市府便幾乎由一省同鄉會變成另一省同鄉會。做過縣長的告訴我們，下至看門的聽差都是上司來保薦的。這種情形無怪現在一班贊成一黨獨裁的說贊成民主的不是出於本心而是出於「分肥」，因為他們自己的主張正是想抱着肥不給人分。

這種情形都是由於登庸方法之不善，考試制度之未能推行，但是它却是產生污濁政治最主要的原因。官既是買來的，「五日京兆」的時候，當然得刮回個本錢來。因此貪官污吏在科舉廢置以後只有變本加厲，官而不貪，吏而不污，都是稀世的例外；清官廉吏簡直沒有「人之常情」。我們經書裏說：「上下交爭利，則國危矣！」這種普遍的

貪污，一般人民最知得清楚。我們只消看看報頭報尾那些偶然出現的「頌揚德政」的文章，便很容易看得出來，所值的歌頌的「德政」，往往只是官員份內最低限度的操守，不搶佔民房，不強奪民產，不姦淫人民妻女，拒絕一兩次賄賂，不做「土皇帝」，不明目張膽刮地皮的軍政官員，都是值得地方縉紳「感激涕零」地登報歌功頌德的。我們看到四川的軍閥，刮得人民脂盡油乾，還不必優遊於租界。我們看見保存古物的人「監守自盜」而以隱匿了之。

在污濁空氣這樣濃厚之下，監察院成立於民國二十年二月，到本年三月共計四年另一個月，難道只有這區區四百六十五件違法失職的案值得彈劾？據二十年十月十六日，監察院呈國府轉提四大大會報告文說，該院只在籌備期間便已接受人民的書狀三百六十五起；自二十年二月二日到十月十六日，各方遞到的書狀也有六百零七起。那個報告文裏并說這些書狀「均經提交監察委員審查，分別提出彈劾。或派員從事調查，或行知主管機關轉飭查復」。由這些殘缺簡陋的數字，我們不禁聯想到人民書狀死亡率之特高。監察院和一般批評監察制度的人，往往說監察院的彈章提出以後，未能交付懲戒，既懲戒之後，執行機關不去執行懲戒。去年七月十八日，監察院對於顧孟餘氏的彈劾



案所發表反駁汪精衛氏的談話，也說「年來稍大之案，多被（中央政治會議）置擱的話，由此可知中政會也是許多彈章致命之傷。然而看了上面的統計數字，我們反而覺得中政會和懲戒機關固然擱置了許多彈章，監察院本身對於人民的苦狀，也未免有擱置不理的重大嫌疑。

在普通的議會國家裏，議會是人民選出的；負有糾察政府的責任；對於高級的政府官員，往往憲法裏規定有彈劾的手續，例如美國和法國，由衆議院提出彈劾案，送到參議院去審理；對於低級的官吏，則由議會組織委員會去調查，查有證據咨請政府去懲罰。對於高級官員的彈劾，在行內閣制的國家裏，已成爲大可不必的辦法，因爲責任內閣制下的不信任案，手續既稱簡便，雖不懲罰，官員亦失去他的官職。即在行總統制的美國，彈劾案亦極少應用；美國總統之被彈劾者只有一人，而該項彈劾亦歸失敗。然而調查委員會的組織却是常常利用的：一九三一年美國紐約邦議會所組織調查紐約市政府的委員會，和去年法國調查斯塔維斯基騙案的委員會，都鬧得轟轟烈烈。我們前此所制定的兩部根本法——臨時約法和民十二憲法，也都有這種規定。民初的參議院「將咨請政府查辦官吏納賄違法事件」（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項），憲法所規定的參衆

「兩院對於官吏違法失職行爲，各得咨請政府查辦之」（第六十四條）。這種規定當然包含着議會在未曾咨請以前，可以去調查事實。議會的議員是人民選舉的，貪官污吏在他本選區內貪贓枉法，人民蒙受損害，定然會請求他們的議員到國會裏提出調查；議員爲買好他的選民，也必定盡力。這種的制度是很嚴密的，很澈底的，很能使貪官污吏喪膽的。同時，在內閣制下（臨時約法和民十二憲法規定的都是內閣制），議會可以向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內閣的責任是個別的和聯帶的，但是一人的被議會提出責任問題，往往牽涉全體，故內閣閣員也必常常互相監視，總理統籌全局，更得事事留心。在總統制下，總統雖然由彈劾不能令其去職，閣員却偶因劣跡的暴露而引退；美國羅斯福政府的第一任財長便是因國會調查摩根銀行的內幕牽涉到他本人而辭職的。但總統制對於此層究未完美，去年立法院的憲法修正稿規定可以被質問及罷免的總統制是比較妥善的（見本刊一一二期拙文「讀憲法修正稿」）。可惜臨時約法和民十二的憲法的規定都只有空文，未能實際運用，修正稿的優點則被立法院修改掉了。

我們目前的政府沒有民選的監督機關，當然便不能有此監督的功用。其實在五權憲法下，既有監察院，再有此

制度，亦未免疊床架屋。因此我們即依照憲法草案而產生民選機關，亦可不必再去叫它司監督之責，自然應該依照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切實提高鞏固監察權的地位，使它

們覺得這種輕視延擱，甚至於不理人民的書狀的態度，不是監察院希望鞏固它的地位，增加人民對它信仰的正當路線。

成爲名副其實的獨立治權，堪與其他四權並立。然而監察院只有區區數十委員，即使廣設監察使署，對於我國政府成千累萬的大小官員，那能個個嚴密監視？掛一漏萬既不可免，懲一儆百又不可靠，唯一的補充有效方法，端在利用人民來做義務檢舉。人民和各級政府既總有關聯，他們是貪污的受害者，假如監察院能推廣書狀的呈遞，人民必能充分利用；假如監察院能保障據情實報的人民，不令其受害，人民自然敢有案必報；假如監察院收到書狀之後，必定認真調查，依法檢舉，人民對於監察院亦必重視，它的地位因得提高；假如以上所述諸點都能一一辦到，我們政府兩千餘年的一個劇症——貪污，也能洗滌淨盡，起死回生，政治也可以澄清，政府的威信也能蒸蒸日上。反之，如果監察院甘心自暴自棄，利用監察委員保障法的保障，妄效御史，亂上彈章，輕信譏言，不負責任，而對於人民多量的書狀，則認爲末端，不足藉爲喧嘩誇耀，漫不注意，則監察權地位之日就低落，當是可以預期的事。我們看了這次監察院的統計，雖然極不完備，然而也不能不使我

於此我們更有欲言者。依彈劾法的規定，彈劾案之提出，須有證據有事實，并不得像前清御史之風聞言事（引監察院去年七月十八日反駁汪行政院長談話）。但是我們須知，事實證據的搜求，應有法律程序，儼如法院之搜集事實證據，才能得到公平的結果。今彈劾法規定，提案至少要有一人的提議，只有三人或五人的審查，并不一定依照什麼法律的程序，對於複雜的案情，實不免有委屈被彈劾者的危險。去年顧孟餘氏一案，劉侯武氏的彈章中，有「論者謂與此項購料，黑幕多端，其漁利之精巧，中飽之數目，有甚於前此北京政府時代之借款四扣者，人言噴噴，不爲無因」數語。使我們不嘆監察院法律智識的缺乏。其後該院所招致的打擊，所以爲一般輿論所同意，這是最大的原因。

第二，我們很感覺懲戒機關之不能盡職。據上面的統計，移付懲戒的案件共四百六十五件，其中懲戒機關議決處分的有百五十九件，不受處分的三十四件，共合百九十三件，只佔全數百分之四十一，五，而未經辦理的竟有二

百七十二件，佔全數百分之五十八、五。從這裏我們可得兩點：（一）普通批評監察院的往往說它亂上彈章，許多沒有事實根據。然而這種說法，據這些簡陋的統計，似乎不見得妥當，因為懲戒機關議決不受處分的在一百九十三件案中只有三十四件，只佔百分之一七、六，并不能算多。（二）在四年另一個月中，共只有四百六十五件案件的司法機關，可以算得是很清閒的，況且許多事實已早為監察院在提出的時候搜集整理了，更無尋找證據的麻煩，絕無延擱不理半數以上案件的原因。

說者或謂這種情形是因為懲戒機關多方顧忌的原故，因此許多案件，不如不去判斷，免得在監察院和被彈劾者兩方面都不討好。這個看法我們覺得是有道理的，但是却不能不覺得這是最不好的現象，必須澈底改良的。這個改良的方法，其實極為簡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既屬司法性質，自應和法院同樣受法律上的保障。有了這種保障，它自然便可放手去盡它的職責，而不必有多方的顧慮。監

察委員有保障法，高友唐，劉侯武等便敢直彈無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如果有這種類似的保障，當亦能收同樣的效果。

我們近來常聽見人談行政效率，這個問題雖應當多方入手，貪官污吏的取締自是其中要圖之一。政治道德應當陶冶，行政組織應當合理，官員的登庸應全用考試，當然都是迫在眉睫的。然而政治道德不可恃，行政組織改良不易，考試只能得有學識而不一定是操守的人員，澄清政治，杜絕貪污，提高政府威信，增加人民對政府的興趣，都在監察權之充分行使。我們如果再能厲行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與監察院并行，使人民能有充分機會檢舉貪污，政府能一秉大公，依照法律，一一懲治，二千年來未曾解決，且日就猖獗的貪官污吏，是不難一掃而淨的。我們希望監察院能看清路綫，向前邁進。

二十四，四，十九。

## 都市研究與市政

吳景超

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市政問題研究會講

一個都市發展到相當程度時候，許多社會問題，在鄰

村中遇不到的，便自然的發生出來了。問題發生之後，負有行政職務的人，一定要想法去解決他，否則問題擴大，都市的治安，秩序，福利等等，都更受着影響而發生危險。但從過去的經驗看來，有心去解決都市問題的人雖然很多，對於解決都市問題的方法，提出意見來的，更是不可勝數，而都市問題，依然存在，依然得不到解決。此中最大的關鍵，就是解決都市問題的人，根本不認識他的對象。即以都市中的貧窮問題來說，雖然有很多人，對於解決貧窮問題，都有他們的方案，但什麼是貧窮，窮人有些什麼具體的特徵，某個都市中有多少窮人，這些人是怎麼走上貧窮之路的——像這一類的問題，便沒有幾個人能夠回答。以不明貧窮真相的人，而來提解決貧窮問題的方案，等子一個醫生，沒有看清病狀，便開藥方，一定是不會有好的結果的。

由于這些經驗，所以近來已有許多人感覺到，如欲解決都市問題，須先有都市研究。市政問題研究會應當做的工作，便是以研究所得，作實際行政的參攷。這種根據事實，根據研究而推行出去的市政，一定有比較圓滿的結果，這是毫無疑義的。

我現在所說說的，就是報告一點英美各國研究都市的

成績，然後根據他們的經驗，看看北平市政研究會的同人在研究方面，可以從加幾點上努力。

都市研究的先鋒工作，我們要推英國的蒲司(Charles Booth)。他十一八八六年，開始研究倫敦窮人的生活。在他未做這種研究以前，英國已有許多人對於貧窮問題發生興趣了，也有許多人提出解決貧窮問題的方案，但這些人多數都沒有與窮人發生接觸過，他們有許多的理論，但這些理論都是沒有事實作根據的。這件事實，很使蒲司失望，所以他發憤去做調查的工作。這種工作，他分作兩方面去進行。一是以地域為根據，看看每一條街道上，住了多少窮人，他們的家庭狀況，職業，進款，子女數目，都在調查的範圍之內。另一種調查，是以職業為根據，看看在每種職業中謀生的人，有多少進款，過的什麼生活，過着一些什麼問題。這兩種研究，是互相補充的。他花了十幾年的功夫，做成九大厚冊的報告。這種報告，不但可以作改良倫敦市民生活的根據，而且後來英國的議會，通過失業保險，老人補助金等法案，也受蒲司的報告影響不少。至于他引起別人對於都市研究的興趣，尤其餘事。

蒲司的研究開始於四十餘年，倫敦大學，又繼續作了一個研究，便是把蒲司提出來的問題，重行研究一遍，看

看四十年後的情形，與四十年前，有無變動。這個研究的報告，到現在止，已經出了八冊，還沒有出完。在方法方面，倫敦大學所主持的調查，當然比較蒲司的進步。蒲司在研究每一條街道上有多少窮人一個問題的時候，其材料大都是從間接來的。倫敦有許多視學員，每人負責管理一個區域。在這個區域中，有多少家庭，每個家庭中，有多少到了入學年齡的兒童，都是這些視學員所應當知道的。

他們因為要得到這種知識，所以要到各家去訪問。一個視學員如在某區域中住久了，那麼他對於這個區域中各個家庭的狀況，是很熟悉的。蒲司知道這一點，所以他便設法去與這些視學員談話，由談話中，他便完成以地域為根據的貧窮調查。雖然蒲司有時也自己到窮人的家中去訪問，甚至住到他們的家中，以便觀察，但他關於倫敦各區的貧窮狀況，大部份的材料，還是由訪問視學員而得來的。倫敦大學的調查，除照樣訪問視學員外，還作一種抽樣的實地調查，所以得到的材料，格外可靠。我們看過蒲司的報告，再看倫敦大學的報告，便如看活動電影一樣，倫敦窮人的生活，在過去四十年間的變遷，便顯然如在目前了。順便可以報告的，就是倫敦窮人的數目，在這四十年內，大有減少。在蒲司調查的時候，倫敦的工人，有百分之三

十五，在貧窮線以下度日，而倫敦大學的調查，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間舉行的，證明工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五過窮日子。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主要的是工資的提高，及社會保險的舉辦。以後每隔若干年，倫敦大約便要舉行一次類似的調查。這種調查的結果，是研究都市問題的人所最願意得到的。

英國的都市研究，我們還可以再提一種，便是去年出版，利勿浦（Liverpool）調查。這個調查，是利勿浦大學舉辦的，研究的對象，比蒲司及倫敦大學所研究的，要廣一點，除工人的進款，窮人的數目，各種工商業的狀況數點是與倫敦的調查相同的以外，還包括市政府，公共衛生，初等教育，兒童福利，娛樂，破裂家庭，宗教，各階級的生育率，等等問題。這個報告，共三大冊。對於一個大都市各方面生活的描寫，這一種算是最好的。

美國都市的大規模調查，比英國要遲一二十年。第一個重要的調查，是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四年間出版的匹茲堡調查（Pittsburgh Survey）。自從那一次的調查以後，各地的調查，風起雲湧，至最近止，都市調查的報告，已經發行的，不下一百種。美國的都市調查，有一點很可注意的，就是好些人已經認清都市調查的作用，看清楚這種工

作，與社會改良的關係。對於社會問題熱心的公民，假如覺得某一方面的生活，需要改良，第一步便是去請幾個專家來，對於這個問題，作一個徹底的調查。等到調查有了結果之後，便開一聚餐會，把與這個問題有關係的人，及各界的領袖都請來，然後公開的將結果宣布。在宣布結果之後，每每附帶一個改良的方案。這種舉動，報紙上當然是用大號字記載的，于是市中的公民，對於這個問題，便開始注意了。舉辦調查的人，又不時以他種方式，把研究的結果，宣傳于民眾，如開展覽會，陳列研究的統計與圖表，到各地演講，在雜誌上，報紙上，無線電台上，發表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都是。經過相當的時期以後，大家都認識這個問題，都明白了解決的方案，因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都有熱烈的要求。政黨為順從民意起見，一定要把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放在已選的黨綱裏面。等到選舉勝利，黨綱便要兌現，于是以前只是少數人幻想，現在便成爲實現的事實了。這一切，都是由調查，研究開始的。

美國的都市研究之中，有兩種可以特別提出來說一下。第一便是芝加哥大學對於芝加哥的研究。芝加哥是美國第二個大都市，而芝加哥大學中的教授，有許多對於研究

芝加哥，都發生了興趣。不但是社會學系的教授，時以芝加哥各方面的生活，爲研究的對象，就是地理學系，經濟學系，政治學系，宗教學系，社會工作學系，甚至於哲學系，都有人從各方面去研究芝加哥。這些研究，并沒有一個總報告，但各系研究的結果，印成單行本的，已不下數十冊。其中教授的著作固然是有的，但有一大部份，却是研究院學生的論文。美國一個大學畢業生，進了研究院，起碼要研究三年，才可以得到博士學位。這些研究生，都要作一本論文，各系的教授，常以芝加哥各方面的問題，交給研究生，要他們以這些問題，去作論文的對象。即以社會學系而論，研究生所寫關於芝加哥的論文，便不下十餘冊。我可以提出幾本有趣味的拿來說一下。一本是研究芝加哥的遊民區域的，這個遊民區域，很有點像我們北平的天橋，作者把這個區域中人口的來源，他們的社會組織，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問題，都有很詳細的研究。又有一本是研究芝加哥的犯罪區域的，作者把公安局中的檔案找出來，把所有犯罪者的住址都抄下，然後以一黑點，代表一個犯罪的人，把這些黑點，按着住址分佈于地圖上，結果可以看到芝加哥有些區域中，黑點非常之少，又有些區域中，黑點非常之多。這些黑點多的區域，便是犯罪

區域，不但一年如此，歷年的情形，都是如此的。作者于  
是去研究這些犯罪區域的環境，人口的來源，家庭狀況，  
職業狀況，以及風俗習慣，看看這些區域中的人，爲什麼  
容易犯罪。這個研究，對於行政及司法的機關，非常有用  
，是顯而易見的。又一本論文的題目，是「金岸與貧民窟  
」。支加哥是靠着密失根湖的，沿湖一帶，風景佳麗，許  
多富翁，都住家于此，所以當地的人，對於沿湖區域，有  
金岸之稱。但離金岸里許，便有許多貧民窟。這個研究，  
是把這兩種住宅區域，分析一下，看看這兩種不同的階級  
，過的生活有何不同，社會組織及社會活動，又有什麼差  
異，看了這本書，可以知道同在一個都市住家的人，其實  
是在兩個世界中過日子。此外還有研究支加哥自殺問題，  
離婚問題，流氓幫派，猶太城，黑人帶，娼妓區域，旅館  
與公寓，舞場，女招待等等問題而成書的。每一種研究，  
都是經過二年的實地調查，然後下筆的，指導這種研究的  
教授，常常以「澈底」一字，作學生研究的目標。他常告訴  
學生說，你們的論文，不寫出來則已，如寫出來，就要做  
到一種地步，使這本書問世之後，在最近的將來，沒有第  
二個人，敢來寫同樣性質的書。大家既以此爲目標，所以  
在這些論文中，我們真可以得到許多智識，是從別處得不

到的。因爲支加哥大學師生的努力，所以現在美國沒有一  
個都市，其文獻的豐富與準確，可以比得上支加哥的。

美國的都市研究，第二種可以說的，就是克利弗蘭（  
Cleveland）于一九一四年以後所舉行的幾種都市調查。這  
幾種調查的特點，不在他們的結論，而在主持這些調查的  
機關。在一九一四年，克利弗蘭有一位公民，捐了一筆款  
子，委託本地的一個信託公司管理，指定這筆款子，是爲  
推進克利弗蘭市公衆福利之用的。別的公民，對於這件事  
如有興趣，也可把款項捐到這個基金裏去。現在此項基金  
，已達百萬以上。保管這筆基金的信託公司，于是組織了  
一個董事會，決定此款應當如何利用，方可達到捐款者的  
目標。結果，他們決定利用這筆款子的利息，不時舉行各  
種調查。已經舉行過的，有克利弗蘭市的教育調查，犯罪  
狀況調查。這些調查，可以暴露市內生活的缺點，以爲改  
良的根據。美國的社會改良，常以調查開始，我在上面已  
經說過。所以這個基金董事會所採取的政策，是最能達到  
捐款者的目標的。那便是，推進克利弗蘭市的公衆福利。  
中國都市中的富翁很多，我們希望有幾個人也起來步他們  
的後塵，捐一筆款子出來，作研究的事業，這比留下家私  
來給子孫去浪費，總要好得許多。

關於英美的都市研究，我已經把最重要的介紹過了，現在我們再回到自己的問題，就是我們住在北平的人，對於市政問題有興趣的，在研究方面，可以進行一些什麼工作。

關於這個問題，我有三點意見。

第一，我們立刻就可進行的，就是設法搜集關於北平的文獻，成立一個北平文庫。我們要搜集古代，近代，中國，外國，所有討論或描寫北平的書籍，論文，報章，以及圖畫，照片等等。我們要使這個文庫，成爲世界上最完備的文庫，凡是研究北平的人，都非來參考這個文庫不可。有了這個文庫，我們便可知關於北平各方面的情形，那些已有人研究過，可以不必再費力氣。那些還沒有人研究過，有待於後人的努力。

第二，假如我們能夠得到一筆大的捐款，我們便可進行一個大規模的調查，把北平各方面的生活，作一個系統的探討。這個調查，至少要包括六種生活。第一，北平人如何謀生。第二，北平人的家庭。第三，北平的教育。第四，北平的娛樂。第五，北平的宗教。第六，北平的政治。這六大方面的研究，是美國近來一個有名的學者，研究一個市鎮時所採用的，我們很可以此爲參攷。假如以上這

六個方面，我們能夠費時費力去調查，然後把結果報告出來，那麼我們讀了這些報告之後，對於北平的認識，比現在一定要豐富得多。除此以外，北平的歷史地理，北平的古蹟名勝，北平的慈善事業，北平的社會病態，也都可以研究，放在總的報告裏面。關於北平的調查，以前雖然也有一二種，但都是片面的，或限於某區域的。像我所想像的那種大規模的研究，還有待於將來。

第三，假如我們得不到那一筆大的款子——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得到這筆大款子的機會，與得航空獎券頭獎的機會差不多——那麼我們也有窮的幹法。北平市政研究會的同人，據我所知，都是有職業的，在行使他們職務的時候，便要與北平的社會，發生接觸。這種接觸的機會，便是研究的機會。我們可以選定一個問題；與我們的職務多少有點關係的，去進行研究工作。譬如在天橋的警察署服務的，是研究天橋社會最適當的人。調查戶口的人，便可研究北平的貧窮問題。在教育機關服務的，便可研究北平的教育制度。在慈善機關服務的人，便可搜集這些病態人口的個案，看他們有什麼樣的歷史。在看守所及監獄中服務的人，便可研究犯罪的原因及罪人的家世。諸如此類的例，可以舉一反三，不必再開詳單。換一個說法，我們可



以看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或研究北平各種團體，如工會，商會之類；或研究北平的制度，如家庭，政府，宗教之類；或研究北平的區域，如天橋，東交民巷之類；或研究北平的人品，如前清貴族，唱戲的，賣藝的，車夫，小販之類；或研究北平的問題，如犯罪，離婚，貧窮之類。這些研究，如有相當成績，便可出北平研究叢書。假

如我們真肯努力，這種研究叢書，對於學術界固有貢獻，便是實際的行政，從這些叢書裏，也可找到事實的根據，因而得到較良的效果。這種小規模的研究，如有人在那兒主管兼指導，繼續若干年，成績可與大規模的研究相比較而無逊色。實現這種理想，北平市政問題研究會，是可以而且應當負責的。

## 回鄉感想

病夫

我昨臘回鄉去，想留鄉，而又不敢留了。我對於鄉間，有幾個最深切的感觸：一是區長，一是保安隊。區長，是縣以下底地方行政的最小組織。照理論說，似是必要，而在目前事實上說，檢直是民間底一個大毒物。他硬是無惡不作，專以敲剝良善為事。在沒有設區長的時候，地方上雖有堡長，甲長，但是義務職，由縣署委他此種名義，並不組織機關，地方上有公共利害，如道路，橋梁，塘堰等，他們或因地方羣衆的自動，而出來負責督率，或奉官廳告諭，而糾集民衆以赴之。如遇訴訟，他們因兩造之呈請，可以向官廳具公稟，有時因奉官廳批令到他們，然後出來公稟。此是向例如此。現在組織區公所，其中有區長

，區員，儼然一個小官廳。向之所謂堡長，甲長，大約也還未廢，只是聽區公所的指揮。區長，區員，都由縣政府委任，報告民廳，他算是地方行政機關的一個最小單位。區長，區員，都有規定的正當薪水。照理論說，似是必要的東西，而在事實上，他却憑藉這種組織，可以無惡不作。從前堡甲長，固然有許多劣紳，作惡不少，但其作惡的權利，沒有今日的區長大。因為他尙未成一種正式的組織，他只憑他私人的力量來作惡，較為有限。現在的區長，（舉區長，即連區員在內，乃至供其爪牙之堡甲長亦在內）憑藉一種組織，他要作惡，其力便無限了。我因此受一個深刻的教訓，勸大家不要談政制而忽略了運用政制底人

的問題。區公所，在地方制度上說，是必要的東西，然何以憑之作惡而不作好？這個問題，就在人而不在制了。年來地方上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土劣橫行。老實說，現在各地方的紳士，硬找不出好人來。我每遇人叫他談他鄉里的情形，沒有一個不是如此說。這個原因，略析言之：一是孟子的話，無恆產者無恆心，今日農村破產，人心焉得不壞。二鄉村全無教育，即縣城裏設着一所小學，甚或交通地方，設有一所初中，而其師資太差，全是有名無實。若離開縣城而說村鄉，則有名無實之小學，亦不能成立。即能教自家姓之私塾，今亦難得。三因為鄉村破產，窮人太多，為盜為匪者太多，惡勢力遍地，善良人只好遇事縮頭，容忍以求苟全，故土劣得用惡勢力而肆其志。因此種種，區公所只是土劣作惡的機關。然則救此之道當如何？我覺得他無良法，根本在得好縣長。有好縣長，才能不貪不污，而周歷農村，訪民疾苦，以謀興革。好縣長不貪不污，必能援助善良，必不勾結土劣。凡土劣橫行，未有不恃縣長為護符者。縣長不貪污，則其心公而必明，土劣之技無所逞，而善良乃有出頭地。今人好談論獨裁與民主，我總覺得今日底政治應該以自由的組織，行保育的精神，否則如中國衆多無量數的農民，盡是不能自立自動，而受

宰制於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馴羊，則獨裁固不可，民主又如何做得到？所謂自由的組織，就是民主政治。所謂保育的精神，却不是濫用獨裁的力量便可以言保育，就要在民主收制之中，使行政長官得盡其保育之權能。必使人民經過一番保育，發揮其參政的知能，然後政治自上軌道。談到此處，必引歸一個問題，即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底問題。我以為根據上述自由與保育的原則，則中央不在乎廣漠的集權，只在視其應集者而集之。地方分權，則斷為推行民主政治所不可忽略之根本義。唯分權則必使其權實在地方人民，而往日聯省論者，似歸其權於省府，即做到，亦只是官治，欲養成人民的參政知能，終未由也。但欲使權在地方人民，談何容易。吾以為根據中國歷史，每當鼎革之際，武功既成，文治開始，則必竭全力以更新吏治，此徵之漢唐宋明而莫不皆然。顧亭林生常明季衰亡，因作郡縣論，其主張雖在今已成芻狗，然其立論之意，大不可忽。其言治，必注重地方，要為民治之基，此則不容忽視也。其日知錄中，亦主張人才聚於鄉，與其郡縣論之意思一致。吾意省制終當變更，而地方之權，必集於縣，方可盡保育之責，而即以授其權於人民。蓋所謂民主者，非曰開議會，行普選等等而已也。人民無參政之知能，則

議會與選舉，皆是虛文，隨處可受強姦，而真正民意無從發展。此前事之屢見者，故必有保育一段工夫。而專保育之責者，則莫切於縣長。縣長之出身，必由高試。凡高中與大學卒業學生，暨有相當能力者，皆得與攷。攷取後，至少必受村鄉教育一年，方試以縣，著績而後實授。縣長任期，必特別從長，可規定十年，或十五年為一任，并可連任終身。又須如法官然，予以保障，省府與中央皆不得任意撤換。民國以來，一切敗壞，獨司法界，比較差好，以法官出身不濫，又有保障故也。縣長如由軍政長官任意任免，則其地位不尊，無賴子皆可為之，又專視此為括地皮之良好機會，渾忘其身為親民之官，如此則焉得不與土劣為一氣。而地方上一切政教風俗焉得不白趨敗壞？民主政治，如何可植其基？十七年吾在杭養病，友人余越園先生曾相與談及此，吾囑越園為一文言之，越園亦囑吾，兩相諉，而卒皆不言。實則吾亦非不欲言，顧自計人微言輕耳。設使縣長得人而能久任，則地方上一切事業，如財政教育，合作實業水利保衛等等，縣長親身領導人民作去，人民得縣長為之領導而漸成自立自動之習慣，如是而人民乃得自操其本有之權矣。故保育必專寄其責於縣長。凡為學者，千門萬類，必有專門，致精而後成家。凡為治者

，千頭萬緒，亦必認定主要之處，而特用其力，然後成治。今之言政者，總不在實際上着眼，不在根本處下力，世事何有轉機？至於日前救急之事，則莫如速能區長區員，暫復從前舊慣，是亦胡適之先生所謂無為之意也。俟縣制決定，縣長得人，則將來區公所仍可成立，但令本區良善農民，輪流充任，却不必長駐公所，有事方集，亦不必給薪水。堡甲各長，亦應由各村民匿名投票選舉，其諸土劣，自不易參入。人民畏上劣而不敢控告，又遇事退縮，只好由土劣出頭，此則全賴好縣長，常與人民接近而對善良與以提攜鼓舞，久之則善良之氣自伸矣。吾感於鄉村之不可立足，念中國之大，到處如此，何以為國，拉雜書此，冀國人注意焉。

保安隊，據聞吾鄂各縣人民，無不對之叫苦連天。因其按畝派捐，為費甚重，人民窮無死所，尚須括骨剖髓，以任鎮捐，如何可勝。昨年鄂東各縣，旱災慘重，今春以來，良民多閉戶自盡，稍悍者，便公行劫搶。甚至官府略辦平糶之米，而人民一錢莫名，仍不能買。又聞平糶米，多攙沙土，谷殼，價亦不算甚廉，人民更苦之矣。民以無食坐斃，而官府尚追保安捐，迫於星火，人民慘痛之聲，遍於道路，吾不審當局，何以全不體惜民情。將謂保安隊防

匪共乎，試問何縣匪共是由保安隊打平之者？其無端予人們以常年苛重之負擔，正恐驅人民爲匪共耳。如謂保安隊足爲正式軍隊之準備乎？實則保安隊分駐各縣，養成偷惰習慣，且時干涉民事，而行敲詐。此等隊伍，竟無用處。又況保安司令，由省主席兼，別設保安處，置長一人，但佐司令，以理處務。省主席高坐堂皇而兼司令，既難以其精神督率散處各屬之隊伍，而爲處長者，又非帶兵與練兵

之直接長官，亦難以其精神督率散處各屬之隊伍。除非爲處長者，以其向所自練自帶之兵，改充保安隊，精神較爲貫注，然日久亦必漸形散漫。故保安隊寔不當設，設之徒重擾吾民，而實無兵之用。謂宜將保安隊改作正式國軍，調駐險要地方，集中訓練，其軍費由政府負擔，不當苛索地方，不獨寬民力，實所以整軍經武，願當局圖之。

## 關於「父母之命」的一段談話

衡 哲

### ——張伯苓先生的一個申明——

上月廿二日，我因事在天津。那天中午，有一位朋友請我到大華飯店去吃飯談天。我們剛在一個小房間內坐下，忽然看見張伯苓先生從門外走過，他見是我們，立刻走了進來，很高興的和我們握手談天。後來他談高興了，索性把他自己的一份飯菜從隔壁的席桌上移了過來，和我們同吃。

我們的談天自然沒有一定的目的，但其中有一段，却許是獨立評論的讀者們所願意知道的，那便是關於「父母之命」與自由結婚」的一個問題。并且張先生又特別的

囑咐我，須把他的這個意見在本刊上發表；故我現在把這一段短短的談話記述如下。

關於這個問題，張先生說，他願意獨立評論的讀者們知道，他絕對沒有提倡「父母之命」的意思。他說，「我的兩個大兒子都是自由結婚的，那難道還不夠證明我並不是在提倡「父母之命」嗎？」

我說，「我們決不敢說張先生有意在提倡「父母之命」。不過以德高望重如張先生的人，說出來的話，很容易被一般守舊的人斷章取義，或者甚至于故意把牠誤解了，以爲壓迫青年的藉口。我之所以寫那篇文章，也無非是

爲了這一點。今得張先生自己的申明，更是難得之至。」

張先生說，「要是有人那樣做，那真是糟糕。我絕對沒有提倡『父母之命』的意思。不過我相信舊式婚姻也不一定壞，新式婚姻也不一定好。並且在我的同事中，舊式結婚的很多很多。慫恿！」

我說，「我完全明白張先生的苦心。不過，對於這整個問題的看法，我却和張先生有一點根本上的不同，那便是，張先生注意的，是現在和過去，我所注意的，却是將來，換句話說，即是，張先生所希望的，是已結婚者的快樂；我則以爲已經結婚的人，讓他們去吧，好也好，壞也好，用不着我們去管。可是對於不會結婚的青年們，我們却不能這樣的用冷眼去瞧着他們。」

我的朋友說，「我想你的這句話是對的，張先生眼中所見的，是已結婚的夫婦；你眼中所見的却是青年們。」

我說，「至于關於新舊婚姻的問題，我的意見有一部分是與張先生相同的，那便是，婚姻無論新舊，都是一種冒險的行爲。不過我還是相信原則高于一切的。假如有一個人，從前反抗了代辦婚姻，後來自由的結了婚，現在又因爲兩人絕對不能共同生活，想要離婚，我仍舊相信他或

她是不错的，也是可以不必後悔從前的反抗的。因爲自由

結婚與不得已的離婚，都是我所贊成的原則。在痛苦的婚姻中，離婚是比不離婚還要道德一點，雖然離婚的本身也不是社會上的一個康健現象。並且一個青年對於代辦婚姻的反抗，他的目的也不一定是爲著要自由結婚。女子是與男子不一樣的，假如她對於不願意的婚姻不能反抗，她的一生便完了，那還能說到事業與學問？張先生可相信，我也是曾經反抗過代辦婚姻的一個人？」

張先生說，「要是那時我知道你的反抗，我一定來幫你的忙。」張先生說著，我們都笑了，張先生自己也笑了。

我說，「謝謝你，所以我希望你在能幫幫青年們的忙，不要使他們的家長藉口于張先生的主張而再加壓迫于他們。」

張先生對於這一層，似乎很驚訝。他沉思了一會，說，「那真是笑話了，藉口于我來壓迫青年，真糟！」

我的朋友說，「我也是反抗過來的人。在我十六歲的那一年，我的父親把我許配了一個沒出息的男孩子。我求我的父親給我把婚約解除，我用種種的方法來求他，可是絲毫沒有用。我想，現在只有自殺的一條路可走了，吞鴉片烟呢，還是上吊？幸虧我有一位哥哥，他同情于我

說，「爲什麼要死呢？逃呀！」所以結果我們逃走了。」

我說，「張先生，您瞧，在我們這一輩的女子中，假如能成就一點什麼的話，都是非先從代辦婚姻的毒爪中逃出來不可的。現在在您面前的，就只有兩個女子，却便有兩個這樣的經驗，這還不足以證明，這個反抗在有志氣的女子中是很普遍的嗎？」

張先生說，「這是怎麼說的，像您們這二位！那！那！這麼辦吧：請您再在獨立評論上寫一點什麼，說，我張伯苓決不提倡「父母之命」。我不願守舊的人來誤解我的意思，利用牠來壓迫青年，尤其是女子。」

我立起身來，對張先生連連拱手，說，「真是感謝不盡，張先生肯自己這樣的申明。我可以說是張先生要我那樣寫的吗？」

張先生說，「可以，可以。您務必申明，我決沒有提倡「父母之命」的意思。不能使守舊的人來誤引我的話呀！」

這是怎麼說的？您務必要說明白這一層。」

我說，「一定！一定！」

張先生說，「尤其是青年女子，是的，尤其是有智識有志氣的青年女子，像您們這二位似的。」最後的兩句話，張先生說得特別慢，特別沉重。

我說，「真是多謝了。我也知道，婚姻不是人生的唯一大事，但正因其如此，故我不願意看見青年們再爲這種事來奮鬥，再爲這種事來吃苦。青年們的精力應該用在救國的大事上的，不應該讓牠這樣的浪費了。」

說到了這裏，我們三個人的意見便完全一致了。我們又談了許多旁的事，大家都很高興。臨別的時候，我又特別的允許張先生，說到北平後就把他的這個意思給寫出來。可是又給旁的事就攔了，直到今日方把這段談話記出。這是我向張先生道歉的。

## 編輯後記

編者

△張忠絨先生論中國外交失敗的癥結一文，很值得外交當局的注意。他在文章中，提到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

條之後，不到兩年，又與中國談經濟合作。當時的執政者以爲自己不會上當的，但歷史告訴我們，合作的結果，

是中國喪失了許多權利。現在我們又聽到合作的呼聲了！  
孟真先生在本刊中（八十八期）說過：「歷史是不重複出現的，而人類之愚偏重複歷史。」我們希望中國今日的外交當局，都是智者。

△陳之邁先生的「監察院的回顧與前瞻」，指出過去該院失敗的原因，及以後應走的路線，很可作監察院當局

△病夫先生是一位哲學教授的筆名，在回鄉感想中論保安隊的一段，可與上期壽生先生的「活信」中所描寫的相印證。病夫先生的文中，原來還有論軍訓的一段，我們因為與題目不合，大膽把他刪了。  
△衡哲女士的文章，可與本刊一四二號「父母之命與自由結婚」一文參觀。他這篇小文，曾寄給張伯苓先生看過，得到張先生的同意才發出來的。

## 獨立評論合訂本

-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第五冊（一〇一至一二五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出三大張，內容豐富，包括「經濟」、「教育」、「社會」、「新聞」等，並附「學園」、「體育」、「兒童」等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百分之二十。每週尚有各種週刊，如「兒童」、「體育」、「學園」等，均有其特色。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外埠）每月二元二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汕頭）每月二元九角

## 漢口商業月刊

第二卷第四期 要目

- 最近漢口糧價跌落的檢討  
漢口推行度量衡制之過去與現在  
從商界的供給與需求上觀察中日經濟關係  
中國棉紡工業之變遷及其現態  
統制貿易之匯兌計算  
二十年來的上海經濟  
我國近世產業發達小史（續完）  
經濟的分期（續完）  
企業資本講話

王維新 劉天民 鮑幼中 劉康 劉勇 范伯倫 范鴻鈞

每冊訂價二角五分  
國內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本 刊 前 十 二 號 的 目 錄

**第一三六號**  
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的科學工作  
民主與獨裁的討論  
民主與獨裁的爭論  
大學研究院與學術獨立  
再論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  
再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編輯後記

翁文灝  
陳之邁  
陶希聖  
姚薇元  
吳景超

**第一三九號**  
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  
大學教育與中國前途  
居里夫婦合傳譯本介紹語  
弱國是否無外交  
中東路出售以後  
論別字  
歐游隨筆(九)俄德的異同  
編輯後記

吳景超  
顧毓琇  
衡哲  
張忠絨  
吳其玉  
佩絃  
蔣廷黻  
編者

**第一四二號**  
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陳序經  
「父母之命」與自由結婚  
菲島之行(一)  
南遊雜憶(二)廣州  
編輯後記

陳序經  
衡哲  
夢麟  
胡適

**第一四五號**  
為司法會議進一言  
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南遊雜憶(三)廣西山水  
一個小小調查表的緣起  
編輯後記

陳之邁  
胡適  
胡適  
胡適  
衡哲  
適之

**第一三七號**  
薩爾歸還德國  
新中國女子的五年計畫  
興趣與職業  
都市與農村  
不復與農村中國也可以工業化嗎?  
我們可走第三條路  
再論民主治與獨裁  
編輯後記

吳景超  
衡哲  
周先庚  
陶希聖  
姚林莊  
鄭文江  
丁文江  
編者

**第一四〇號**  
「中日親善」??!!  
「民治與獨裁」的爭論與調解  
美國金條文判詞的意義  
在東北的三年  
編輯後記

孟真  
葉叔衡  
張茲園  
顧敦吉  
編者

**第一四三號**  
中日提携，答客問  
論非法捕提學生  
逮捕學生感言  
江西農業之現狀及應採之政策  
怎樣把科學知識輸入民間  
文字的保守  
菲島之行(完)  
編輯後記

胡適  
張蔭麟  
李樹青  
董時進  
吳辰仲  
了麟  
適之

**第一四六號**  
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論學校讀經  
請看歐洲獨裁政治的結果  
論劉景桂殺人案  
蘇俄旅行記(十四)  
編輯後記

胡適  
傅孟真  
杜光墀  
俞大綵  
丁文江  
適之

**第一三八號**  
如此外交!  
公醫與醫學教育  
歐游隨筆(八)出蘇俄境  
第三條路走得通嗎?  
讀經與新文化運動  
編輯後記

徵塵  
陳志楷  
蔣廷黻  
張培剛  
李子魁  
編者

**第一四一號**  
「中日親善」??!!(續)  
在東北的三年(續)  
南遊雜憶(一)香港  
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政治信仰  
對於中國問題的一個看法  
編輯後記

孟真  
顧敦吉  
胡適  
胡適  
柯桑  
適之

**第一四四號**  
大家應該努力的事：提倡國貨  
塘沽協定以來的外交  
現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  
求生的協力  
香港青年升學內地問題(通信)  
編輯後記

翁文灝  
張熙若  
丁文江  
壽生  
余廣德  
編者

**第一四七號**  
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吳景超  
再談「全盤西化」  
世界經濟調查(書評)  
活信  
編輯後記

吳景超  
陳序經  
丁文治  
壽生  
編者



紀念「五四」

胡適

從西化問題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

同信仰

陳序經

談中國本位文化

余景陶

楊柳

知堂

雜碎錄 (一)

適之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四單商場 大學出版社  | 天津 | 天津書局(代定) 南洋書店 | 上海 |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 群衆雜誌公司 開明書店 華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亞書局 | 南京 | 新江書店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徐州書店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 蘇州 | 振華書局 | 常熟 | 現代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 漢口 | 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 |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活社 新生命書局(代定) 朝正 興派報社 新光書局 武 昌雜誌社 誠信雜誌社 南昌書局(代定) 拔提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開明書局 大東書局 開通書局 | 汕頭 |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    | 梧州 | 文瀾書局  | 梧州 | 永昌公司                                    | 梧州 | 三管書局 | 梧州 | 東方書社(代定) 震東書局 荒島書局 春記報社 吉昇昌書局 | 濟南 | 世界書局(代定) 中華書局 小書報社 新開社(代定) 中華書局 麗民書報社(代定)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四方書報社 世界派報社 公與派報社 | 鄭州 | 五洲報社 | 保定 | 張錫香派報社 | 西安 | 西安派報社 大公報分館 甘肅書報社 開明書店 | 成都 | 現代文化社 | 萬縣 | 文貨書局 | 合川 | 新新書局 | 重慶 | 新東方書社 民衆書報社 北新書局 文化書局 | 雲南 | 新友書店 | 貴陽 | 現代書局 | 杭州 | 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開明書店 | 福州 | 開明書店 | 廈門 | 金城圖書公司 教育用品社 | 長沙 | 衡州派報社 |

第一四九號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五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紀念「五四」

胡適

「五四」是十六年前的一個可紀念的日子。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星期）下午，北京的十幾個學校的幾千學生集會天安門，人人手裏拿着一面白旗，寫着「還我青島」

，「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日本人之孝子賢孫四大金剛三上將」等等字樣。他們整隊出中華門，前面兩面很大的國旗，中間夾着一付輓聯，上款是「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學界淚挽」。他們沿路散了許多傳單，其中最重要的一張傳單是這樣寫的：

### 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權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他們到東交民巷西口，被使館界巡警阻止不得通過，他們只能到美國使館遞了一個說帖，又舉了六個代表到英法意三國使館去遞說帖。因為是星期日，各國公使都不在使館，只有參贊出來接見，表示同情。

大隊退出交民巷，經過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曹家的大門緊閉，大家齊喊「賣國賊呀！」曹宅周圍有一兩百警察，都站着不動。有些學生用旗杆搗下房上的瓦片，有幾個學生爬上牆去，跳進屋去，把大門打開，大家就擁進去了。這一天，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這屋裏，群眾人太多了，反尋不着這兩個人。他們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兒子，小老婆，都放了出去。他們打毀了不少的家具。後來他們捉到了章宗祥（駐日公使），打了他一頓，打的頭破血流。這時候，有人放了火，火勢大了，學生才跑出去。警察總監吳

炳湘帶隊趕到，大衆已散去了，只捉去了在路上落後的三十三個人。

這是「五四」那天的經過。（那時我在上海，以上的記載是根據「每週評論」第二十一期的材料。）

這一天的怒潮引起了全國的波動。北京政府最初採用壓迫的手段，拘捕學生，封禁益世報，監視晨報國民公報，下令褒獎曹陸章三人的功績。學生被拘禁了四天，由各校校長保釋了。北京各校的學生天天組織露天講演隊，勸買國貨，宣傳對日本的經濟抵制。全國各地的學生也紛紛響應。日本政府來了幾次抗議，使中國青年格外憤慨。這樣鬧了一個多月，到六月三日，北京政府決心作大規模的壓迫，開始捉拿滿街講演的學生。六月四日，各校學生聯合會也決議更大規模的愛國講演。六月三四兩日被捉的學生約有兩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河沿北京大學法科。越捉越多，北大法科容不下了，馬神廟的北大理科也被圍作臨時監獄了。五日的下午，各校派大隊出發講演，合計三千多人，分做三個大縱隊：從順治門到崇文門，從東單牌樓到西單牌樓，都有講演隊，捉也無從捉起了。政府才改變辦法：只趕跑聽衆，不拘捕學生了。

那兩天，兩千多學生被關在北大法理科兩處，北河

沿一帶紮了二十個帳棚，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駐紮圍守，從東華門直到北大法科，全是兵士帳棚。我們看六月四日警察廳致北京大學的公函，可以想像當日的情狀：

逕啓者：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學校學生二千人在各街市遊行演說，當經本廳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總統命令，派出員警盡力制止，百般勸解，該學生等終不服從，猶復強行演說。當時地方秩序頗形擾亂，本廳商承警備總司令部，爲維持公安計，不得已將各校學生分送北京大學法科及理科，酌派軍警監護，另案呈請政府，聽候解決。惟各該校人數衆多，所有飲食用具，應請貴校速予籌備，以資應用。除函達教育部外，相應函達查照辦理。此致北京大學。八年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上海天津得着北京大拘捕學生的電報，各地人民都很憤激，學生都能課了，上海商人一致宣布罷市三天。天津商人也宣布罷市了。上海罷市消息傳到北京，政府才驚慌了，五日下午，北河沿的軍隊悄悄的撤退了，二十個帳棚也撤掉了。

這回學生奮鬥一個月的結果，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

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免職，二是中國出席和會的代表不敢在斷送山東的和約上簽字。政府屈伏了，青年勝利了。

(以上記載參用「每週評論」第二十五期的記事。)

☆ ☆ ☆

「五四運動」一個名詞，最早見於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週評論」(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記得是誰的筆名了，——在那一期裏寫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鈔在這裏的：

什麼叫做「五四運動」呢？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高壓的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大家不可忘了！……這次運動裏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

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元素。

第二，是社會裁制的精神。……這次學生雖然沒有把他們(賣國賊)一個一個的打死，但是把他們在社

會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後的社會裁制更要多哩！……

第三，是民族自決的精神。……這次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團表示，是中國民族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求政府，直接懲辦賣國賊，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

這篇文章發表在「五四運動」收到實際政治的效果之前，這裏的三個評判是很公道的估計。

現在這個壯烈的運動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跡了。我們現在追敘這個運動的起源，當然不能不回到那個在蔡元培先生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兩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點研究學術和自由思想的風氣。在現在看來，那種風氣原算不得什麼可驚異的東西。但在民國七八年之間，北大竟成了守舊勢力和黑暗勢力最仇視的中心。那個時代是安福俱樂部最得意的時代；那一班短見的政客和日本軍閥財閥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軍事協定。在那強隣的勢力和金錢的庇護之下，黑暗的政治勢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當時在北方的新勢力中心只有一個北京大學。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學術」的宗旨，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會注意的是陳獨秀先生主辦的新

青年雜誌，最初反對孔教，後來提倡白話文學，公然主張文學革命，漸漸向舊禮教舊文化挑戰了。當時安福政權的護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腦筋是徐樹錚。徐樹錚是林紆的門生，頗自居於「衛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擊舊文學與舊禮教，引起了林紆的反攻；林紆著了幾篇短篇小說，登在上海新申報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顯的攻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三人，並且希望有個偉丈夫荆生出來，用重十八斤的銅簡，來制伏書痴。那篇小說的末尾有一唱三歎的論贊，中有云：

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陳）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這是反激荆生的話，大家都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將軍，——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鬧起「新舊思潮之爭」，北大早已被認為新思想的大本營了。

但單有文學禮教的爭論，也許還不至於和政治勢力作直接衝突。七年的新青年雜誌是有意不談政治的。不談政治而專注意文藝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張居多。陳獨秀，李大劍，高一涵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問題。蔡先生也是關心政治的改善的。這種政治興趣的爆發是在歐戰終了（七年十一月十一）的消息傳來的時候。停戰的電報傳出

之夜，全世界都發狂了，中國也傳染着了一點狂熱。北京各學校，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放了三天假，慶祝協約國的戰勝。那幾天，「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遊人擁擠不堪。」（用陳獨秀的「克林德碑」文中的話。）這時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張參戰的）的興致最高，他在那三天慶祝之後，還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臺，約我們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對民衆的「演說大會」。（演說辭散見新青年五卷五號及六號）。他老人家也演說了好幾次。

這樣熱烈的慶祝協約國的勝利，難道蔡先生和我們真相信「公理戰勝強權」了嗎？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在當時都不免有點「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磊」。我們大家都不滿意於國內的政治和國際的現狀，都渴望起一種變化，都渴望有一個推動現狀的機會。那年十一月的世界狂熱，我們認作一個世界大變局的起點，也想抓住它作為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的起點，同時我們也不免都受了威爾遜大總統的「十四原則」的麻醉，也都期望這個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過平安日子。蔡先生最熱心，也最樂觀，他在那演說大會上演說「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蔡先生言行錄頁八四—九十），他說：

我們爲什麼開這個演說大會？因爲大學職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教育。在外國叫做平民大學。這一回的演說大會就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

這幾句話可以顯出蔡老先生的偉大精神。這是他第一次借機會把北京大學的使命擴大到研究學術的範圍以外，他老人家忍了兩年，此時他真忍不住了！他說：

但我們的演說大會何以開在這個時候呢？現在正是協約國戰勝德國的消息傳來，北京的人都高興的不得了。請教爲什麼要這樣高興？

諸君不記得波斯拜火教嗎？他用黑暗來比一切有害於人類的事，用光明來比一切有益於人類的事。所以說世界上有黑暗的神與光明的神相鬥，光明必佔勝利。這真是世界進化的狀態。……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把國內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義都消滅了。現在世界大戰的結果，協約國佔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他。

第一是黑暗的強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  
第二是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

第三是武斷（獨裁）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  
第四是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

我們在十六年後回頭重讀這篇偉大的演說，我們不承認蔡先生的樂觀完全失敗了。但我們不要忘記：第一，蔡先生當日的樂觀是根據於他的哲學信仰上的樂觀，他是誠意的信仰互助論必能戰勝強權論的，所以他的樂觀是有熱力的，能感動人的。第二，他的樂觀是當日（七年十一月）全世界渴望光明的人們同心一致的樂觀，那「普天同慶」的樂觀是有感動人的熱力與傳染性的。這種樂觀是民國八年以後中國忽然呈現生氣的一個根苗，而蔡先生就是那散佈那根苗的偉大領袖。若沒有那種樂觀，青年不會有信心，也決不會有「五四」「六三」的壯烈運動起來。「五四」的事件固然是因爲四月底巴黎和會的惡消息傳來，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完全被現實政治的妥協主義打消了，大家都深刻的感覺那六個月的樂觀的幻滅。然而正因爲有了那六個月的樂觀與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間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熱力的反動。況且我們看那幾千學生五月四日在美國使館門口高喊着「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我們不能不承認那引起全世界人類樂觀的威爾遜主義在當日確是「五四」運動的

一種原動力。蔡先生和當日的幾個開明的政治家（如林長民汪大燮）都是宣傳威爾遜主義最出力的人。

蔡先生這篇演說的結語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說：

世界的大勢已到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個世界以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我希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獨裁）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著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面去呵！

這是很明顯的向當日的黑暗政治勢力公開宣戰了！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帶着我們都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了。

天安門演說之後，不多幾天，我因母親死了，奔喪南下。我走之後，獨秀守常先生更忍不住要談政治了，他們就發起「每週評論」，用白話來做政治的評論。每週評論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它的發刊詞也可以使我們看出那個狂熱的樂觀時代的大影響：

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的口頭禪。……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的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這「公理戰勝強權」的結果，世界各國

的人都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的了。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說的話很多，其中頂要緊的是兩個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個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我們發行這每週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個大字。

這裏固然有借題發揮的話，但獨秀和蔡先生在那時候都是威爾遜主義麻醉之下的樂觀者，他們天天渴望那「公理戰勝強權」的奇蹟的實現，一般天真爛漫的青年學生也跟着他們渴望那奇蹟的來臨。八年四月底，巴黎的電報傳來，威爾遜的理想失敗了，屈伏了！克里蒙梭和牧野的強權主義終於勝利了！日本人自由支配山東半島的要求居然到手了！這個大打擊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們的熱血潰湧了，他們赤手空拳的做出一個壯烈的愛國運動，替國家民族爭回了不少的權利。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五四運動」，我們的代表團必然要簽字的。簽了字，我們後來就不配再說話了。三年之後，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使我們收回山東的

失地，其中的首功還得算「五四運動」的幾千個青年學生。

☆ ☆ ☆

最後，我們要引孫中山先生評論「五四運動」的話來做這篇紀念文字的結論。孫先生說：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摻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瀾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

。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與海外同志書）

中山先生的話是「五四」之後七個多月寫的。他的評判，我們認為很公允。他的結論「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這是不可磨滅的名言。我們在這紀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細細想想今日是否還是「必有賴於思想的變化」。因為當年若沒有思想的變化，決不會有「五四運動」。

二十四，四，二十九夜。

## 從西化問題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信仰

陳序經

胡適之先生兩個月前，曾發表了一篇「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政治信仰」（二月二十七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一四一號轉載）來作民主與獨裁的爭論的一個暫時結束。吳景超先生最近在獨立評論一四七號發

表一篇「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希望我們因討論這個西化問題，「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因而不揣愚陋，作東施效顰，也來把獨立評論與國聞週報在這兩個月來所發表數篇關於西化討論的文章，大略



加以分析，寫成此篇。

我以為吳景超先生在「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一文裏的態度，比起「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一文裏的態度，已經變化得很厲害，雖則他在前者裏所提出的幾點，可以商榷之處尚多。我現在且先討論他所提出的幾點，然後解釋他的態度的變化，以及其他學者的意見。

吳先生始終不明瞭文化的各方面有了連帶與密切的關係而分開不得的理論。這一點我已一再解釋，不必贅述。我在這裏只要聲明，這種理論，只是我主張全盤西化論的很多的理由之一，所以縱使文化的各部份是可以分得開的，有如吳先生所說，全盤西化論，仍可成立，這是讀過我的著作的人所容易看得出的。而況文化的各部分，是有了連帶關係而分開不得？

吳先生又很肯定的說：「這種文化分不開的理論，還沒有一位學者能夠證明他」。我的回答是：一種理論，若有了事實的證明，不一定要借重於某一學者來張目；而況事實上，這種理論，也不是我一個人的理論。我不能而且不願在這裏多舉例子；我以為只是讀過 W. D. Wallis 的「近著文化與進步 Culture and Progress」一書的人，便能明白了。

吳先生提出霍布浩士教授對於這個問題所研究的結論，來證明他的文化各部份可以「分得開」的理論，可是他忘記了霍布浩士教授所說的每種社會裏的文化的各方面，仍是有了連帶與密切的關係而成爲體系。所以這種文化的某一方面，若受了較優的文化像西洋的文化的影響，則其他方面，也必波動。比方他們若接受了西洋的教育或宗教，則他們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制度，也必受其影響。

若不是這樣，而照吳先生的看法，那麼結果豈非有像了張佛泉先生所說「坐了汽車，却同時仍要保持東方人玩太太的特權」的危險嗎？難道吳先生不贊成一夫一妻的制度，而爲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制度辯護嗎？

關於吳先生的第二點，我已說過，「我並不以西洋文化之在今日已臻完美至善的地位」，所以我不會「沒有條件」的讚美牠。我只是說：比較上，西洋文化是優勝於中國的文化，而且從現代文化的趨勢及其他的理由，我們應該全盤西化。要是我們因西化而生出弊病來，那麼補救的方法，還是要努力去西化。正如我們製造的飛機，時時有墜下來的危險，那麼補救這種危險，還是要努力去學習飛機，決不是空談不要飛機而提倡習大刀作驢車所能適應於現代的世界。

我說「一個受過現代西洋的精確的縝密的教育的人，見了女人而不脫帽子，是一件失禮的事」，吳先生忘記了上一句，而僅取下兩句，遂謂這是奇談，我真莫名其妙。也許像吳先生自己在外國時及回國後，看見了女人，從沒有脫過帽子，故出此言。至於我方面，只因為見了現在一般受過西洋教育的人，見了女人多脫帽子，是一件事實，故爾那樣的說。而且我很奇怪吳先生好像以為「禮」就是「理」。吳先生不應該忘記「禮」未必是合於「理」的。

所以吳先生以為西人「見女人要脫帽子，那麼見了男人也應該脫帽子，才算有禮」，恐怕是吳先生的「理」罷。

至於吳先生提出胡適之先生所謂「吃飯的，決不能都改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用刀叉」，來「為折衷論者的張目」，我以為我們不要忘記胡先生曾一再聲明折衷論是不可能的。我個人的意見是：不但一般留過學的人，在外洋的時候，能吃番菜，能全用刀叉，就是國內的番菜館的逐漸增加，也足以證明我們能吃番菜，能全用刀叉。至如西菜之較合衛生，尤其餘事。

再如中國的語言問題，我以為自「馬氏文通」刊行以後，我們的語言已逐漸趨於西化，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白話文與標點也是西化。錢玄同先生及好多人提倡改用羅馬

字母字，可以說是全盤西化的主張。明生先生在「雙週閣談」（獨立評論一二六號）裏以為在現代生活速度增加的世界裏，中國應當設法使一切的事情，趕快地加快。他說：

中國加快的大障礙之一，我認為是文字。中國的文字，無論如何加快，趕不上用字母的文字。假使我們真有加快的決心，廢止漢字，倒是一個重要的步驟。

我想凡是對於西文有過相當的研究的人，大概都能表同情於明生先生這種觀察。所以若說中國語言是不能西化，則我們又怎能會學西文呢？若說中國語言是我們固有的東西，所以定要保存，那麼我們何不提倡固有的結繩與古文，而要白話文呢？我們何不提倡較為近于古音的固有的廣東話，而要國語呢？

我們現在可以談談吳先生所提出我們對於西洋文化的四方面所應採納的態度，而指出他自己的態度的變化的程度。

吳先生的第一點是「對於某一部份的西方文化，我們願意整個的接受，而且用他來替代中國文化中類似的部份，如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學，醫學等等」。這一點我們沒有

可以討論。

吳先生的第二點是「對於某一部份的西方文化，我們願意整個的接受，但只用以補充中國文化類似的部份，而非用以代替中國文化中類似的部份，如哲學文學等等」。因此吳先生以為「我們可以讀柏拉圖的共和國，但也不必燒論語」。我在這裏應該聲明，研究與應用是有不同的。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不但不會燒論語，而且表同情於大學裏有些人研究論語。其實不但在西洋或西化的圖書館裏，保存論語，比較妥當得多；而且在西洋或西化的大學裏的人，研究論語的方法與成績，比較好得多。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說是要實行論語的生活。黑格兒在一百年前，已經感覺到「論語」的生活不適用。他且好像以為假使「論語」而不翻譯為西文，孔子的聲譽之在西洋，也許較好（參看世界歷史哲學講義）。可是他却不因此而研究「論語」。張佛泉先生所謂「由一個論語式的頭腦，換上一個柏拉圖的頭腦」，大概也是這樣的。

吳先生的第三點是「對於某一部份的西洋文化，我們願意用作參考，但決不抄襲」。但吳先生又接着說道：「我們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或因一部份的文化，瑕瑜互見，我們不能把精華與糟粕一齊吸收過來；或因這一部份的文

化，與中國國情不相合，無全盤接收的可能」。這麼一來，吳先生對於這一部份的西洋文化，不只是願意「用作參考」，而且願意「抄襲」其中的一部份或一大部份了。我的意見是，在事實上，我們現在早已吸收了很多糟粕，而且這些糟粕，不易除去，故應當再把精華吸收過來，而成爲整個西化。至於吳先生提出國情這個問題，我在「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一文裏，已經解釋。沈昌曄先生在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四期所發表「論文化的創造」一文裏，也說得很有道理：「要是採納西洋文化須以中國的意識形態之適應與否爲標準，那麼我們根本不必採納，現存的中國文化，不是更能適應中國的意識形態嗎？」沈先生所說的中國「意識形態」，豈不就是吳先生所說的「國情」嗎？總而言之，吳先生在這一點裏所說西洋文化的精華，既可以採納，而照吳先生的說法，適於國情的東西，也可以採納，那麼關於這一部份的西洋文化中，至少有了一半，是可以採納的。

再就吳先生所舉的例子來談。關於西洋文化之「如資本主義，他們的大量生產方法」，吳先生既贊成採納，我們無可討論。至說「西洋人的圖利，高於一切的動機，因提高價格，不惜焚燒存貨的舉動」，我們應該知道，這也

非西洋人所願意提倡的。關於別一類的西化，如關稅政策，吳先生既以爲我們不能不以他們西洋人的辦法爲根據，那麼，事實上我們就不能不以他們的標準以爲衡。這麼一來，所謂「中國本位」的關稅政策，豈非成爲西化的政策嗎？

吳先生的第四點「是對於某一部份的西洋文化，我們却不客氣的加以排棄」。吳先生的例子是如「迷信的宗教，兒戲的婚姻，誨淫的跳舞（交際的跳舞不在內）過份的奢侈」等。吳先生應該明白，這些的文化，西洋人也何嘗提倡？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又何嘗提倡？縱使我們承認西洋的這些文化，是常見的不良現象，然而反過來說：則西洋的非迷信的宗教，非兒戲的婚姻，非誨淫的跳舞，非過份的奢侈等，爲吳先生所願意採納，是無可疑的。這麼一來，這一點裏所說的西洋的文化，至少有了一半是吳先生所願意採納了。吳先生在「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一文裏，以爲我們可以採納西洋的電燈與科學而不要採納西洋的跳舞與基督教，現在既已聲明「交際的跳舞不在內」與只說「迷信」的宗教，那麼吳先生的態度的變更之厲害，可以說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不但這樣。若照吳先生上面所說的四種採納西洋文化

的態度，而用張佛泉先生的算術方法加起來，則第一與第二兩點裏的兩個整個相加起來，得了四分之二；第三與第四兩點裏的至少各半；「半上加半」，又得了四分之一。再把四分之二與至少的四分之一相加起來，那麼吳先生豈不是像了張先生所說「已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四分之三」以上而「竟與全盤西化論很接近了」嗎？

而況事實上，吳先生第四點裏所要「不客氣的加以排棄」的西洋文化，本可以說是已經包括在第三點裏所說的西洋文化的「糟粕」一類中。這樣看起來，吳先生不但只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其實是承認了三分之二·五以上了。換句來說，吳先生不但只承認西方文化的十二分之九以上，而且承認了十二分之十以上了。吳先生既能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十二分之十以上，那麼吳先生之所異於全盤西化論者，恐怕只是釐毫之間罷。至少吳先生當能表同情於張佛泉先生的根本西化論。我以爲能夠表同情於根本西化論的人，似不應該「還是不敢贊同」於全盤西化論，因爲我已說過，我們在枝葉上既已西化，而且難於除去，則加上進一步的根本西化，就是全盤西化。又張佛泉先生本是主張根本西化的，但是他既「與全盤西化論是非常同情的」那麼吳先生似也可以有同樣的感想。未知吳

先生以爲如何？

上面是討論吳景超先生以及張佛泉先生的態度。我現在再來略談胡適之先生與沈昌擘先生的態度。

胡先生既已一再聲明他是「完全贊成全盤西化論」，與屢屢指出「折衷論的不可能」，那麼在態度上他與我是完全一致的。又我既並不否認胡先生所說文化是有惰性的，那麼我以爲「好像有了矛盾」，「好像骨子裏仍是折衷論」的原因，大概只是在他所謂「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歷程，在他看起來，好像是當作一種永久的靜態，而在我看起來，都是中西文化接觸以後的一種過渡時期的畸形的現象罷。假使胡先生也以爲「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那麼我之於胡先生，大概沒有什麼差異的點了。

沈昌擘先生在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四期所發表「論文化的創造」的長文，也是贊成全盤西化論的。他以爲全盤西化是「創造中國新文化的出路」，所以他說：

我以爲現在文化界的領袖們，應放大了胆來做採納整個西洋文化，以培養中國的新精神的運動，不應

怕全盤西化有成爲西洋文化的附庸的危險而不取，却應以大的魄力駕馭整個的西洋文化，使中國採納後的消化，有良好的經過，這是創造中國新的文化的出路！

沈先生的論文裏，雖也有多少地方可以商榷，然大體上，我是表同情的。此外他所指出的好幾點，與我在獨立評論四十三號所發表「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一文裏所說的話，互有相類似之處，我願一般反對全盤西化的人，對於他這篇文，要特別加以注意。

總之，我以爲西化這個問題，經過這一次的討論之後，已有相當的共同信仰。這就是：我們應該全盤西化。至少這一次的討論的趨向，是在這條路上。所以末了，我願意借用胡適之先生在「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政治信仰」一文的結語，來做我這篇文的結語。

我們深信，只有這樣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可以號召全國人民的感情與理智，使這個飄搖的國家散漫的民族，聯合起來，一致向上的努力。

二十四，四，二十五夜

☆

☆

☆

## 談中國本位文化

余景陶

這般大的一個題目，祇用很短的文字隨便一談，本來是一種不應當的事情。然而現有的意興尙支持不住長文的草寫，祇得告罪了！

何謂中國本位？何謂文化？何謂中國本位文化？——這是三個基本概念，必須明白確定之後，才能開步走的。在中國本位文化的倡導人們，已否提出精確的界說，我不暇博考詳稽，迄今尙未了然。試就個人所認識的拉雜一談。

何謂中國本位？似有兩種意義之可能，第一種是要創造一種中國式的文化，西洋文化可做參攷的資料，舊有的文化可做建設的基點。第二種是要提倡一種適合中國需要的文化，大概係鑒於英美式的文化和蘇俄式的文化都不適合中國的需要而發生的。這兩種意義，正面的價值何如，尙有待於下回分解，而側面的價值則頗值得一談。

中國人的自尊心已經覺醒了！不甘學人言語，隨人腳跟，而要求文化之獨立了，要求文化之創造了。小孩子欲摘天上的月，無論你覺得他如何幼稚，畢竟很可令人驚賞。中國式的文化，或者融合東西獨成一格的文化，何年可

以成功，乃至根本是否可以成功，當然是很大的問題。然而即此要求獨創之心，便可証明中國人自尊本能之尙未消滅。自「學散四夷」之說，到「中學爲體」之說，到「東西文化」之談，迄至現今的新文化創成說，我認爲都是不甘暴棄的自尊本能的表現。本能之說，雖然有的心理學者否認他，但是，我曾觀察蠶的生活，自蠶卵而幼蠶而吃葉而吐絲作繭而化蛾交尾以至交付其生命於其所產之卵而死亡，澈始澈終，都是本能的生活，未曾有所學習於任何情況之下。這種觀察，實在使我驚歎本能的巧妙，驚歎本能的智慧，驚歎定命的勢力之偉大，驚歎定命下意志之自由，並使我否認了唯物史觀，懷疑了唯智主義。中國人在今日，恐怕理智上已經完全被人克服了，而且也是當然被人克服的；在這個時機，上天所賦給我們的本能便出來反抗，要求文化的自主，要求理智的獨立；正如從理智上去看，誰能証明中國不會滅亡，然而我們的本能則至少使我們有不會滅亡的樸素感覺。這種感覺，是活動力的源泉，是自力更生的機軸。我們的理智應當盡其最大的可能去完成

本能的這種詔命。

從本能的觀點看去，這種運動未可厚非。現在再從理智上一加考究。如果中國本位的文化是指中國所需要的文化而言，那末，中國所需要的文化又是什麼？判定需要的標準又安在？供給需要的方式又當如何？如果中國本位的文化是指融合東西獨成一格的文化而言，那末，中國的文化是怎樣的？西洋的文化又是怎樣的？代表中國文化的是孔子呢，是班禪呢，是土地廟呢，是祠堂呢，是杭州西湖呢，是北平頤和園呢，是鴉片煙呢，還是共產合食呢？代表西洋文化的，是賽先生呢，是德先生呢，是恐怖主義呢，是利潤主義呢，是羅馬法呢，是基督教呢，是跳舞呢，是分餐各食呢？我們對於兩方面，究竟已有幾分的正確了解，究竟還須多大的努力，是很值得考慮的問題。要了解中國所已有的種種，必須先有一種正確的歷史哲學，依據着去探究歷史所遺留於現今之影響，其次須有一種精審的價值哲學，依據着去甄別現存的文化——從一種意義言之，歷史都存於現在。有了正確的歷史哲學和價值哲學，再從一部門，一時代，或一人物去着手探討，或者能對於中國文化的真相獲得一點一滴的正確認識。要了解西洋的文化，也須得各就一部門，一人物，或一國別精密的探索去。探究

西洋的文化，有兩個很大的困難。第一是因為我們到底是中國人，對於西方人的生活裏層，我們很難獲得親切的參加，真實的認識。皮相的了解，是我們最易陷入的危險。我國英美德法的留學生總算不少，試問有幾個英國通，美國通，法國通，德國通，更說不上有多少意大利通，西班牙通，蘇俄通……希臘通了。就是各部門的學問，也還說不上在各方面都有相當數目的專家，即如康德專家，馬克思專家，羅素專家等等，也不見得已經足夠了。所以在翻譯介紹方面的成功，迄今還是很有有限的。

第二個困難，是因為中國的邏輯素養太不夠，分析工夫太粗疏，要追尋西方大學者的思索每每追蹤不上，在他入學術的了解上和自身學術的成就上都留下絕大的制限。中國人的素養，毋寧說是偏於修詞的。有許多議論爛爛的文字，主張遠大的著作，稍稍加以邏輯的推敲，每每空洞百出，粗疏得令人哭笑不得。此一缺點，恐怕不能不說是先民遺傳下來的。欲彌補此憾，從樂觀方面估計，或者也得說非五十年的長期訓練不可。

有此兩大困難，我們要談西洋文化，也須謹慎才好。我們對於西方文化，依我的看法，還沒有到施以評判的階段，了解尚未成功，學人仍須努力。至於融合創新之說，

我們一方面承認是一個可敬的本能的企圖，一方面也得坦然承認現今尙非其時，我們還得做些預備工夫！

文化的評判根本有關於價值的認識。所以即就供應中國的需要說，去取之間，要得適當的依據，也非容易事。近年在政府領導下的兩種活動，一種是文化建設運動，一種是新生活運動。兩者都可說是文化運動，而且都有幾分中國本位的色彩。前者是關於生活概念的，後者是關於生活程式的。可惜兩種運動似乎是隔離了。新生活運動的理論工作似嫌不夠，而文化建設的力量又覺未能達到一般人的生活上面。離開了生活程式，是沒有文化可言的。而生活程式又於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家庭生活等等無所不包。真欲談論文化，於實際生活是不可不談的。例如當前的對日問題，國民是應當有一個在概念上可以自安的態度的。

## 楊柳

知堂

楊柳這題目是我所喜歡的，已經有好幾年了，我常常想自己來寫篇文章，也想叫人家寫。我自己沒有寫成，因為覺得不容易寫得好，如李笠翁閑情偶寄裏那一篇就很有意思，現在寫起來未必能更出色。叫人家寫就是出題目，我

。我們採取了一種態度，便是採取了一種性質的文化。奮鬥呢？妥協呢？得過且過呢？報九世之仇呢？都不失為一種文化的表現。我們想離開實際談文化，那不過是以幻想自娛而已。為建設策略計，似不如先為各種生活如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等等各求得一種具體的軌範，為多數識者所贊同，再用各種力量使它實現在國民的生活程式上。現在國際情勢緊急萬分，為國家的不亡着想，造成健全的國民生活程式，恐怕是唯一可取的途徑了。知識份子所應當努力的，便在各種生活軌範之探求和樹立。約莫十五年以前，適之先生教人「多談問題」，至今想來，仍然饒有意義。今師其意，綴成一語，以終吾篇：

少談公式，多談問題。

同友人們談到國文考試，總反對那些古學或策論的試題，常說只要寫一篇談楊柳的文章就好，雖然實在也還沒有實行過。可是我一直至今還是這樣想，相信要考學生的國文程度須得賦得楊柳。



所謂國文，特別在考試時，乾脆地一句話實在即是作文，即現今通用文字的應用，合格的條件只是文理通順，並不需要義理考據詞章那一部門的成績。不知道從那一朝代起國文這名稱變成與國學同義，而這國學範圍又變大了，除義理考據詞章之外還加上了經濟，不過這並非亞丹斯密的而是文中子的，即經世濟民之道。因此國文的題目可以有許多花樣，如養浩然之氣論，楊朱爲紅印第安人考，社會主義出於儒家說，抗日救國策，擬重修盤古廟上梁文，等等。這樣要表示國學內容的豐富本來也很好，但是離開考查學生使用國文的實力這目的却是很遠了。並不是說「西洋人喫雞蛋所以兄弟也喫雞蛋」，他們的辦法總可以拿來做個比較，他們的作文題目不過是「旅行之益」等罷了，不會問什麼培根的思想或莎士比亞的藝術，又或是培根莎士比亞異同考，因爲這些是屬於哲學或文學史的範圍，就是要考也須得另外考試，不能混在作文裏邊的。中國平常英文作文或考試英文的時候，大抵也照例出這一類題目，不聽見有人批評不對，何以考國文時特別不同，這是什麼緣故？假如出題目爲的是要表示考官的博雅，那麼出些古怪難題或者可以誇示一下，若是要試驗考生的能力，這正是緣木求魚，走了反對的路了。題目如古怪而難，結

果是大家做不出，成績差的固然不會寫，就是平日成績好的也一樣地寫不好，如題目平易則人人各盡所能，各人可以寫出一篇來，各人的能力大小也都可以自在地表現在裏邊，寫的不大苦，看的也很容易。據我所知道只有清華大學曾經這樣辦過，出過「釣魚」，「蠟燭」等的題目，而社會上大爲譁然，真可謂少所見多所怪了。

有人或者要懷疑，叫學生做楊柳的題目，豈不太容易了，各人會都做得一樣，分不出高下來麼？這其實是不會的。各盡所能，其能有大小，文章自然不能一樣。譬如向來專做義理或經濟的工夫的朋友，可以先說松柏在山可作棟梁，楊柳植於河邊，不足供爨，結云，嗚呼，君子小人之別亦猶是矣，學者其可不慎所立哉。又或云，楊柳順樹之生，逆樹之亦生，若且且而搖之則不生也矣，君子於此可以知治民之道已。治考據者可以考楊與柳的分別，喜詞章者可作小賦，不過近代考據多以歷史爲限，又偏於上古，故學者或長於查究老莊楊墨的戶籍護照，名物之事未甚注意亦未可知，如有能於風簷寸晷中作楊柳考者殊不易得，已大可嘉許了。四者之外如能有一篇清通小文，或述故事，或說感想，或叙物理，簡單明了，「不支不蔓」，此即能寫國文的證明，可給及格的分數，看卷子事情豈不甚

易而仍甚可靠乎。所可慮者，此種能寫清通小文的大約不能多有，特別在此刻現在，何也？會考的結果，學生必是多做不通的古文也。

古文本來是文體的一種，並不一定不通。我看古來的古文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左國莊韓司馬的古文，一類是韓愈以後的古文。第一類是以古文體寫的文章，裏邊有寫得很好的，我們讀了知道歡喜知道賞識，却又知道絕對做不來，至多只好略略舉點手法揀點材料來加入我們自己的文章裏。第二類的我實在不覺得他們有什麼好，他們各人儘有聰明才力，但在所謂唐宋明清等等八大家這一路的作品却一無可取，文章自然不至於不通，然而沒有生命，與上一類相比便有不同，我們覺得不值得怎麼讀，可是很不幸的是却易於學，易於模擬。好文章學不來，壞的偏偏好學，學好的結局還寫成壞文章，學壞文章必然更壞，自然就至於不通。中學教國文的先生以及社會上提倡學古文的人，老實說不見得比我輩更能懂得古文的好壞與寫文章的甘苦，中學學生又沒有十年螢雪的工夫去揣摩吟味，先生們所讀的古文既壞所寫的尤壞，徒弟所作如何能好，刻鵠類鶩，必將不通而不可救矣。我平常寫雜文，用語時時檢點，忌用武斷誇張的文句，但是這回我躊躇考慮好久之後終

於寫了「不通而不可救」六個字。不通云者，普通常曰文理不通，實在有兩方面，一是文字，擬古而工夫未足，造句用字多謬誤，二是思想，文既不能達意，思想終亦受了束縛而化爲烏有，遑無可達了。我自己有過一點經驗，可以參證。有一個時期我曾在某處教國文，担任過本一的作文三年，所得的結果可以分兩點來說。一，作文練習是很有實效的。老實說我實在是很懶惰的，學生作文我未能一一細改密圈，不過稍爲批點，指出牠的佳處或劣處罷了。到了一年末了，除了本來中了古文毒不能寫的之外，進步顯然，就只這二三十次的習作並不靠刪改的幫助已經發生效力了。二，在中學專做古文的學生不能寫文章。做古文（自然是濫古文）本來不難，只要先看題目，再找一篇格調來套上，就題字繞一陣子，就能成功。可是這樣一學會就中了毒，要想戒救極不容易。我平常不大出題目，這些學生覺得不便，叫她們自己出呢，大抵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一類的大題目，文章又照例是空泛的。勸她們改做小題目，改用白話試試看，做成之後作者自己也覺得可笑，文字與意思都那麼的幼稚，好像是小學兒童的手筆。有志氣的學生便決心盡棄所學而學焉，從頭學寫普通的文章，努力去用了自己的頭腦去想，用了簡明的白話寫出來，一面

嚴防濫古文的說法想法的復活與混入，這樣苦心用功以後纔慢慢地可以挽回過來，差不多可以說至少要用一年的苦功來淨除從前所中的古文毒併從頭來修習作文的門路。假如不能這樣做，只好老寫濫調古文下去，能夠說人心不古或地大物博等空話，却終不能達出自己的意思來，這樣即是不通而不可救了。不識字曰文盲，識字而不能寫文章，可以謂之文啞罷。欲醫治文啞的病，我想只有楊柳這一味藥。

## 雜碎錄 (一)

### 何鍵的佳電 (民國廿四年)

二月十四日香港循環日報登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追剿軍總司令何鍵致廣東當局的「佳」電，全文如下：

頃讀余子敬諸先生「孔子教化與最近二十年的關係之窺測」一文，深切嚴明，狂瀾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數千年來，禮教人倫，詩書典則，賴以不墜，教化所被，如日月麗天，無遠弗屆，有識同欽。雖後儒穿鑿附會，學昧本源，究無損於大道之光明。自胡適之倡導所謂新文化運動，提

會考之後中學生多做古文了，至少在長江一帶已是如此，這是我聽一位朋友說的話，究竟如何須候事實証明。我却相信這是可能而且還是必然的，不過我的意見平常友人總說我太不樂觀，所以不必多說。然而說也奇怪，我於古文的反動偏是很樂觀的，覺得這不會成功，因為復古的人們自己都是古文不通的，所可惜者是平白地害了許多青年變成不通而已。

## 適之

出打倒孔家店口號，煽惑無知青年，而共產黨乘之，毀綱滅紀，率獸食人，民族美德，始掃地盡。我政府懲前毖後，近特隆重禮孔，用端趨向。舉國上下，莫不翕然景從。獨胡氏懼其新文化領袖頭銜不保，復於獨立評論撰文，極詞醜詆，公然為共匪張目，謂其慷慨獻身，超越岳飛文天祥及東林諸君子之上。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可勝浩嘆！據聞胡氏生平言論矛盾，教他人以廢棄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讀經。如果屬實，則居心更不堪問。健身膺剿

匪重任，深恐邪說披猖，動搖國本，故敢略抒所感，以爲同聲之應。甚願二三衛道君子，扶持正義，轉移劫運，無任禱企。何鍵叩，佳印。

何鍵先生提起的獨立評論的文章是第一一七號裏我的「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一篇。那篇文章是歌頌這二十多年的中國大進步的，我今天又重讀一遍，不曾尋出一字一句當得起「極詞醜詆」的考語。只有何鍵先生自己說的「喪心病狂」「居心不堪問」「邪說披猖」那才是「極詞醜詆」哩。自從孟子罵楊墨爲「禽獸」以來，多少自命「衛道君子」的人開口就「極詞醜詆」，毫不覺得慚愧。我們受過科學文明的洗禮的人是不會「醜詆」的。

### 袁世凱的祀孔令 (民國三年)

我剛讀了何鍵先生的佳電，恰好亞東圖書館送了我的「藏暉室劄記」的校樣來。我校對這本二十多年前的舊日記，忽然讀到民國三年九月袁世凱的祀孔命令。那是二十一年前的尊孔文獻，也是當時的「衛道君子」的大手筆，也抱着「扶持正義，轉移劫運」的弘願，不過那時候的「替罪羊」還不是胡適之罷了。我現在把這道命令也全鈔在這裏：

中國數千年來，立國根本，在於道德。凡國家政治，家庭倫紀，社會風俗，無一非先聖學說發皇流行。是以國有治亂，運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與天無極。經明於漢，祀定於唐，俎豆馨香，爲萬世師表，國紀民彝，賴以不墜。隋唐以後，科舉取士，人習空言，不求實踐，濡染醞釀，道德寢衰。近自國體變更，無識之徒誤解平等自由，踰越範圍，蕩然無守，綱常淪斃，人欲橫流，幾成爲土匪禽獸之國。幸天心厭亂，大難削平。而饜舍鞠爲荆榛，鼓鐘委於草莽，使數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藩籬而維持不敝？本大總統躬行重任，早作夜思，以爲政體雖取革新，而禮俗要當保守。環球各國，各有所以立國之精神，乘諸先民，蒸爲特性。中國服膺聖道，自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本於修身。語其小者，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皆日用倫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語其大者，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苟有心知血氣之倫，胥在範圍曲成之內。故尊崇至聖，出於億兆景仰之誠，絕非提倡宗教可比。前經政治會議議決祀孔典禮，業

已公布施行。九月二十八日爲舊曆秋仲上丁，本大總統謹率百官舉行祀孔典禮，各地方孔廟由各該管長官主祀，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國家以道德爲重，羣相與感，潛移默化，治進大同，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二十一年前，胡適之還在外國做大學生，然而那時代的人已是「誤解平等自由，踰越範圍，蕩然無守，綱常淪斃，人欲橫流，幾成爲土匪禽獸之國」了。「幸天心厭亂」，袁大總統「謹率百官舉行祀孔典禮，各地方孔廟由各該

管長官主祀，用以表示人民，羣相與感，潛移默化，治進大同。」又不幸天心未厭亂，不久就有胡適之起來，「倡導所謂新文化運動」，「而共產黨乘之」，結果又是「毀綱滅紀，率獸食人，民族美德始掃地盡」。幸天心又厭亂了，我政府又「隆重禮孔，用端趨向」了，又有何健諸公與「二三衛道君子，扶持正義，轉移劫運」了。二十年前袁世凱的未竟之志，未遂之功，現在又有二三衛道君子繼起擔承了。胡適之造成的劫運，現在當然要轉移了。這是多麼可喜的消息啊！

## 編輯後記

適之

△余景陶先生是北京大學教育系的講師。

△知堂先生是大家都知道的周作人先生。他這篇「楊柳」實在是一篇作文教授法。

△紀念「五四」的文字，本是沈從文先生要我爲大公報文藝副刊寫的，寫成之後，我自己覺得夠不上「文藝」

，所以留在這裏發表。  
△下一期（第一五〇號）是獨立第三年的末一期了。我們打算在第一五一號稍加一點篇幅，不是要替這個三歲孩子做生日，只是想借此多收一些好文章。愛護這個孩子的朋友們，請多給他一點糖果罷。五月十二日截止收稿。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第五冊（一〇一至一二五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藝園」、「體育」、「學園」、「外國通訊」、「經濟界」、「教育界」、「新聞」等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百分之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不可多得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在此限。

###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二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三元(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 半月評論

第一卷 第四期  
第六十期  
六月出版

### 目錄

中國財政經濟上兩大問題  
英法協定之背景  
行法院應否獨立設置乎  
送石迎馬  
德國政府重整軍備宣言全文

定價：每册大洋四分半年大洋四角八分全年九角六分

# 第四卷 外交評論 第三期

### 目要

從英法協定說到德國廢約  
德國廢棄和約之另一觀察  
日俄非法買賣中東路的檢討  
中東路非法轉讓問題的意見  
暹羅同化華僑政策  
日本正式退還及其應盡義務  
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救濟方法  
調整中外經濟與挽救人超之方法  
意阿衝突之分析  
民國初期中俄蒙古交涉  
日本軍費預算之膨脹與遠東危機  
日本外交之經濟背景  
石井子爵論日本與法俄親善  
海商與遠東  
關於中東路之重要文件  
評袁著最近歐洲政策史

定價：零售一册大洋四角 半年 連郵 國內 一元九角 歐美 三元四角 全年 國內 連郵 三元六角 歐美 六元六角

社址：南京五台山村四十號

# 第一卷 正風 第九期

### 目要

中國本位的文化與外國本位的文化  
奮鬥  
作爲邊疆運動的九一八後東北水運之發展  
東北對外貿易之變遷  
最近資本主義國家憲法的法西斯主義色彩  
美國農業及款制度之研究  
經濟恐慌之原因研究  
東亞演變中之烏桓鮮卑考  
凌霄漢開筆記  
北平法源寺沿革考  
明劍遠督師袁崇煥傳

總發行：天津法界三十三號  
定價：每册二角半年十二册二元二角全年廿四册四元郵費在外



# 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胡適

## 再談五四運動

五月五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張熙若先生的「國民人格之修養」。這篇文字也是紀念「五四」的，我讀了很受感動，所以轉載在這一期。我讀了張先生的文章，也有一些感想，寫在這裏作今年五四紀念的尾聲。

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學依慣例還承認這個北大紀念日之外，全國的人都不注意這個日子了。張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頗吃一驚。他是政治哲學的教授，說話不離本行，他指出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產出的政治哲學是所謂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他充分承認個人主義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有缺點和流弊，尤其在經濟方面。但他指出個人主義自有它的優點：最基本的它是承認個人是一切社會組織的來源。他又指出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的神髓是承認個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他說：

個人主義在理論上及事實上都有許多缺陷和流弊，

但以個人的良心為判斷政治上是非之最終標準，却毫無疑義是它的最大優點，是它的最高價值。……至少，它還有養成忠誠勇敢的人格的作用。此種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過與此種人格根本衝突的政制）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該大量的培養的。……今日若能多多培養此種人材，國事不怕沒有人担負。救國是一種偉大的事業，偉大的事業惟有有偉大人格者才能勝任。

張先生的這段議論，我大致贊同。他把「五四運動」一個名詞包括「五四」（民國八年）前後的新思潮運動，所以他的文章裏有「民國六七年的五四運動」一句話。這是五四運動的廣義，我們不妨沿用這個廣義的說法。張先生所謂「個人主義」，其實就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我們在民國八九年之間，就感覺到當時的「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細說明意義的必要。無疑的，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



在民國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的原則了。他後來辦北京大學，主張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學裏，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和陳獨秀，錢玄同等同時教書講學。別人頗以為奇怪，蔡先生只說：「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言行錄頁二二九）這樣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我們在當時提倡的思想，當然很顯出個人主義的色彩。但我們當時曾引杜威先生的話，指出個人主義有兩種：

(1) 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為我主義 (Egoism)，他的性質是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羣衆的利益。

(2) 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 (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這後一種就是我們當時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我們當日介紹易卜生 (Ibsen) 的著作，也正是因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種健全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有兩個中心

見解：第一是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說的：「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戲劇裏的斯鐸曼醫生那樣「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就是張熙若先生說的「養成忠誠勇敢的人格」。

近幾年來，五四運動頗受一班論者的批評，也正是爲了這種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平心說來，這種批評是不公道的，是根據於一種誤解的。他們說個人主義的人生觀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生觀。這是濫用名詞的大笑話。難道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裏就可以不用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了嗎？難道社會主義的國家裏就不着有獨立自由思想的個人了嗎？難道當時辛苦奮鬥創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志士仁人都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奴才嗎？我們試看蘇俄現在怎樣用種種方法來提倡個人的努力（參看獨立第一二九號西滯的「蘇俄的青年」，和蔣廷黻的「蘇俄的英雄」），就可以明白這種人生觀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的了。

還有一些人嘲笑這種個人主義，笑它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過時思想。這種人根本就不懂得維多利亞時代是多麼光華燦爛的一個偉大時代。馬克斯，恩格爾，都生

死在這個時代裏，都是這個時代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產兒。他們都是終身爲自由奮鬥的人。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我們如何配嘲笑維多利亞時代呢！

所以我完全贊同張熙若先生說的「這種忠誠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該大量的培養的。」因爲這種人格是社會進步的最大動力。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于麵包，愛真理過于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們現在看見蘇俄的壓迫個人自由思想，但我們應該想想，當日在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裏受監禁拘囚的十萬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國的先鋒？我們到莫斯科去看了那個很感動人的「革命博物館」，尤其是其中展覽列寧一生革命歷史的部分，我們不能不深信：一個新社會，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 ☆ ☆

張熙若先生很大的把五四運動和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相提並論，並且很勇敢的說這兩個運動走的方向是相同的。這種議論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評，因爲有許多人不肯承認這個看法。平心說來，張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說是完全正確。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至

少有兩點是和民國六七八年的新運動不同的：一是蘇俄輸入的黨紀律，一是那幾年的極端民族主義。蘇俄輸入的鐵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Intolerance)的態度，不容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態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後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民國十六年的國共分離，在歷史上看來，可以說是國民黨對於這種不容異己的專制態度的反抗。可惜清黨以來，六七年中，這種「不容忍」的態度養成的專制習慣還存在不少人的身上。剛推翻了布爾什維克的不容異己，又學會了法西斯蒂的不容異己，這是很不幸的事。

「五四」運動雖然是一個很純粹的愛國運動，但當時的文藝思想運動却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張是顯然帶有「世界觀」的色彩的。(言行錄頁一九七)「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嚴厲的批評指斥中國舊文化。其實孫中山先生也是抱着大同主義的，他是信仰「天下爲公」的理想。但中山先生晚年屢次說起鮑洛庭同志勸他特別注重民族主義的策略，而民國十四五年的遠東局勢又逼我們中國人不得不走上民族主義的路。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國民革命的大勝利，不能不說是民族主義的旗幟的大成功。可是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

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因爲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兩步。濟南慘案以後，九一八以後，極端的叫囂的排外主義稍稍減低了，然而擁護舊文化的喊聲又四面八方的熱鬧起來了。這裏面容易包藏守舊開倒車的趨勢，所以也是很不幸的。

在這兩點上，我們可以說，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是不完全和五四運動同一個方向的。但就大體上說，張熙若先生的看法也有不小的正確性。孫中山先生是受了很深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自由主義的影響的，他無疑的是民治主義的信徒，又是大同主義的信徒。他一生奮鬥的歷史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愛自由，愛獨立的理想主義者。

## 國難與統一

中國現代是歷史上最危險的時代，目前所遭遇的外患實在是空前的，我國的邊界雖然已從鴨綠江退到山海關，東北問題並不就此告一段落，西北和西南表面上似乎安靜些，其實問題皆極嚴重，現代中國竟可說是處於四面楚歌的形勢。在這個狂風暴雨的時期，我們試在各地走走，感

我們看他在民國九年一月「與海外同志書」（引見上期獨立）裏那樣贊揚五四運動，那樣承認「思想之轉變」爲革命成功的條件；我們更看他在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時那樣容納異己思想的寬大精神，——我們不能不承認，至少孫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國民革命是和五四運動走同一方面的。因爲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轉變」，所以他能承認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實爲最有價值的事」。思想的轉變是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條件之下個人不斷的努力的產兒。個人沒有自由，思想又何從轉變，社會又何從進步，革命又何從成功呢？

二十四，五，六。

張其昀

覺國民意氣並未沮喪，精神反而奮興起來，看各界的領袖，都有深刻的覺悟，蓬勃的朝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較前已大有進步。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救國的言論，雖有汗牛充棟之多，但有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統一」二字。大家都承認東北四省的淪亡，只是國難的結果；

不是造成國難的原因，這是病象，不是病源。中國的病源在於不會統一，因為國家不會統一，所以各省未密切聯合，人才未盡量利用，國力不能充分集中。名爲大國，實際等於多數小國，或「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或則「愛莫能助，心有餘而力不足」，這就是日本及其他外國人目無中國的由來。中國目前最高之問題，即在求中國之真正統一，在理論上中國的國力應比侵犯我者超過幾倍，最糾紛的國際問題，應該可以憑藉全中國的潛力，用新的人才；新的工具，得到瓜熟蒂落的解決。現在中國的智識份子，在不言而喻之中，都有這樣的感慨和自信。從這方面看來，中國現代也可看作歷史上最最有希望的時代。

真正的統一，究竟包含那些條件？全國的同胞在共赴國難的路上，應該準備何種工作？據鄙人的意見，以爲有三方面，即地形的統一，物質的統一，和民族的統一，當然這三方面是互相關聯，但爲說明便利計，不能不作分析的觀察。

大國的優點，在於資源的豐富，潛力的無限，其缺點則在地形的複雜，統一的困難。揚子江曾稱爲中國的大動脈，武漢三鎮曾稱爲九省之會，這是用天然河道聯絡多數省份。但各處水利是很不平均的，西江聯絡粵桂二省，松

花江連絡吉黑二省，都是汽船航路，其餘大多數河流，或僅能貫注本省。或僅可通行帆船。黃河上流從西寧到包頭有皮筏可通，祇許下駛而不能上溯，但在高地不通舟楫的河流中已算是難能可貴。況且中國山河的趨勢，大概是從西到東，因此南北交通更感困難。我們的祖宗早已認識地形分佈，從秦漢以來，開闢了秦嶺和巴山的棧道，以打通關中和巴蜀，又開鑿了大運河，以溝通長江黃河兩大流域，湘桂間的運河，起於秦代，嶺南之路遂通，甘涼肅的孔道，起於漢代，西域之路亦通，降及元明，因欲移民西南，又修築雲貴二省的大道，這些都是造成泱泱大國的交通幹線。但自高速度的機械運輸發明以後，世界進步一日千里，我國歷史上的偉大工程，已不適於現代的需要。試以美國來做比例，中國顯然大爲落伍。中國的面積大於美國六分之一，人口比美國多四倍，但中國的鐵道里數祇及美國二十五分之一。在文明各國都在慶祝鐵道創始百週年紀念的時代，中國有許多省份尚無一里鐵道。從包頭到蘭州，駱駝隊要走四十餘天方達。牲口運輸比鐵道運輸同一里程同一重量，其運費要貴十倍以上。從沿海一帶到邊地的高原或高山區域，比到外國去還困難。所謂秦人視越人肥瘠以及愛莫能助的現象，是地形不統一的必然結果。

因交通不便的緣故，不問年成好壞，中國農民生活終是異常痛苦。在豐收的年份，因農產過剩，糧價驟跌，造成穀賤傷農的現象。農民終歲辛勤之所得，不足供政府之需索，甚至有豐年逃荒的災民。故中國不但有荒山，而且有荒田，農民只要自己夠吃，決不肯多種田地。在歉收的年份，各地農產的盈虛，亦無法調劑，因水災或旱災坐而待斃的人，動以數十萬計。外人常稱中國為災荒之國，大規模的饑饉，不一定是全國糧食不足全國之用，問題乃在有調節有系統之分配，其所以不能分配適當者，仍不外地形不統一之故。有許多省分，因為糧食無法運銷，不能不種小品而高價的鴉片，以交換進口貨物，像熱河甘肅貴州諸省，遍地鴉粟，省財政須賴大煙維持，這幾省都是交通最困難的高原地帶。中國不想禁煙則已，否則必須替高原諸省改良交通，使其得與沿江沿海的平原和邱陵地自由往返，農林產品均可大量出口，自不必更種鴉片。盈虛不能調和，良田變為黑土，有這二種原因，遂發生第三種矛盾現象。中國號稱以農立國，而大米小麥麵粉棉花煙草等，近年進口總數約值四五萬萬元，食糧及原料均不敷本國之消費，而至仰給於外國，這便是國難的主要原因。食糧問題的解決，是中國真正統一的先決條件。

高速度的機械運輸，固不限於鐵道一種，但大量的產額，必賴鐵道為之運輸，故鐵道為交通之幹線。就西北而言，隴海鐵道的完成，是第一件重要工作。有許多人鑒於西北人口稀疏，物產缺乏，城市蕭條，認為目前無建築鐵道的必需。這當然是因果顛倒的錯誤，我們可提出強有力量的反證來解釋。在東北淪亡以前，山東河北二省的農民，到東三省去開墾的，每年多則百萬人，少亦五六十萬人，他們有半數是移居東北，有半數仍回到故鄉來過年。固然東北有廣大的松遼平原，不能與西北相提並論，但其移民之盛，完全由於鐵道運送之力，鐵道為移民的先鋒，那是一個普通的原則。隴海鐵道完成以後，西北人口自然會有相當的增加。又像滇越鐵道通到雲南省城，有一支線連接箇舊錫鐵，箇舊是現今中國最大的金屬鐵，每年產錫約值一千萬元，占雲南省出口總額三分之二。同樣情形，西北的寶藏像石油金鐵之類，也是要待鐵道來開發，反之，鑛業亦可促進鐵道的營業，物產與交通，原是相依為命。綏遠省的包頭，本係荒僻鄉村，民國十一年始設縣治，自平綏鐵道通車以後，商業大盛，蔚為西北重鎮，這也是共觀的事實。鐵道所至，城市不愁不繁榮起來。中國目前至少各省中省會與首都應有鐵道直接相通，再以公路航路航空

路來補助鐵道之所不逮，使複雜的地形不能再為交通的障礙。中國的統一可謂粗具規模了。

運輸機關是一種方法，有了好的方法，還須有豐富的材料使其充實，這叫做資源的統一或物質的統一。我們的祖宗對於這點本來也是很注重，一千年以來茶馬貿易，對於邊疆問題曾有極大的貢獻。在北宋時代，正式成立茶馬市場，以東南的茶易西北的馬，使內地和邊疆在經濟上發生密切的聯絡。到現在外蒙和西藏仍有漢商的勢力，而以茶葉為其媒介品。又如山西省因有鹽鐵二種礦產，山西商人運鹽與鐵器而出，挾金而歸，從前山西票號遍於國內，握金融界之大權，其起源即為鹽鐵貿易。貴州和山西，同屬高原地，一則有「人無三兩銀」之謠，一則成為北方之資本家，其區別在地形者少，而在物質者多。從前江西省有「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美譽，蓋中國向來以手工業的製品，補助農業生產，江西即為一個重要的工業省份，景德鎮的瓷器，河口鎮的紙，都能暢銷全國，為其製造品的代表。因有上述農與牧，農與織，農與工，種種互市，中國在經濟上大體可以自給，各地方也相當富足。但自西洋各國實業革命以後，機器製造代替了手藝作品，並且開拓了海外市場，中國與外國經過兵戰以後，隨即發生長

期的商戰，其結果中國舊式的手工業幾已完全崩潰，例如農村婦女的紡織，為舶來的洋紗洋布所戰敗，舊式的製糖製紙，為舶來的洋糖洋紙所推翻，舊式燃料之植物油與木料，為進口的煤油電料等所排斥。單就進口的棉貨，包括棉花棉紗棉布三者而言，最近數年國民經濟所受之損失，每年在三萬萬元以上。這三萬萬的漏卮，明明表示中國有無數男女本來靠着這樣浩大價值的土布為生活的，現為舶來品所侵奪而陷於失業。他如洋紙洋瓷洋糖洋油之類，都同此情形。於是中產之家淪為貧民，貧民淪為赤貧，他們又不知白國際貿易之影響，因失業而生怨望，因破產而起亂源，以「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江西省，竟會變成共匪的大本營，一言以蔽之，是求生存的問題，這是中國物質不能統一，外國物質反來控制中國的必至之勢。

統一中國的第三件工作，便是要矯正近百年來重外輕內的國際貿易，極力發展新式工業和國內貿易，本國原料非確係過剩不願其出口，外國商品非萬不得已不願其進口，把機械運輸和機器製造同時並進，造成全國物質的統一，這是建國的唯一方針，也是正本清源的勳匪方略。試看中國近年輸入呢絨數量已達四千萬元以上，而毛織業尚沒沒無聞，偶有一二工廠，所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青海羊

毛因國內無銷路，大都由天津出洋，據目前天津市價，青海羊毛運到天津銷售，實際是虧本的，但是因為青海商人要販賣外國商品，不能不用廉價的羊毛去交換，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中國有許多原料品都是忍痛輸出的。所謂物質的統一，無非把全國的資源通盤籌算，以本國的農產和礦產為基礎，來建設各種重工業和輕工業，又以完整的鐵道網為工具，實行地域分工之制，宜於農耕的地方，可專心於農業之發展，而不致發生農產過剩之虞，同時宜於製造的地方，可專心於工業之發展，而無食糧缺乏之慮。現在世界各國的組織，在政治方面雖有若干區劃，而在經濟方面，則一國領土之內，無不講求整個經濟單位的聯合。本國國土之內固應如是，即本國與殖民地間，其相互的經濟關係，亦莫不日求其密切。所以英帝國最近曾舉行哇太華會議，日本也有統制滿蒙經濟的野心。世界的經濟戰愈演愈烈，中國更非舉國一致研求貨殖之道，不足以謀經濟上之自救。關於建立工業中心的條件，當然很多，如原料的富饒，燃料的低廉，水質的良好，工人的衆多，運輸的便利，市場的廣大等，再須加以國防上的考慮，總之，不致蹈已往的覆轍，使新興工業歸於失敗，則國內貿易自能日漸繁榮。國防的物質基礎在於國民經濟，使中國經濟

完全獨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這便是物質統一的功效。

中國地形的分佈，物質的分佈，以面積為比例，不見得比世界主要強國特別優厚，至於民族的分佈，即人和方面，那是中國最可以自豪的。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偉大民族，包含四萬萬人，而能相親相愛，一視同仁的。這當然又是我們祖宗辛苦經營的勞績，他們的工作雖尚有功虧一簣的地方，但在全世界已是無比的了。目前除漢族以外，尚有蒙古族、藏族和蠻族，但總計人數尚不及全民族人數百分之五，故可稱為少數民族。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就是不問基本民族或少數民族，都是一律平等相待。因為漢族本是一個文化的名詞，並非限於狹義的血統，異族學漢語改漢姓者，都可認為漢族。中國有許多希奇的姓，顯然出於異族，但漢人心理毫無歧視，即最熟識的氏族，如張氏、李氏，在唐代已有張三李四之語，種族之辨，久已無從考究。至於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者，亦多含有漢族血統，尤以西北回族為多，故有漢回之名。目前所以未能同化者，實以宗教為其主因，如蒙藏二種信喇嘛教，回族信奉回教，因隔教之故，感情不免隔閡。中國自古以來，對宗教向取不干涉主義，在中國智識分子的心目中，決無因宗教

而起衝突之理。所以就理論而言，少數民族對漢族的向心力宜乎甚強，離心力宜乎甚弱。歐洲大戰以後，國際聯盟所訂的許多保護少數民族條約，在中國人的觀念，則認為多此一舉。

話雖如此，這些少數民族都分佈於中國邊疆，其人口雖少而散佈的地域甚廣，在目前邊疆多事之秋，本屬地方性質的民族糾紛，其安危足以牽動大局，甚至反客為主，外蒙古的俄化，便是前車之鑒，所以我們不能不把先民族一民族的工作於短時間內繼續完成。邊疆各地的少數民族當然有許多優點與缺點，其優點大概有三種，一曰樸素，如漢民沈溺於鴉片者，比比皆是，邊疆民族則皆屏絕此種不良嗜好，又纏足的惡習，除漢回外，其餘邊疆民族均未受其害。二曰勇敢，邊疆民族能適應高寒之山國環境，其體格多高大強健，又常騎馬射獵，故以尙武著稱。三曰團結，邊疆民族皆有熱烈的宗教信仰，能舍生爲教，一致對外，亦其特性。言其缺點，大概亦有三種，一曰生活簡單，他們大多數皆衣羊皮裘，食肉飲乳，住居帳幕，終生少有變化。二曰孤陋寡聞，藏藏回三族雖各有文字，但識字者寥寥無幾，其所誦不外經典，故胸襟甚爲狹隘。三曰貨棄於地，邊疆民族雖亦有耕種經商及手工業；但究係少

數，往往除游牧外，一無所長，生產率與生殖率均甚微薄，如藏族一妻多夫之風，實爲無形的節制生育，因此人口不能增加。今日民族統一的工作，對邊疆民族之語言宗教，仍當加以尊重，惟須藉教育社會與政治三種力量，保存其優點，補救其缺點，其傾慕華風者自能逐漸同化於漢族，如清代滿族漢化之完全，即爲民族統一之好例。邊地醫藥設備最感缺乏，其教育首宜注意衛生，次爲生計教育，如教之耕田作工植林採礦等事，以啓發天然富源，至於人文訓練亦不宜偏重書本，回教之朝天方，藏族之朝拉薩，視爲莫大榮幸，若導之使遊山東孔林及其他名勝古蹟，則其所得印象亦必極其實貴。社會力量最重要者爲婚姻，異族雜居之地，彼此通婚愈多，則相處亦愈增融洽。西康省漢番混血之子孫，每爲兼通漢語和藏語，雖從番俗而親漢官，多喜自稱爲漢人，即稱番民，亦慕漢化，可爲明證。以教育與通婚爲先導，則政治易於施行，如改土歸流，新設縣治，當不致有何阻力。中華民族之傳統精神，即爲以公正之態度，處理民族問題，一切人民皆獲得絕對均等之待遇。邊地政治當然須得邊疆民族的合作，例如現任青海寧夏省政府主席均係回族，即可見政治上的機會，是以人才爲前提，決不因宗教禮俗的差別，而有所歧視。現在西



北握有一部分軍政大權的回族，皆出於河州馬氏，他們所以能取得漢人的信仰，即因他們的先人，隨左宗棠平亂有功，當同治回亂西北糜爛之際，能毅然反正，救生民於塗炭，爲國家利益而犧牲宗教的成見，像這樣深明大義，實可爲民族統一的模範。這種精神若能保持勿失，外國人的威迫利誘當無所施其技。

## 近年來的災荒

張培剛

總而言之，地形的統一，物質的統一，民族的統一，同時並舉，積極進行，方能造成中國真正的統一、和永久的統一。如此全國人民方能安居樂業，中國外交官在國際會議席上得享大國的權威，當太平洋上狂風暴雨之時代，中國的國基不致稍有動搖，破碎山河當設法收拾完整，所謂「多難興邦」的願望，是不難逐步達到的。

在我國農村，有一句流行的俗話，說：「靠天吃飯」

。這句話，一方面固然表示我國人民多是依農過活，他方面則又表示人力的不能征服天然，以致有「聽天擺佈」之感。歸真說起來，我國農民實在都是靠天過日子，天道好一點，雨水均勻一點，年歲也就好收成也就豐，大多數人民的吃穿，也就比較的飽暖。否則只有凍餓。不過，因爲我國所處的天時地利勝過許多旁的國家，同時吃苦耐勞，是我國人民的特性，所以農民雖然「起五更，睡半夜」，但如果外力不侵犯他們，政府不擾亂他們，他們到也能「粗衣淡飯」的度過一生。數千年來，農業的經營，得能以賤價的勞力，在一種極不進步的農耕技術的條件下，維持

了這龐多的世代子孫，也無非是這個緣故。

可是，到近幾十年來，尤其是近幾年來，就不同了。除掉外來的各大強國之經濟的壓迫外，「天」也似乎漸漸的擺起猙獰的面孔。水災，旱荒，虫害，不停的發生於各地。去年災荒的餘痛未去，而今年春荒的厄難又來。觸目驚心的消息，遍地皆是。如果葉逢士(S. Jevons)所推測的太陽黑斑點和經濟循環(Economic Cycle)的因果關係是真正存在的話，那我們實在可以相信天道是已經變了。旁的省縣姑不舉說，即就我的故鄉——湖北黃安——而論，記得在民國十八年以前，只經過民國十四年的一個荒年，此外則聽得老輩說，同樣的一個荒年是光緒二十六年。但是

民國十八年以後呢？一連四五年都鬧荒，最近兩年更劇。如去夏植稻時，正渴望水的時候，偏偏一兩月未見雨，致秧未出穀便已乾死；而今春麥子正欣欣向榮的時候，偏又淫雨爲災，致麥子都濫死於田中。這種現象，在旁的省份，當然可以找出，或許災害還要大。從天的旱雨恰反於農時一點而言，真令人覺得天是存心故意捉弄我國農民了，而「靠天吃飯」一語，也真是不錯！

至於年來災荒的損失，和農民受災的苦況，似無容我們細說。去年的統計數字，全國農產因災荒而損失的數值，達三分之一，實屬前此所罕見。不過，因爲前年豐收，所以農民雖極窘苦，尙能勉強維持於一時。今年春荒的結果則大不相同了。毫無存糧的農民，現在唯有坐以待斃。農民早已經陷於貧窮線下，現在更被拖到死亡線上。照理都市雖可以吸引農村人口，但因年來工商業不景氣的結果，都市失業人數日復加多，那能有餘力收容鄉村裏許多的餓殍？所以四鄉吃樹皮，嚼樹根，吃觀音土，甚至吃人肉的消息，隨時可聞；蓬頭跣足，鳩形鵠面的災民，到處可見。都市的洋房大廈，雖日在增多，但無論如何是遮不住鄉村的慘相了。

然則近年來災荒的發生，果真是由於天道反常嗎？或

果真是農民命該如此嗎？除非是迷信者，否則在這科學的二十世紀，這問題實不值一問。那麼年來災荒的次數增多，程度加劇，其原因究在那兒呢？我們的回答：這原因全是人爲的。現在約略分述於下：

第一，農耕技術的幼稚 我國農具初期的發展，本不後於歐西，甚或過之；祇以十數世紀來，無若何的變易，致農業經營，仍停滯於千餘年前的狀態。就與農事最關切的灌溉器具而言，在後漢三國時便已應用龍骨車（即翻車，又俗名水車），到現在，其形狀雖稍有改變，而方法一仍如昔。只此一端，可知我國農民的保守和不求上進。比如我的故鄉，現在一般農家所用的灌溉器具，還是兩人或四人搖轉的水車。這種水車，只能用於池塘沼澤，至於大一點的河流，則無法展其本領。嘗見鄉人於天旱時，望着河水，無法引灌。由此知旱災的發生，並不能怨天。至於虫害，更是人力所能除盡的；但是我國農民，到現在仍只知道用人力捕蝗虫於事後，不知道施用藥料防止於事前。吃力受苦，到頭不落一飽，這表示耕種技術的落後，以致災荒無法免除。

第二，水利的失修 我國農作物之有待於水分的營養，盡人皆知。尤其是東南部產稻區域，其賴於水者更多

。西北部諸省，農作物雖多不直接靠水生長，但如果雨量不足，也使得土地日漸瘠瘠，致地力減而農產歉。同時，北方河流，因黏土的輕鬆和易於沖毀，以致河身常爲之淤塞而釀成水患。黃災的難防，正是此故。所以在我國，無論南北，水利都很重要。至於水利的範圍，包括很廣，如防潦，灌溉，疏浚，宣洩，便利航運，發展水力等等都是。不過，其中最關係於農業的，還祇有灌溉和排水兩項。

許多歐西的歷史社會學家，如 Engels, Marx, Varga, Mandlar, Weber 氏等，認農田灌溉和排水的問題，是了解東方社會尤其是中國社會的重要樞紐，當非過言。考我國的水利事業，自大禹治水開其端，歷代無不列爲國家的要政。防堤官員，都戰戰兢兢的遵守「堤破與亡」的律條，所以頗能消除水患。唯迨晚清與歐西交接以來，政治日腐，不但不能建設新的水利系統，而到了民國，反因內戰頻仍，致固有的水利建設，什九爲之破壞或湮沒。負治水責任的官吏更不能遵守往時的律條，直等人命如兒戲。水災的迭見，自不足怪。所以水利的失修，實是近年來水災特多特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兵匪的擾亂 近十數年來，兵匪在鄉村蹂躪的情形，無待我人申述。凡兵匪過一地，駐一地，則見樹

木被砍伐殆盡，橋樑堤岸被拆毀無遺，至一遇戰爭，則整個的鄉村爲之蕩然，盡成灰燼。我們知道植林可以改善氣候，現在林叢既多被毀滅，當然又影響氣候的惡化。南方旱荒的增多，這不失爲原因之一。至於橋樑堤岸的拆毀，直接關係水災，更不待言。此外農具的被徵用，農民的被拉夫，在在均足以直接或間接的妨害農事，致農產收穫減少。蓋許多重要農具，如灌溉器具，製造頗費，實非農民現在的資力所能應付；農具既缺，焉能有良好的收成？所以解決農具缺乏的問題，實屬迫不及待。拉夫或拉差，在農閑時，猶有可說，至於農忙時，則荒蕪田地，爲害甚大。凡此均足以說明近年來災荒之所以增多並加重。

此外自然還有許多原因；不過，即單就上述各點看起來，我們已足以知道近年來災荒次數特多，損失特重的，並不是緣於天道反常，而實是緣於人力的不能「未雨綢繆」，預防災害。所以儘管賑災的機關，設遍全國，而災害的發生，一仍如舊。姑不論賑災的恩惠，是否可以使災民普遍的受得，或即令施放的賑款足以濟農民的厄難，但須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農村破敗了，農民窮死了，賑款又安能有著？因此，我們祇能把賑災當作一種事後的臨時救濟；至於欲圖永久的功效，則仍須有待於根本的辦法。

這種根治的要圖，不外：治標方面——禁止軍兵破壞關係農事的各種設備，及其他足以防害農事的一切行爲。治本方面——建設水利系統，以永除水患；改良農耕技術，以便利灌溉；推廣植林運動，以調劑氣候；普及農業化學，以阻止虫害。這此辦法，或已早爲政府所注及，祇是見諸實行

的還很少。所以不厭繁瑣的特又將其提出來，以促政府注意，而期早觀成效。

最後，我們希望「靠天吃飯」這一句話，能夠早日改變過來。

二四，四，三十。

## 國民人格之培養

張熙若

凡稍有現代政治常識的人大概都聽見過下面一句似淺近而實深刻的話，就是：要有健全的國家須先有健全的人民。若是把這句平凡的話說得稍微玄妙點，我們可以說：國家就是人民的返照。有怎樣的人民便有怎樣的國家，有怎樣的人民便只能有怎樣的國家。舉一個極顯明的例子，有今日英美德法之人民才能有今日英美德法之國家，有今日中國之人民也只能有今日中國之國家。這似乎是「民爲邦本」的另一解釋。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民猶水也，國猶舟也，欲行大舟，先蓄厚水，這是物理之自然，這也是政理之自然。

中國已往的人民，和歐洲十八世紀以前的人民一樣，在政治上是被動的，是沒有地位的。聖君賢相所要求于他

們的是服從，哲人大師所教誨于他們的也是一個「忠」字。國家本是帝王的私產，人民不過是他們的子民。宗法社會的國家組織和政治理論本來不限于東西都是這樣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把「君父」，「臣子」，「忠孝」一套的理論弄得特別系統化而又深入人心罷了。這樣的一個論理觀念在從前的舊社會上似乎也頗夠用，不然恐怕就不會有那樣長久的歷史。不過數十年來，自歐美的憲政民治種種學說隨着它們的堅甲利兵傳播到東方以來，這些舊式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理論就根本發生動搖。辛亥革命就是自由，平等，獨立，自治種種新學說戰勝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種舊理論的紀念碑。

不過辛亥革命只是近代中國政治維新及一切社會改革

的起點。因為只是一個起點，所以當時的領袖人物大多數只略知歐美民治的形式而不知其精神，其所抄襲模仿的自然也只是些皮毛而非神髓。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大家才漸漸捉摸到歐美民治的根本。這個根本是甚麼？毫無疑義的，是個人解放。歐洲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後，不等到十八世紀的政治革命，社會組織的單位和基礎早已由團體（如教會，家庭，行會等）而變為個人了。初則個人與

團體衝突，終則團體為個人所征服而以給個人服務為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因為個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所以他的解放也是多方面的。不過其中最要緊的一種，提綱挈領的說，當然是所謂思想解放。思想是行為之母，思想解放了，行為也就不能再受從前的舊束縛了。自舊社會舊道德的立場去看，這些新思想自然都是洪水猛獸，但自新世界新理想看來，這些新思想却又是創造的靈魂和發明的推動力。思想解放之後，昔日受壓制，作芻狗，只為他人做工具，沒有獨立存在價值的個人，一旦忽變為宇宙的中心，生命的主宰。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大進步！說得客氣點，這至少也是人類歷史上一大變動。沒有個人解放，是不會有現代的科學的，是不會有現代的一切文化的。區區民治政治不過是個人解放的諸種自然影響之一，雖然它的關係也是很

大。這個個人解放的歷史大潮流具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征服力和很難避免的傳染性。它所經過的地方，除非文化過於幼稚不了解甚麼叫作「人的尊嚴」，或社會發展完全畸形個人絲毫沒有自我的存在，是沒有不受它的震動的。中國民國六七年的五四運動及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都是由這個震動所發出的光輝。

由個人解放所發生的政治理論自然是所謂個人主義。十八世紀中美法兩國的革命都是這個人主義所放的異彩。它的成就，它的影響，是人所共知的。固然，個人主義在理論上是有極大的缺陷的，在事實上也有很大的流弊，尤其在經濟方面。歐洲十九世紀後半期所發生的社會主義及集團主義就是為矯正個人主義的流弊的。這都是歷史事實和教訓，於我們是有借鑑之益的。

不過一個東西有它的好處，往往也有它的壞處；一切思想，一切主義，都可作如此觀。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自然也不能是例外。但是我們不可因為看見一個東西弱點便將它的優點一概抹煞，完全忘記。天下本無完美的東西，生活原是選擇，若必盡美盡善而後用之，生命將變為不可能。取長舍短是一切選擇的標準。

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的優點是在承認（一）一切社會

組織的目的都是爲人的，而不是爲越出於人以上的任何對象，如上帝，帝王，或其他的東西的；（二）一切社會組織的權力都是由構成這些組織的人們來的，而且永遠屬於這些人們；（三）一切社會組織都應該而且也必須直接或間接由構成它們的人們自行管理。這些學說的中心思想是大致不錯的。可是這樣一來，個人便變成一切社會組織的來源，基礎和歸宿，他便變成他的生命的主人翁，他便變成宇宙的中心。

這還只是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的大致輪廓。若是更進一步說，我們立刻會發現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的神髓，至少在它的故鄉英國，全在承認政治上一切是非的最終判斷者是個人而非國家或政府，全在承認個人有批評政府之權，說得更具體點，全在承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因爲個人是最終的判斷者，所以舉世皆以爲是而我儘可以爲非，或者舉世皆以爲非而我儘可以爲是；因有言論自由，所以我可將我所認爲是的貢獻於他人和國家之前，希望他人和國家能比較優劣而爲妥善的採擇。我所以服從國家的道理完全是因爲在我的良心上它是對的，並不是因爲它的命令強迫我服從；反之，若是在我的良心上它是錯的，那我爲盡我作人的責任只有批評或反對。國家並不是真理的壟斷

者。它所認爲是的須與個人所爲是的在個人的良心上作一理智的競爭。光憑威權的壓制是不能折服人心的，是無理性可言的政治。

一個個人若有發洩他的良心所認爲不對的機會，若有表示他的理智所反對自由，那時他才能覺得他與國家的密切關係，他才能感覺他做人的尊嚴和價值，他才能真愛護他的國家。試問這樣一個人格是何等可敬，這樣一個國民是何等可貴！一個國家有以上這樣一個國民比有成千成萬的工具性的羣衆有利的多。現代民治的成敗全視此等國民的人數多寡而定，而民治在大體上又是今日政治上的康莊大道，其它炫耀一時的政象都是旁門左道，不久還歸消滅，不足以爲法。在理論上，除過民治只有共產，而廣義的講共產也只是民治的推廣，而非其推翻。

上面說過，個人主義在理論上及事實上都有許多缺陷和流弊，但以個人的良心爲判斷政治上是非之最終標準却毫無疑義是它的最大優點，是它的最高價值。個人的良心固然不見得一定是對的，但是經驗告訴我們比它更對更可靠的標準是沒有的。講到底，政治是爲人的，爲人的事還是拿人去作標準比較可靠些。至少，它還有養成忠誠勇敢的人格的好處。此種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過與此種人格

根本衝突的政制)，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該大量的培養的。

今日中國的政治領袖是應該特別注意為國家培養這種人格的，因為中國數千年來專制政治下的人民都是被動的，都是對於國事漠不關心的，都是沒有國民人格的。今日若能多多培養此種人材，國事不怕沒有人擔負。救國是一種偉大的事業，偉大的事業惟有有偉大人格者才能勝任。

本來五四運動和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是走向這個方向的。不過後來不幸因為發生清黨的需要，使政府當局于清黨之後走入矯枉過正的途徑；對於稍有批評精神

## 關於選派留學生

薛容

反抗勇氣的青年都與以極嚴厲的處置。同時又提倡統一思想，剷除反動種種運動，結果思想固然無從統一，真正的反動也不見得能够剷除，徒然的又喪失了許多有志氣有能力的好國民真人格。此事說來真可痛心。我認為這都是不必然的犧牲，這都是極錯誤的辦法。今後若不改絃更張，國家是沒有生路的。修明政治是唯一的生路，而培養國民對於政府措施敢批評反抗（自然非指武力暴動）的智勇精神與人格尤為當務之急。

（轉載五月五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近幾年來因為新建設日漸增加，處處都感到專門人材的缺乏。所以大家又主張恢復以前的選派留學生辦法：認為我們的專門人才必須請外國人代我們訓練。的確，這也有一部分的理由。不過我們回想一下，六十年來我們派遣留學生的結果怎樣？固然有一部分留學生回國後，替我們做了不少的工作，然而大部分不過博得洋舉人洋進士的頭銜，作為升官發財的敲門磚而已。我們以前因為沒有專門

人才，所以請外國人代我們訓練。我們現在已有了若干的留學生回來，我們還要請外國人代我們訓練。試問我們那一天纔能自己訓練專門人才？如果我們認為永遠沒有訓練專門人才的能力，乾脆請外國人代我們辦教育好了，何必又一年一批的選派留學生呢！

我極贊成任叔永先生的主張：聘請外國專門家和學者到中國來代我們訓練多數人才。我極不贊成每年耗費若干

萬圓送少數人到外國去受訓練。因為過去六十年選派留學生的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一種極少效果極不經濟的辦法。我們最近二十年來的努力，關於各種設備，已和外國的大學，相去不遠。有的時候我們的房子還要比外國大學來得高大，來得漂亮。所缺乏的只不過是良好的導師而已。去年德國驅逐猶太籍的教授，我們已失去這種良好機會，爲美國和俄國「捷足先登」了。然而以後難保沒有同樣的機會，我們應當刻刻留意，不要再失之交臂。

這幾年我們學術機關研究的空氣，日漸濃厚，一部分有志的青年都死心塌地的努力。本國學術界的先進，也竭力獎掖提倡。尤其地質學和生物學的研究成績，早已彰彰在人耳目。這是一種極令人幸慰的事。近二三年來政府忽然提倡理工，選大批留學生，一時中英庚款委員招考留英公費生，清華大學舉辦留美公費生考試，其他各省也忙着招考各種公費留學生。一般青年昧於留學生的虛榮，以爲留學歸來，便可提高地位和待遇。大家放着實際工作不做，犧牲全部時間來應付各種留學考試。這對於個人說，也許可找到了敲門磚，而對於國家却是極大的損失。這和發行各種獎券，無形中啓人僥倖之心，沒有什麼兩樣。並且有許多青年，只求達到留學的目的，不惜犧牲自己的興趣

，來牽就考試的科目。在國外勉強讀完回來，職業問題固可解決，終以不合自己的興趣，敷衍了事。這對於國家對於個人，是多麼不經濟的事！

我們現在絕不再需要一班普通留學生，只需要有專門學識和研究精神的專家和學者。在我們不能自己訓練專門人才以前，聘請外國專家和學者到中國來代我們訓練，當然是最完美的辦法。不過現在我們還沒有聘到大批的外國專家學者，在這過渡期間，選派留學生還不算毫無意義的舉動。但是選派的標準和方法，大有商榷的必要。我們現在考選留學生，應當選能造就成專家和學者的青年來使他深造。這種能成爲專家和學者的青年，絕不是用普通考試方法能夠選出來的。把課本背得爛熟，能應付考試的，並不能算有做學者和專家的資格。當然我並不是說用考試方法選派的留學生，一定不能成爲專家或學者。不過用考試方法並不能斷定他確能獨立研究與否。我們應當在學術機關遴選確有研究成績和獨立精神的青年，使他出國深造，政府可聘請各種專家和學者組織一選派留學生委員會，以主其事。有志出國深造者，可擬定出國研究詳密計劃，向委員會請求，並將研究成績呈繳，以備審查。委員會就其論文加以口試，以防論文抄襲或請人代作的流弊。於必



要時並考試其外國語文，以免出國後補習外國語文的無謂耗費。經多數專家學者的認可後，方能出國研究。如此則真才可得。大家纔肯死心塌地的做研究工作。否則大家都忙着預備留學考試，沒有人更願意下死工夫努力研究了！最近聽說有好幾個大學獎勵教努力研究，服務五年

## 編輯後記

以上，確有成績者，可擬定研究計劃，呈請學校派送出國研究，這種辦法雖不完全妥善，也可算是獎勵努力研究的一種辦法。可惜只有少數經濟比較寬裕的大學能行，普通大學每天忙着「追索欠薪」，那裏還能談到「獎勵研究」呢！

遠之

△張其昀先生是中央大學的地理學教授，他現在參加「西北調查團」的旅行，這篇文章是他從青海西寧寄來的。他在艱難旅行中給獨立寫這樣長文，我們很感謝他的厚意。

△張培剛先生現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

他在獨立一三八號裏寫過一篇「第三條路走得通嗎？」

△張熙若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政治哲學教授，他今年在休假期中。

△薛容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這一期是獨立第三年的最末一期了。在這三年之中

，我們的許多朋友——有許多是我們沒見過面的——很慷慨的，很熱心的給獨立寫文章。三年之中，我們沒花過一文錢的稿費，然而投稿的人只見增加，近來更是大大增加。各地朋友的熱誠，真使我們萬分感謝，使我們在辛苦困難中得着絕大的安慰。

△我們借這個機會報告：獨立這兩期已銷到七千份了，雖然廣東近來不許獨立入境。這個說平實話的報能銷到這個數目，這也給我們不少的安慰。

△我們希望下一期能出一冊比較擴大的紀念號。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五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第五冊(一〇一至一二五號)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報晨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有「社會新聞」、「藝園」、「體育」、「學園」、「園藝」、「分類」、「經濟」、「教育」、「計新」等欄。並有「週刊」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推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每月一元二角  
 (國外)每月一元五角  
 本報及租界(香港)每月一元二角  
 倫敦(香港)每月一元二角  
 倫敦(香港)每月一元二角  
 倫敦(香港)每月一元二角

## 半月評論

第一卷 第七期  
 目錄

二十四年度預算	所得稅與所得捐	警告工商銀行界	中國郵政經濟概況	白銀問題之具體對策	論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國貨運動新義
大節	康節	劉宏	張樑	持平	師航	陳至誠

總發行 南發 京行 一月 號  
 東水佐營康樂里  
 定價 每冊大洋四分  
 半年大洋八角  
 全年大洋一元六角

## 第二卷 經濟評論 第四號

### 要目

從實行新鹽法談到鹽政積弊及其改革	發行金融公債與中交三行合作	最近英鎊以價之緣因的分析及其前途	湖北之財政	國際金融資本在中國的支配形勢	一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金本位集團之將來	提高銀價與中國並告美國經濟考察團	通貨膨脹政策與經濟恐慌	世界恐慌下通貨減價之兩面影響	答論如何繁榮漢口市
余醒民	幼育宣	武培均	張承志	王承志	范承志	李立俠	陳志遠	向金聲	耿佛廬	鮑幼申

總發行處 中國經濟評論社  
 漢口金城五里九號  
 零售：兩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 三週年紀念特大號

又大一歲了

胡適

學術獨立工作與留學攷試

吳有訓

教孩子的方法：壽獨立三週年

陳之邁

怎樣劃定一個都市的內地

吳景超

科學化的建設

丁文江

地震瑣記

翁文灝

國粹與西洋文化

陶孟和

日本政策支配下的中日關係

胡道維

新和舊

沈從文

廣州青年的呻吟

容肇祖

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結果

陳衡哲

編輯後記

適之

關於孟母

知堂

本期特大號零售每册八分

# 獨立評論

第一五一號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定價：每期零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折不扣。

# 又大一歲了

胡適

這兩天忙着替這個小孩子收受各位好朋友賞給它做三週的糖果，我自己竟沒有工夫給它辦點壽果了。我現在只能代表這孩子十分誠懇的向各位好朋友謝謝贈送糖果的好意。

這個孩子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世的。我們在他週歲的時候（第五十一號），曾說過：

我們辦這個刊物，本來不希望它做我們這十一二個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爲我們的朋友的刊物；我們自始就希望它成爲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

這三年來，我們的希望可以說是漸漸實現了：獨立評論漸漸成爲全國用公心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了。

試舉一件值得報告的事實。獨立在這三年之中，總共發表了七百九十六篇文章（編輯後記不計），其中

社員作的 三七二篇 佔百分之四六·七  
社外投稿 四二四篇 佔百分之五三·三

總計 七九六

試分年比較如下：

	篇數	社員稿	百分比	社外稿	百分比
第一年	二七四	一五七	57.3	一一七	42.7
第二年	二四四	一〇九	44.7	一三五	55.3
第三年	二七八	一〇六	38.2	一七二	61.8

這樣我們原來創辦人的文字逐年遞減，從全數百分之五七降到百分之三八；而社外投稿逐年遞加，從百分之四三加到百分之六二。這不是獨立漸漸成爲一個全國公共刊物的實證嗎？

三年的八百篇文章，其中四百二十四篇是社外朋友業務的投稿，這個孩子當然是大家公共生育撫養的了。

我說這段話，當然不是有意抹煞獨立評論社的各位社員的創辦和維持的苦心。遠在獨立出版之先，從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起，獨立社員就開始捐款，每月抽出他們的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後來刊物稍有人款了，他們的捐款才減到百分之二·五。直到最近一年多，捐款才停止。捐款總數爲四千二百零五元。這是他們對這個孩子經濟上的供給

社員常作文的不過八個人，這些各有職業的忙人，在三年之中爲獨立寫了三百七十篇文字，真可說是絞乳汁喂養這個孩子了。這是他們在文字上的供給。

自從獨立開辦以來，時常有人疑心這個孩子不是這十來個窮苦牛供養得起的，背後必然受有什麼「後台老板」的津貼。日子久了，這種疑心逐漸消滅了。現在我們不妨借這機會報告一句：獨立所以能維持到今日，不全靠那四千二百元的社員捐款。它的最大的經濟助力是那八百篇不取稿費的文字。這三百萬字的文稿，依五塊錢一千字計算，就要一萬五千元了。我們不能不感謝這八百篇文章的作者：若沒有他們的公心和熱誠，這個孩子早已斷乳餓死在搖籃裏了。

在這賀週歲的日子，我們不要忘了這個孩子還有一位忠心的護婦。我們創辦這刊物的時候，就請黎昔非先生專管發行所的事務。說也慚愧，我是實行我的無爲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過發行所一次！這三年的發行，校對，雜務，全是黎昔非先生一個人支持。每到星期日發報最忙的時候，他一個人忙不過來，總有他的許多青年朋友趕來盡義務，幫他捲報，裝封，打包，對住址。還有我的

朋友羅爾綱先生，章希呂先生，他們幫我做最後一次的校對，也都是這孩子應該十分感謝的。還有北平浙江興業銀行的幾位朋友，他們盡義務替獨立管賬查賬，也是我們十分感激的。

☆ ☆ ☆

我們特別感謝陳之邁先生送來賀壽的一篇「教孩子的方法」。他在這篇文章裏，特別發揮我們所期望的「獨立」的精神。獨立的精神就是自由思想的精神。我們在第一期的發刊引言裏就說過：

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

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這寥寥兩句話裏，兩次用了「各人」二字，這不是偶然的。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後不久，我們二十個朋友會幾次聚會，討論東三省的問題。我們公推蔣廷黻先生起草一個方案，我個人也起了一個方案。廷黻的方案已夠溫和了，我的方案更溫和。大家討論了許久，兩個方案都不能通過；又公推兩位去整理我們的草案，想合併修正作一個

方案。結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終沒出現。我在那時就起了一個感想：如果我的一個方案不能一致通過這十來個好朋友，我還能妄想得着多數國民的接受嗎？這是一個很悲觀的結論。但我又轉念一想：我有什麼特殊資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張一定成爲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張不過是我個人思攷的結果；我要別人平心攷慮我思攷的結果，我也應該平心攷慮別人思考的結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別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認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權利；承認人人各有權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漸由一二人或少數人的思想信仰變成多數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結果，都是值得公開討論的。

所以我們在半年後開辦獨立評論，就採用這個「各人自己負責論責任的根本態度。除了第一期的「引言」不署名之外，篇篇文章各用作者自己的姓名發表。這個態度最初還不能完全得着社員的了解。例如我的「論對日外交方針」（第五號）發表後，傅孟真先生曾對我說：「這篇文章要是先經過聚餐會的討論，恐怕就登不出來了。」可見那時候聰明的孟真也還看不慣這種各人自己負責任的辦法。但這個方法後來逐漸用慣了，大家也都不很覺得奇怪了。

。例如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公布時，獨立（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號）就發表了三篇很不同的評論：我不妨稱它爲「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孟真不妨稱它爲「一件含糊的傑作」。此外更明顯的例子是獨裁與民治的討論，武力統一的問題，建設與無爲的問題，西化的問題等等，我們總是充分登載不同的主張，有時候，獨立到獨立社員自己鬧起很激烈的筆戰來了！

我們很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我們從不曾因爲各人主張的不同而傷害朋友的交情。獨立社員至今沒有一個散夥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華北的重要」（第五十二三號）引起了孟真的抗議，他寫信來說他要永遠脫離獨立了。但後來我們當面談過，彼此也都諒解了，孟真至今還是獨立評論的台柱子。

我拉雜寫了這些往事，只是要說明這種獨立的態度在這一羣朋友之間的意義。關於這種精神在社會政治上的功用，我們很熱心的介紹陳之邁先生的壽文。

最後，我們十分高興的感謝我們的七千讀者。他們能忍耐這樣一個說平實話的刊物到三年之久，這是我們最感覺安慰的。

# 教孩子的方法

陳之邁

——壽「獨立」三週年——

「獨立」已經三歲了，胡適之先生來函命我送給這小孩子一些糖果做生日，我相信別人一定有頂好的「卓古力」送給它，我的故鄉雖有最大規模的蔗糖廠，我的文章却還比不上馬玉山的糖果。若不是我聽醫生說小孩子吃糖多了要鬧牙痛，我定不做這篇文字：這是我「自知之明」。

「獨立」這孩子雖只三歲，它却是「年少老成」，居然不要社員貼錢而能自給自足了，居然銷路大廣，流傳到很遼遠的省分了，居然在輿論界頗露頭角了。在它三週歲的時候，讓我來講講「教孩子的法子」，談談怎樣地教養它成爲一個有度量，有君子之風的男子大丈夫。

梁任公先生在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的《新民叢報》「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裏會說：

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爲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爲病。何也？吾

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

「獨立」在這方面是最有經驗的。它呱呱墮地後受到第一個教訓便是：

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智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第一號引言）

「獨立」一歲半的時候，又受到了更明白的教訓：

我們如提出一種見解或主張來與別人討論，最要緊的是不可固執己見，要虛心領略別人的理論及其主張。假如從別人的批評中，發現自己主張或見解的錯誤便應立刻矯正（吳景超：「輿論在中國何以不發達」，本刊八七號）。

教養它的人，不但能說這些空話，並且很能把這話實踐出來。往事不必去一一舉出，我們就近一兩年來看，「獨立」有人教它贊成民主政治，有人教它贊成獨裁政治，它看了大公報又知道民主獨裁之外還有「第三種政治」；有人教它「全盤西化」，有人教它折衷中西文化，看了「十教授宣言」的時候又知有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它聽見有人提倡讀經，有人勸它不必讀經，又有人說它還不配讀經；有人告訴它中國只有用武力才能統一，有人又說中國統一要靠政治制度，又有人說要靠經濟建設；有人叫它不必到外國去留學，不如請幾個外國先生到家裏來，有人却說外國先生不定肯來，還是到外國的好；有人說中國的農村要靠發展都市來救濟，有人則以為救濟中國農村只有從農村下手，還有人說不如去走「第三條路」……

有人不禁要問：「這是教孩子的法子嗎？東說一句，西插一嘴，彼此衝突，彼此針鋒相對，還得加上折衷，調和，這樣弄得孩子頭暈目眩，無所適從，怎能教得好孩子？外國人信了基督教便得把反對基督教的人，或相信了一種基督教便得把相信另外一種基督教的人，斬淨殺絕，不惜「三十年戰爭」；外國的莫索里尼上了台，便得把反對他的報館封了起來，甚至於把他自己從前所辦的報也叫圖

書館鎖上，不許人看，要君便「捉將官去」，請吃瀉油，拔了牙，還得把頭剃光了漆上國旗黨徽！外國的希特拉當了「領袖」便得把和他持異議的書籍付之一炬，猶太人，和平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都一齊燒掉，本年四月二十五日並且下令非政府特許的機關不能刊行新聞紙。我們中國的秦始皇吞并了天下，便得

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史紀秦始皇紀）

焚書之後，并且把博士的弟子大肆殺害。據古代的傳說，博士諸生被坑殺的凡一千多人。焚書坑儒為的是「蕪盡泯沒」儒生，然而到了

孝武初立，卓然能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漢書武帝紀贊）

這種排斥異端，禁絕邪說的方法才是教孩子的正當法子，不然孩子便胡思亂想起來，長大了會不服你管。小之則養成一個不甘約束的孩子，大之則「毀綱滅紀」，「危害國



家！」

我們回答說：「只有把衝突的，矛盾的，以及折衷的，調和的學說擺在孩子面前，讓它去選好的信服，才是唯一的教孩子方法。我們也可以徵引歷史事實。西方近世初年有所謂「思想解放時期」，那時的人打破了中世紀迷信因循的習氣，法國有一位寫文章的孟灘 (Montaigne) 問：上帝既造了人，為什麼新大陸上的紅印第安人從來沒有聽說過上帝，馬可波羅所看見的中國人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它？聖經裏明明說地球是平的，丹提 (Dante) 并且畫出圖來指天堂在那裏，人間在那裏，地獄又在那裏，然而哥倫布，墨翟倫不是實地證明地球是圓的嗎？瓦拉 (Lorenzo

Valla, 1406—1456) 是一個和尚，但他敢說娼妓比尼姑好，地獄比天堂好。這種懷疑的態度，打破迷信的精神，在希臘羅馬時代有過，故發而為燦爛光明的文化；這種態度精神的消失撲滅使歐洲陷入尊崇教義，迷信因循的「黑暗時代」，到了近世初年才又煥發出來，造成今日歐美的文明，「文藝復興時代」的精神是今日科學文明的張本。

「傅孟真先生曾說：「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覺得人文之精華萃於中國先秦，真正陋極了！」（四月七

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當然是最有道理的，但是我們恐怕也得承認，中國文化的光輝最大的時期，是在諸子百家并行的先秦時代，而不在其後的二千多年！韓非「為說難而不能自脫」和焚書坑儒的兩重悲劇，同使中國走入了和「黑暗時代」一式的時代，至今還不時的來騷擾我們，雖則西方五六百年來解放的結果已經使受過它洗禮的人再不致死守着迷信因循的而自甘暴棄。

「有一個人編一部獨裁政治集錦，請科學家愛斯坦來做文章。他收到的答案只有區區兩句話，試譯如下：

獨裁政治四方八面去箝制阻撓，因而造成死板墨滯。  
科學只能在言論自由的空氣裏發育滋長 (Forst de Kattaglia: Dictatorship on Its Trial, 107)。

愛斯坦講的是自然科學，尚且如此，社會科學更不用說。教孩子的方法就是在給孩子思想自由，叫許多人說許多彼此矛盾的話給它聽。它聽了第一種意見的時候，它一定完全相信；它聽了第二種意見的時候，它一定又覺得頭頭是道，言之成理；它聽第三種，第四種意見的時候也是一樣。它到底信什麼呢？它不得不想，它不得不用它的小腦筋，它想而再想，它的腦筋得到了練習，有進步了，正如人身上的肌肉得到了練習，便長大了，扎實了，跑得快，跳

得高了。

「在法國革命以前，波旁的政府不許人批評它，盧梭，孟特斯鳩，渥爾特爾，狄得羅等人的著作都是在日內瓦，愛莫斯特坦，倫敦等處出版的。一八一五年後，奧帝國首相墨特涅(Meternich)想保存着哈斯伯皇朝的帝祚，用最高壓的手段來箝制法國革命的宣傳。秦始皇李斯的「焚書坑儒」，和法奧的政策，史家都稱之為「愚民政策」。但是盧梭，孟特斯鳩，渥爾特爾，狄得羅等人的思想所倡說的革命，不爆發於準他們刊書的瑞士，荷蘭或英國，而爆發於禁止他們的法國，波旁皇朝的血也灑在信奉他們思想者的身上。一八四八年奧帝國到處都起了革命，哈斯伯皇朝雖然保住了頭顱及帝祚，墨特涅却得星夜奔到倫敦。秦始皇李斯愚了民，推翻秦室的正是民間出來的「泗上亭長」。

『法國革命的書籍出版於倫敦，墨特涅也跑到了倫敦，倫敦有思想自由的空氣，有容人之量。倫敦準許盧梭等人刊書，它也準許反對革命的伯克刊行他的「法國革命的迴思」(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當墨特涅尚在倫敦的時候，馬克思也在倫敦收集材料寫他的「資本論」，寫今日共產黨的聖經。倫敦容得下盧梭

，也容得下伯克；容得下墨特涅，也容得下馬克思。然而大革命沒有在英國爆發，一八四八年英國也沒有革命，直到現在，馬克思主義已在蘇俄實行，在別國有掀天動地的影響，在英國還沒有什麼足道的勢力！我們真不知道，「愚民政策」是「愚民」呢，還是自愚？

「講到倫敦，我們更不能不講講那裏一個重要的發明：「陛下的反對黨」(His Majesty's Opposition)。英國是早已實行責任內閣制的，一黨當政，便有別黨做反對黨，天天批評指摘當政的。這兩方面針鋒相對，把意見都擺在人民的面前。所以英國十九世紀的保守黨領袖狄斯瑞利(Disraeli)告訴人說英國的政府是「說話來統治的」(Un-governement Qui Parle)，又說是「我們用字句來統治人」(For by Words we govern men)；所以英國史家馬柯萊(Lord Macaulay)說英國的政府是「以討論來統治的」(Government by discussion)。責任內閣制流傳到加拿大，反對黨不但能反對，并且國家給它薪水來擔負反對之責。內閣制風靡世界之後，各國一時也都有起反對黨來，但除少數例外，都不免「東施效顰」，抓住了些皮毛，抓不到神髓。記得我們的民國初年也在臨時約法底下行過一套內閣制，但是袁世凱抱定了「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的主張，

槍殺或趕跑了國民黨員，宋教仁也斷送了性命。我們沒有人家「容人之量」還談得到什麼內閣制？

「英國的內閣制，因為人家學不像，不時髦了，轉而學美國的總統制。但是美國也有它的「容人之量」，他也有反對黨天天在批評指摘政府。匈牙利的革命黨噴蘇士（Kossuth）到美固然大受歡迎，共產黨徒托洛斯基也在紐約當過飯館侍者。中美南美都競相模倣美國，但沒有一個學成的，有的則弄的烏烟瘴氣。我們中國沒有好好地試行過總統制，民元的臨時組織大綱成於軍書旁午，壽命又短，去年的憲法草案則還未實行，但是總統制却被袁世凱一再利用來破壞臨時約法，三年五月的「新約法」還有總統制之稱！但是「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主義，不惟和內閣

## 科學化的建設

丁文江

大家都知道現在國家最大的危險是生產落後——因為生產落後所以對內不能免匪患，對外不能有國防。補救的方法：一面是治標：如勦匪，如抗日；一面是治本：如治水，如築路。於是中央地方都要提倡生產，建設變為政治上最普通的口號。

制衝突，和總統制又何嘗不是如水火不相容的？

「拉雜的講了許多無非是想孩子長成一個有君子之風，有容人海量的男子大丈夫。我們為孩子着想，總希望它天生的一副腦筋能夠充分利用，練習它來養成選擇判斷的能力。為箝制孩子腦筋發展的人着想，我們希望他們明白歷史的教訓，人聲嘈雜的時候，一兩句話聽不清楚，只有一個人說話的時候，一句插嘴會變成平地一聲雷，這聲雷也許便震陷了屋瓦。愚民適足以自愚；史乘充滿了般鑒。」

「獨立」三週歲了，受的教養不差，教它的人應當繼續給它酸甜蜜辣的東西，叫它練習從那裏頭檢糖果吃。

二十四，五，十。

這當然是好現象，是這幾年來政治比較安定的結果。

但是建設的目的是生產，生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歐美的生產增加，完全由於利用科學，所以要使得建設達到生產的目的，第一個條件是要科學化。

這本來是大家都可以承認的。不過事實上各人對於「

科學」的觀念並不一樣。許多人對於「科學」的認識，到極粗淺的應用爲止。其次也不過包括所謂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等等。假如我說歷史是科學，行政是科學，大多數的人是不承認的。其實這種狹義的範圍是無意識的。在知識界裏科學無所不包。所謂「科學」與「非科學」是方法問題，不是材料問題。凡世界上的現象與事實都是科學的材料。只要用的方法不錯，都可以認爲科學。所謂科學方法是用論理的方法把一種現象或是事實來做有系統的分類，然後了解牠們相互的關係，求得牠們普遍的原則，預料牠們未來的結果。所以我們說這一種知識是真的，就等於說這是科學的，說一件事業有系統，合理，就等於說這是科學化的。

拿這個廣義的定義來做科學化的標準，我們可以來討論建設問題了。建設如果要科學化，第一：建設的費用除非有外資的輸入不能超過國民經濟的能力。建設用款全數是固定的投資。這種投資雖然可以希望生利，但是本錢的收回爲期很遠，所以在一種經濟現狀之下，這種投資可能的總數是與國民全體的收入有相當的比例。一九二九年以前，美國國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照目前匯兌約爲華幣一千七百五十元。）其中六分之一爲儲蓄。儲

蓄總數的一半爲固定投資。所以就是以美國國民收入如此之多，而固定投資還不過國民收入總數百分之九。蘇俄的國民收入爲一百五十盧布。而第一次五年計畫時用於固定投資佔國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國人民食不能飽，衣不能暖。因爲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儲蓄，儲蓄之可以用於固定投資的部份越大，否則人民必受痛苦。中國的國民收入據最可信的估計不過每人三十元，不過蘇俄的十分之一，美國的六十六分之一。儲蓄的一部份雖沒有統計，大約平均每年每人到不了一元。（各銀行的儲蓄增加每年不過四千萬元）假如人口是四萬萬，每年國民的儲蓄不過四萬萬元。假如這個數目的一半可以拿來做固定投資，則總數不過二萬萬元。其中至少又有一半是要用於舊式的固定投資，如修理建築房屋之類。要是通盤籌算，全國每年可以用於新式的建設事業大約不能超過一萬萬元。否則人民一定要感覺痛苦。因爲舉辦新的建設，籌款的方法不外乎徵稅，招股，募債。招股同募債是直接從人民儲蓄裏得來的。徵稅是從人民應該儲蓄的股分取來的。

上面所列的數目雖然不敢說是確實，但是數目的大小程度大概不錯。但是我們看見這三年來中央地方政府建設的政策所需要的款項，遠超過上列數目之上。我現在單舉

一個例，去年各機關向經濟委員會請求款項的總數爲十萬萬元！幸虧政府沒有法子搜括這筆大款來供大家的揮霍，要不然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民要因爲建設而凍死餓死的了。

要使建設科學化，第二：是要有輕重緩急的標準；甯可少做幾件事業，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終。上面已經說過，去年向經濟委員會請款的總數是十萬萬元，而實際上經濟委員會可以支配的款項不過一千五百萬元，當然不能不把一大部分的請求放在一邊。然而因爲應付各方面的要求，不能完全集中用途，於是公路，衛生，棉業，蠶絲，茶葉，燃料研究，經濟調查，江西，西北的建設，無形中把力量分散了。而所新設立的機關，到了本年度經費已經發生問題。如果不能繼續，則去年的錢都是白費的了。則不但經濟委員會如此，凡是有款項可以供給建設的，如英美庚款委員會，無一不是如此。只這都是成績最好的機關，其他浪費款項毫無辦法的更是不用說的了。

所謂輕重緩急的標準可以有兩種：一是政治的，二是經濟的。譬如公路是這兩年來建設很重要的成績，但是公路的價值事實上是政治的，於國民經濟上所發生的影響至爲有限。這不是說公路是不應該修的，因爲政治建設是經濟建設的前提。修了公路能使政府的統治的能力增加是一

件很重要的事實。不過政治建設最好與經濟建設分開，庶幾可以互相援助而不致於互相牽制，而且可以使主持建設的人，明白知道政治與經濟各佔建設經費的多少成分。因爲政治建設雖然重要，然而若佔的經費成分過多了，是不能持久的。我們可以拿修鐵路來做一個例。現在所計畫的鐵路有政治上相當的重要而又可以獲利的，有可以獲利而政治不甚重要的，有政治上相當的重要而一二十年内不能獲利的。有許多人主張，不管獲利不獲利，一切以國防爲標準。由科學化的建設看起來這是錯誤的。因爲修鐵路不比得修公路，費的固定投資太多了。二來修成了以後鐵路必須有相當的營業方可以維持。照各鐵路的統計，一公里鐵路在中國平均要有五千元的營業收入方始可以維持，其餘付息還本等等都不在內。假如鐵路修成功以後不能獲利，不是國庫增加一筆支出來維持他，就是路要廢止——如南漳湘鄂是前者的例，漳廈鐵路是後者的例。在目前中國經濟狀況之下是沒有力量來修這種路的，因爲這種路不但不能生產，而且每年還要使建設經費因之減少的。

第三：建設當然要有統一的職權。因爲不然則上面所列的兩種條件都是做不到的。但是找所謂統一職權不是隨便照着紙片上的系統可以做得到的。國家應該把要建設的

事項做一個整個的計畫，把各事項所需要的研究，設計，執行，與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現有各機關的成績與人材，然後決定他們的去留增減。我可以舉一個例來說明我的意思。現在中央政府所屬的地質機關有兩個，一個是實業部的地質調查所，一個是中央研究院的地質研究所。

最近有人提議把地質調查所歸併到地質研究所裏面，並且把他的原有經費減去一半。這位提議的人完全不知道兩個機關的成績和性質。地質調查所是全國科學機關成績最優秀的，他的職務比地質研究所複雜的多，因為他除去做地質圖以外還研究古生物，先史人種，燃料，土壤及地震。政府每月給他的經費只有六千元，事實上不足他所需要的四分之一。中央研究院的地質研究所職務只有地質與古生物，比地質調查所單簡得多，而每月經費也有七千元，偌大一個國家，地質調查如何重要——蘇俄的地質調查經費每年為一千二百萬盧布——難道六千元一月還嫌多嗎？減少一半是否強迫他裁人？許多人拿少數的薪水，努力許多年，冒危險，吃辛苦為國家做事，現在不問他的成績，不管他的需要，忽然要把他的經費減去一半，這種政策於國家有利益嗎？提議的人以為合併了以後可以省錢。他不知道事實正相反。因為地質調查所如果遷到南京來，第一要

砌房子，第二要加薪水，因為他的職員薪水是以前北京政府的標準，比南京目前的低的多。所以我說統一職權要分析各項事業的需要，各種機關的成績和人材方始可以着手，不是可以憑着紙片上的系統可以做得到的。

第四：凡百建設，未經實行以前必須有充分的研究與設計。目前講建設的人，往往犯了一個普遍的毛病，就是急功近利。政治上不安定使得做建設的人時時刻刻有去職的危險。於是人人希望於他未去職以先做點成績。所謂成績，只要表示他個人的努力，不必一定於國民有永久的利益。你給這種人講研究，講設計，他就回答你道：「等到你研究設計好了，國家已經不存在了。我的口號是做了再說。」他口裏說，國家不存在，心裏是想他「自己不在位」。做了再說，失敗了所負的責任，不見得比不做事的責任大，僥倖成功呢，豈不更妙。這還是實心想做事的人，其他想乘機發財的人更不用說的了。這種人的議論於建設有害而無利。近代的建設事業太複雜了，沒有相當的研究和設計，不會得僥倖成功的。中國是一個極其缺少資本的國家，是禁不起失敗的。一條鐵路的路線畫錯了，一條水道的河身開錯了，一個鐵廠的地點定錯了或是廠價買貴了，以後往往沒有法子更正，而且做了一個不好的榜樣使後人

寒心。民國十八年華洋義賑會在綏遠開的民生渠，一共費去了八十萬元，而事前沒有測量，許多地方渠身比河身還高，河水流不進渠內，至今全渠成了廢物。假如從前沒有漢治萍，中國的鋼鐵事業也許早有點成績了。因為漢治萍失敗了，人人以為在中國根本不能辦鋼鐵廠，沒有人再肯投資。

## 國粹與西洋文化

陶孟和

(廿四，五，七，中央廣播電台講演)

以上所講都是事物的建設，其實建設應該包括人材。假如國家不能養成專門的技師，一切專門的事業當然無法着手。比專門技師尤其重要的是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假如他們不能了解科學的意義，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材，則一切建設根本不會成功的。

近來關於中國文化發表了許多大文章。我因為時間的限制，慚愧的狠，還沒有機會細心的研究這些大作。本文所寫的不過是我幾點偶然的感想，並非對於任何文章有所批評或辯護，與任何文章可謂毫不相涉。因為沒有讀過那些文章的我當然說不到初護或者駁斥那一方面的。

### (一)

前言已畢，話歸正傳。第一，我們要說明什麼是文化。文化本是一個概念，一個總括的抽象名詞，我們看不見文化自身，我們所能看見或理會的祇是文化的某一部分，一些事物，如一把斧子，一個箭頭，一架機器，乃至一個信仰，一個理論，一種科學。按這個廣義的解釋，凡是一

個民族便有的文化。不特歷史的民族，即史前的民族，如我們的老祖宗「北京人」也有文化。不特所謂文明的民族，即所謂野蠻的民族也有文化。

文化最初創造的是一個人或幾個人。但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所以能創造，文化所以能繼續，要靠著許多人。所以我們應該說文化是社會的產物，是民族的成績。既然說文化是社會的或民族的，他當然不能離開人而獨立。創造文化的與承受前人所造的文化而享用的全是人。討論文化問題的時候，應該注意這個人與文化的關係，即文化是人造的，是為人享用的，是為便利人的生存與生活的。一種文化在創造了以後，能否為人所接受，要看他對於人的關係

如何。如果他不適於人，妨害人的生存或生活，不是人們不肯接受那種文化，便是人們因為接受那種文化而自己流於滅亡了。有的時候，一種文化在最初成立的時候頗適於人，但因為情境變遷，而變為不適，這個不適的結果或者使這個文化消滅而代以新的文化，或者保存這個文化而使民族衰亡。古來多少民族，多少國家，大部分可以用這個文化失適的觀點解釋。所以我們每討論到一種文化或文化的某一成分，必須攷察他與人類生活的關係。若是祇知崇拜一種文化的自身，而不從採用那個文化的人着眼，便與偶像的崇拜完全一樣。

## (一)

現在世界上各個社會的文化不相同，就是同一的文化，在不同的時代裏，也不能完全相同。這種不相同情形可以分別為程度上的差異（例如近年女子的旗袍，身長由長變短，短到過膝，又由短變長，長到拖地，袖長由長變短，短到過肘，又由短變長，長到蓋手）與種類上的差異（例如中西房屋構造的不同，或如女子裝束由上衣與裙子改為旗袍）。關於這兩種的差異，此處不必細講。我們現在所要注意的就是因為各種文化之間發現了程度上的與種類上的差異，於是每個文化都自認自己的優越過其他的。用近來

習見的名詞來說，一個民族承認他有自己的國粹，或自己本位的文化，並且以此自豪。我們試一攷察文化的性質便知道這個國粹的觀念缺乏確實的根據。在太古時代，人類分為若干隔離的不相往來的團體而生存，（這是假定人類多源說，如果人類出於一源，這個推斷便不能成）每個部落或種族或者可以說有自己的「族粹」。一旦部落間，種族間發生了接觸，有意的或無意的模倣便開始進行，這時所謂「族粹」的本色便失去了。每個民族在長久歷史的演化中，除了逐漸的多少改變了自己的文化型式以外，還不斷的吸收了許多外來的文化。所謂中國的文化，如果從言語，生活方式，用具，思想，諸方面仔細攷究，乃是一種混合物，乃是由漢族，苗族，西域，波斯，印度，蒙古族，通古斯族，還有間接的由希臘羅馬或者還有其他的民族所融化而成的文化。同樣的，所謂英國的文化包含有益格魯人，撒遜人，諾斯人，希臘，羅馬，猶太，克爾特人，以及其他文化的傳統。（連中國的影響都有）在現在世界大通的時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自詡他有固有的國粹，最多祇能說各國文化有獨具的風格。假如說漢學乃中國的國粹，那末現在日本，法，荷，北歐的學者未嘗不可以對於音韻，攷古，歷史，做出雖然我們猶且不及的貢獻。假如說



莎士比亞的戲劇是英國的國粹，德國的莎士比亞專家未嘗不可以提出賽過英國專家的研究。在物質方面更顯而易見的，日本已經在三四十年裏吸收了「西洋文化粹」的工業，用他的廉價而未必精良的物品打倒了他的先生們的向來所獨占的市場了。簡單說來，中國的文化本來便不是固有的，乃是融合的。假使這個融合了的文化適於人類的生活，則不特我們要保存，發揚，旁的民族也要採用。假使他不適於人類的生活，不為現今生活條件所允許，無論他是否「國粹」也應該放棄，應該趕快把他投入垃圾桶裏。一般盲目的保存國粹不過是現代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表現罷了。

### (三)

現代一切文化都是許多種文化的融合物，同時也是世界的，供任何民族的採取，讓他採取後努力的發展。現在應該用世界的眼光，攷察文化了。正如同每個文化在過去會吸取與他不同的文化一樣，現在各國，如果具有世界的眼光，具有全人類的文化的眼光，而不為狹隘的愛國心所圍，也可以大膽的吸取他國所發展的文化。現在的世界正在互相交換文化的時代。那末，現在中國追隨他的歷史的先例順應現代的潮流而採取與他的不同的文化，並不是一個恥辱了。

現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採取西洋文化。所謂「西洋文化」是一個極含糊的名詞，裏面包含許多的事物。迷信西洋文化的要龍統的全部採納，這種全部變更文化的企圖，是否可能，我不敢說，是否應該，待在下面討論。思想審慎的則主張對於採取西洋文化應該有所取舍。我們如果仔細攷察文化的性質，便知道有許多是不能有所取舍的。現在舉淺近的例來說。電話是現代交通的利器，但是你如果要採用電話，如北方的散在四面的四合房便不適用，你便須同時也採用集中的洋房的建築。工場制度是現在最有效率的生產組織，但是這個工廠制度便要引起農人離村，家庭解散，都市人口擁擠，罪惡加增諸不良現象。在理論上，我們似乎對於某種文化有選擇的自由，但文化的各方面常是相連的，所以在事實上這個自由常受極端的限制。例如我們祇想接受西洋物質的科學，但是受物質科學的影響所發展的宇宙觀，人生觀，便也要慢慢的滲進來了。所以我說在理論上儘管有選擇文化的自由，在實際上却應該慎重的攷慮某種文化的連帶事物與其聯屬的影響。主張全部變更文化的固然是囹圄存策，而主張自由選擇文化的却又未免忽略了文化的聯屬性了。

社會學者採取演化的理論，以為文化有他演化的路線

，而將西洋文化列爲人類文化的極頂。好像「在我以後就是大洪水」似的。這種愚妄的自負的見解現在就是沐在西洋文化的人也漸漸的覺得他的不通了。所謂西洋文化本是一個概括的名詞，他包含許多方面。在幾方面我們應該承認他已經發展了很高，比其他文化發展的高，但今後當然還可以有無限的發展。在有些方面，他還滯留在十七八世紀的時代，未能適應在其他方面已經變化了的人類。文化是要多少方面，差不多同速度的發展的，並且各方面都是差不多適於人類的。換句話說，文化的各方面相互的並且對於人類，應該時時維持着一個均衡的情況，這樣的文化才可以稱爲完美的文化。再換句話說，必然那個文化可以使全社會，在現在應該說全人類——各方面的生活——兩性的，階級的，民族的，國際的，物質的，精神的——都有美滿的生命，才可以說他是完美的。我不知道這種均衡的文化人類在歷史上會否經歷過。但就我所知道的一點的希臘史，除了他們的奴隸制度與國際關係而外，希臘人或者可以說在第五世紀的短時期裏，曾經經歷了文化的均衡的發展。

根據以上所說的看法，現代西洋文化的根本的缺點就是缺乏這個均衡。一方面，他的知識的探險已經鑽入了電

子，核心，染色體，已經擴展到天邊，星雲的世界，膨脹的宇宙。他的知識的應用已經能夠節省人力，縮短時間，縮小空間，出入氣層界。但是他的社會組織，社會制度，國際關係，還保存着部落的形式，封建制度殘留的色彩，民族主義初興時代的偏狹的觀念。換一種說法，西洋人所發展的知識已經將全世界的人類變爲一家，並且應該按着這個新的情況計劃共同生活的方法，但是他們生命上的關係，在最低限度說，還與一百二十年前維也納大會議的時代無異。除了極少數的思想家以外，一般的見解，一般的理論，在在映出舊時代觀念的化石。這是現代西洋文化的致命傷，除了蘇俄在本國內有一番企圖以外，其他各國還沒有覺得應該將人類關係修正，對於整個的文化計劃並實行均衡的發展。這樣失去的均衡的西洋文明將來有要將人類或至少一部分人類斷送了的危險。這樣的文化當然我們不能全部採用的。

從此看來，人類的前途不能專倚靠西洋文化，也不能如我們國粹論者，專在乎保存固有的文化。人類的運命全在乎各民族能否在短的時期內建設出一個各方面平衡發展的，適於全人類的新文化。中國民族是人類的一部分，應該盡他的責任。至於這個新文化的建設一方面要有無數的

學者，包括一切研究自然界，人事界，思想界的人們，另一方面須有偉大的政治家，事務家，能夠實行學者們工作

的成績，能夠與各種具有人類文化眼光的學者合作。

(廿四，五，十二。北平)

## 新和舊

沈從文

(光緒……年)

日頭黃濃濃的晒滿了教場坪，坪裏有人跑馬。演武廳前而還有許多身穿各色號衣的人，在練習十八般武藝。到霜降節時，道尹必循例驗操，整頓部伍，執行升降賞罰，因此直屬辰沅永靖兵備道各部隊皆加緊練習，準備過放。演武廳前馬札子上坐得是千總同教官，一面喝茶，一面點名。每個兵士皆有機會選取合手行頭，單個兒或配對子舞一回刀槍。跑馬的到馬匹入跑道後，縱轡奔馳，真個是來去如風，人在馬上使用長子子殺球，或迴身射箭。看本領如何，博取采聲和嘲笑。

戰兵楊金標，名屬苗防屯務處第二隊。這戰兵在馬上殺了一陣球，又到演武廳來找對手玩「雙刀破牌」。執刀的雖來勢顯得異常威猛，他却拿着兩個牛皮盾牌，在地滾滾來滾去，真像刀札不着，水滾不進。相打到正熱鬧時，忽然一個紅褂子傳令兵趕來，站在滴水簷前傳話：

「聽候使喚！」

「楊金標，楊金標，衙門有公事，午時三刻過西門外，趕忙拋下盾牌過去回話。傳令兵走後，這戰兵到馬門邊歇憩，大家一窩蜂擁過去，皆知道今天中午有案件要辦，到時就得過西門外去砍一個人的頭。原來他一面在教場坪營房裏混事，一面還在城裏大衙門當差，不止馬上平地有好本領，還是一個當地最優秀的劊子手！」

吃過飯後，這戰兵身穿雙龍雲號褂，包一塊青絲帕頭，帶了他那把尺來長的鬼頭刀，便過西門外等候差事。到晌午時，城中一連響了三砲，不多久，一隊人馬就擁來了一個痴痴呆呆的漢子，面西跪在大坪中央，聽候發落。這戰兵把鬼頭刀藏在手拐子後，向監斬官打了個千，請示旨意。得到許可，走近罪犯身後，稍稍估量，手拐子向犯人後頸窩一擦，發出個木然的鈍聲，那漢子頭便落地了。軍

民人等齊聲喝采；（對於這獨傳拐子刀法喝采！）這戰兵，還有事作，不顧一切，便低下頭直向城隍廟跑去。

到了城隍廟，菩薩面前磕了三個頭，赶忙躲藏到神前香案下去，不作一聲，等候下文。

過一會兒，縣太爺帶領差役鳴鑼開道前來進香。上完香，一個跑風的探子，忙忽忽的從外邊跑來，跪下回事，「稟告太爺，城外某處有一平民被殺，尸首異處，流血遍地，凶手去向不明。」

縣太爺雖明明白白在稍前一時，還親手抹抹勒了一個斬條，這時節却儼然吃了一驚，裝成毫不知情的神氣，「青天白日之下，有這等事？」

即刻差派員役，城廂各處搜索，且限令出差人員，應即刻把人犯捉來。又令人排好公案，預備人犯來時在神前審訊。那作劊子手的戰兵，估計太爺已坐好堂，於是赶忙從神桌下爬出，跪在太爺面前請罪。報告履歷籍貫，聲明西門城外那人是他殺的，有一把殺人血刀呈案作証。

縣太爺把警堂木一拍，裝模作樣的打起官腔來問案。劊子手一面對殺人事加以種種分辯，一面叩頭請求太爺開恩。到結果，太爺於是連拍驚堂木，喝叫差役「與我重責這無知鄉愚四十紅棍！」差役把劊子手揪住按在地下，「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那麼打了八下，面對太爺稟告棍責已畢。一名從官把個小包封遞給縣太爺，縣太爺又將它向劊子手身邊擲去。劊子手撈着了賞號，一面叩頭謝恩，一面口上不住頌揚「祿位高升」。等到一切應有手續當着城隍爺面前辦清楚後，縣太爺便打道回衙去了。

一場悲劇必需如此安排，正合符了「官場即是戲場」的俗話，也有理由。法律同宗教儀式聯合，即產生一個戲劇場面，且可達到那種與戲劇相同的快樂目的。原因是邊疆僻地的統治，本由人神合作，必在合作情形下方能統治下去。即如這樣一件事，當地市民同劊子手，就把它看得十分慎重，尤其是那四十下殺威棍，對於一個劊子手似乎更有意義。統治者必使市民得一印象，即是官家服務的劊子手，殺人時也有罪過，對死者負了點責任。（然而這罪過却由神作証，用棍責可以禳除。）這件事既已成習慣，自然會好好的保存下來，直到社會一切組織崩潰改革時為止。

劊子手砍下一個人頭，便可得三錢二分銀子。領下賞號的戰兵，回到營上時必打酒買肉邀請隊中兄弟同吃同喝。且與衆人討論刀法，討論挨那一刀的種種，并摹擬先前一時與縣正堂在城隍廟裏打官話的腔調取樂。

——戰兵楊金標，你豈不聞王子犯法，應與庶民同罪？一個戰兵，胆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持刀殺人！

——青天大人容稟……

——鬼神在上，爲我好好招來！

——青天大人容稟……

於是喊一聲打，衆人便揪成一團，用襪頭亂打亂砍起來。

戰兵年紀正二十四歲，尙是個光身漢子，體魄健康，生活自由自在，手面子又好，一切皆來得幹得，對於未來的日子，便懷了種種光榮的幻想。「萬丈高樓從地起」，同隊人也覺得這傢伙將來不可小覷。

☆ ☆ ☆

(民國……年)

時代有了變化，前清時當地著名的劊子手，一口氣用拐子刀圍圍轉砍四個人頭不連皮帶肉，所造成的奇蹟不會再有了。時代一變化，「朝廷」改爲「政府」，這個小地方排人時常是十個八個，因此一來，任你怎麼英雄好漢，切胡瓜也沒那麼好本領幹得下。被排的全用鎗斃代替斬首，於是楊金標變成了一個把守北門城上門下鎖的老士兵。他的光榮時代已經過去，全城人在寒暑交替中，把這個人

同這個人的事業完全忘掉了。

他年紀已六十歲，獨身住在城門邊一個小屋裏。牆板上還挂了兩具盾牌，一付虎頭雙鉤，一枝土鎗，一對護手刀，全套幫助他對於他那個事業傾心的寶貝。另外還有兩根釣竿，一個魚叉，一個魚撈兜，專爲釣魚用的。一個葫蘆，常常有半葫蘆燒酒。至於那把殺人寶刀，却掛在枕頭前。(三十年前每當衙門裏要殺人時，那把刀先一天就會來個預兆。一入了民國，這刀子既無用處，預兆也沒有了。)這把寶刀直到如今一拉出鞘時，還寒光逼人，好像尙不甘心自棄的樣子。刀口上還留下許多半圓形血痕，刮磨不去。老戰兵日裏無事，就拏了它到城上去，坐在砲台頭那尊廢銅炮身上，一面晒太阳取暖，一面摸挲它，賞玩它。

城樓上另外還駐紮了一排正規兵士，擔負守城責任，惟早晚城門開閉仍由這老戰兵動手。全城兵士早已改成新式編制，老戰兵却仍然用那個戰兵名義，每到月底就過苗防屯務處去領取一兩八錢銀子，同一張老式糧食券，銀子作價折錢，糧食券憑券換八斗四升毛谷子。

他會喝一杯酒，因此常到楊屠戶案桌邊去談談，吃豬脊髓川湯下酒。到沙回回屠案邊走一蹓，帶一個羊頭或一

付羊肚子回家。他懂得點葯性，因此什麼人生病生瘡，託他找葯，他必很高興出城去爲人採葯。他會釣魚，也常常一個人出城到礮壩上長潭邊去釣魚，把魚釣回來燜好，就縮鉢頭到城樓上守城兵士夥裏吃喝，吼幾聲五魁八馬。

大六月三伏天，一切地方皆熱得同蒸籠一樣，他却躺在城樓上透風處打鼾。兵士們打拳練「國術」，弄得他心癢手癢時，便也擎了那個古董盾牌，一個人在城上做「奪槩」「砍拐子馬」等等老玩意兒。

城下是一條河，每天有無數婦人從城中背了竹籠出城洗衣，各蹲在河岸邊，揚起木杵搗衣。或高捲褲管，露出個白白的脚肚子，站在流水中洗綿紗。河上游一點有一列過河的跳石，同條蜈蚣一樣，凡從苗鄉來作買賣的，下鄉僱租上城算命的，割馬草的，販魚秧的，跑差的，收糞的，連聲不斷從跳石上過，終日不息。對河一片菜園，全是苗人的產業，綠油油的菜圃，分成若干整齊的方塊，非常美觀。菜園盡頭就是山，樹木鬱鬱蒼蒼。有兩條大路，一條翻山走去，一條沿河上行，皆進苗鄉。

城腳邊有個小小空地，爲賣柴賣草交易處，因此有牛雜碎攤子，有把粃江米酒攤子。并且還有幾個打鐵的架棚砌爐作生意，打造各式鐵刀，砍柴刀，以及黃鱔尾小刀，

與賣柴賣草人作生意。

老戰兵若不往長潭釣魚，不過楊屠戶處喝酒，便坐在城頭銅砲上着人來往。或把臉掉向城裏，就可望見一個小學校的操坪同課堂。那學校爲一對青年夫婦主持，或上堂，或在操坪裏玩，城頭上皆望得清清楚楚。小學生好像很歡喜他們的先生，先生也很歡喜學生。那個女先生間或也把他們帶上城來玩，見老戰兵盾牌，女的就請老戰兵舞盾牌給學生看。（學生對於那個用牛皮作成繪有老虎眉眼的盾牌，充滿驚奇與歡喜，這些小學生知道了這個盾牌後，上學下學一個個悄悄的跑到老戰兵家裏來看盾牌，也是常有的事。）有時小學生在坪子裏踢球，老戰兵若在城上必吶喊爲輸家「打氣」。

有一天，又是一個霜降節前，老戰兵大清早起來，看天氣很好，許多人家皆照常地舊習慣「打揚塵」，老戰兵也來一個全家大掃除，捲起兩隻衣袖，頭上包了塊帕子，把所有家業皆搬出屋外，下河去提了好些水來將家中板壁一一洗刷。工作得正好時，守城排長走來，要他擎了那把短刀趕快上衙門裏去，衙門裏人找他有要緊事。

他到了衙，一個掛紅帶子的值日副官，問了他幾句話後，要他拉出刀來看了一下，就吩咐他趕快到西門外去。

一切那麼急促，那麼亂，老戰兵簡直以為是在夢裏。正覺得人在夢裏，他一切也就含含糊糊，不能加以追問，便當真跑到西門外去。到了那兒一看，沒有公案，沒有棚，看熱鬧的人一個也沒有。除了幾隻狗在敝坪裏相咬以外，只有個染坊中人，挑了担白布，在乾牛屎堆旁歇憩。一切皆不像就要殺人的情形。看看天，天上白日朗朗，一隻喜鵲正曳着長尾喳喳喳喳從頭上飛過去。

老戰兵想，「真是做夢嗎？」

敝坪過去一點有條小小溪流，幾個小學生正在水中拾石頭捉蝦子玩，書包皆擱在乾牛糞堆上。老戰兵一看，全是北門裏小學校的學生，走過去同他們說話，

「小先生，小先生，還不赶快走。這裏要殺人！」

幾個小孩子一齊抬起頭來笑着，

「什麼，要殺誰？誰告訴你的？」

老戰兵心想，「真是做夢嗎？」看看那染坊晒布的正想把白布在坪中攤開，老戰兵又同他說話，

「染匠師傅，你把布拿開，不要在這裏晒布，這裏就要殺人！」

染匠師傅同小學生一樣，毫不在意，且同樣笑笑的問

「殺什麼？你怎麼知道？」

老戰兵心想，「當真是麼？今天殺誰，我怎麼知道？當真是夢我見誰就殺誰。」

正預備回城裏去看看，還不到城門邊，只聽得喇叭吹衝鋒號。當真要殺人了。隊伍已出城，一轉灣就快到了。老戰兵迷迷胡胡趕忙向坪子中央跑去。一會子隊伍到了地，忽然而沉默的散開，成一圈，各人皆舉起槍來向外作預放姿勢，果然有兩個年紀輕輕的被綁着跪在坪子裏。並且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人，臉色白殭殭的，一瞥之下這兩個人臉孔都似乎很熟習，忽刺間想不起這兩個人如此而善的理由。一個騎馬的官員，手執令箭在圈子外土阜下監斬。老戰兵迷迷胡胡走過去向監斬官請示。另外一個兵士，却拖他的手，「一刀一個，赶快赶快！」

他便走到人犯身邊去，擦擦兩下，兩顆頭顱皆落了地。見了噴出的血，他覺得這夢快要完了，一種習慣的力量使他聯記起三十年前的老規矩，頭也不回，赶忙拔腳就跑。跑到城隍廟，正有婦女在那里敬神，廟祝嘩嘩的搖着籤筒。老戰兵不管如何，一衝進來爬在地下就磕頭，且向神桌下鑽去。廟裏人見着那麼一個人，手執一把血淋淋的大刀，以為不是謀殺犯，就是殺老婆的瘋子，嚇得要命忙跑。

到大街上去叫人。

一會兒，從法場上追來的人也趕到了，同大街上的閒人七嘴八舌一說，皆知道他是守北門城的老頭子，皆知道他殺了人，且同時斷定他已發了瘋。原來城隍廟的老廟祝早已死了，本城人年長的也早死盡了，誰也不注意到這個老規矩，誰也不知道當地有這個老規矩了。

人既然已發瘋，手中又擎了那麼一把大刀，誰進廟裏去說不定誰就得挨那麼一刀，於是大家把廟門即刻倒扣起來，想辦法捕捉瘋子。

老戰兵躲在神桌下只聽得外面人聲雜亂，是什麼原因完全弄不明白。等了許久，還不見縣知事到來，心裏極亂，又不知走出去好還是不走出去好。

再過一會兒，聽到有人拉槍機柄，上了子彈。又聽到一個很熟悉的婦人聲音說，「進去不得，進去不得，他有一刀！」接着就是那個副官聲音，「不要怕，不要怕，我們有槍！一見這瘋子，儘管開槍！」

老戰兵心亂得要命，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迷迷胡胡的想，「這真是個怕人的夢！」

接着就有人開了廟門，兵士大聲喝着，却不進來。且仍然搬動槍機，儼然即刻就要開槍的神氣。許多熟人的聲

音也聽得很分明。

又聽那副官說，「進去！打死這瘋子！」

老戰兵急了，大聲嚷着：「嗨嗨，城隍老爺，這是怎麼的！這是怎麼的！」外邊人正嚷鬧着，似乎誰也不聽見這些話。

門外兵士雖吵鬧開，誰都是性命一條，誰也不敢冒險闖進廟中。

人叢中忽然不知誰個厲聲喊道：「瘋子，把刀丟出來，不然就開槍了！」

老戰兵想，「這不成，這夢做下去實在怕人！」他不愿意在夢裏被亂槍打死。他實在受不了了。接着那把刀果然啣的一聲響拋到階沿上去了。一個兵士冒着大險搶步而前，把刀檢起。其餘人衆見兇器已得，不足畏懼，就向廟中一擁而進。

老戰兵於是被人捉住，胡胡塗塗打了一頓；且被細綁起來吊在廊柱上。他看看遠遠的圍繞在身邊有好幾百人。自己還是不明白做了些什麼錯事，為什麼人家把他當瘋子，且不知等會兒有什麼結果。眼前一切已證明不是夢裏，那麼剛才殺人的事也應當是真的了。多年以來本地就不殺人了，那麼自己當真瘋了嗎？一切疑問在腦子裏轉，終究



弄不出個頭緒。一個人閃不知從老戰兵背後傾了一桶髒水，從頭到脚皆被髒水淋透。大家哄然大笑起來。老戰兵又驚又氣，回頭一看，原來捉弄他的是本城賣臭豆豉的王蹄子，倒了水還正咧着嘴得意哩。老戰兵十分憤怒，破口大罵：「王五，你個狗肉的，今天你也來欺侮老祖宗！」

大家又哄然笑將起來。副官聽他說話，以為這瘋子已被水澆醒，不再癡迷心竅了。方走進他身邊，問他為什麼殺了人就發瘋跑到城隍廟裏來，有什麼鬼趕他，見了什麼鬼。

「爲什麼？你不明白規矩？你們叫我辦案，辦了案我照規矩來自首，你們一羣人追來，要槍斃我，差點兒我不

被亂槍打死！你們做得好，把我當瘋子！有什麼鬼？我問你！……

軍部玩新花樣，處決那兩個共產黨，不用槍決，來一個非常手段，要守城門的老劊子手把兩個人斬首示衆。可是老戰兵始終不明白衙門爲什麼要他去殺那兩個年青人。那一對被殺的，原來就是北門裏小學校的兩個小學教員。

小學校接事的還不來，北門城管鎖鑰的職務就出了缺，——老戰兵死了。軍隊裏於是流行着那個「最後一個劊子手」的笑話，無人不知，并且仍然說那傢伙是白日見鬼嚇死的。

## 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結果

陳衡哲

### (一) 引言

我因想調查一下小學兒童的健康情形，曾在上月的兒童節日，作了一個簡單的調查表，在大公報和獨立評論上同時發表，請求讀者們的合作。這些填好的表寄到北平來的時候，正值我在南方旅行着。直到今天，經過了整整的五個上午，和靠了幾位同情朋友們的幫助，我方始把牠們

理出了一個頭緒。現在且把這一點工作的結果，先送給一位向我伸着手，嚷着要三週歲生日禮的小朋友；間接的也算是我送給在小學讀書的各位小朋友們的一個「秀才人情」的禮券。但是，小朋友們，究竟你們的這張禮券能不能換得一點于你們有益的物件，我却沒有權作主了。我只能替你們求國內握有教育實權的領袖們，給你們的禮券

兌換一點好東西吧。

假如沒有填表的諸位家長們的合作，我的這個微弱的努力是絕對不能進行的；我謹在此向他們一一道謝。對於他們寫給我的許多鼓勵與同情的信，則我不但感謝，並且還很高興把他們對於現在小學情形的批評與意見，選擇出一部分來在本文發表。這些家長們對於兒童教育的感想與希望，想來也是虛心的教育家和教育當局們所願意知道的吧。

至於對於各位家長們的那個更深一層的希望——對於本問題的一個更大規模的運動，俾能收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偉果——則我的答語是：我們的工作比如是救火，而一個無權無力的小百姓如我者，又那裏能得到什麼更好的救火工具呢？我所有的只是一個小小的水勺子；但我不灰心，我仍舊一勺一勺的從塘裏搯出水來向着那火焰澆去。我希望凡是社會上關心兒童健康與民族前途的人士們，也都能用他們的小勺子來給我們加添一點水；一勺子的水雖然沒有用，千千万萬小勺子所含量的水量却儘夠我們去澆滅一個大火了。何況那許多握有救火工具的朋友們，他們對於救火的工作，一定也是抱着同樣的，或是更大的熱忱的。所以我們現在的最大希望，是應該在他們的加入這個工作上，

而不在我的這個小勺子的忽然變為一個五石瓢上！

對於幫助我整理材料的各位朋友們，尤其是劉孝瑛女士，我也謹在此向他們表示深刻的感謝。

各處寄來的表和信，我都一一保留着。同情于我們這個微薄努力的朋友們是隨時都可以商得我的同意，來此查看的。

### (二)各表的簡略統計

學校的區域 北平天津最多。此外代表的省份，有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山東，江西，四川，及綏遠，共八省。

學校的性質 私立的占百分之五十，公立的占百分之四十，其餘的為國立或省立附屬。

兒童的年齡 兒童最小的是六歲，最大的是十六歲。十二歲的占最多數，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五。

兒童的性別 男的占百分之四十五，女的占百分之五十五。

每週上課時間 自廿五小時到三十二小時。

每週自修時間 自八小時到十五小時。

最喜歡的功課 以國文，體育，音樂，自然諸科占最大多數。

最不喜歡的功課 以社會，算術，英語諸科占最大多數。而國語與自然兩科，一方面有許多兒童喜歡牠們，一方面也受到有些兒童的厭惡。最值得我們的注意的，是不喜歡這幾門功課的原因。現在且擇幾個重要的，列舉于下：

：教員不好，教材不好，教法不良，數量太多，教員不准多問，性情不近，能力不够，考試失敗，家庭作業太多等等。

功課如做得不好，將得到下面的懲罰：（以受到此種懲罰的兒童數目為次序，最多的列在最先。）罰站；打頭部；罰背誦，抄書，扣分，或另作功課；叱罵；打手心；打屁股；和罰跪。打手心有時是用厚篾片，打到「手至紅腫」。

放假時與上學時兒童健康的不同上學時兒童食慾與食量減少的，約占百分之九十三；睡眠不安的，約占百分之八十六；脾氣變為急躁的，約占百分之七十七；身量減輕的，約占百分之七十四；面色變為蒼白的，約占百分之六十三。

### （三）家長呼聲的代表

我現在且從家長們的來信中，選擇幾段，發表于下，作為他們為兒童求救的呼聲的代表。

（一）……校長兼差太多，不能顧學校的行政；且自是之見太深，家長不能過問。學校不講衛生，所以常常有得傳染病的可能。教員年歲太大，但知注意死背，死讀，及抄寫等的教法。……

（二）……在小學方面，（希望）即採用多軌制，對於一般不能升入中學的貧苦兒童，祇課以讀，寫，算，體育，音樂。……

（三）……我的兩個小孩子，一個年十五歲，在小學六年級；一個十一歲，在小學四年級。每天早晨七點來鐘上學，午間十一點四十分放學回家就趕緊吃飯。飯畢又趕快上學。下午四年級那個學生四點多鐘就可以放學回家；六年級那個學生因充童子軍隊長和本級的級長辦理事務的關係，常在六點多鐘纔能回家。學校為他們留的家庭作業太多，如算術習題竟多至六十多題，又抄書又騰筆記，（四年級這學生所學的自然不用課本，上堂由先生在黑板上寫，學生照抄。因學生小，認識的簡字和草字很少，所以常把筆記寫的錯三落四，必須下學後同學等互相對照騰清。我認為四年級的小學生實在沒有抄寫長篇筆記的程度。）又寫大小字，又常命擬製關

於史地或社會的圖表……等。所以這兩個學生下午放學進家門換下制服，就伏案作功課；吃完晚飯，又趕緊在電燈下繼續去作，常常非到十一點多不能完……我以為像這些未滿十五歲的小學生，腦力和身體其他各部分全極幼稚，正在發育的時候；白天在學校念了一天書，下晚放學回家，實在不應再給他們加上這樣繁重的功課。不然，不但妨害他們身體的發育，就是對於他們的功課也難得良好結果的。因為日間在校受了五六個鐘頭的功課，精神已覺疲倦，對於所留的家庭作業雖然怕學校的處罰，勉強於燈下一樣一樣的草草作完了；但是限於時間，只圖快，毫無領悟的工夫。（常常看我那個十一歲的學生燈下打盹寫字）像這樣機械式的功課：那能有進步呢！再說夜間十一點才能睡覺，第二天早晨六點多鐘就起床，只多不過安睡七個多鐘頭覺。作功課是那樣多，睡覺又是這樣少，實在不足以恢復頭天的疲勞。而吃飯又不能好好吃，照這樣常常作下去那能不生病呢？……

（四）……在現在提高學生程度的趨勢中，小學教育也是做唐花般的竭力促小學生早熟，他們——教育者

希冀教學效率由此增高，學校聲望由此隆重，不惜把小學生們做了犧牲品。……

（五）……先生所舉出的幾個例子，我們在有子女念書的家庭中也常常聽到的，只是沒有人敢和孩子們的老師去高談，終於隱忍着，瞧着子女們的精神，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這是一件多痛心的事啊！我有兩個女孩子在××小學念書，大的今年十三歲，在六年級，小的今年八歲，在複式一年唸書。大的今年暑假就要修業期滿了，但考查她的成績真該列入「劣等生」！然而她的資質，並沒有低劣到這步田地。當她考入該校三年編級生時，老師就叫她臨寫多寶塔，她不但沒法臨寫，即那些字的筆劃她也沒法弄清楚，認識不認識，那更成問題了！我看了這種情形，心裏真是難過極了！就去訪該校主任×××先生，和他談起這個問題以後，他的回答是：「你的孩子太笨了！我的小孩也同樣臨寫，沒有一些困難……。」我還很客氣的問他，「要臨這樣艱深的字帖，究竟根據甚麼？」他很不願意的說：「我有事須立刻出門，把她級任先生請來和你談吧。」我終於驚了一肚子的難受，不得要領的跑回家。

了。……

(六)……我的小孩子從前在××市私立××小學校讀書，才好玩哩。功課做得不好，一罰便罰一千八百字。小孩子沒有學過筆法，祇可一筆一筆地湊成一個字兒。下午放學回家，一直寫到三更半夜，還不敢睡。……在中國，從來沒有注意過兒童教育的不問題，從來沒有訓練過整批的良好的小學教師。……在下曾經留心觀察過廣東，廈門，鎮江，上海，青島的所謂小學校教育。小孩子吃足了苦頭，做父母的的心也夠痛的了。

我現在且再從另一位家長的議論中，選錄一節于下。作者是華中某報館的一位記者，他的這段議論即是在那日報上發表的。因為這段議論寫得很詳細，很具體，所以我現在把他作為家長們呼聲的一個總代表與網結束。

(七)……我也不是教育專家，并且也沒有在教育界混過飯吃。不過我倒是一個孩子的爸爸，爲了自己小的時候，受了不少糊塗教育，被多少混飯吃的先生欺騙了我，對自己的小孩子受教育問題，曾下過最大決心；我要立志督促他，啓發他，要他讀書科學化；要他一切合理化。然而，我這種試驗

，現在可以說大部已經失敗了！可是我倒得了些經驗。我的小孩子七歲的時候，因爲我個人職業上的關係，未能入學讀書，完全由我個人在工餘之暇，按照學堂課程，檢擇重要和興趣一點的教他，不到一年的工夫，他把第三冊國語，算術，公民上的主要課目，都能讀的很熟，并且能確實領悟，他的身體并且也健壯。我的教書方法，并不比一般教師高明，不過我注意的是「質」與「量」的方面，與他太離遠的教材我寧肯不教他，不叫他讀了之後，莫明其妙；他能多讀，多教他一點，不能時，也不強迫他。……第二是課本的亂用，國語用商務的復興課本，算術用中華的，公民用開明的，自然和社會則用世界的，我們知道這完全是出版商和學校當局所玩的把戲，擊學生成全他們的交易。結果學生讀着不相諧和的課本，在他的感覺上，良知上都能起很不好的反映。比如有的材料在復興本子上是第四册上有的，而在中華的課本上則在第五册上才有；有的材料在商務的自然上和國語上都有相當關聯，若是讀一本商務的國語，同時再讀一本世界的自然，把所有連系性的東西，就完全失掉。像這類的例子

，真是舉不勝舉。學校當局爲與出版商講求生意，不惜犧牲學生的讀書便利，把學生當成教育商品化的工具，真令人言之痛心！爲了這個關係，我也費了不少時間。……統計起來，一個小學三年級有書本的課程有：國語，算術，英文，自然，社會，衛生，公民，國音等八門，沒有書本的有：勞作，故事，音樂，體操等四門，另外每天要寫兩篇大楷，一篇小楷和一篇英文；有時候勞作也得登回家來作。他們在學校上課的鐘點是由早七時半至十一時五十分止，一時半起至四時半止。除了朝會和上下課當中休息的時間外，正式聽講的時間，頂少也在六時以上……但是回到家後，大小楷必須寫，英文必須寫；算術題要演，勞作也要做；這四門課外的課程，起碼還得兩個鐘頭才能做完。如果一個學生不照着這樣去做則已，否則任憑他是一個營養富足，體格強健的孩子，我可以武斷地說：他的體質的強健，一定抵不過繁重課程的勞碌。

像這種慘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實，不知還有多少。現在我的意見是：第一，課本須要減少。自然，社會，衛生，公民可編一混合本，如先前的常識一類

。國音可和國語歸併。這一來，連國語、算術，共有三種。量的方面減少，質的方面并無缺陷，對於兒童視覺，聽覺均能減輕不少負擔。第二，減少讀書時間，據調查現在全國各地小學生讀書時間，平均都在五時以上，我認爲時間太長，應縮減至四小時以下。第三，應多注重教室外課程，如體操，音樂，勞作的授課時間應再多添。第四，絕對限制讀外國文的年期，這一條是專指上海一地而說（或許別處也有同樣情形），添外國文一門，絕對應限制在四學年以後。第五，統一課本，應由教育部編纂標準課本，限令全國小學一體採用。僅僅以上五條，我知道是不完備的，不過我願意拚這區區五條作爲一個研究的前提。更要緊的是：我們不是研究制度，和探討學理，是如何拯救這正在和正要害肺結核的兒童的事實！

最後，我渴望著陳衡哲先生能把這一個有意義，并且有嚴重性的工作趕快完成。

#### （四）我認爲最嚴重的情形

我在上次調查上曾經說過，我的工作不過在找求一點代表的事實，來貢獻給教育專家和教育當局，而不在發表

自己的意見。但當我看到這許多表和信件之後，却又有點忍不住要說幾句話了。

從這些表和信上，我們可以知道，現在小學教育中最嚴重的情形，最不容我們忽視的情形，至少有下列的三種。其一，是懲治兒童的方法；其二，是兒童的康健因課程的繁重而受到的損害；其三，是一般教員們的不負責。現在且依着上面的次序，來作一點簡單的說明。

第一是懲治兒童的方法。從前我真是糊塗，以為打手心之類的懲治方法是早已成爲一種偶然看見的現象了。這些及上第一件震驚我心目的事實，却是告訴我體罰的怎樣普遍，打手心還算是很輕的懲罰呢！在回答懲罰方法的條下，差不多十有七八張是填的「打手心」，「打屁股」，「用手擊兒童的頭腦」等等說來不信的野蠻舉動。還有幾位家長告訴我，他們的兒童曾被教員打傷得很重！還有用籐似的教鞭猛烈擊打兒童的頭腦的！這是什麼現象，在這光天化日的二十世紀的世界上？兒童的身體受到了這樣不斷的損害，廉恥之心受到了這樣的侮辱，我們還有什麼叫孔來談教育，來談什麼識字救國，來談什麼運動與主義？除了體罰之外，罰寫字也似乎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如上面一位家長信中所說的，他的孩子有一次竟被罰寫到一千

八百個字之多。我到此方始明白，現在學生寫的字爲什麼那樣壞；因爲常識告訴我們，假使我們要使一個孩子對於某種學業和事情發生厭惡，最好的方法是把那件事作爲刑罰。可惜這一點常識竟不會跑到大多數的小學當局與教員們的腦筋中去。至于四年級的學生即令抄寫草字的筆記，三年級的學生即令臨寫那個她尙認不清楚字眼的多寶塔，以及不許出聲的死背教科書之類，結果也和罰寫字一樣，不過徒然毀傷了兒童智識的胃口，使他們對於一切智識的追求多加一點厭惡而已。

第二是兒童在康健上所受到的損害。從大多數的表上和家長們的信中，我們知道兒童因課程的繁重而受到下面的損害：（不一定與課程有關係的病，如扁桃腺炎之類，此處都不引入。）睡眠不夠，頭暈頭痛，耳痛，手痛，食慾減少，神經失調，咳嗽，近視，牙病，精神呆滯與萎靡等等。（有一位家長的信中說，「督促最嚴的時候，在幾次以後，兒童必要生病。」又有一位家長說得最具體，他說，「小孩的面孔原來是U字式的，上學唸書唸成V樣兒。」）這些豈不都是肺結核與神經衰弱的先鋒？而誰又不知道這兩種病症是最有實效的滅種工具呢？至于兒童在智識方面所受到的康健損害，則在上條已經說過，此處不必

再說了。靠了全國的教育家數十年來的努力，而結果竟使在小學的兒童們受到這樣永難恢復的健康損害！無論在身體方面，智識方面，精神方面，他們的損害都是一樣的深刻與巨大的！這還能說不是教育界的一個最嚴重的現象嗎？不但如此，現在兒童在種種方面不康健的必然結果，即是將來民族的大衰落與總滅亡。看見烏雲的漫山蔽天，我們便知道一定有傾盆的大雨來臨。國內的領袖們！決不僅僅以教育界為限！對於這種情形，還能袖手不管嗎？還能說我們的憂慮是危言聳聽嗎？我們不為兒童們設想，也須為將來的民族想一想呀！（有一位家長的信說，「這是一種極嚴重的現象，如果這樣遷延下去，實在不得了，將來都變成智識癆病鬼後，再侈談救國，有何用呢？」我以為他的這個恐懼不但一點也不過分，并且還能代表許多家長們的一個共同情緒。）

第三是教員們的不負責。對於這一層，我們若能平心靜氣的去看看，便知道這個現狀的原因並不止一種。有些教員們的不負責，是由于她們——因小學教員女性為多，故此處所用的「她們」兩字，是兼指那少數男教員而言的——缺少對於兒童的同情心；有的是由于她們的智識低下和常識不夠；還有的是由于她們的有心無力。現在我且再依據着

那各處寄來的表和信，很簡單的指出這幾種不負責的情形。

自打手心起，到以藤鞭猛擊兒童的頭腦止，這一類體罰行為的解釋，除了說是由于教員們的缺少同情心，我更不能為她們找出第二個理由來。對於這一層，說得最沉痛的，要算是下面所引的一位家長的話了。他說，「那兩位未嫁的先生，不知養兒育女的艱難，擔實拳頭很很地照準小孩的背上，沒命來幾拳，這是教育兒童呀！」此外如挨罵與罰跪，竟也算是懲治兒童的辦法，則真把我的好奇心引起來了。我很願意知道，她們罵的是什麼話；我也願意知道，兒童們是向着什麼人下跪的，是孔老夫子呢，還是孫中山，還是耶穌基督，還是教員的講壇？

因教員們的智識低下和常識不夠，而使兒童們受到不良的教育，也是一個很普遍的情形，我現在且引一二段來做例子。有一位家長的信中說，「我又（對孩子們）說，「你們一班四十個學生，每天每人作了這些家庭作業，統交到先生，那先生要逐一的看實在過於勞苦了。」他們說，「這些作業先生不過偶爾抽看一兩份，全叫本級的級長代看。」趕到我查看他們所作的那些算術，或抄的書或製的圖表，其中算錯的，寫錯的，或遺誤的，全沒有錯號或



改正。由此足証他們先生沒有看這些作業。」又有一位寫信說，「寫到這裏，又想起我所見到的四五處××小學來了。那些辦××小學的，多半不懂兒童的生理和心理，完全把他們當作成人教訓；教員說的話，專門的術語，有如連珠；兒童偶有過失，即聲色俱厲的呵斥，或加以體罰。更有×××小學，已將兒童打傷，防家長與問罪之師，竟調到大批路警，嚴陣以待（防工人也）。這又是一種甚麼現象呢？我想，類于此種情形，不為我們所見到聽到的，還不知有多少呢。」又有一位家長寫信報告他的兩個女孩子在某小學的工作，其中有一段說，「最近，說是要畢業了，要特別注重家事。於是前天做桌布，昨天習刺綉，今天學挑花，明天又要練裁縫。一件沒完，第二，第三件，又接二連三的來了。把個學生弄的無所適從，做家長的也來不及替學生預備材料。這真不知道是一種甚麼教育？」除了這幾個例子，在我個人所知道的情形中，也頗有可以拿來補充牠們的，現在且說一件作為代表吧。有一位教國文的小學教員，連頂簡單的字如「密」與「蜜」，「益

「與「蓋」之類，還沒有弄清楚。她又喜歡改兒童的作文，常常把他們寫得不錯的字改成別字，寫得很有意思的文字改成不通的濫調。這也算是人師！

但是，小學教員們也並非個個都是這樣的糊塗。不過在這漆黑一團的環境中，不糊塗又怎樣辦呢？我有幾位在小學教書的朋友們，她們對於這種種的現狀也很不滿意；但她們只是一個龐大機器中的幾個釘子與螺絲，除了消極的辭職以外，她們是沒有第二個工具能使她們來作什麼極改良的運動的。所以這少數的教員們雖然智識充足，對於兒童也有同情心，但她們至多却也不過能說一句，「我們有心無力」罷了。

以上是我認為現在小學教育中最嚴重的三個情形，也可以算是我對於這個教育病症的一點診斷。至于診斷得是否得當，及醫治牠的藥方應該如何開法，那却都是教育專家與教育當局的责任，決不是我這個「走方郎中」所敢胡說亂道的了。

## 關於孟母

知 堂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通縣女子師範學校禮堂落成，兼開新年同樂會，請國麟徵焦實齋徐正諸位先生去講演。我也被拉在那裏面。諸位先生各就軍事外交教育有所發揮，就只是我沒有辦法。我原是棄武就文的，可是半路出家，終未得道，弄成所謂稂不稂莠不莠的樣子，所以簡直沒有什麼專門話可說。但是天無絕人之路，忽然記起華光女子中學所扮演的六女傑，又想起兩句三字經裏的文句，臨時就湊了起來，敷衍過去三十分鐘。

這題目可以呼作賦得孟母。我說，中國現在需要怎樣女子呢？這就是孟母那樣的。華光女中所扮的六女傑可以代表一般青年的心理，在找看去却很有可商之處。嫫祖再有是不可能，武則天與王昭君在現今都是同樣地不需要，而且有了也反不好，班昭女誠實為女兒經之祖母，不值得尊崇。餘下是兩位女軍人，花木蘭，梁紅玉還是秦良玉呢，總之共有兩位，可見人心之所歸向了。不過我以為中國要打仗似男子還夠用，到不夠用時要用女子或亦不得已，但那時中國差不多也就要完了。女軍人與殉難的忠臣一樣

我想都是亡國時期的裝飾，有如若干花圈，雖然華麗却是不吉祥的，平常人家總不希望牠有。講到底這六女傑本身因為難得所以也是可貴，在現今中國並沒有大好處，即使她們都再出現。據我想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倒還是孟母。三字經上說：

昔孟母，擇鄰處，  
子不學，斷機杼。

這種懂得教育的女子實在是國家的台柱子。還有一層，孟母懂得情理。列女傳卷一云：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人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實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我讀這一節不勝感歎。傳云：「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固然說得很對，其實禮即是人情物理的歸結，知禮者必懂得情理，思想通達，能節制自己，能寬容別人，這樣纔不愧為

文明人，不但是賢姑良母，也實是後生師範了。假如中國受過教育的女子都能學點孟母的樣，人民受了相當的家教，將來到社會上去不至於不懂情理，胡說胡爲，有益於國家實非淺鮮，孟母之功不在禹下。

我這孟母贊原是一時胡譏的，却想不到近日發見了同調。北平市長主張取締中學男女同學，據說這是根據孟母的教育法，雖然又聽說這是西班牙公使的意見。孟母不願意她的兒子爲慕問之事，踴躍樂埋，或嬉戲爲賈人街賣之事，這是見於列女傳的，若男女不同學則我實在找不到出典。話分兩頭，反正孟母沒有此事也無關係，別人要怎麼說都可隨便，我仔細思想之後覺得自己推崇孟母的意見還是不錯的，因爲像她那樣懂得情理的人實在是難得，現在中國正需要這種人。前兩天給北平實報寫了一篇星期偶感，題曰情理，其中有一節云：

「我覺得中國有頂好的事情便是講情理，其極壞的地方便是不講情理。隨處皆是人情物理，只要人去細心考察，能知者即可漸進爲賢人，不知者終爲愚人，惡人。禮記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管子云，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都是千古不變的名言，因爲合於情理。現在會考的規則，功課一二門

不及格可補考二次，如仍不及格，則以前考過及格的功課亦一律無效。這叫作不合理。全省一二門不及格的學生限期到省補考，不考慮道路的遠近，經濟能力的及不及。這叫作不近人情。教育方面尙如此，其他可知。」五月十日天津大公報評欄有一篇「偶感」，末二節云：

「又如南京市決計劃除文盲，期於明年五月要在街上抽驗十，這實在是極好的消息。但據說明年五月要在街上抽驗，倘有不識字的，要罰銀一元，這就可怪了。自己預期的成績爲百分七十，那麼明明承認有百分三十的文盲依然存在，這些人受罰，冤也不冤？」

苦生活的人們從小無受教育機會，現在給他們機會，自然很好了，但輪不到受教之人，或雖受而記憶不佳之人，却新有了罰錢的危險，這實在不是情理所宜。在希望這電訊所述不一定要實行，應該根本上沒有罰錢的規定。只識字並不能濟貧，奈何要向貧民罰款！」這里我還想補充一句話：不知道這一元的罰金可以有幾天効力，假如這不是一句空話，是捐稅那樣地至少可有効一年，那麼這些無緣受教或記憶不佳的諸公每月還須得備三十塊錢來付這筆罰款哩。

說到這里我偶然看見三國志徐邈傳的文句云，「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忽然似乎懂得男女同學與孟母三遷的

關係了。風化云者蓋本於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謂影響也，猶墓間之學錐埋，市傍之學街賣耳。今人云爲風化故而取縮男女同學，準孟母教育法當由於居妓院旁習爲邪僻。但是，這例子顯然不對，男女同學並不一定在妓院旁，一也。不同學的男女或者倒住在妾院旁，二也。學生如其家習見妾，婢，賭，烟等等邪僻事，即不男女同學亦未必有好風化，依真正孟母之教實在還在應選之列者也。故如準照人情物理而言，學生不准住妓院旁，不准住有妾婢

等的家中，乃爲正風化的辦法，若普通的男女同學讀書則是別一件事，實與孟母毫無關係。平常人濫用風化二字，以至流於不通，如法廷上的性的犯罪在民間常稱風化官司，殊不可解，少時嘗誤聽爲風花官司，似尙較有諧趣也。在中國這一類的字頗多，函義曖昧，又復傳訛，有時玄秘，有時神異，大家拏來作爲符籙，光怪陸離不可究詰。不佞之意以爲當重常識以救治之，此雖似是十八世紀的老藥方，但在精神不健全的中國或者正是對症服藥亦未可知。

## 學術獨立工作與留學攷試

吳有訓

(清華大學二十四週年紀念會演講稿)

在中國的學術現況下，大學主要工作的一種，自然是

談個人的感想。因爲自己是專攻物理學的，以下所舉的例証，不免偏于相關的學科。

求學術的獨立。所謂學術獨立，簡言之，可說是對於某一學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專門學生，且能對該科領域之一部或數部，成就有意義的研究，結果爲國際同行所公認，那末該一學科，可以稱爲獨立。所以有意義的研究工作，是決定一個學科是否獨立的關鍵。近來各方討論此類問題的文章，似乎不少，其中有些很好的意思，也有些對中國學術界的情形，似乎不甚明瞭。今日特借此機會，略

我個人覺着國內近年在學術上的進展，有兩點很可表示中國的學術是慢慢的趨向獨立。第一：以前國內大學的教師，資格很是隨便；只要是留學生，似乎什麼都可教，結果當然不免有些缺點。現在大學聘請教師，不但要同所習的專門學科，且須顧及已發表的研究工作及其價值。此種轉變，不是偶然的結果。必須國內有了獨立的工作，留學生的地位才自然的被重行估定。一個學科在國內獨立的

程度愈高，在國外專攻該科者所受的佔定，也自然的是愈加嚴厲。第二：以前國內的學術團體，大都具包羅萬象的性質，如中國科學社學藝社等；現在則各種專門學會，均次第宣告成立。（我提出此點，絕非對科學社一類的團體，有何不滿，不過是指明中國學術界的演進罷了。）且每一學會之主要會務，為發刊相關的專門學報，以登載國內研究工作的結果。所以近年來，中國人的學術工作，足資國外引証者，也慢慢的增加起來。談到這裏，因為今天是清華的二十四週年紀念日，有一件事，或者也值得報告一下。清華除發刊清華學報外，尚有理科報告第一種與第二種。理科報告發刊的原意，在發表理工兩院的研究結果，與國外相關的學術界通消息；所以發表的論文，必須有點新的東西，而所用的文字，是限定了為英德法三種。理科報告第一種，專載關於數學物理化學及工程的論文，第二種專載關於生物及心理的論文。因為本人是第一種的編輯，情形知道更詳，總計第一種已出兩卷，共十二期，每期每篇論文均經英美德法文的專門論文提要錄按期選登。這似乎也可表示國際學術界知道有一清華當然這不是一項什麼稀奇事體，但理科報告為對外面發刊的原意，至少是達到一部分。同時把這種事體同五年前或十年前相較，不

能說不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關於研究工作之進行，我覺得有三點，值得講一講。

第一：獨立工作的人。凡能獨立工作的人，一定能對自己的工作，開闢一條新的路線；或能佔據一個區域，為自己的工作區域；但最少也必須有一個確定的工作題目。一般說起來，國內對於研究二字的見解，仍是不免含混。在科學上，決定一個研究的題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初次進行研究的人，似乎覺得處處是題目，但自己總像沒有重心，能夠作一個決定。結果必須指導者指定一點，才安心的進行一切。所以能夠獨立工作的人，是進行研究的原動力。第二：工作的中心。在一環境比較安定的地點，有圖書及其他必需的設備，有幾個能夠獨立工作的人，一面自己工作，一面指導工作，以工作上及所得結果上的安慰和愉快，勵己勵人，久之便自然的形成一個工作中心。此種中心的惟一表現，是工作和工作的結果。不過關於設備一層，我覺得可以特別說幾句。國內有些人以為做研究，必須有極貴重和精細的設備，其實簡單的設備，也可成就極重要的工作。又有些人以為研究室，必須是一座講究的洋樓，其實有些大的工作，是在破房子裏面做成的。個人的見解，認國內對於設備，是不成多大問題，最要緊的是安

定的環境和真正「知」而且「行」的工作者，特別是「行」的成分的需要較「知」的爲尤甚。第三：工作的風氣。研究是工作者畢生的事業，由一羣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經過相當的時日，便可造成一種風氣。一個活躍的研究所內的緊張空氣，似乎逼着人不得不感到學術的興趣和工作的決心，便是這種風氣一個表現。所以工作風氣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空言可以達到，而是由實地的工作所換來。一個學科造成了此種風氣，不但可給專門該科的后進許多鼓勵，同時也自然的影響到他科的學者。國內最近學術的進展，我覺着受互相鼓勵的恩賜不少。

依個人所得的印象，中國學術界，具有相當工作中心的學科，似乎不少。在科學方面，不但地質和生物學科，有了不少的成就；在近五年來，即研究工作最不發達的數學物理化學及工程，也均有了相當的基礎。且事實上，每一學科，均似乎形成了幾個中心。在今天清華的紀念日，我或者可以老實不客氣的說，清華對於此種進展，曾有了幾點貢獻，要是在紀念日談起什麼值得紀念的話，這似乎也可說是一件。我提及此節，絕對的不是自滿，却完全是藉以加勉呢。

當然，國內現在進行研究工作者，大部係留學生，所

以今日學術上所得的一點成就也可說是留學政策的一種收穫。不過在現在自己有一批人正在努力獨立工作時候，留學攷試，是否仍應視爲造就專門學者的惟一辦法，是大可討論的問題。自從教育部令清華繼續攷選留學生以後，中英庚款也攷攷留英公費生，許多省的教育廳也攷選省官費留學生，于是留學攷試的風氣，可說是盛極一時。表面看起來，攷攷的科目，似乎較以前是更確定，可是結果如何，仍屬難言。記得兩年前，蔣廷黻教授對於清華攷攷留學生，首持異議，並指出以派遣留學的經費，聘請外國學者來清華任教，是更經濟更有效的辦法。（見獨立評論第十七號。）同時薩本棟教授指出，到外國學習專門技術的種種困難（見獨立評論第五十九號）。經過兩年的教訓，蔣薩兩教授所預料者，均一一成爲事實，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本來一面開辦研究所，一面拼命的留學攷試，是不甚相容的政策。最顯著的事實，是相處很久的助教和成績較好的學生，對於所進行的工作，本可望相當的結果，因預備留學攷試攷工作的效率大減，有時竟等于零，所以有些工作，無法進行，有些工作，中途停止。當然國家舉行公開的留學攷試，助教和學生去預備參加，在事實上情理上

均無阻礙的可能。結果是助教和學生放洋，而國內的研究工作，則未免望洋興嘆。此種說不出的痛苦和滋味，惟親自工作者，才領受得到，才感覺得到。且留學放試錄取一名或二名的學科，預備投考的人數竟達二十至三十，這簡直可說是白費時間。所以現在所舉行的留學放試，事實上是防碍了中國的學術獨立工作，不能不認爲一件嚴重的事體。

上面所說的現象，一面是因社會上對於留學生竟究還是特別優待；一面是因國內許多工作中心的歷史，究竟較短。所以我對於蔣廷黻先生及最近許多人提議聘外國學者來華任教的意見，是大體贊成。同時我也主張真正能做研究的青年，國家應給與比較長期及寬裕的補助費，使能安心工作。對以上兩點，我應稍加說明：（一）以派遣留學生的經費，聘外國學者來華任教，是更經濟的辦法，已有許多人討論過，可以無容多贅。不過我的意思，是聘外國

的真正學者來充實我們已有的工作中心。必須我們自己在苦幹的地方，才有較多的機會聘到外國的真正學者，才能利用聘到的外國真正學者。有些人說因爲國內無人做高深的研究，必須請外國學者來提高我們的程度，這是不明瞭中國學術界情形的議論，也是外行的議論。（二）有些學科，在國內進行研究，的確不是易事，但最近數年中之青年工作者，仍能得到相當的結果，是值得贊美而且增強我們的自信。此種人才，實應當給予長期及寬裕的津貼，使之繼續工作，成爲獨立工作的學者。這似乎是學術獨立工作進行中一項要緊的設施。

最後我應聲明，我反對現在的留學放試，我並沒有說中國以後不應派留學生。任何學術已經獨立的國家，還是不免有這回事，不過人家的派遣的方法，資格，及意義，是很值得我們參攷玩味的。

## 怎樣劃定一個都市的內地

吳景超

每一個都市，都有他的內地（Hinterland），這是他的主要市場，也是他所需要的食物與原料的主要來源。一

個都市的工商業，常爲他的內地生產品所決定，譬如天津的皮貨出口，在全國各都市中佔領第一位，但漆與桐油

的交易，却集中在漢口。內地生產品影響都市商業的例子。又如全國的紗布工業，集中在上海，但榨油工業，却集中在大連，便因棉花產在上海的內地，而大豆却產生在大連的內地。這種例子，舉不勝舉。所以一個有都市意識的人，對於他的內地的生產，是極端注意的。

但是現在却有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便是一個都市的內地，其範圍應當如何劃定？天津附近的村鎮，自然是天津的內地；漢口附近的村鎮，自然是漢口的內地，這是不難劃定的。但如河南省的村鎮，我們便難定他是屬於天津，或屬於漢口，或屬於上海。第一個研究都市經濟最有成績的人，自然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史教授格來斯（Z. S. B. Gras）。他在經濟史入門一書中，首先提出都市經濟一個名詞，他在別的方面，雖然有很多貢獻，但並沒有告我們一個方法，決定都市的內地範圍。他只提出一個意見，以為我們可以到那些位于兩大都市之間的市鎮中去問問那兒的商人，看他們的答案，是認那一個都市的勢力大一點，但他接着又說，這些答案，每每是靠不住的。其實格來斯教授這個意見，研究市鎮經濟的人，早已採用了。他們研究一個市鎮的勢力範圍，便是到市鎮的附近各村中，去問那兒的農民，是到那個市鎮去做買賣。假如丙村是在甲乙

二鎮之間，但村中的農民，大多數都到甲鎮中去購買，那麼甲鎮的勢力範圍，便包括丙村。市鎮的範圍，是很小的，用這個法子去劃定，並不費事，但一個大都市的內地，周圍每有幾百里，用這種訪問的方法，是很費事的。顧得（J. P. Goode）教授，研究芝加哥的內地時，便採取一種簡單，但是武斷的方法。他在地圖上畫一圓圈，把芝加哥附近五百英里的土地都圈進去，假定為芝加哥的內地，然後研究這五百英里內的鑛產，農產，人口，交通等現象，看他與芝加哥發展的關係，并根據這些材料，以預測芝加哥的將來。這個方法雖然簡便，但不能回答我們的問題，因為假如別個大都市，特別是離芝加哥最近的大都市，如聖路易，也把附近五百英里圈作他的內地，那麼芝加哥的圈，與聖路易的圈，便有互相重疊的危險。這些重疊的區域，到底是那一個都市的內地呢？顧得先生的方法，在這兒便現破綻了。最近派克教授（R. E. Park）想了一個很好的方法，來劃分美國四十一個都市的內地。他在每一個都市中，選出一種日報，看他銷路所達的區域。譬如在芝加哥附近六十里，有一個市鎮，這兒的市民，都看芝加哥的報紙，那麼這個市鎮，便算是芝加哥的內地。假如一個市鎮，介于兩大都市之間，市民有看甲市日報的



，也有看乙市日報的，但甲市日報的銷路，在這個市鎮中，佔百分之五十以上，那麼這個市鎮，便算作甲市的內地。這個方法，可以免除重疊的危險，而在理論上也講得通。因為報紙是傳佈消息的，假如某一市鎮，買賣都集中於甲市，自然想知道甲市的消息，因而也一定看甲市的日報，所以某一都市的日報銷售區域，實在是某一都市的內地範圍的最好指數。美國的報紙銷路，是公開的，所以這種材料，頗容易得。中國各大都市中報紙的銷路，只有報館的主人知道。但我想，假如我們能把大公報，新聞報，武漢日報的銷路，以一黑點代表一份或十份，畫在地圖上面，也許可以看出天津，上海及漢口的內地範圍罷。

好幾年前，我因要替世界書局寫一本都市社會學的小冊子，便從海關報告中去搜集材料。在這些報告裏，我發現一種很有趣味的材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決定都市的範圍，那便是子口單的數目字。我們都知道子口稅是關稅的一種，凡進口貨已于進口處的海關繳納正稅後，如運銷內地，復于所到省的稅關，再繳半稅，以代釐金，便是子口稅。假如江蘇省的商人，想運銷洋貨到江蘇省的內地，都是在上海的海關繳納正稅，領取子口單。河北省的商人，每在天津的海關領取子口單。每一海關發出的子口單，是

為運貨到什麼地方去銷售的，海關報告都有記載，可惜這些記載是以省為單位，而非以縣為單位，所以我們不能用這些材料，來定都市內地的範圍。譬如民國十五年，河南省的商人，在津海關領取子口單一，一〇三張，貨價值一，六三九，六二〇兩；在滬海關領取子口單八，二一五張，貨價值二，一二九，四九三兩，在漢海關領取子口單一，二，四九五張，貨價只值七一三，〇八一兩。我們從此可以猜想到，河南商人販運洋貨，有時取道天津，有時取道上海，有時取道漢口，所以河南一省，是中國三大都市勢力角逐之地。假如這些子口單的報告，是以縣為單位的，我們便可知道那幾縣是上海的勢力範圍，那幾縣是天津或漢口的勢力範圍了。我希望在海關上的朋友，能利用他們的檔案，作一點劃定內地範圍的研究，看看這種方法，是否適用。

一個都市的內地，無論我們用什麼方法劃分出來，決不會相似，更不會固定的。但我們留心都市發展的人，對於每一個都市的內地，很願意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這種智識，對於我們了解一個都市的活動，或預測他將來的發展，都是有用的。至于這種智識，對於一個都市中的商人，銀行家，實業家等等，有實際的用途，那是顯而易見的。

的。所以我們希望都市中的領袖，特別是商會中負責的人，出來領導這種研究。

## 地震瑣記

翁文灝

中國地震不很多，但發生的時候却往往有很大的影響。地震的情形，正史記載大抵只說死傷人數，以及房屋傾毀等情，此外尚有許多極有趣味的事實，往往略而不載。反不如私人筆記中，却時有若干紀錄。現在我引一則北平地震的實例如下。明朝文秉所著的先揆志始說：

天啓六年（西歷一六二六），周順昌既下詔獄，魏忠賢與其黨密謀宮中，意更有所羅織。時忽地震，當坐處鴟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璫皆擊死，而逆賢得免。

俄頃有聲如霹靂，從西北起，黑雷乘之，簌蕩，壞民居室數里無存。巨石從空飛注如雨，男婦死者以數萬計。驟馬蹶犬殆盡，斷臂折足破頭決鼻者枕藉街衢。又王恭廠藏舊火藥發驚象，象狂走，民人遭踐踏死者更無算。忠賢輩因是有戒心，緹騎亦相戒不敢南下。

可見這一次地震不但破屋傷人，而且對奸臣下了一次

極大的警告，保全了不少的忠良，很有若干政治意義，這是世界地震史中所很少見的。同時，這則紀錄也給我們想見北平地震的可能。

北平附近的地震照畿輔通志所載有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五十九年（一七二〇），道光十年（一八三〇）等各次，如何情形記載並不詳悉。民國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肅地震的時候，北平也很受影響，我親見房內電燈忽然搖擺，不過程度不高沒有傷人罷了。清朝的地震亦有記載略詳的，例如劉壽眉著春泉聞見錄內有一段云：

雍正九年（一七三二）庚戌，先大人居京之橫街，八月十九日早餐後赴友人約，路極狹巷，覺足下如登舟，搖擺不定，兩壁從身後合倒，急踉蹌奔出，而巷口已迷，墻屋盡皆傾覆，頭目眩暈，身不自主，坐地地掀，街市屋宇東歪西仆，方知地震。

更有意思的是西安小雁塔的經驗。王士正隴蜀餘聞內

有如下的記載：

長安荐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時建，凡十五級。嘉靖乙卯（一五五五）地震，塔裂爲二，及癸亥（一五六三）地震復合。滇逆之變，王輔臣叛據平涼，塔忽中裂，亂平塔復如故。

以上所記的是二段事，頭一段即明朝嘉靖年間的事我知道極爲可靠。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的地震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最大的一次，陝西山西之間特別重大，據說死人到八十萬，這是世界各國所未有的。這次地震後小雁塔忽裂爲兩半，勢極危險，到了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再經一次地震，塔復相合。這段故事有人刻在塔旁，我會親自見過，塔上裂痕宛然；也很容易看見。但王士正所記後一段的故事，即吳三桂用兵時塔的分合，我却未有別的證明，如有人能另有其他記錄見告，甚爲歡迎。

本來地震對於建築物開玩笑的事往往不免。我會親見甘肅固原縣北董福祥的神道碑被民國九年的地震橫截爲二，但並未崩塌，不過上截與下截旋轉了好幾度的角度，這就證明此碑斷後上半段沒有動，而下半段却因地震而被旋轉了。

近年來我搜集了關於地震的筆記幾十則，我仍望朋友

們幫助我再多得些。當然，筆記所載的事實有時是帶着迷信而不可靠的，試舉池北偶談內所記二則如下：

（一）：宋小說載崔公誼爲冀州任邱主簿，熙寧初（十一世紀）河北地震，而公誼秩滿，携家南歸，一日宿孫村馬舖中，風電陰黑，夜半有急叩門者云：「君合係地震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今已收魂岱嶽，到家速來。」崔自度必死，乃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

（二）：康熙戊申（一六六八）山東地大震，莒州尤甚，莒州與日照鄰，地震之夜凡日照人客莒州者皆從崩壓中得不死，莒人客日照者皆死之，信有定數。

這種看法當然是很不對的，但錯誤不過是解釋，地震却是實在有的。所以雖然這樣壞的記載，仍是極有意思。許多記載收集起來有什麼用呢？決不是專爲一兩個小故事，實是希望從此可以推想到中國地震區域的分布情形。民國十年我曾從二十四史以及各省省志中搜羅三千四百三十九個地震記載，詳細研究，推定了許多地震中心區域，到現在有好幾個已有事實證明。如能再得許多較詳的筆記，也許能使這個工作更進一步。

## 日本政策支配下的中日關係

胡道維

自甲午之役以後，中日關係無往不在東京當道的支配之下，中國政府只是處在被動的消極的地位上。惟其因為如此，日本在以往對中國的政策如何，實有加一番迴溯的必要；不然，就是最近的提攜論，對於我們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了。我們且從大處作想，將日本對華政策劃分為四個時期，概括的加以探討。

第一為泛大陸政策時期。這個時期自一八九五年中日之戰起，至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時止；共計不下二十六七年之久。在此時期中的日本人士，朝野上下口誦心維的計劃，都是要走向東亞大陸，來佔據一席領土的與經濟的重要位置。在這初期的大陸政策，乃以中國全部為對象；與華會後之滿蒙政策相比，尚有概括與專注的區別。諸如馬關條約的締結，旅順大連的租借，高麗的割併，二十一條件的迫訂，山東德國權益的承繼；都是泛大陸政策的表徵，也都是泛大陸政策的結果。日本在大陸上實行開拓政策的一切基礎，都是在這個時期中打定的；可以說是極重要的一個時期了。

第二為標榜親善政策時期。自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閉幕時起，至一九二六年止；共計有五六年的時間。在日本國外有瀾漫全球的民族自決的洶潮，在日本國內又適政權落在帝國主義色彩較輕的民政黨的手裏；華盛頓國際會議且有九國公約的成立，迫日本承認中國的獨立與完整；更加從前泛大陸政策的日底不會認清，方法不會確定，精力不會集中，行之亦往往有棘手的內痛。因此，日本不得不順水推舟的對中國大唱其「同種同文，共存共榮」的口號，以與世界潮流國際形勢相適應。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仍然在企圖調整整個對華的政策，以便集中全力於滿蒙的攘奪。諸如山東漢口之日本駐屯軍的撤回，日本在中國內部的郵政的取消，青島的退還與膠濟路的讓贖，藍辛石井協定的取消，庚子賠款的退還；這些都是「親善政策」的表示。

日本在泛大陸政策之下，一時想從福建闖進大陸，一時想從山東闖進大陸，一時又想從南滿朝鮮闖進大陸；但自華府會議以後，列強將中國的東南門戶給緊緊的關閉

了：日本人感覺此路不通，于是在親善政策之下下了一個「滿蒙除外」的註釋。所以一方面撤退漢口山東的駐軍，而在滿洲非但一兵未撤，反在滿鐵沿線增加無數的守備隊。日本取消中國本部的郵政時，滿洲的日郵却依然存在；而且在東北各重要城市，還增設了若干領事。這都是由籠統的大陸政策而轉變到專注滿蒙的政策之實証；嗣後着着猛進，方有九一八事變的發生。

第三爲田中積極政策時期。自一九二七年田中組閣時起，至一九二九年田中暴卒時止；其間經過不過三年之久。田中是「道地藥材」的軍閥；他因爲要阻止中國革命勢力的北延，所以第一步便是炮轟濟南城，第二步便是要求（一）東北商租權，（二）禁止中國建築平行南滿道的鐵路，（三）允許日本完成吉會線，（四）在東三省增設領事。凡此都是田中積極政策的初步表現，同上屬幾個時期的政策仍然是一線的，但是他却更進一步的經營滿蒙而不遺餘力了。

第四爲繼續或實現積極政策時期。自一九三〇年濱口組閣時起，直到現時廣田高唱協調外交時止，統是這個時期以內的歷史。廣田之協和政策是否能另劃一個時期，那就還有待於將來發展的証明，此時我們是不能決定的。自

從華府會議以後，尤其是自從田中內閣以後，民政黨與政友會在對於滿蒙（不是對全中國）的政策上，已到了一鼻孔出氣的情形；幾乎日本全國一致的都在要求實現最後獨佔滿蒙的計劃。本來日本三十年來的教育，都已經使現一代的日本青年深深刻刻的認識滿蒙是隸屬於天皇的領土，是太和民族的牛命線；那麼，此時不公開的佔據過來，又待何時呢？此時正當國際政治的與經濟的恐慌大作，中國內部於國民革命後又重陷于軍閥混戰的狀態中；機會來得真湊巧極了。日本第一步便是萬寶山的事件；第二步便是韓人殘害華僑事件；第三步更假借「中村事件」對中國當局多方的恐嚇；第四步率性在大炮掩護之下，將東北數省武力霸佔以去。至於後來在淞滬在長城各口對中國的軍事壓迫，還只算是焦七外交的餘興表演。

我們把這四十年來的日本政策支配下的中日關係檢討一下，便可以得着極端深刻的教訓——使我們對於目前所謂關係正常化的局勢，仍不免懷抱極嚴重的疑慮：第一，日本之中日親善的口調，往往是他們更加猛進侵略的序幕或粉飾；一提携，一積極，彼此起伏，互相表裏，成爲上文所言之週期性的嬗變政策。第二，日本于口唱親善之際，每在心目中將中國某部分的領土劃除於此政策範圍之外；

所以敵友兩種關係，不妨同時發生；侵略與親善，壓迫與提攜，也都是一樣的手段。第三，日本的親善方針常缺乏心理上的正常基礎；他們非但不能以平等互惠的原則與中國相見，亦且深受有優越感的支配而不願給我們以公道的待遇。所謂公道，就是西哲所言「將各人份內的應有的，給予各人」的意思。世間的財貨，人我各有受分；不能以己之所無，而強佔人之所有；不然，公道自在人心，橫行又豈是能到頭的呢？因此，我們常見日本的親善政策，在尙未能改善中日關係之前，早就引起列強的疑慮與中國的恐懼了；這樣自然的反足以障礙兩國間正常關係的開展，厲害一點還可以掀動國際的亂機了。

在「天羽」聲明仍然繼續代表東洋領袖的抱負與察東屢被轟炸的今日，又突來此高唱入雲的親善聲調；這是真實而有誠意的表示嗎？還是一種傳統的煙幕彈呢？這是善

## 廣州青年的呻吟

容肇祖

廣州的讀經，是由于古直先生作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的主任才開始的，這時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位絕未有受過學校教育的人，而又有自負不凡的大胆，自然是

隣政策的確切活躍嗎？還是在此弱佔權益漸趨鞏固之後，想藉虛偽儀表以謀一席的喘息地，而事後仍要積極進行其橫奪政策的呢？換句話說，三月以來洋溢于東瀛三島而絕於世人耳鼓的提攜親善等口調，不是爲和平的經濟侵略或暴力的領土佔取所設下的遮掩嗎？日本能顧全中國的領土完整，不將任何部分劃除政策以外，而真正從根本上解決中日問題嗎？日本能與我們在平等互惠的公道原則上相見嗎？我們在此地所提出的，都是恢復兩國正常關係的先決問題。日本人士的答案，便可以決定中日關係的前途命運。也可以決定東亞安危的前途命運。我們知道東瀛，不乏識時務的俊傑；我們希望他們當此中日關係業已發生轉機的時候，要放大心目高瞻遠眺的來決定關係如此重大的國策，並且用具體而切實的言行來解釋世人的疑團。

有驚人的課程出現了。

廣州大中小學的讀經案，開始決定于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一位幸運的武人，飽受阿諛逢迎的巴結，要學老祖宗

趙佗作蠻夷大長，劉龔維持小朝廷，而頒行孝經以並駕孫  
總理的「建國大綱」，奉承的人們遂謂「我粵以孝治天下  
」，故此廣東的陳濟棠先生也大胆的宣言「讀經是我主張  
的了」！

國立中山大學既開讀經風氣之端，又站在讀經隊伍的  
最前線，這三不管的大學，自然可以暫時依樣的敷衍槍頭  
在近的上官，維持方音相同的學究，不管學生的利益與學  
問的前途了。（三不管者，教育部不能管，教育廳不配管  
，西南政委會不暇管。）

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開始實行讀經的課程到現  
在，快要滿三年了，我覺得只有別人替學生擔心，爲着國  
家的人材可惜，而却沒聽見學生自己的呻吟。自然他們當  
道的，當校的要蒙蔽學生，要拒絕胡適先生的講演，可以  
移丘易段的罵「胡適出言侮辱宗國，侮辱廣東三千萬人」  
，把胡先生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又  
如中山大學對付許地山先生的談話，在今年二月二十一日  
佈告說道：

昔有從董遇學者，遇云：「必當先讀百遍，讀書百  
遍，而義自見。」今以此法告汝，汝倘從之，而猶  
莫明其妙，然後詆毀讀經，豈爲遲乎？……君子

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許地山可謂不智矣。

爲此佈告，使我同學諸生，咸知此意。

又二月二十五日佈告說道：

凡所稱引，多爲我同學諸生所知，而復有云者，非  
與許氏逞口舌之是非也。誠恐觀聽不決，或成心理  
之病，害我青年，爲慮至切耳。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國勢阽危，國魂將絕，數典忘祖，其如國命  
何哉？

看這兩佈告，可見胡適先生的不講演，許地山先生的談讀  
經，使得一輩學生覺悟着，或者意識着，或者從前的默然  
到這時有點忍不住的動作或聲張了。昨天我的朋友寄了一  
本新出版的文學生活活刊號，下署「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研究會印行」，是本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對於讀  
經的問題有不少的微吟與嘆息，自然是不敢明白的詈罵，  
這真是壓迫下的呻吟，這是三年中隱忍後的呼籲，這是滿  
天霞霧裏的汽笛聲，這是我現在急要介紹出來的。

文學生活第一篇文章是勞光濟先生的走上文學之路，  
節錄于下：

我們沒有野心利用文學來做「升官發財」的工具，  
我們並不希望從這裏得着些什麼「登龍技術」……

爲着要改善，充實我們的人生，描寫社會的矛盾，喚起大衆意識和推進時代的革新種種使命，我們要統一步伐地向着建設新文學的路一齊邁進！

可是有些「食古不化」，「甘於陸沈」的學究們，妄自扯起衛道的旗幟來大發其「阿Q」的精神，所謂吟風弄月是文學家唯一天職，善於詩賦就足以盡文學的能事等等，像這種坐井觀天，以蠡測海的短見，文學是什麼？我們實在無法能夠使他明白。在青天白日的旗幟飄揚下面還有這樣的現象發生，不能不算是一件怪誕的可笑的事情！

這種人，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沒有眼睛，沒有頭腦，思想自然是更談不到，讓他靜幽幽地去沈醉在「桐葉黃花」的歌咏；或者永遠蜷伏在故紙堆裏去埋葬他幾十年可憐的生涯好了，我們無須乎去見怪。倘若是妄行標榜，藉名招搖，企圖披着古色斑斕的衣服從墳墓裏扒起來領導羣衆，把歷史巨輪倒推轉來，在事實上雖毫無能力，可是在行爲上却真是一種不可寬恕的罪犯，這是文化界的不幸，同時也是中國革命前途的不幸！

文學生活內又有一篇讀經問題的商榷，下面署名「續熙」二字的，節錄一二段于下：

有一種人，從表面去談經，目的只在剽竊幾句經書上的形式，作幾篇似通不通的詰屈聱牙的文章，充其量只是想返到漢魏六朝和尚書的時代去，他們對於經的內在，恐怕也是「茫然不知其爲何物」，除了神秘性的崇拜以外，還有什麼話講呢！

今日的讀經，須要具有科學頭腦的青年，才能真正了解經，否則清朝的八股文已經夠做了，駢四儷六的無病呻吟，已不是今日亡國的時候所需要的，何必重來這一套呢！難道想追慕清朝的遺風，再來一套「臣罪當誅」的勾當以限制無可限的言論自由嗎？

這個刊物，是中山大學的學生辦的，然而編者「編後」中有云，

盲目地讀古書之徒，始終不能使頭腦清純的青年敬愛，任他怎樣大吹大擂，我們只當作一種無聊的舉動。

這幾句出諸純潔的青年的嘴裏的話，可見中山大學語言文學系冤枉的叫學生讀了三年盲目的經，終于免不了這樣的



呻吟與怨艾。

# 編輯後記

適之

△這一期共有十二篇文字，作者多是獨立的讀者熟悉的人，多不用介紹了。

△陶孟和先生曾用筆名在獨立上發表過幾篇文字，這回是他第一次用真姓名給獨立作文。

△沈從文先生第一次為獨立作文，我們希望他平時也肯送給糖果給這小孩子。

△吳有訓先生是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現任物理系主任。

△陳衡哲女士在獨立第一四五號上登出一個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表格後，收到不少的答案。這裏登出的長文是她費了五個半天整理出來的結果。

△請各位讀者注意我們隨報附送的三週紀念優待券。

## 胡適之的書

胡適文存	定價	洋裝二元八角
胡適文存二集	定價	洋裝二元四角
胡適文存三集	定價	洋裝三元二角
胡適文選	定價	一元一角
先秦名學史(英文本)	定價	一元三角二分
四十自述	定價	七角
神會和尚遺集(編校)	定價	七角五分
短篇小說第一集(選譯)	定價	三角
短篇小說第二集(選譯)	定價	三角
嘗試集(新詩)	定價	四角五分
藏暉室劄記	印	五分
胡適文存四集	印	五分

##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發行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定價	一元二角
白話文學史(上卷)	定價	一元二角
章實齋先生年譜	定價	七角
淮南王書	定價	四角
戴東原哲學	定價	一元二角
詞選	定價	一元八角

## 商務印書館發行

獨立評論 第一五一號 編輯後記

# 商務印書館編輯印

# 林氏叢書集成

集叢書之大成

廣古籍之傳播

敝館歷年購藏善本叢書至夥，兼多海內僅存之本，今擇其尤者百部，汰其重複，整其版式，定名叢書集成，初編去取之間，以實用與罕見為標準，而以各類具備為範圍，大別為普通叢書、專科叢書、地方叢書三類，類各區為若干目，曾於三月間將緣起總目凡例先行刊布，全目今已印成，開始發售預約，圖書館及藏書家屢斥巨資求之而不可得，或不易得者，今出原書二十分之一之代價，盡人得而致之，寧非快事。

## 發售預約辦法

**內容** 叢書一百部，子目四千餘，約二萬卷，二萬萬字。用上等道林紙印，寬市尺三寸五分，高五寸二分，厚紙封面，分裝四千冊。附書名著者卡片。

預約價	五月內	六月內	七月內
	四百六十元	五百元	五百四十元
一次付	二百元	二百十元	二百二十元
四次先定書時	各一百元	各一百十元	各一百廿元
取前三期書時繳付	五百元	五百四十元	五百八十元
合計	五百元	五百四十元	五百八十元

**郵費** 連包裝費各行省六十四元（蒙古新疆及郵會各國照章另加）

**出版** 分五次出齊，自二十四年十二月起，至二十六年十二月止，每半年出書一次。

**樣本** 附預約簡章，承索即寄。本書另備精裝本，價目另見預約簡章。

再論國民人格

張熙若

貫台黃河堵口成功以後

張仲伊

蘇俄旅行記（十五）

丁文江

論讀別字

丁文江

文法科在今日中國的地位

池世英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第一五二號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廿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 | 知行書社(代定) | 大學出版社 | 君中書社 | 嘉陵書社 | 育中書社 | 真光書社 | 玉山書社 | 和平書社 | 東安市場 | 佩文書社(代定) | 景華書社 | 福華書社 | 華盛書社 | 華僑書社 | 侯記書社 | 啟旬 | 佩文書社 | 沙灘 | 北大 | 一院 | 景山書社 | 海運倉 | 朝野書社 | 朝大消費社 | 清華消費社 | 成府競進分社 | 天津書局(代定) | 南洋書店 | 大生書局 | 文元書局 | 榮 | 房子 | 博古書局 | 志恆書店 | 北方文化社 | 現代書局 | 生活書店 | 上海 | 湖維社 | 公司 | 中華雜誌公司 | 群衆雜誌公司 | 開明書店 | 南京 | 新中華書店 | 南新書社 | 花牌樓書店(代定) | 鐵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中央書局 | 大新書局 | 天一書局 | 新生命 | 東壁書局 | 鎮江書店 | 徐州廣告社 | 徐州書店 | 新民書店 | 三友書局(代定) | 振華書局 | 現代書局 | 代定 | 開明書店 | 大衆書局 | 生活書店 | 新主圖書公司 | 新生活社 | 常口 | 漢口 | 武昌 | 華生書局(代定) | 胡正 | 興派報社 | 新光書局 | 武昌 | 昌雜社 | 誠信雜誌社 | 南通書局(代定) | 拔提書店 | 兒童書局 | 嶺南 | 廣州 | 南大書局 | 大東書局 | 汕頭 | 新時代書局 | 黃勝和堂 | 梧州 | 文瀾書局 | 永昌公司 | 桂林 | 二管書局 | 濟南 | 東方書社(代定) | 濟南雜誌社 | 青島 | 荒島書局 | 春野書社 | 威海 | 吉昇書局 | 世界書局 | 新書社(代定) | 中華書局 | 宜化 | 小書報社 | 覺民書報社(代定) | 華新書報社 | 統一派報所 | 四方書報社 | 世界派報社 | 鄭州 | 公興派報社 | 五洲報社 | 張錫香報社 | 西安 | 西報社 | 甘肅書報社 | 新書報社 | 開明書店 | 成都 | 文實書局 | 新書報社 | 合川 | 新川書局 | 民衆書報社 | 雲南 | 東方書社 | 文化書店 | 貴陽 | 現代書局 | 青島 | 青島公司 | 新民書局 | 杭州 | 左海書局 | 金城圖書公司 | 教育用品社 | 廈門 | 開明書店 | 福州 | 福州派報社 |
|----|------|----------|-------|------|------|------|------|------|------|------|----------|------|------|------|------|------|----|------|----|----|----|------|-----|------|-------|-------|--------|----------|------|------|------|---|----|------|------|-------|------|------|----|-----|----|--------|--------|------|----|-------|------|-----------|------|------|------|------|------|-----|------|------|-------|------|------|----------|------|------|----|------|------|------|--------|------|----|----|----|----------|----|------|------|----|-----|-------|----------|------|------|----|----|------|------|----|-------|------|----|------|------|----|------|----|----------|-------|----|------|------|----|------|------|---------|------|----|------|-----------|-------|-------|-------|-------|----|-------|------|-------|----|-----|-------|------|------|----|------|------|----|------|-------|----|------|------|----|------|----|------|------|----|------|--------|-------|----|------|----|-------|

## 再論國民人格

張熙若

我在「國民人格之培養」(五月五日大公報星期論文)一文裏會說(一)個人解放是現代一切文化的基礎；(二)個人主義的優點在能養成忠誠勇敢的人格，而此種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都有無上的價值，都應該大量的培養；(三)中國今日急需培養此種人格，以立國本而救國難。惟因篇幅關係，未能盡所欲言。茲作此篇，聊為補充。

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獨立評論第一五〇號)一文中說：「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時髦的年頭。」我覺得在這個年頭談「人格」，尤其「國民人格」，更有令人目為腐化的可能。所幸我們說話並非要趨時髦，也不怕人家指為任何甚麼化。只要將自己良心所認為對的或不對的忠實的說出來，盡盡自己做國民的責任，那就是了。管它時髦不時髦，甚麼化不甚麼化。人的思想和社會的轉變是狠奇特的，有時說不時髦的話反變為盡國民責任最迫切的要求。

我所以提倡個人解放和培養國民人格的理由是因為在中國歷史進化的現階段中這個解放是絕對的必要的，這種

人格是無論如何離了不可的。這個解放若能比較的澈底一分，社會的新基礎也就比較的確固一分；具有此種人格的人若能多幾個，擔當國事的人也就多幾個。這兩者都是建設新中國的必要條件。此種條件若不充分的存在，新國家不是根本建設不起來，就是表面上勉強建設起來，骨子裏還是不健全，不能有很大的發展。

中國數千年來的社會中是只有團體，沒有個人的。一個人只是家族的一分子而不是一個個人，只是構成社會的一個無關重要的單位而不是一個有獨立存在的個人。他的生命，他的思想，他的行為，他的價值，都是拿團體做規矩做標準。離開團體，他就沒有意義。離開團體，他就不存在。拿現代眼光看，這樣一個人自然是一個不發展的人。不發展的人所造成的社會自然也是不發展的社會。

這種現象本是人知進化史上一種普遍的現象，並不限于中國。不過不幸這種現象在中國比在西洋各國存在的特別長久了三四百年。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才漸漸動搖。到了五四運動以後才大大改觀。所謂個人解放就是要將數千年

來受重重束縛，重重壓制，不自由，不獨立，沒有本身存在價值，沒有個人人格，聰明才智受銷磨，能力本事受挫折的一個可憐虫解放了，使他爲他自己的生命的主宰，使他盡量發展他的天賦品性中的各種美德而爲社會一健全份子，——使他爲人。個人解放在西洋所發生的效果是現代文化，現代社會。中國如能離開世界而獨立，或者也不一定要有現代文化現代社會。假如不能，那就不能不接受這種文化，不能不建設這種社會。不過，話又說回來，現代文化和現代社會的源泉是個人解放。若是沒有個人解放，就不會有現代文化和現代社會，有之亦必是殘缺不足觀的。

因爲已往的中國人太受束縛，太不自由，所以現在解放必須相當的澈底才能矯正已往的傾向和習慣。因爲已往的中國人易于受權勢的壓制，官庭的侵陵，武力的威脅，養成一種不抵抗，甘屈服的第二天性，所以現在應該特別提倡勇敢的精神，保護不畏強暴的人格。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神聖人格在今日是應極力設法實現的增多的。別的古可以不復，這個古不可不復；別的經可以不讀，這個經不可不讀。西洋人最鄙視的是怯懦。別的西化可以不要，這種西化不可不要。

但是不幸的很，「五四運動」後甫見萌芽的個人解放與人格培養經過這幾年的嚴厲制裁後竟然日見消沉。弄到現在，眼看把一個尙未完全脫離家庭束縛的小孩子，可壓服在國家的大帽子底下，使他動彈不得，呼吸不得。又因國家的威權比家庭的大的多，且無自然的情感爲之緩衝，所以他的壓迫，他的不自由，他的銷磨挫折，也就比較得更深刻一層，更厲害數倍。國家同個人一樣，幼年時心身發育若不完全，成人後的發展造就一定是很有限的。誰也知道，中國春秋戰國時的思想是極其發達，文化是甚高。兩千多年以來所飲的文化酒漿都是那時醞釀出來的。但是兩千多年以來何以不能繼續的再作新釀而必須飲此舊醅呢？誰也知道，最大的原因是因爲秦朝的焚書坑儒和漢朝的罷黜百家。有人說中國是一個衰病的老人，我看它只是一個發育不全的小孩子。「五四運動」前後的思想解放運動本有醫治這個發育不全的效力和希望。不幸社會上相信西醫的人太少，這劑西藥經過淺嘗之後，又改用中醫。稍微念過幾天教科書的小孩子都知道，爲中國文化計，秦始皇不應該焚書坑儒，漢武帝不應該罷黜百家。但是有幾個人的真能感覺我們現在又在重演這種歷史悲劇？難道這個發育不全的小孩子要教他終身殘廢不成？

固然，個人不能離開國家而存在；國家的生存發生危險的時候，個人的自由就要受減縮，個人的生命就應受犧牲。這幾年大家所提倡的「有國家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的口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剷除惡化，消滅反動的工作也是能得相當的同情的。大我不存，小我亦將無附麗，這是很明顯的道理，這也是一般人所能瞭解所能尊重的。

不過一件事情常常是有兩方面的道理。個人固然不能離開國家而存在，國家又何嘗能離開個人而存在？而且，講到底，國家還是爲個人而存在的，個人並不是爲國家而存在的。國家只是一個制度，一個工具。它除過爲人謀福利外別無存在的理由。這個制度，這個工具，在人的生活雖極重要，但畢竟還只是一個爲人受受人利用的東西。談政治若不把這個賓主關係分別清楚，不但是不通，並且是很危險的。

近年來中國政治上使人最感不安的就是倒置這種賓主關係的傾向。國家（其實就是政府）高于一切，絕對的服從，無條件的擁護，思想要統一，行爲要紀律化，批評是反動，不贊成是叛逆，全國的人最好都變成接受命令的機械，社會才能進步，國家才能得救，運用政治的人才覺得

真正成功！外國人想拿機械造人，我們偏要拿人作機械。這種工業化在今日實在沒有提倡的必要。

假使國家果真是不能作非，政府是的確萬能，那麼，絕對的服從，無條件的擁護，至少還有實際上的利益，不過不幸經驗告訴我們，世上沒有這樣的國家和政府。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因爲政府是由人組織的，不是由神組織的。政府中人與我們普通人一樣，他們的理智也是半偏不全的，他們的經驗也是有限的，他們的操守也是容易受誘惑的。以實際上如此平常如此不可靠的人而假之以理論上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權力，結果焉能不危險。外國提倡政權須受限制的人不全是傻子。

權力對於運用它的人們有一種侵蝕的力量，有一種腐化的毒素。這種侵蝕腐化的象徵便是濫用權力。壞的統治者固然逃不掉此種侵蝕與腐化，就是再好的統治者，若不受限制，也很難抵抗濫用的引誘。某種限制權力的特殊方法，例如分權，不見得一定有效，但是權力應受限制的原則却是毫無問題的。經驗告訴我們，接受批評容納意見是有效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種。

而且自另一方面看，一個國民，若是不能講他的良心所要講的話，結果他將不講話；不講話的結果，他就失掉

他做國民的真正意義，他就與國家斷絕道德的關係。一個人因不能做忠實的國民而與國家斷絕道德的關係是一種很危險的現象。所以英國人早就發現「以改革為保守」的聰明辦法。國民的服從應該是田感動得來的，不應該是由強迫得來的。亞里士多德曾說：統制是有優劣的區別的；有上等的統制，有下等的統制；統制奴隸是下等的統制；下

等的統制根本就不配稱統制。

總之，國家不過是個人的集合體；沒有健全的個人，不會有健全的國家。歷史的機會不可糟蹋，民族的生命不可戕賊。完成個人解放，培養國民人格，是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基本工作；所有偷巧，取捷徑的辦法都是沒有真正出路的。

## 貫台黃河堵口成功以後

張仲伊

我於四月七日，同沙玉清先王，及學生四人，去西安一帶旅行。我們的計劃，是先看陝西近年來所興辦的灌溉工程，回途再到開封，去看黃河堵口。我們很高興的看過已成功的涇惠渠，和正積極進行的引洛工程後，就得到了貫台堵口成功的好消息。等我們到貫台（四月二十日），口門已經合龍一星期多了。

這次黃河決口，自三月二十日，歸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賑組接辦後，能迅速堵築成功，自是一件幸事。當前些日子，堵口工程情勢最惡劣時，一般輿論，多抱悲觀，最高當局，才認為問題嚴重，決定變更堵口方略，同時也引起我們研究的興趣。我們到貫台，雖嫌過遲，未能看到

堵口合龍時的實況，但是我們從北平南下時，遇着河北省黃河河務局局長齊子仁先生，談了一路；到開封後，與黃河水利委員會秘書長張華甫先生，暢談許久；到貫台時，又蒙堵口主任工程師傅古愚先生，詳述堵口經過。從以上談話，更使我們對於目前的黃河問題，增加不少的認識。茲就個人觀察所及，略供點意見，請大家指教。

現在大眾的印像，似乎覺得堵口成功後，黃河的嚴重性，已減輕許多。其實我們的目的，是在防止今夏黃河不再成災。黃河的潰決，決不是因為貫台堵口成功，便有保障。貫台堵口，僅是為防禦今夏黃河潰決的一個初步必要工程。貫台的河口，若堵不住，便不能堵塞黃河北堤上的

決口，而談不到防守。但是貫台堵口合龍，把黃河挽回原道，以後還須靠沿河常局在這短期間內，五六七三個月，把破破的北堤，修補堅實，到相當程度，才能抵抗今夏洪水之侵蝕。換句話說，要想免除今夏黃河的水災，須靠河北省黃河務局作最後的努力！

這次堵口地點，是在河南省貫台村東旁黃河灘地上，支流與正流分叉處。但是黃河決口，是在河北省長垣縣境。黃河北堤，在去年八月十二日先後沖破四處，都是被前年大水時所沖決的舊口，這是很足以令人傷心的。爲堵築這幾個口門的便利並經濟起見，工程當局，沿着水流向上，選定貫台附近，這條支流與正流分叉處，爲堵口最適宜地點。這樣的支流，河防上叫作串溝。原來黃河自孟津以下，流入華北大平原，才有南北大堤。兩堤的距離，極不一致，普通寬約十幾里，最寬處約在三十里以上。但是黃河河槽，平時也不過三四里寬，有的地方，河流分作幾股，那不主要的一股水，到漲水的時候，因水勢的變更，反吸引正流，成爲串溝，若串溝的水勢奔向堤岸，便有決堤的可能。去前兩年，河北省黃河北岸的決口，都是因爲串溝作怪。我國以前河防工程，對串溝很加注意，每年到黃河低水位時期，把串溝堵塞，以免將來釀成大患。可惜現

在的河防制度，省自爲政，各省抱定「守堤不守灘」的「明訓」，只要黃河不在我省的堤上決口，我就沒有責任，因此堵塞串溝的良法便失傳了。

貫台堵口工程，經過二月裏惡劣變化後，政府才覺到以往的失策，於是趕緊把職權劃分清楚，將堵口工程完全改歸工賑組負責。把黃河北堤後面的第二道防線——金堤——交黃河水利委員會修補。至於黃河北堤的修復和防守，就交給河北省河務局辦理。果然令下不久，堵口先告成功。我們到貫台時，口門已完全斷流，只剩下所謂善後工程。離口門上游不遠，可看見用柳樹所做的挑水壩兩道，這是以前堵口時所未採用的。至於堵築方法，大致是沿用舊有河工成法，不必多述。惟大壩（用礮和土做的堤，從河灘兩端高地築起）快要接合，只剩兩丈多的缺口，（河工上叫做金門）做最後合龍的工作時，所用的堵築材料和舊法不同。這次是用柳枝紮成揹把，把塊石裹在裏面，外面用鐵絲捆繞，俗稱「春捲」。舊法用「龍枕」，主要的材料是礮石等物。大壩靠河一面，拋沈着許多的大塊石，以防護壩基被沖刷。壩的後部，用麻袋包填土，層層填實，又在壩的後面，修築土堤一道，成半圓形，叫作繞堤。這種工程佈置，不能不算穩固，不過我們應知道，這堵口工程，



是在河灘上，將來漲大水時，仍然要漫過灘地，奔向北堤去的。

堵口成功迅速的原因，雖然各方面的觀察，未能盡歸一致，但是在挑水壩造成後，口門日見淤塞，後又逢漲水，同時西北風很大，正流折回原道，這些都是事實。門口最深時，總在七八丈以上，經過漸次淤墊，等到合龍那天據說不過兩三丈深。上述情形雖然有的不是人力所能造成，但若非專權統一，責任分明，才能把材料集中，迅速工作，恐怕未必有如此的成功。

在堵口工程最惡劣時期，有人主張先集中精力，把金堤培修堅固，任黃河在被淹區域裏，自然改道。把堵口工款移作遷移災民用途。這計劃表面上看來，似乎很滑稽，因為至少是一種表示屈服的辦法，但細想想，確甚有研究的價值。假使今夏不幸，北堤再決，那末恐怕只有這條路可走了。好在現下的金堤還是第二道防線，並且已由黃河水利委員會動工修補，在大汛以前，可以修完的。

現在最關緊要的，就是要把河北省的黃河北堤，在大汛以前，修補堅實，至少使牠不比他處的堤防薄弱。這問題確很嚴重；因為北堤經過兩次大水的浸淹，尤其是從大車集到石頭莊一段，長約三十里，殘缺的很不像樣。在實

台堵口未合龍前，堤的兩面都有水，無處取土，只好聽其自然。現在雖可以取土，但運用起來，也有困難。因為新土抵抗水力向來薄弱，所以土質必須加以選擇，堤身非格外雄厚不可。再者預備大汛時搶險的材料，如磚石柳枝等，必須在這短期間內，交通不便狀況之下，充分備齊，這也比平時為難。所以現在河務局的任務，確比以前吃重的多，但是牠的地位和權限，却同以前一樣，究竟能否勝任，我很盼最高當局鄭重的考慮一下。

總之，政府果具防止今夏黃災重演的決心，那末最低限度應把這段危弱的堤防，整理堅實。只要在這短期內，能備齊充分的工料，便不誤事。但是要達到上述的條件，直接負責的機關，須時時刻刻在那裏努力進行，不能再稍耽誤。最近報載河務局購買工料，發生困難，拿現在河務局的地位看來，自是意料中事。要解決這困難，似應速組一職權較大的專門辦料機關，限期將工料供給充足，使河務局集中精力，專做工程，免去辦理事務的瑣繁。這樣仍然可以職責分明，但是工作效率，一定會高的多。

固然絕對的保障，現在是談不到，我們也並不要求辦到。像二十二年八月間大水，流量在每秒兩萬多立方公尺以上，確為現下堤防工程所抵抗不了的。不過像這樣的大

水，今年能遇到的機會很少。今年的堤防，無論如何，不能再像去年那樣情形，洪水量在每秒八千立方公尺時，便告潰決。如果今夏重演舊災，政府實在太對不住老百姓，決不是懲辦一二治河人員便算卸責的。

此外還有幾點觀感，寫出作本文的收場。

(一) 這次堵口的成功，很可以促當局的覺悟，就是辦理河防工程，需要職權劃清，責任分明，然後才能統一事權，才談得到效率二字。現有的河防制度，既無法集中事權，更談不到施行整個改良治河的方略。我們很奇怪，當局既成立了一個黃河水利委員會，為何不把河防的職務，交給牠辦理？很盼當局，快再作進一步的改良。

(二) 近年來的黃河，談不到治，只可說防，這是公認的事實。我國舊有工程，雖多落人後，但是河防工程，因經過數千年的經驗，和前人的努力，確有獨到之處。可惜黃河自改道北流以來，一班治河人員，只知保守，弄到現在，已到精華俱失僅餘糟粕的地步；這是何等可惜！就

如挑溜和落淤工程，本是從前治河極普通的方法，為甚麼等到無辦法時才引用？我們要保存舊有治河良法，非交給一個有科學智識的治河機關，去整理和研究古人傳給我們的治河方法不可。只靠現在那班全憑經驗出身的「治河老手」來「承繼」下去，恐怕是很少希望的。

(三) 近代有許多工程方法，牠的成功和失敗，中外俱有不少的經驗，我們用不着再來試驗，只要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收效。歐戰後的蘇俄和新興的義大利，政府都對於水利工程的研究工作極力提倡，便造成近年來驚人的成績；這是很好的榜樣。黃河問題，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無二的。我們想治理黃河，不但要利用舊有良法，更須研究新法，才可以事半功倍。近年來水工模型實驗，對於治河已有相當的供獻，是最值得我們努力研究的。但是這種工作，非有政府的提倡，使施工機關與研究機關有密切的合作，才可以使實際問題得到最完善的解決。

## 蘇俄旅行記

(十五)

丁文江

巴庫——從莫斯科到巴庫

我于九月十日從圖喇回到莫斯科。十一日一早我到地質探礦聯合局見奴維哥夫，向他辭行，因為我不預備再回到莫斯科的了。因為不要再回到莫斯科，護照上發生小小的困難。我在中國向蘇俄大使館請求在蘇俄境內居留兩個月。在美國得到電報，說已經照准。到了柏林把護照向蘇俄使領館簽字則又變為一個月。我再三告訴他們在中國接洽的情形，請他們簽為兩個月。他們不答應，說在外的使領館簽護照，最多只能一個月。但是你到了蘇俄要再延長一個月是一定不成問題的。我一到了莫斯科就把護照交給旅行社，同時請他們替我請求延長一個月。他們滿口答應。護照拿去了以後，許多天沒有音信。一直等我從列寧格拉得回來，要去圖拉，方纔把護照發回，可是護照上的日期並沒有延長！我向旅行社負責的人理論。他說延長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要等到期滿以前三天才可以請求！我想這件事有相當的不妥當。護照期滿的時候，預計我正在南俄煤田裏旅行。萬一臨時發生困難，豈不麻煩？而且我根本了解既然延長一個月不成問題，為甚麼不可以在莫斯科辦好？然而無論我如何要求，旅行社的人都說向例如此，無法可想。最後顏大使知道了，特別幫我忙，向蘇俄外交部交涉，要求在莫斯科簽明。直到九月十一日早上，還沒有

簽妥。大使館派了人在外交部等着，等到十二時半，離我上火車的時刻只有一小時半，方纔把簽好的護照拿到手中。

連忙回到旅館，旅行社送客的和地質探礦局所派的翻譯布拉哥佛林已經在門口等我。火車票是四天前定好的，十一日早上拿到。我正要走上汽車，旅行社送客的人說道：「請你把車票給我看看。」他一看就喊道：「呵呀，不好了，票子錯了！」他連忙到旅館裏旅行社辦事處交涉。我坐在汽車上等着，時間是一分一分的過去，而他的交涉老是沒有辦好。等到眼看見火車快要開了，這位送客的纔帶着一頭的汗跑了出來：「丁先生！實在對不住。不知道怎樣，他們把你的車票弄錯了。今天到巴庫去的特別快車有兩次：早上一次，兩點〇五分一次。他們給你買了早上那一次的票。這一次的車不能用。我打電話各處想法子改買兩點〇五分的票，都不成功。你或是等下星期一的車——因為一星期只有一日有特別快車到巴庫去——或是我到車站再想法子買俄國式的軟舖（二等）。國際車（頭等）是無論如何買不到的了。」我只好向他苦笑道：「快走！」到了車站，他先叫別人把我送到站台上，行李放在車上，他自己去想法子買票。直等到火車將要開了，他才拿了兩

張二等票來。這位送客的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青年。買錯了票完全不是他的過失。而且要不是他努力，沒有問題，我只好去莫斯科住一個禮拜。他因為旅行社誤了事，異常的慚愧，再三向我道歉。我漸漸了解青年人的有良心是世界上最一致的。

我把這兩件小事詳細記載在這裏，不是有甚麼惡意的批評；是要使得讀者知道在蘇俄旅行，時間要比較的寬裕。假如一個人會說俄國話，能過普通俄國人的生活，或是帶得有舖蓋，行床，罐頭食物，而且一點不着忙，那麼在蘇俄旅行並無甚麼困難和痛苦。像我這一次有一定的路程，預備在一定的時間裏走到，免不了常常的發愁，總覺一切預定的辦法，都是不十分靠得住的。這是我在蘇俄旅行最大的痛苦。

俄國式的軟舖本來也很舒服的。但是第一，晚上睡覺只有兩條白單布做墊蓋。雖然顏大使送了我一條毛毯子，九月中的天氣還是很冷。第二，車子上臭虫很多。蘇俄車上有臭虫，我本來早知道的，所以在柏林就買了好幾瓶殺虫藥粉。可是德國製的殺虫藥粉太利害了。洒在床上，使我不住的打噴嚏，往往大半夜不能安眠。布拉哥佛林看了很過意不去。等到車役來問我們對於「牆報」(蘇俄公共機

關都有「牆報」。是一種貼在牆上的意見書)有甚麼意見，我請布先生寫道：「五個盧布，兩條單被，一床臭虫，似乎對不起旅客！」

第二天過了哈哥夫 (Parkoff)，居然有一間「國際」車空了出來。布拉哥佛林預先一天向車守定好了。到時候我們就搬了過去。

我第一天與布先生同行，就受了許多教訓。他的母親和他的夫人都到車站上來送他。她們兩位衣服都穿得相當的整齊，尤其是他的夫人。車開了以後布先生看見我的幾個新皮包，他歎息道，「你們真正不知道愛惜物品。這樣好的新皮包，你都不做一布套子保護牠！」我一看他也有個皮包，却用布套子套着，問了起來，才知道這是他父親許多年以前從德國帶回來的。因為用的仔細所以整潔和新的一樣。他自己本來着的一套藍色的，半新的衣服。一到車上立刻把箱子開開來，換上一身很破舊的灰色呢服。我纔覺得我自己未免「暴殄天物」。我問他道，「在蘇俄新衣服不容易買得到，當然是應該保貴的。但是我看見你的老太太和太太都着得很整齊。她們的衣服難道不是新的嗎？」我那裏有錢買新衣服給她們！都是舊的。我太太着的白絲衫是我的舊衫改的。」他又告訴我，這位老太太在

革命以前已經和他父親離了婚。現在他每月送五十盧布養活着她。

特別快車上掛的有飯車。我是旅行社給得有「飯票」的，不另外付錢。布先生却得臨時買了吃。我一問中飯要八·五盧布，晚飯六·五盧布一客。中飯是一湯，一菜，一點心。晚飯只是一湯一菜。第一天飯車裏也還潔淨，第二天已經差多了，第三天桌上的白布完全看不得了，侍者只好拿報紙墊上！侍者身上的白衣服都變成灰色。

最後一輛是「文化車」(Cultural car)。好像美國的「觀察車」(Observation car)，不過沒有那樣華麗。車裏有報紙和雜誌，無線電收音機，晚上還有電影。一張票要賣一個盧布。管「文化車」的侍者會說德國話——歐戰期中在德國做俘虜的時候學的。第一次布先生睡了覺，我一個人去看電影。片子是無聲的。而且異常的陳舊，我看不懂字幕，許多情節就不甚明白，只知道許多老農民反對新醫藥。以後有一位青年把他的父親接到療養院去。他到處惹禍，時時鬧笑話。終久相信了新制度，新醫藥。第二天，「文化車」的侍者又來邀我。我對他說道，「你的片子太陳舊了，不值得一個盧布。」「先生！今天的片子比昨天大不同了。昨天的是五年前的舊片子，今天的是一九三三年

的出品。」我于是拉了布先生同去。請他逐次的給我說明。一位忠實的女共產黨，以開電車爲工作。在一羣做私生意商人的屋裏佔了一間房子。當然她的隣舍對於她不和睦。她却每天晚上讀列寧的著作。一位私商的兒子看中了她，屢次向她追求，都被她拒絕。以後她看中了一位開汽車的同志。常常同他出去娛樂。一天夜晚這位汽車夫送她到家，遇見了大風暴雨，無法回去，就在她房裏借了「乾舖」。第二天早上男的還沒有醒，女的先去做工。許多恨她的隣舍都聚在她房門外大聲的批評。這位私商的兒子又用白粉在她板門上寫上：「淫婦！一晚一個男人！」那一位汽車夫被他們鬧醒了，聽着許多污辱他女友的話，又看見板門上的白粉字，以爲這女子真是一個淫婦，就留了信給她與她斷絕往來。她知道時神經幾乎錯亂，而同時私商的兒子從窗子裏拋進一把尖刀，正拋中了女的腦袋上。不多時警察來了，立刻破案，把私商和他的兒子同時捉去。女的送入醫院以後，並沒有死；汽車夫知道了，立刻到醫院裏與她團圓。這片子情節既然如此呆板，照相光線也狠不合式，而且膠片上有許多裂痕。我問布先生道，「一九三三年的出品何以糟到如此？」「那裏是一九三三年的出品！這片子至少是六年前照的。你不看見裏面還有私商嗎？

一九二八以後私商已經不存在了。」我問那位侍者道，「今天的片子究竟是那一年的？」他面不改色的說道，「一九二六年的！」

這是在蘇俄惟一的電影經歷。我飽聽得蘇俄的電影如何進步，所以每到一城市就要求旅行社領我看電影。每一處都說是片子太壞了，看不得；都是五年以前舊出品。直等到在哈哥夫的一晚上，旅行社裏說，工人俱樂部裏有本年的新片子；又因為路太遠，一時沒有汽車，沒有能去。

同車的旅客也有幾位值得記錄。有一位是共產黨的忠實信徒，到過廣東，會說德國話。他說他認識蔣介石，並且很佩服他能幹。又有一位是反共產的。他也會說幾句德國話。他四顧無人的時候，就指給我看道，「烏克蘭

## 論讀別字

了 一

我在「獨立」第一四三號發表了一篇「文字的保守」，文中專論「寫」別字，沒有談及「讀」別字的問題；因為寫別字是屬於語言學上的書法的範圍的，讀別字却屬於讀音的範圍，所以我覺得分爲兩篇文章來討論更方便些。

(Ukraine)是我們最富有的地方。先生你看，那裏許多麥子放在地裏爛着，沒有人去收牠！呵！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這一帶荒年，許多農民都餓死了！」

從莫斯科到巴庫經過哈哥夫，婁斯特夫(Rostoff)，克勞志尼(Grozny)，一共走兩天半，三夜。從莫斯科起一百多公里就到了黑土帶。一直到過了婁斯特夫向東方纔看見高加索山脈。在此以前都是在平原裏走——從哈哥夫到婁斯特夫是經過著名的多奈茲煤田(Sonetz Basin)的，但是岩石的露頭仍舊是很少。在蘇俄這一部分，除去冰川帶來的石子以外，找不着其他的石頭，所以修路很費錢。房子大部分都是土的——單就房子而論，還不如莫斯科盆地，因為莫斯科盆地樹木很多，所以還有木頭房子。一到了黑土帶，不但缺少石頭，連木頭也看不見的了。

普通所謂讀別字，大約可分爲兩種。第一種是對於某字的子音或母音的誤讀；第二種是對於某個字的聲調的誤讀。

第一種又可細分爲兩類。第一類是一字僅有一音，但

人們所讀的音與字典不符；例如「帖」字該讀爲「搭」(Hu)，而誤讀如「古」。第二類是一字有數音，每一音表示一種意義，但人們所讀的音不能與其所表示的意義相符；例如「不亦說乎」之「說」該讀爲「悅」，而誤讀如「說話」之「說」。「臧否人物」之「否」該讀爲「鄙」而誤讀爲「缶」。

第二種也可細分爲兩類。第一類是一字僅有一聲(指平上去入)，但人們所讀的聲與字典不符；例如「丈」字依字典該讀上聲，入養韻，而誤讀爲去聲。第二類是一字有數聲，每一聲表示一種意義，但人們所讀的聲不能與其所表示的意義相符；例如「吾語汝」之「語」依字典該讀去聲而誤讀上聲。

現在我們試討論讀別字該不該矯正，及怎樣去矯正。我們仍舊從真理與實用兩方面着眼，而以實用爲依歸。

從真理方面說，就是對不對的問題。普通人總以傳統的讀音是對的；我們的祖宗那樣讀，我們也該跟着那樣讀。但是，如果我們崇信這種「真理」，那麼，非但一部辭源或康熙字典不可靠，連一部廣韻也靠不住；因爲祖宗之上更有祖宗，近代的祖宗也許把遠代的祖宗的讀音傳述得不盡確實。充其量，我們非恢復先秦時代的讀音不可。顧亭

林就是這一派的代表，所以他說：「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

姑勿論這種「真理」不是我們所崇信的，即使我們意復古，實行起來也就很難，因爲我們對於古音至多只能達到一種近理的假定。若以近代的字典爲標準，似乎又對不起我們的遠代祖宗。假設現在偶然有一個人把「行路」的「行」字唸作「行列」的「行」(音杭)，顧亭林一派的人會獎勵他，因爲據他們所考定，我們的遠代祖宗就把「行路」的「行」字唸作「杭」。由此看來，第一種的讀別字未必就是讀別字了。又假設現在偶然有一個人把「善惡」的「惡」(形容詞)唸作「好惡」的「惡」(動詞)，顧亭林一派的人也會獎勵他，因爲雖騷異有：「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惡」與「固」爲韻，可見上古的人就把「善惡」的「惡」讀爲去聲遇韻了。由此看來，連第二種的讀別字也未必是讀別字了。(「惡」字兩音之例，兼屬於上文所列的第一種與第二種。)

現在我們退一步說，就拿近代或現代的字典爲標準能。要矯正學生讀別字，先須懂得那學生的方言。如果學生與先生是同鄉，就沒有問題。假使學生是北平人，而先生

是上海人，或學生是上海人而先生是北平人，做先生的就得留神。因為每一個語音區域都有它的語音系統，我們不能以甲地的語音系統去矯正乙地的語音系統。例如北平人「微」「爲」同音是對的，上海人「微」「肥」同音也是對的，廣州人「微」「眉」同音也是對的；但是，假使北平人教上海人把「微」字讀如「爲」，或上海人教廣州人把「微」字讀如「肥」，就都陷於錯誤。固然，現在大家提倡國語，如果那學生用國語唸書給我們聽，雖則他是上海人或廣東人，我們也有權利矯正他的讀音。不過，在這情形之下，只能說是矯正他的國語的錯誤，不能說是矯正他讀別字。

至於要矯正第二種的讀別字，換句話說就是矯正聲調的錯誤，就更難了。聲調也像語音的其他原素一樣，每一個語音區域都有它的聲調系統。中國語裏聲調的變化，比子音與母音複雜多了。例如天津語與北平語比較起來，子音與母音的差別很小，尤其是母音；然而它們的聲調的差別却很大。如果不十分懂得學生的鄉音中的聲調，就沒法子矯正他的讀音。我往往聽見人家說某人「把平聲字誤讀上聲」等語，這是一種謬誤的觀念。我在「從元音的性質說到中國語的聲調」（清華學報十卷一期）一文裏說：

他們誤以爲四聲是有絕對調值的。他們看見了古人所謂「平聲平道莫低昂……」或「平聲哀而安……」等語，就以爲平上去入都有一定的聲調，換句話說就是都有絕對調值。其實，古人已死去了，我們到現在還沒能夠確切地考定古音裏的調值；至於在現代很紛歧的中國的言語當中，所謂平上去入各類字的調值，當然也不是到處都一樣的。書本裏的四聲，只是一種總字類的「虛位」的名稱，而不是音值的直接描寫語。聲調的數目及其調值，都是隨各地的方音而不同的，固然，中國各地的方音裏都保留着古代四聲分域的痕跡；但是，其所保留的只是四聲的系統，而不是原來高低的調值。所以假使有人把某一處方言的調值去衡量某另一處的四聲，那就陷於謬誤了。譬如北平人聽見一個重慶人讀「豪」字很像北平的「好」字，於是說「原來重慶的「豪」字是唸作上聲的」，這種措詞就很容易引起誤會。固然重慶的陽平聲字唸起來，一律都像北平的「上半」（即上聲的前半）；但我們只能說重慶陽平的調值等於——或類似——北平的「上半」的調值，却不能說重慶人把「豪」字唸作上聲或把陽平唸作上聲。讓我再



設一個很淺的譬喻：譬如甲校的一年級的級旗是黃的，二年級的級旗是紅的，三年級是藍的，四年級是綠的；乙校的一年級的級旗是紅的，二年級是黃的，三年級是綠的，四年級是藍的。甲校的學生看見甲校一年級的學生拿着黃旗，就說：「甲校奇怪極了，他們一年級學生都用二年級的旗子！」這豈非類推的謬誤？（記得某音韻學者以為廣東人把候韻讀入豪韻，也是這一類的謬誤。）所以我們須知，中國的四聲是沒有絕對調值的，只有各地方音裏的聲調是有調值的（但也不能為絕對的）。

由此看來，矯正聲調的錯誤須先從懂得學生的方言裏的聲調入手，這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果處處以國語（北平音）的聲調為標準，那麼一個天津的學生幾乎每一開口就讀別字，我們有什麼法子矯正？如果以字典為標準，非但不該拿北平話去矯正上海話或廣州話，倒反該拿上海話或廣州話來矯正北平話。譬如北平因為沒有入聲，以致「容易」的「易」與「易經」的「易」都唸去聲；上海及廣州「容易」的「易」唸去聲，「易經」的「易」唸入聲；而依字典「易經」的「易」確是該唸入聲的。又如北平的「厚」「後」都唸去聲（上海同），廣州的「後」字唸去聲，「厚」字唸上

聲；字典也與廣州話相合。這裏是字典與國語衝突，又該怎麼辦呢？

我們再退一步說，假定先生與學生是同鄉，完全知道他的語音系統，該不該矯正他讀別字呢？這就涉及實用的問題了。我以為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都是用不着矯正的。

先說，最常用的字是不會被讀別了的。「因為」的「為」與「作為」的「為」，「善惡」的「惡」與「真可惡」的「惡」，這一類的字，學生自然會讀出一個分別來。這種分別的需要是從求實用的心理生出來的。我們不必擔心，學生們絕對不會把這些常用的字讀別了的。至於「語」字在「吾語汝」裏唸去聲，「衣」字用為動詞時唸去聲，這種分別，知道固然很好，不知道也沒有什麼害處。

再說，不常用的字是讀別了也不要緊的。普通人對於一個僻字，不懂得讀音，就依它的偏旁讀去。讀對的時候較多，讀錯的時候較少。假使我們不崇信古人的讀音更合於真理，那麼，專就實用而論，僻字的音讀錯了又有什麼害處呢？平常談話裏很少用着它們；書裏有它們，但它們既現了形，我們只須看，沒有讀的必要了。

我們常教員的不也常常讀別字嗎？若以字典為標準，

「一切」的「切」字該讀如「砌」，「況」字該讀如「晃」(Huang)，「跳」字該讀如「條」，「士」「善」「部」「交」等字該讀上聲；在普通的時候，我們不也讀別了嗎？但是，爲着維持「族語的統一性」，我寧願主張依照普通的讀法，而不主張更正。

總之我對於「寔」別字，以爲在國語未統一，詞類未連書以前，是有一部份應該矯正的；至於「讀」別字呢，我認爲很小很小的問題，儘可以不必干涉。

二四，五，七。

## 文法科在今日中國的地位

池世英

這幾年來，文法科在我們中國是沒有什麼地位的。上自政府，下至人民，都多少含有藐視文法科的心理；教育部不但將辦理不好的文法學院淘汰，對於辦理比較完善的文法學院也極力限制其招生的名額。因此，社會上的人士，對於文法科的學生，也生了輕視的態度。

這種輕視文法科的心理，始於民國二十年。那時政府曾公布「確定教育實施趨向辦法」，在這辦法中，明白規定：「大學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學及實用科學爲原則」。接着又有陳果夫先生的改革教育方案，主張將辦理不善的文法等科淘汰，而以所節省的經費，作爲充實自然科學及實用科學之用。教育部對於這種政策，完全採納。乃在民國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的招生辦法中，明白規定各大學文法等

學院或學系等，招收新生或轉學生時，其平均數不得超過理，農，工，醫等學院或學系等所招新生的平均數。其意蓋欲藉此以減少文法等科的學生，而增多理工等科的學生，以便發展「商業，使整個中國科學化。方法本來甚好；不過，實行的時候，未免矯枉過正。二三年以來，這種政策的成效固在，然而它的壞處却也不少。在消極方面，它確曾將辦理不好的文法院校淘汰，但在積極方面，並沒有極力發展辦理比較完善的文法學院，且因爲太過着重於消極的裁汰，致引起社會上輕視文法科的心理。所以一般眼光比較遠大的人，都認爲政府這種偏重實科，貶抑文法等科的政策，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甚至有人認爲這是政府箝制人民思想的政策，使有智識的人，通通走進技術之途

而不致談主義，講派別，以反對政府。這種批評，理由當然不很充足，不過，政府的教育政策，亦確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

最近教育部似乎知道這點，態度略為改變了。據大公報所載，教育部長王世杰氏發表談話，謂政府這幾年來的教育政策，並非有意貶抑文法等科，偏重實科，而是想藉此淘汰一般辦理不良的文法等科。政府的教育政策，本欲由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為淘汰不良的文法等科的時期，但是，為避免誤會，及表示政府對於文法等科的態度起見，乃將裁汰文法等科的年限縮短一年，於今年為止。我們且看四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公布二十四年度各大學招生的辦法，使可明瞭政府教育政策的轉變。在這個招生辦法中，最重要的一條是：

「各大學之設有文，法，商，教育等學院，獨立學院之設有文，法，商，教育等學科者依民國二十三年各學院招生情形之統計，各該學院或學科之每一年各該院招生情形之統計，各該學院或學科之每一年學系，所招新生及轉學生之平均數，約為二十名。今後各該學院或學科之每一學系或專條科，所招新生及轉學生之數額，除具有成績特優等情形，經部於招考前特許者外，以三十名為限。」

由此可知，教育部對於文法等科的態度，比從前寬容得多了。政府這種教育政策的改變，我們是深表贊同的。本來理工等科與文法等科的地位，並沒有高下之分。一個國家固然需要研究理工等科的人材，同時，也需要研究文法等科的人材。發展了商業，建築道路，須有大量的專門技術人材；辦教育，執行公務，組織社會上各種團體，又何嘗不需要專門的人材？不錯，中國今日的工商業，非常落後，應該趕快訓練各種理工科的技术人員，以便趕上歐美；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教育，司法等等也非常的落後啊！尤其是在提高行政效率，改良司法的今日，我們所需要的有嚴格訓練、充分智識的公務員，法官等等，恐怕不會少過同時必需的工程師吧？！

過去學文法等科的學生，比較學理工等科的人數，稍為多一些，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能說學文法等科的人太多了。所謂「多」，不過是與學理工等科的人數比較的結果，要是將全國的人民比較一下，一萬人之中，才有一個大學生，這算多嗎？至若過去有不少文法院校，辦理不善；這是人謀不臧所致，並非文法等科本身有什麼缺點，也不是人數多寡的關係。我們不能因此便藐視制度的本身。辦理不善的文法院校，儘可淘汰；但，辦理比較完善的案

法等科，則應該極力去充實它，使它造就出專門的人材，以應社會的需要。

養成的重要，現在把它引在下面：

自去年至現在，提高行政效率的聲浪，響激雲霄。然而，大家均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公務員的訓練問題。

「我們竭力充實法律教育，使它成爲各種科目中最

公務員要有專門的學識，這是大家公認的，但他們的專門學識從何處訓練呢？無疑的，當然是從文法院校去訓練了

謹嚴，最認真的一種，而不是現在那些背講義，考起來抄講義的教育。嚴格訓練出來的人往往有自尊心，有自信心，有不苟且心，他們自會循謹奉公，

。如果我們不重視文法科，充實文法科，嚴格訓練一般文法科的學生，那末，儘管大吹大擂去提倡行政效率，結果

他們自是確立法治的根本，因爲經過這種訓練後的出去做法官是不會馬虎的。司法院成立之初，便有

仍是徒然的。所以，我們現在並不是要政府增多各大學文法科招生的名額，或改變其原來淘汰不良文法院校的態度，而是要政府認清文法等科在今日中國所處的地位，並不亞於理工等科。

「法官訓練所，監督法律學校」的建議，我們希望教育當局，不要再來提倡藐視法科的心理，努力和司法當局通力合作，奠定我們的法治的基礎。」

我國的司法機關，非常腐敗，法官的學識也非常缺乏

持國家秩序的工具，法官就是使用這個工具的人員。他的

。最近改良司法的聲浪很高，司法行政部擬於本年九月十七日召集司法會議，討論改革司法的問題。我們以爲先決的條件，應將所有法官，厲行考績，把沒有法律學識的通通去掉。同時我們應該充實法律教育，嚴格訓練法律的人材。

智識，人格，均應有嚴格的訓練。我們若有嚴格認真的法律教育，那末，訓練出來的法官，當然是學識豐富，循謹奉公的人。這個嚴格認真的法律教育，政府應該出來提倡，應該極力去發展；往日藐視文法科的心理，也應該完全改變。政府應該以淘汰不良的文法科爲充實該科的方法，

。能夠這樣，所有貪污瀆職的現象，自然可以減少，甚至完全消滅了。陳之邁先生最近在獨立評論一四五號裏發表「爲司法會議進一言」一文，裏面有一段提及法官人材

萬萬不能把它做爲目的。

表「爲司法會議進一言」一文，裏面有一段提及法官人材

我國的民族意識，非常薄弱。我們要復興民族，使人均對政治感覺興趣，那末，我們就需要政治教育，需要

辦理比較完善的文法科。文法等科是比較自由的教育，從這裏，我們可以造就出民族的領袖，以復興中國。四月三十日大公報的社評裏有一段便是這樣的主張：

「但吾人敢謂如以淘汰文法科爲充實該科的方法可，而以貶抑文法科爲目的則不可，因爲在目前中國處處有待建設的時候，專門技術人材固所急需，然而適應環境的領袖人物，恐尤有需要。而此種人物恐唯有藉較自由的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如文法等科方能造就得出。尤有進者，專門技術人材，在不得已時猶可借助他山，而解決民族危機的領袖，則非自吾人自己範圍內產出不可。」

文法等科的重要實不亞於自然科學及實用科學了。其實，所謂「實用」，並無確定的標準，自然科學如理工等科固係「實用」，文法科又何嘗不「實用」？！

我們趁政府的教育政策改變時，特將文法科的重要，提出討論，這並非不滿意政府發展理工等科的態度，也不是認爲理工等科沒有文法科重要，理工等科，是應該提倡，應該發展的。政府在這幾年來發展理工等科的精神，我們深表贊同，認爲極得其法。我們希望，政府應該再進一步去充實自然科學與實用科學。我們絕對沒有輕視理工

等科的心理，正如學理工等科的人也無輕視文法等科的心理一樣。因爲國家所需要的人材是多方面的，各方面的人材，均同樣重要，並不能厚此薄彼。

現在政府的教育政策是轉變了，我們希望教育當局能夠更進一步去發展文法科。教育部的責任，並不是將各大學的文法科招生名額增加後，就算完了，教育成功與否？不但要看量的多少，而且還要看質的優劣。我們以爲下列三點，政府應于最短時間做到：

(一)設法裁汰文法等科的不良教授。過去教育當局只注意學生方面，今後則應着重於師資方面。有良好的教授，才有良好的學生。

(二)充實文法科內部的設備。

(三)應使各社會團體與文法科切實合作，鼓勵文法科學生深入民間，實地去考察社會情況。

這是教育當局最低限度的責任。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自然科學與實用科學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同時，文法等科更也有進一步的充實。這樣，良好的，有專門技術的工程師固然不愁缺乏，而學識豐富的公務員，循謹奉公的法官，領導民族的領袖，當然也可以盡量產生出來了。

五月七日脫稿於清華園

## 編輯後記

二〇

適之

△張熙若先生的文章也是送給獨立過三週歲的糖果，但因為他自己的孩子有病，所以他送給我們的糖果就遲了幾天，只好留在這一期發表。

△論黃河工程的張仲伊先生，是清華大學工學院的教授。論讀別字的王了一先生，是清華大學文學院的專任講師。論文法科的地位的池世英先生，是清華大學政治系的學生。加上張熙若先生，他也是清華大學政治系本年休假的教授。這一期真可說是清華園的朋友包辦的了。

△關於讀別字和寫別字的問題，我主張我們應該採用荀卿在兩千多年前說的話：「名無固宜，約定俗成謂之宜。」名即是語言文字裏用的「字」。語言文字都是依據大家的一種相互了解的。這種相互了解即是荀卿說的「約定」。大家都承認了，就是「約定」；成爲習慣了，就是「俗成」。約定了，用慣了，就是「宜」，就是不錯的。

△先說「寫別字」。最奇怪的別字是「這」字。字書上，「這」音彥，迎也，絕無「此個」之意。據錢玄同先生的推測，古時只有「者箇」，有時寫作「遮箇」，鈔寫的人把「遮」字寫成簡筆的「這」，後人不知是「遮」字

，就寫作「這」字了。一千年來，約定俗成，這個別字就成了正字了。後世編字典的先生也就不能不承認這個「遮」字了。

△這一類的「別字」多極了，真是舉不勝舉。例如「他」字就是「它」的別字。「你」字就是「爾」的別字。例如說「他有一種很利害的毛病」，據章太炎先生說，毛病的「毛」是一「瘻」的別字；又近年有人嫌「利害」不通，往往寫成「厲害」。又如「賬簿」的「賬」，古人本作「帳」；但今人若寫「帳目」「帳簿」，也許有人要認作別字了。此等別字，既經約定俗成，都應該認爲正字。

△次說「讀別字」。「這」字本音彥，然而大家都讀爲「者」，「者」音既約定俗成，就是正音了。又如「鉛」字，字典音「延」，但我們現在都讀「愆」音，這就是正音了。再舉個極端的例，我常聽見有人讀「酗酒」作「凶酒」，這是讀偏旁的錯誤；然而幾十年後，也許大家都不認得這個酗字的「煦」音而都讀「凶」音了，那也可以說是正音了。



## 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

胡適

現在有一些寫文字的人最愛用整串的抽象名詞，翻來覆去，就像變戲法的人搬弄他的「一個郎當，一個郎當，郎當一郎當」一樣。他們有時候用一個抽象名詞來替代許多事實；有時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詞來替代思想；有時候

等，這都可以用「也來一番資本主義」包括了！這不是用抽象名詞代替許多事實嗎？

同一個名詞用在一篇文章裏可以有無數的不同的意義。我們這些受過一點嚴格的思想訓練的人，每讀這一類的文字，總覺得無法抓住作者說的是什麼話，走的是什麼思路，用的是什麼證據。老實說，我們看不懂他們變的是什麼掩眼法。

(2) 胡先生在過去與封建主義爭鬥的光榮，是我們最崇拜最願崇拜的。

我試從我平日最敬愛的一個朋友陶希聖先生的「爲什麼否認現在的中國」一篇裏引一些例子。

這裏說的是我自己了。然而我搜索我半生的歷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過「與封建主義爭鬥的光榮」。壓根兒我就不知道這四十年中的中國「封建主義」是個什麼樣子。所以陶先生如果說我會提倡白話文，我沒法子抵賴。他恭維我會與封建主義爭鬥，我只好對他說「小人無罪」。如果我做過什麼「爭鬥」，我打的是駢文律詩古文，是死的文字，是某種某種混沌的思想，是某些某些不科學的信仰，是某個某個不人道的制度。這些東西各有很長的歷史，各有各的歷史演變的事實，都是最具體的東西，都不能用一個抽象名詞（如「封建主義」）來解釋他們，形容他們，或概括他們。即如駢文律詩，在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的的確確存在的時代，何嘗有駢文律詩的影子？駢文律詩起於比較很晚的時代，與封建主義何干？那個道地的封建制度之下，

(1) 在先，資本主義的支配還不大厲害的時候，中國人便想自己也來一番資本主義，去追上歐美列強。我們試想「也來一番資本主義」這句話是不是可以替代庚子拳禍以前的一切變法維新的企圖？設船廠，興海軍，興教育，改科舉，立製造局，翻譯格致書籍，派遣留學生等

晚的時代，與封建主義何干？那個道地的封建制度之下，



人們歌唱的（如國風）是白話，寫的（如論語）也是白話。後來在一個統一的帝國之下，前一個時代的活文字漸漸僵死了，變成古文，被保留作統一帝國的交通工具，這與封建主義何干？又如我們所攻擊的許多傳統思想和信仰，絕大部分是兩千年的長期印度化的產物，都不是中國古代封建制度之下原有的東西。把這些東西都歸罪到「封建主義」一個名詞，其錯誤等於說癆病由於癆病鬼，天花由於天花娘娘，白蠶尋死由於弔死鬼尋替身！

以上的例子都是用一個抽象名詞來替代許多具體的歷史事實。這毛病是籠統，是混沌，是抹煞事實。

（3）沒有殖民地，我們想像不到歐美的燦爛光華。

他們的燦爛光華是向殖民地推銷商品和投下資本賺下來的。

（4）沒有殖民地，資本主義便不能存在。

這樣的推理，只是武斷的把一串名詞排成一個先後次序，把名詞的先後次序替代了因果的關係。「沒有殖民地，就沒有了資本主義；沒有了資本主義，就沒有了歐美的燦爛光華。一多麼簡單乾脆的推論！中國沒有殖民地（？），中國就沒有資本主義。德國的殖民地全被巴黎和約剝奪了，德國也就沒有資本主義了，也就不會有燦爛光華了。明兒

美國讓菲律賓獨立了，或者菲律賓和夏威夷群島都被日本搶去了，美國的資本主義也就不能存在了。況且在三十六年前，美國壓根兒就不會有過一塊殖民地，美國大概就沒有資本主義了吧？大概也就沒有什麼「燦爛光華」了吧？這是事實嗎？

以上的例子是用連串名詞的排列來替代思想的層次，來冒充推理的程序。這毛病是懶惰，是武斷。

（5）燦爛的個人自由的經濟經營時代，至少是不能在中國再見的了。自由的旗幟高張起來也是空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自然與自由主義的思想不相容。不過，民主或自由的思想在中國雖然空的很，却有一些重大的使命。這是因為封建主義還有存在。在對抗封建主義的陣容一點上，民主與自由主義是能夠叫動社會同情的。如果誤解這種同情的到來，是說中國的文化必走上民主自由的十九世紀歐美式上，那便推論得太遠了一點了。

這一段文章裏用「自由」一個名詞，凡有六次。第一個「自由」是經濟的，是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第二個「自由」好像是指民七八年以來我們一班朋友主張的自由主義的人生觀和要求思想言論自由的政治主張。第三個「自由」就

不好懂了。明明說的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却又是和「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不相容，又好像是指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了。我們愚笨的很，只知道「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專制政治不相容，和野蠻黑暗的惡勢力不相容；我們就沒聽見過它和「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不相容。姑且不說大規模集中生產的資本主義也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試看看丹麥和其他北歐各國的各種生產合作制度，何嘗不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又何嘗與自由主義的思想不相容？所以這第三個「自由」當然還是第一次提到的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第四個「自由」又是指我們的思想言論自由的民主主張了。第五個「自由」也是如此。第六個「自由」的意義又特別擴大了，擴大到「十九世紀歐美式」的文化，這當然要包括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和思想言論自由的政治要求等等了。

這裏用「自由」六次，至少有三個不同的意義：（1）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2）我們一班朋友要求思想言論自由的民主主張；（3）「十九世紀歐美式」的自由主義的文化。這三個廣狹不同的意義，顛來倒去，忽下忽上，如變戲法的人拋起三個球，滾上滾下，使人眼睛都迷眩了，究竟看不清是一個球，還是三個球，還是五六個球。這樣費

大氣力，變大花頭，爲的是什麼呢？難道真是要叫讀者眼光迷眩了，好相信胡適之不贊成「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就是要「回轉十九世紀歐美自由主義的路」；而「回轉十九世紀歐美自由主義的路」就等於犯了主張資本主義的大罪惡

這樣的例子是濫用一個意義可廣可狹的名詞，忽而用其廣義，忽而用其狹義，忽而又用其最廣義。近人用「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等名詞，往往犯這種毛病。這毛病，無心犯的是粗心疎忽，有心犯的是舞文弄法。

☆ ☆ ☆

這些例子所表示的，總名爲「濫用名詞」的思想作文方法。在思想上，它造成懶惰籠統的思想習慣；在文字上，它造成鏗鏘空洞的八股文章。這都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字障的遺毒。古人的文字，談空說有，說性談天，主靜主一，小部分都是「囊風橐籥」、「捕風捉影」的名詞變戲法。「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是人人皆知的模範文體。「用而不有，即有真空，空而不無，玄知妙有。妙有則塵訶般若，真空則清靜涅槃。般若無照，能照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我們現在讀這樣的文字，當然會感覺這是用名詞變戲法了。但我們現在讀某位

某位大師的名著，高談著「封建主義時期」，「商業資本主義時期」，「落後資本主義時期」，「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期」，「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創造的綜合」，「奧伏赫變」，「迎頭趕上」，……我們就不認得這也是搬弄名詞的把戲了。

這種文字障，名詞障，不是可以忽視的毛病。這是思想上的絕大障礙。名詞是思想的一個重要工具。要使這個工具確實，用的有效，我們必須嚴格的戒約自己：第一，切不可亂用一個意義不會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詞。（例如用「資本主義」，你得先告訴我，你心裏想像的是你貴處的

## 文化單位論

「文化」可分單位嗎？若可分，是不是古今皆然？文化的單位在現時以什麼來定？在所謂的某一單位文化的社會中，一切生活的背向，能不以科學為根基？一提到文化的單位，這幾個問題不能不叫我們馬上就想到。要建立文化的單位的理論，若不解決這幾個問題，是成立不起的。這幾個問題若忽略了，即令你行文如行雲流水，章句勾接得天衣無縫，亦無補。

每月三分的高利貸，還是倫敦紐約的年息二厘五的銀行放款。）第二，與其用抽象名詞，寧可多列舉具體的事實：事實容易使人明白，名詞容易使人糊塗。第三，名詞連串的排列，不能替代推理：推理是拿出證據來，不是搬出名詞來。第四，凡用一個意義有廣狹的名詞，不可隨時變換它的涵義。第五，我們要記得唐朝龐居士臨死時的兩句格言：「但願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本沒有鬼，因為有了「大頭鬼」「長脚鬼」等等鬼名詞，就好像真有鬼了。濫造鬼名詞的人自己必定遭鬼迷，不可不戒！

二十四，五，二十七夜

壽 生

「文化」是可分單位的，大體說來誰也知道有東西之別，整個的史實在擺着，你怎樣也無法否認。然而，我這說的是「古」的單位，且是不評斷其價值的單位。現在這「古」的單位，已經是只能很依稀的存在了，不能存在了。為什麼這「古」的單位在「古」能存在，而現在不能呢？全在交通。交通不使，豈特東西文化有別，在中原已衣冠佩帶了，吳越還在斷髮文身呢。說句寒癢話，我每每在

報章上看到某某巨公名流出洋考察。往好處想，就會聯想到吳季子出聘上國之類的事上去。若現在還有人說「古」的單位仍存在，仍有存在的價值，那他一定是在故紙堆中把頭弄昏了。昨天我遇着一個愛「古」的熟人，我拉着他說「把衣服脫了，檢察。」他說「你瘋了。」我不由分辯，把他的藍布大褂解開，毛嗶嘰夾衣解開；皮帶，鞋，褲，自來水筆，克羅克司眼鏡都細看了一遍，說：「在你這周身的物件上，給我一點「古」的解釋看看，請你。」他看我一陣，想了一陣，笑了。我說：「還得檢察你的內部呢：叫你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一個你素不相知毫無愛情的女子結婚，再由你任意取幾個姨太太，你幹不幹？叫你以子女教育費作理由，吞吃公款，勒索民財，你幹不幹？爲孝養你的父母，不妨破壞法律，刻薄他人，幹不幹？」「呸，你好瞧不起人，這些我當然不幹。」「這不是「古」已有之於今爲烈」嗎？」「呸！告你，我之有一點懷古的意味，不過感情之餘波耳，豈真是復古派；這比如我們在一個耶穌教教堂裏，我們雖不信耶穌，也常不免發一點兒嚮往之心一樣，誰會愛古嗎？」「先生，注意呀，一不留心，這嚮往之心會無邊無際的擴大的。有時餘波會成主流的。能在「千層浪底翻身」的本領是很不易的。我們常常自

省，小心沉沒爲妙。」由此我想起前年回南的一件趣事。七八天的輪船生活，多帶書又嫌麻煩，一本不帶又怕挨不住，就選定兩本可以反復讀又不十分吃力的書：徐志摩猛虎集，金剛經。在宜昌轉輪，得和一個到峨眉山的和尚同房，他見我是個學生的樣子，本不大理我，後來見我常拿出本金剛經來翻看，就把對我的態度變了，就和我交談起來。近來世風日下了，都趨向西洋的物質文明，把佛心喪盡了，像你這樣肯看經書的，真難得，不過我得告訴你，看金剛經這樣的重典，看時要鄭重點，不可隨便坐起躺起就看，我們是非焚香不讀的。……什麼物質文明，樣樣都發於一心！……」說到這里，船在烏峽裏小心翼翼的轉小灣，氣笛長嘶中，船大大的搖動一下，把他弄得一仰又一戳，他本是盤腳坐在床上的，險些兒扑下地來。這，把和尚弄氣了，向我說：「太古的臨江真糟，船亂走，茶房也懶，你看到處骯髒死咬，日本船上的茶房招呼得很好。船要改良的地方還多，是不是？」我只好說「是是。」一個新式的輪船上，坐着一個佛子，已經美觀了，還要在上而說法，罵物質文明，真是妙不可言。船才搖動了一下，又怪「物質文明」得不夠！怎麼不「發之於心」雖船搖動自己亦穩如泰山呢？又怎不坐輪船「發之於心」到峨眉

呢？這恐怕連「阿彌陀佛」亦難解釋，只有請持心物二元論的先生們來指教了。我們可能交通愈便利，「古」的文化單位將愈消滅。現在國人有句常說的話，廣東得風氣之先，故如何如何。所謂「得風氣之先」，無異說與西洋的交通便利點。印度，日本，以至安南，朝鮮韓國的交通口岸，其西化之程度，亦無不較其內地爲顯。交通便，雖無人要求「古」的單位文化消滅，牠亦會日就消滅的。交通不便，雖欲使世界文化連成一氣，亦是難能的。拿貴陽最近很短幾年的風氣趨向來看，才可知交通的力量之大得嚇人。從前貴陽受重慶的影響最大，因爲往來於重慶的商人多，但到通梧州的馬路修好後，貴陽由「川味」一變而爲「廣味」，了這關係又多在學生與官。將來粵漢鐵路，川漢鐵路通後，到北平，武漢等地的交通一便，無疑的那「味」是又將變動的。從前我們那里有句關於衣飾式樣的俗話：「我們這里新，外面已變陰了。」現在因交通較前

便利，與照像術的巧妙，廣佈，各口岸的新花頭，不一星期，就在貴陽找得出了。古人說「百里而異政焉」。是的，在那走酸了腰，一天只走得幾十里的時候，這話是對的。但我們試想想不久之前英澳飛行只花了兩天多！至於別的用「電」使人類接近的事，且不說。我們從前有一句夢話

說「縮千里於一室」，現在是不算什麼了。將來盡量利用科學，使「交通」發展，無往不便，「世界一家」這夢想豈無實現之日！那時古的文化單位將何所托而存呢？只在書本上「討生活」，不看看這個現世界的人，只要把交通史與文化史合觀一下，就將雖欲爲「古」的單位文化的久存辯護，亦無從啓齒的。

固然，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特性，亦如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特性一樣。德人深沉，法人靈活，雖在一種小器具上亦可看出，法國的自行車輕巧，德國的笨實。在衣服的颜色上，德人亦喜深色。美國喜造的摩天高樓，在別國是不常見的。然而摩天大廈與三層的樓房，牠們的原則是一樣的。一切是同中的異。一樣是現代知識的產物。設計不離建築學。材料不離鋼骨水泥。有不應用力學而來三輪四輪的自行車嗎？還有害白喉不打血清，而求靈於上帝的人嗎？

固然各國的政制不同，人民的趨向有異，人民生活的劃一不一，但是不管俄，英，德，美，其人民一般意識的現代化，要求現代化是一致的。共產主義的文化與資本主義的文化都是同娘共母的弟兄，不過一個長進一個墮落罷了。無科學會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會實現？從前，在

西洋，國力之雄如波斯，如羅馬，中國如漢，唐，元等，爲什麼不產生資本主義呢？「那陣的科學還不足以負這樣大的責任囉！」無百倍人力千倍人力的機器，那有餘物來向外傾銷？交通不便，貨物就堆積如山，又怎麼輸運？我們是向來「關稅稽而不徵」的國家，可說是自由貿易了，也曾出陶朱公那樣的商業人才，資本主義還是興不起！我們不要見現在資本主義在在與科學有關就倒因爲果說科學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不要忘了瓦特發明蒸氣機時的故事與火車初次在英開行時的慘劇。

我們現在要「文化」分出些單位也可以。我們可以「拿國界與血液來分。」我們讀歌德，托爾斯泰，高爾基，莎士比亞的作品，受的感動是一樣的，嘗出的「人味」是一樣的，但是在我們感動得流淚之餘，我們常會喊出一聲「唉，這個德國人嚟！」物理化學上的貢獻，除了以人的國別來說單位，將何以分？我們現在只能看我們這個單位貢獻於「文化」者如何。鐵路是一樣，但南口的是詹天佑修築的，火車是一個整體，而牠各節的接手是詹天佑發明的，他是中國人，他的榮譽就掛在中國這單位的帳上。我們如欲爲國家爭面子，民族圖生存，只有加倍的學詹天佑，徐光啓，李四光，魯迅。這樣的人物多，人民普遍向上

的心強，國家才立得穩，走在大同的路上與別的弟兄握手時才有互相道勞的份。一天一天的只有「文化」的單位了，沒有單位的文化。準此，外人研究吾國古代事物者雖其成績優美，亦不能掛在我們的帳上。國人研究西洋古代事物成績優美者，其榮譽亦歸於國家。我們如不認清此點，很危險。日人現在利用吾人的懷古心理，大喊其「東洋文明」，大耍其讀經祭孔等等把戲，愚弄吾人。懷「古」的先生，不會因其爲同調，雖其君臨中國亦所歡迎吧。有個傳說的故事很值得玩味：洪楊軍過湘時，左宗棠去會洪商入伙的條件，都說好了，就爲「尊孔問題」不得洪同意憤然而出。爲保存「固有文化」就投拜在滿清主子足下了。「本位文化」乎哉！呵，本位云者是：「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強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刺目的強烈色彩，那里還成爲日本畫！」可惜，現在日本爲保全小學生的安全，學校都建築最新式的洋房了。所以，我們要求的特色與別人的不同：爲表現我們的特色西洋人多坐機器我們必耍坐人吧？爲表示特色，不妨滿街拉屎隨地吐痰，當人放屁吧？「資本主義」固爲吾人所絕對反對者，然而「一種社會主義」與「封建思想」的調和論，亦是成立不起的。持這樣調和論的學者，我們是能原諒的，他是受「國難」的

刺激太大，原於「感情」而發的。但我們礙於母貓因怕人傷他的兒女不惜自己幾口把牠的兒女吃下肚去的不當處置，我們要求他們注意這一點：「綱要背在刀口下！」感情如純鋼，我們若用之得當，可借以解決一切困難，用不恰當，徒速滅亡。同樣是「感情」，我們用來「復古」，蘇俄工人用來組織突擊隊，孫中山先生用來打倒清朝，鄭孝胥們用來作變料奴才。我們若能把痛心國難的感情用在正路上，我們的國恥是可在短期中洗去的。若不幸國人把「綱背在刀背上」，抱定「半部論語治天下」，那好，瞧吧！

不提科學則已，一提牠，真叫我們開口不得。「科學」，我們變了宇宙觀。「科學」，我們變了宗教觀。「科學」，我們變了人生觀。「科學」，社會上起了種種革命。衣食住行，以至遊戲，無不受牠的指引。各大都市無論也，我們那山卡卡裏的一個三家村，牠的長手亦伸到了。瘡痍在我們那裏叫「擲子」。從前因這病是時冷時熱的，藥又醫不好，都說是鬼在作怪，因此吃藥還在其次，多去找殺人的令狀來放在床頭，印幾縣政府的圖記來包在頭上，號曰「避邪」。或則叫病人去翻幾山嶺累個半死，說可把鬼置落。沒有一種下賤行爲，是把褲子下放在路上，等別人拾把病過給他……等等。這個病我十三歲時害過

半年，受盡了罪。到我前年回去，才知道現在一縣人都知道「擲子」不是鬼作怪，是「虫」作怪了！都知道吃金雞納霜丸了！但笑話又來了，又有人吃金雞納霜上癮了！真是希奇古怪的民族。我們整個的生活在科學地盤上，我們既「接受」了科學，又還有什麼你我的分別呢？一切生活的形式內容都決於科學，一切生活除去了，從何處再跳一個文化出來呢？最細微的如美學，哲學，他亦是站在科學上的，他的動向是爲科學所限的。我們豈能外於這科學的世界文化？新舊是無法調和的，任你的文章美麗，亦無過如此：「改進運動的八個問題（二）天津基督教聯合會謹佈

二、世界人物得到改進，於上帝於人類有甚麼好處？上帝愛人，爲人造世界，交人掌管，好像父母將遺產留與子女一樣。子女若能善用遺產，造福自己，造福社會，造福國家，造福人類，不是能使父母歡喜，且能使自己享受快樂嗎？上帝將世界交人掌理，人能善用上帝的所賜的萬物，順着萬物的理去發明，去改進，人就能將世界的一切災害除掉，使之成爲人世的天堂。人能將世界造成人世天堂，滿足上帝的盼望，上帝自必爲人喜歡，因人能享受人世的一切幸福也。」（大公報廣告！）看看這文，回想一下科學史，是多有味！再來看國內的論壇情勢，我們將有更深

的了解。在社會主義初抬頭時，一般好說預言的，從前不是說只有英美才配嗎？然而事實如何呢？不要毫無根據的拿環情調情之類的滑稽話來硬要同胞作牛馬，永作世界黑暗的一角。

粵陽有一個老叫化陳瘋子真是無人不知的人物了。異鄉人到那裏半年後，亦準可知道。因為他瘋瘋顛顛的怪樣嚇人，人都用他來嚇哭小孩。天一條小街上有個小孩在地上爬玩耍，他母親有事進屋去了，天陰地上爬出一條蚯蚓來，那小孩就捉牠在手裏玩，玩了一陣就要放進嘴裏去

## 關於暹羅排華問題

張忠絨

暹羅與我國發生關係，遠在一千四五百年以前，且為中國藩屬之一。清末中國國勢日衰，暹羅對於中國遂不復朝貢，而儼然成爲一獨立國。暹羅雖已獨立，但中國在歷史上對於暹羅民族文物制度的貢獻，則爲已往的陳迹，不可磨滅，是以從歷史上立論，暹羅與中國兩國間的關係至爲密切。

若以現時的情形論之，除暹羅在歷史上曾爲中國的藩屬以外，暹羅人民的血統，暹羅國家的文物制度，均受有

，陳瘋子正走過那裏看見，就喊：「老二老二吃不得！」那母親在屋裏聽見了，急喊：「老二老二不要信他的！」小孩聽得陳瘋子喊本怔着不敢下口的，聽他媽叫「不信他」，就是一口！待她出來抱起他時，已經有半段在口裏擺半段在手裏擺了。在這緊急的當兒，這婦人亦不能不抽空看陳瘋子一眼。

我們的視聽，似宜放寬點兒？

二四，四，六日。

漢族的影響甚深。現時僑居暹羅的華人，雖無確實的統計，但約在三百萬左右，幾佔全暹人口總數四分之一，在暹羅國內經濟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中暹兩國間的關係既如此密切，而華民僑居暹羅者又如此衆多，然而我國政府迄未與暹羅政府訂立正式條約。

暹羅原爲東方國家，與一切東方國家同，在過去對於一切入境外人均採取放任政策。在放任的政策的底下，中暹兩國雖未訂立正式條約，但旅居暹羅的華僑仍得自由發



展，不感覺任何困難。自入二十世紀以來，暹羅政府受國際潮流的影響，頗思發憤圖強，建立新的暹羅國家，於是改變過去的放任政策，而採取干涉主義。最近暹王退位，革命成功，暹羅政府的干涉政策更日益強化，變本加厲。

在暹羅的華僑人數約為三百萬，佔全暹人口四分之一，已如上述。暹羅政府既已決定對入境外人與居留外僑採取干涉政策，則首當其衝者，自為中國僑民。於是暹羅政府乃頒布移民律，限制華人人境，實施強迫同化教育，取締華僑自行設立的學校，箝制華僑的思想言論，并設法摧殘華僑的工商業。旅暹華僑因抗議無效，只得派代表返國，敦促我政府注意，并設法與暹羅交涉，近日報載的暹羅排華問題，即因是而起。

查此次我國旅暹僑民與暹羅政府衝突最重要的一點，即為暹羅政府實施的強迫同化教育與取締華僑自行設立的學校。先是，暹羅政府於一九一八年即已頒布私立學校條例，規定華人創辦的學校，應在暹羅教育部註冊。校長須具有暹羅國立高中二年級以上的資格，教員須習讀暹文。學生每星期應習讀暹文三小時以上。學校對於學生，應注意激發其忠愛暹羅國家的情緒。一九二二年暹羅政府復頒布強迫教育條例，規定凡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應一律入學。

學校讀書，否則其父母當受懲罰。此項條例原為暹羅本國學校而設，但實行時，暹羅政府竟強迫暹羅內地華人創辦的學校亦應加授暹文，每週由六小時至十五小時不等。一九三三年暹羅政府復在京畿公佈實施強迫教育條例，規定凡年齡自十歲至十四歲的兒童均應受強迫教育，華人創辦的學校亦應遵照該項條例辦理，每週授暹文二十五小時，否則華僑子女在強迫年齡期中者應一律轉入暹羅本國設立的學校。

當一九二二年暹羅政府頒布強迫教育條例的時候，條例中的規定只限於暹羅內地，且未嚴厲執行，是以尚未引起華僑大規模的反對。逮至一九三三年實施強迫教育條例公佈後，條例中的規定已達向京畿，且暹羅政府復欲嚴厲執行，是以引起華僑方面的激烈反對。華僑除一面聯合向暹羅政府請願外，一面請求我國政府向暹羅政府提出交涉。因我國僑民請願的結果，暹羅教育部僅允減少每週授暹文的時間至二十一小時十五分，嗣後復增至二十三小時。我國外部雖曾電令駐日公使（現改大使）與暹羅駐日公使交涉，但迄無結果。直至現時為止，華僑在暹羅創辦的學校，因不合於暹羅政府頒布的強迫教育條例，而被封閉者，已有七十餘校之多。

上面所敘述的情形爲此次華僑與暹政府衝突的癥結。

平心而論，與其謂暹羅爲排斥華僑，不如謂暹羅意在同化華僑。蓋暹羅爲一小國，全國人口總數不過一千二百餘萬，而華僑竟佔四分之一，且握有經濟實權。自暹羅國家的

立場言之，暹羅自不願國內有如此衆多的外僑，長居異族的地位。欲建設新的暹羅國家，自以同化華僑爲得策。第處今日國家民族思想盛行的時代，華僑自不願被強迫同化。且暹羅政府所採取的方法，既有違國際慣例，復有損我國的尊嚴。自我國政府的立場言之，我國自應積極與暹政府交涉，訂立正式條約，選派駐暹使領，保護我國僑民。

近年以來，政府對於旅居外國的華僑不甚注意，茫茫大地，已漸至沒有華人立足的餘地。旅暹僑民，在中國僑

外居民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政府似不宜置之不理。有三百

萬華人僑居的暹羅，即無此次問題發生，中國政府已早應與暹政府訂立正式條約。過去的疏忽，我國政府自不能辭其責。

我個人以爲，我國政府對於旅外僑民應早樹立一中心政策，不要常居於消極或被動的地位，對於回國的僑民，應鼓勵其對於國內建設事業儘量投資，對於一時不願返國的僑民，應及早設法盡力保護。僑民與國家的前途是息息相關的，僑民在過去對於祖國的首獻，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祖國的政府應該盡它的能力使他們得着合法的保障，公道的待遇。

## 提倡耕種合作之必要

符致遠

農村經濟之命脈，在於農業。近年來中國耕地面積之減少及荒地面積之增加，農產收穫之減少及農產進口之增加，皆足以證明中國農業之日趨衰落，亦即足以證明中國

農村經濟陷於破產。因中國農村經濟之破產，即使國人皆注意於中國農村經濟之發展，而舉國上下發券關於發展中

國農村經濟之言論，文章，以及公家設立與私人組織關於研究發展中國農村經濟之機關及團體，乃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大有可觀。

中國農村經濟之急待發展，任何人不能加以否認。惟發展之法，各人所主張者不盡相同。其爲政府及社會一般

人所最注意者，則為農村合作，尤其是對於農村之信用合作。左列之表，可為證明：

中國合作社按種類分配表

種類	民二十年		民二十一年		民二十二年	
	社數	百分率	社數	百分率	社數	百分率
信用	一,三七九	八七·五	二,二二三	八〇·一	五,七二〇	八二·三
生產	八六	五·五	二〇四	七·四	三〇四	四·四
利用	九	〇·六	一三三	四·八	二五	〇·五
消費	五四	三·四	一二二	四·四	二五	一·八
購買	三二	二·〇	五四	二·〇	一二九	一·九
運銷	一五	〇·九	三六	一·三	六一	〇·九
保險	一	〇·一	一	—	一	—
貯藏					七	〇·一
其他					五六四	八·一
總計	一,五七六	一〇〇·〇	二,七六三	一〇〇·〇	六,九四六	一〇〇·〇

試觀上表，民二十，二十一及二十二，三年之統計，而華北一帶之合作社，幾乎清一色為農村信用合作。農村

信用合作佔各該年合作社總數五分之四強，由此可見國人信用合作幾視為中國農村經濟之唯一救主。農村信用合作

對於信用合作注意之程度矣。主持華北農村合作事業者章在中國現時之重要，作者固不能加以否認，但作者以為發

允善先生，亦深信中國之合作運動，應從信用合作着手。展中國農村經濟之根本辦法，非信用合作而為耕種合作。

蓋欲發展中國之農村經濟，其根本辦法，為須使中國農業耕作機械化，農業經營合理化，農場管理科學化，使中國農業之生產力急速的增加。信用合作固可使農民取得低利之資金，但使農民不有耕種合作之組織，將各人所有互相錯雜的小塊耕地合併為一整個的大塊耕地而共同耕種之，則各農民借得之資金，僅可用於購買種子，肥料，耕畜，或簡陋的農具，而從事於舊式的或不合理的農業經營，而不能用以購置農業機械而行大規模之生產，使農產收穫激增，農民生活長進，蓋以各農民所耕種之田地，零星破碎，不有利用機械而行大規模生產之可能也。現時中國之農民，半為佃農。信用合作如能借給此般佃農以相當之資金，使其購買田地，變為自耕農，然後由自耕農起而組織耕種合作，則信用合作未始非助成耕種合作之重要方法。但若信用合作不注意於此項任務，而僅借給農民以小額之資金，使其不受高利貸之剝削，同時又有資力購買種子，肥料，耕畜，或簡陋的農具以經營其小塊之田地，此於農民利益固不淺，以言發展農村經濟則未也。故作者以為欲發展中國之農村經濟，必須使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化，而欲使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化，則非使農民有耕種合作之組織不可。

所謂耕種合作，即田地連接之各農民各將其所有連接之小塊田地併而為一，而共同耕種之。加入合作者將欲脫離合作時，其已合併之田地不能收回，合作社可給以與其田地相當之代價，或給以合作農場以外之新地。共同耕種之所得，以各個農民交給合作之田地面積及土質為標準而分配之。田地之面積及土質，由合作社查明，並繪證書為憑。分配耕種所得時，即以此項證書為根據。從事耕種者，以限於社員為原則，蓋非如此，則不能得到「耕者有其田」之長處。對於耕種者酬以工資。工資可用農產品發給，亦可用現金發給，一視耕種者之目的與需要何如而定。

耕種合作，通常稱為土地利用合作，而視為農村利用合作之一種。實則土地利用合作與耕種合作不同。蓋土地利用合作，係由佃農組織之團體，其利用之田地，乃由合作社向政府或地主購買或租佃而得，其利用之方法，有使各社員共同為之者，亦有任各社員單獨為之者。至於耕種合作，則為自耕農組織之團體，其耕種之田地，乃由各社員自己所供給，其耕種之方法，必須共同為之，而不能單獨為之也。

耕種合作在農業生產上之效用甚多，茲舉其重要者如

左：

(一)可以增加耕地面積 各農民之小塊田地，互相錯雜，其間須有畦畔，道路，溝渠，籬笆，圍欄等界，因此許多可以耕種之地面，遂不能供作耕種之用途。栽植籬笆時，除被侵佔之地面較多外，其近旁之作物，因陽光被遮，不能充分發育，其損失更大。若各農民將其所有互相錯雜之小塊田地，併而為一，將各田地之一切界限，概行除去，而共同耕種之，則耕地面積自然可以增加。

(二)可以應用農業機械 應用機械能使生產費減少及生產額增加，工業如此，農業亦如此。但機械價值昂貴，非各小農家單獨所能購置。假使即能購置，而在其面積狹小之田地上亦不能應用之。若各農民將其所有互相錯雜的小塊田地合併而為整個的大塊的田地，則機械既有應用之地方，而各農家亦可合力購置價值高貴之機械而利用之。

(三)可以節省工作時間及勞力 應用機械，固可以減少工作之時間及勞力，但不用機械而用牲畜或人力時，大塊整齊之田地亦較小塊錯雜之田地為節省，蓋以小塊錯雜之田地，邊角多，直線短，耕作時來回轉灣之次數較多故也。若各農家將其小塊的田地合併而成大塊的田地，並加

以整理而使其形狀整齊，則耕作時所費之時間及勞力，自然可以節省。

(四)可以實施灌溉排水等工事 農作物之生產，受水雨之影響甚鉅。天雨適時，而雨量又無不足或過多時，則農作物可以滋長而收穫豐多；反之，則農作物非枯萎則淹死，而收穫之量將大減。但天雨以時及雨量適當，非自然界常有之現象。欲免雨量不足或過多之害，則對於雨量非以人力調劑之不可，換言之，即非實施灌溉排水等工事不可。惟灌溉排水等之設備，費用頗鉅，非各小農家單獨所能負擔。而田地面積狹小，形狀參差不齊，亦不易實施此等工事。若各農家協力合作，並將其田地合併而整理之，則此等工事設備上及實施上之困難，自然可以免除。

(五)可以大量購買農業用品及共同販賣農產品 農業用品之大量購買，既可得物美價廉及運輸費節省等之利益，而農產品之共同販賣，又可得高價及節省營業費等之利益。各農家將其小塊田地併為大塊田地而行大規模之生產，則其生產上之用品，如種子，肥料等，自然可以大量購入，而其生產物若不分給於各社員以供其消費之用時，亦可以由合作社以共同販賣之方法販賣之。是購買合作與販賣合作之利益，亦可由此種合作取得之也。

耕種合作在農業生產上固有種種之利益，但其組織與經營，未免有若干之困難。茲舉其困難之點如左：

(一) 各農家將其田地合併而共同耕種，則不能不變換其田地之現狀，即填塞溝渠，砍伐樹木，取消通道，拆毀莊屋或無用之建築物等，將許多舊有的散亂的地塊，改爲一個新的整段。此種犧牲，往往非農家之所願爲。

(二) 農民習性，愛其土地，愛其莊屋。欲行合作，則加入者須將其田地交給合作社以供各社員之共同耕種。其莊屋若不需或或有碍於農場之佈置時，則須行拆毀，凡此皆爲普通農民之不忍爲者。

(三) 組織耕種合作之農家，其田地必須連接。若田地分散不在一處時，則此種合作不能成功。惟田地連接之各農家，未必皆有合作之精神與志願，而且彼等以田地連接之故，往往因踐踏，偷竊，侵佔等事而惹起糾紛，彼此結怨。今欲使此等農民起而合作，豈非甚難。

(四) 生產物或其代價之分配，頗感困難。蓋各社員交給合作之田地，其面積有大小，土質有肥瘠。共同耕種之所得，若僅以各社員交給合作之田地面積爲比例而分配之，其事固易，但欠公平。若以田地面積之大小及土質之肥瘠二者爲比例而分配之，固甚公平，然於實行時則又感覺

困難，蓋田地本質不論如何，農民每有以自己之田地總較他人者爲優之偏見也。他如對於勞力之報酬，因工作之困難程度及熟練程度各有不同，亦不易得到公平正確之標準。

上述之種種困難，大都由於農氏之故習，偏見，及不知耕種合作之利益而起。關於指導提倡合作事業之公家機關及私人團體，若能以此種合作之利益向民間爲有力的普遍的宣傳，則其困難之點未始不可以除去。若政府及私人團體能擇一農區爲耕種合作之實驗，使一般農民仿而行之，則其效力更大也。

耕種合作在蘇俄成爲發達，亦最有成績。通常所謂蘇俄之集團農場 (Kolkhoz) 者，即係此種合作之別名也。茲將蘇俄集團農場之組織，約略介紹於下，以供參考。

蘇俄之集團農場，其形式計有三種。第一種稱爲 *Tor*，在此種農場內，祇有最複雜之機器及家畜之一部分集團化，至於生產品及土地則仍舊不屬於集團。此種農場自一九一九年以後，已大見減少。第二種稱爲 *Artel*，此爲蘇俄集團農場之基本形式，其發達甚爲迅速，其組織之內容容後述之。第三種稱爲 *Kommuna*，在此種農場內之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及全部消費，皆集團化。此爲完全的社會

主義之組織，蘇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宣稱爲將來要被推崇的形式，但以其要求農民之文化與訓練之程度太高，此種農場並不發達。

Artel 爲蘇俄集團農場之基本形式，其成效甚大，發達極速。此種農場，在一九二九年，僅佔蘇俄集團農場總數百分之三〇·八；一九三〇年，佔百分之七四·一；一九三一年，佔百分之八一·五，由此可見其地位之日形重要矣。茲述其組織之大概如下：

Artel 係由中貧農民組織而成。農民加入集團後，其田地悉歸集團所有，團員間原有田地之界限，完全撤消。莊傍田地，如菜園，花園等，可仍歸個人享用，但於必要時經集團經理委員會決議，大會批准，可將莊傍田地之範圍予以變更。團員中有出團者，只得請求集團當局給以場外之新地，原有之田地絕對不能收回。田地之外，農民所有爲工作用及爲商品用之牲畜，農業器具，一切儲備的種子，以及爲集團農事上必要的建築物等，亦均須歸入集團。

加入集團者，祇以十六歲以下之勞苦農民爲限，富農階級無加入之資格。入團事宜由經理委員會辦理，交團員大會核准。入團者須交納入團金，以每人之全部生產財產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爲額。如參加集團人之基本收入爲工

資時，則入團金額每次由經理委員會規定之，但不得超過其工資年額百分之十。農業工人之入團金，不得超過五盧布。

凡已歸入集團之財產（田地除外），應將財產總額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作爲集團的不可分基金，其餘部份則作爲團員之股份金。凡團員願出團者，經理委員會予以清算，將股份金發還，惟清算須於年度終了後行之。

經濟年度終了後所得之收入，除在其中支付農業方面及與農業有關方面之經費，以及津貼無勞動能力者之經費以外，應扣一部分款額作爲不可分基金及社會的基金，然後再行支配勞力的酬報。

團內一切工作，均須由團員自己負責辦理。僅祇具有專門智識及技能之人員，如農學家，工程師，技術師等，方可用雇傭的方式聘請入團工作。工作之分配，由經理委員會決定之。分配以後，各團員必須一律執行，不能推辭。此外爲正確的組織團員之勞力起見，按照各項門類的工作，製定工作規例及估價，對於工作之數目與質量加以估計，適用按件計值的計算方法。工作之報酬，於每年年終結算後方全部發給。在未結算之前，團員可以請求預支銀錢或實物，以充食糧及其他之需要，但預支數不得超過其

工資年額百分之五十。其在團外工作之團員，須將其工資年額百分之三交納於集團。至於團員中有因疾病或其他原因而致不能勞動者，團中則給以物質上之幫助。其幫助之額，不得超過其原有工資。

團務之管理，由團員大會及經理委員會負責。如團中多數極多，召集全體大會為不可能時，則可代以代表大會，由各小村團員選舉代表出席。團員大會或代表大會為團中之最高機關，其職務為解決團內一切重要問題，選舉經理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並發布指導上兩機關之訓令。經理委員會為執行團內一切業務之常設機關，而監察委員會則為監督經理委員會執行業務之常設機關。

蘇俄之集團農場，因受國家之獎勵及援助，如農業單一稅之免收，家畜稅之完全減徵，信用貸借之推進，耕作機械之供給，等等，其發展極為迅速。據蘇俄國家計劃局之統計，一九三二年，蘇俄共有集團農場二十一萬所，包括農民一千四百五十萬戶，佔農民總數百分之六十·五；

包括耕地九千六百萬俄畝 (Hectare)，佔耕地總面積百分之七十。近年來蘇俄耕地面積及農產收穫之增加（見左列之甲乙二表），未始非國家促進農業集團化之結果也。中國雖非欲走社會主義國家如蘇俄之路，但蘇俄政府對於集團農場所行之獎勵方法及集團農場組織之內容，大有可供吾人參考之價值也。

(甲) 蘇俄耕地面積增加表 (以公頃計)

已耕面積總數	年份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集團農場的已耕面積	1,500,000	5,100,000	3,500,000	5,100,000	5,100,000
已耕面積總數	11,700,000	11,200,000	11,600,000	12,700,000	13,600,000



(乙) 蘇俄農產收穫增加長 (以公石計)

收成	年份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五總數	八二六,000,000	七三三,100,000	九二一,500,000	八二五,000,000
穀	集團農場內總數	九,100,000	二二,100,000	一五二,六〇〇,〇〇〇
棉花	總數	七,000,000	八,100,000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
製糖	葡萄總數	一〇九,000,000	一一〇,000,000	六二,五〇〇,〇〇〇
麻	總數	四,五〇〇,000	五,100,000	三,六〇〇,〇〇〇
				五,100,000

# 論留學考試

王炳

我在獨立評論上讀過任鴻馮先生兩篇論留學考試的文字，最近又讀到吳有訓先生論留學考試文字。任吳二先生的學與德，都是平素我們極端敬佩的。今天二先生發表對留學考試的主張的文字，其意忽又是相同，我們對此點，實感着很大興味。因問題雖不大，但却是一重要事，不可忽略的事。我覺得任吳二先生的苦心，要本國學術獨立化，不要事事依靠人，這是我們絕對贊成的，因為我們自海禁開後如此久，到今天還不能設法自己發展獨立學術，以預備後來的貢獻，這實在是我們國人的恥辱。我們不得

不設法將此污點洗去。不過，我個人對任吳二先生意見却有點相左，即我至今仍不覺昨年派數十名大學畢業後研究二年且有優良成績的學生或助教或大學講師到外國去研究，這其中有何使人不滿意。好在二先生亦不是完全反對派人出國留學者，只是希望不要濫而已。即苟非萬不得已，決不要派出去。我現在就想對此點加以我的意見。

先說派出去的學生本身。我覺近幾年來國內有一可喜的現象便是無論從那方面看，都似乎有些進步。進步雖小，但決不能說無進步或甚至退化。政治社會上情形我且不

說，單說近年來的學生，我現在還找不出今日學生比不上昔年學生之處來。比如前得多年學生出的刊物，以與今日學生出的刊物，兩相比較，則昔之至於今者何其多也！我自己在清華讀書時見的情形便很明白。我們把那每年如期出版的清華週刊來加以比較，則見出那刊物總是一年勝過一年，如果拿今日自清華寄來我看的週刊，以與前十年的週刊加以比較，則真使人疑心那時的週刊是一個今日中學校編的刊物了。所以在近年我們自然不敢謂辦學校的人全無進步，同時若謂學生不如從前，這又實完全是欺人之言。因為我們這種話，至多只能對一個正在退化或沒落的學校說，對於整個社會，這種話乃是大大不通的。近見丁文江先生論青年道德，常謂聽其許多朋友在嘆息青年道德墮落，丁先生於是大為不平，因而作出數篇文字來。這一點，我實在要對丁先生說說，這乃因丁先生的朋友們，未免太信任自己了。由於我們眼光的注意點之不同，可以見出四萬萬人中少許青年是墮落，但對整個社會，這話是說不下去的。除非硬以為只有我自己行，別人都行。所以我始終不相信近來被政府派送到外國的學生比昔日的程度及其他均差。換言之，近日選派學生，加以考試之公開與嚴格，對於學生本身程度，我們實在無可非議；以視昔粗製

濫造地一大批大批的派出，我真要與丁文江先生一齊讚嘆「我們真感謝近代考試之開明！」如果今日之派留學生，仍如昔日之派留學生，那實在如我區區也要主張停止舉行為佳了。我們到今天還能天天聽見由於昔日之濫派，於是今日有甚是不不少的賴「身份」以為吃飯者到處充塞，既不能作事復在那裏為非作歹。這些人都是昔日遺留的惡果。說到這裏，又要使我論到第二點了。即今日任吳二先生切望少派些留學生出去，而多請些外國名教授來，這一點我們還即望最近就作到。不過，我要補充一句，今日社會還在那裏急求留學生，不分皂白地像商人崇拜金錢一樣崇拜留學生，以為什麼較大點的事都應該找留學生來辦，如此，二先生作何話說呢？我在此不是反對二先生的意見，我是說依照二先生的主張作去後，照今日目下社會還得要作點事來補救。我是對實際說話，任吳二先生乃是對理想說話。對理想與對實際之主張，本可共存，所以我今天想說我想說的話：

我自始就不相信中國近來人才已經夠用了。我們任在那處，總都在嘆息找人的困難。這種人才大抵都是指較專門一點的人才，即好似都是一個大學生作不下來的；或者照那點「身份」是不够的，不能鎮壓人。所以在此饑荒下

，管得他什麼一種留學生，只要一有人介紹，於是只要留過學的，則是那些大一點的事情都被占去了。這種留學生是什麼一種留學生呢，我倒要請任吳二先生及大家注意。原來他們也許靠着祖宗福蔭，也許旁的的原因，挾其他人不甚愛惜的錢而過去，在外國兩年三年便跑回來，他們仗仗那一塊留學生的招牌，占着各處機關重視履歷與身份的便利，因此有錢人便占上峯了。而那在國內一個優秀一點的大學生，出校外窮讀若干年，有時在國內與在國外讀的書完全一樣，居然在國內被人壓抑；若以社會的觀點來說，我們社會似乎應該設出一機會來使那真能有造的人得脫穎而出，而那類似花花公子的留學生們，我們總得設法淘汰。這種淘汰辦法，莫如使其雖欲留學而不敢去留學。每年總不知有若干的爲了造「身份」而出國的自費留學生。他們爲了虛榮與權利而不惜把大批錢在國外去花。回國後還可有一好位置。這些人利用社會缺乏人才與崇拜「身份」的心理，來圖占領社會重要位置。如此我們的社會若能鼓勵出一百有爲的留學生，便無異裁削一百個花花公子式的留學生。我們設使在現在忽然使一般在國內苦學的人，有激發努力的精神的學生，使他們在國內受社會缺點的冤，叫他們的能力不盡量開展出來以爲社會用，反而給那些心

圖不軌者以機會，我覺這是不應該的。須知今日學校中成績卓絕者大抵都是苦寒勤勉的學生；而那家資富裕的大都是碌碌庸才。這種人到國外去除了鬼混外別無所有。我們爲社會着想，總是應該急力使卓絕者出現而使鬼混者消滅的。我們到今日還沒有即刻使優秀的後進者有上進的機會之可能；任吳二先生都是舉國一致稱敬的學者，我們決不能以惡意推測二先生，不過我要對二先生說，社會一方面還需大量人才以補救和改造社會上的缺失，並以防備後日那些利用社會缺點者，一方面我們目前中國還不能即刻造出一批較專長的人才來，我們在此時是不能不設法各方面都要顧全。最好是兩方面都要一齊進行，這並不是辦不到的事（我在後面想說出辦法）。如果我們忽然停止優秀的選拔，則是優秀者固抱才莫展，而社會有幾許地方應該受替代的恐怕也不能短期內替代了。我們要想急進改造社會的人，總覺這是不必的，也許是不可能的。又除非我們硬以爲各處都得才適用了。但是我們用眼看一看，則知各處之濫污者何其多也！別的不說，連每一所正大堂皇的國立大學，其中不稱職者也不知若干。這些濫污者大抵都是領薪吃飯，養老婆，找朋友談天，甚麼都不求進步的。我請許多人平心想一想，我這話未必是冤枉他們的麼？這種人，

我們不努力鼓勵些優秀的後進者出來以代替之，此如何能叫公平？所以我覺得政府每年花一點留學費（其實此費用並不多，每年費用並不在一個國立大學經費三分之一以上）來鼓勵後進，一方面是應目前人才之需，一方面也是代替那些濫污者的辦法。須知濫污者不能不設法淘汰的，不淘汰，這社會便沒有進步。愈淘汰得嚴厲，這社會愈表示得進步。我們總希望社會上人才，一天一天地加多，如果就是過多的話，我們也希望大家憑才幹競爭一下。如此我們相信國內的各種事情必因此加緊張些，而同時天賦與我們的精神則不能不盡量設法使之活動了。

我所以主張由政府在其他方面節縮些錢來培植我們國內研究比較有成績或最優秀的助教等。因為我們派在國外去培植一個學生，與在國外買一架機器，仍沒有好大分別。機器是生產的，同時，派一個優良的學生到外國去研究二三年回來，也仍是生產的，老實說，中國缺乏自造機器的能力固然不錯，但是自造任何專門人才的能力缺乏更為可驚，這也是要大家留意的。前者不過易顯見而後者不易顯見而已。實在說我們今日大學校和研究院裏的教授，仍然是外國學校裏一個學生，我們今天要說倚靠這知人便可造出若干專門人才，這是過分的，不近情理的。中國目前

大學裏的教授能够在外國大學當助教或講入門課程的講師，已經是了不得，然這種人訓練出來的學生，我們便說是夠了麼？不夠的，我們的求知慾總想更進一步。所以我們為派留學生與買機器是一樣。我們還在自己不能造出大機器的時候，我們無妨多買些大機器以為生產；同理，我們在自己還不能造專門人才時，我們還是無妨多找些最能幹的人到國外去，使他們學點本事回來，多有些人才，我們在國內研究有成績的學者，也當得莫大的幫助。等待大家都是卓然獨立了，我們自然不能而且也不必倚賴別人的學術機關以造就自己的人才了。

任先生又曾謂近來派的留學生太多，於是好點的都派走，餘剩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使有些地方辦事棘手。任先生此話是不對的。這只能責機關擇人手段差，不能另拔人才。因為據各處考試留學機關的報告，成績都是每年有進步。尤以今年中英考試為最。換言之，去年考上的人，並不必比得上今年考上的人。這點，一方面可見社會上並不因考選而得良好人才拔去而無遞補者，一方面可見留學考試在另一方面還有鼓勵人才的作用。赴考者的研究工作也許因考試而暫停一時，但是如果他考上了，這研究工作日後必會更好看更有成績的；我們好在有一點總得安慰的。

，便是各處留學考試出題的人，似乎都比前幾年出題的人有頭腦得多。他們的題目，據赴考者言，都不是專門攷記憶而是攷智力，換言之，一門功課，不是讀幾本教科書便可應付的。非是對某種功課有研究必對題目答不好。所以從這點又可使大家知道近來留學考試，又決不是一點小聰明可以得站在人前的更不是默記教科書可以得僥倖的。

總之，我始終以為在今日考選留學生，並不是一件不可鼓勵的事。學校常設獎學金以鼓勵學生，社會上設立留學機會以鼓勵各種學問上之優秀者，這原並不是相背的事。我覺得而今攷試乃是一個如何考選的問題。好像擇買機器一樣，我們是如何去擇買好的機器？因為近來各處留學攷試，有使人大感不滿的，便是每省有每省的攷試，每學校每機關又有相異的考試。這些人同為出去，同為消耗國家的金錢，然而派出去學生的程度則相差至遠。我覺在這裏，教育部便應該負一部份責任，我以為最好是將各處收

## 編輯後記

△「壽生」先生的「文化單位論」是一篇很徹底的主

張世界化的文字。

獨立評論 第一五三號 編輯後記

歸教育部管理，由教育部察看各處所需，而定招考。最好不限定人籍貫。因為近代人大抵對於籍貫的觀念並不如過去封建社會那般重的；很多江浙的人還心願到西北去。而北方住居的人亦知多江浙的人。最好由國外回來後再由教育部派到各處，規定多少對該地有五年或甚至十年服務之義務。如此我敢相信一方面可使人才分散到內地，一方面也使在國外的費用得得富些。這一點，還不知教育部以為如何？

我總希望大家能顧念到人才提拔以及不稱職者的淘汰。因為社會是應該進步的。一個社會若缺乏提拔與淘汰的機會，這社會便算完了，無法進步了，只有讓已得權利的人因循而趨保守而已。這樣的民族在現世界是無法可以存在的。

五月廿日旅次

適之

△北京大學的張忠絳先生，因我們的請求，臨時趕成一篇討論暹羅華僑問題的文字，我們很感謝。

△符致達先生告訴我們：他在國外研究合作主義及在國內講授合作課程，計共九年。他這篇提倡耕種合作的文字一定是值得讀的。

△王炳先生不願意留下他的職業和住址，但我們從他的文章裏知道他是在清華大學讀過書的。關於留學的問題，我對他這篇文章的主張很表同情。

## 胡適之的書

胡適文存	定價	洋裝二元八角
胡適文存二集	定價	洋裝三元二角
胡適文存三集	定價	洋裝三元四角
胡適文選	定價	洋裝二元六角
先秦名學史(英文本)	定價	一元三角二分
四十自述	定價	七角
神會和尚遺集(編校)	定價	七角五分
短篇小說第一集(選譯)	定價	三角
短篇小說第二集(選譯)	定價	三角
嘗試集(新詩)	定價	四角五分
藏暉室劄記	印	中
胡適文存四集	印	中

##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發行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定價	一元二角
白話文學史(上卷)	定價	一元二角
章實齋先生年譜	定價	七角
淮南王書	定價	四角
戴東原哲學	定價	學生本一元二角 精裝本一元四角
詞選	定價	學生本一元六角 精裝本一元八角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本刊廣告價目

尺寸	地位	前封面內頁	後封面外頁	後封面內頁
全面		五十元	五十元	四十元
半面		二五元	二五元	二十元
四分一			十三元	十元
八分一			七元	六元

上列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者九折，五期以上者七折。長期另議。



# 「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胡適

最古本紅樓夢第十三回寫秦可卿忽然死了，下文說：

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既然「合家皆知」，又何以「無不納罕」？又何以「都有些疑心」？這十五個字好像講不通，所以後來的本子索性改成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這五六天的華北情勢，時時使我們想起這幾句話。

這幾天（從五月二十九日以來），日本駐華北的武官向北平軍分會提出幾項要求，據倫敦的路透電說的，是很「嚴重」的。從天津外國報紙上登出的零碎消息裏，我們知道這些要求的發動是因為兩件事：一是天津日本租界內有兩家報社的社長被暗殺了，日本方面疑心這是中國人幹的；一是上月熱河土匪孫永勤部侵入遵化縣境，日本方面指摘遵化縣長有庇護孫永勤的嫌疑。

從同樣的消息裏，我們又知道日本武官提出的要求的大概，其中有撤換河北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長，停止華北的黨部工作，等等。外間的傳說，還有他種更嚴重的要求，例如把平津劃作非戰區域之類。

從同樣的消息和天津朋友的報告裏，我們又知道，這

幾天，天津河北省政府公署的門前，有許多行爲，使于學忠主席和他的屬員很難忍受的。六月一日平津太晤士報（英文）有一篇社論。題爲『Much Ado……』。其中有一段說：

這一週裏，每天有大批武裝日本兵士到省政府衙門去，這種情形在眼前緊張情勢裏是可惋惜的。……高級日本軍人會指出這樣上衙門是平常日本操演的一部分；但是，用鐵甲車裝了一百多個兵士，後面跟着坦克車，容許他們在衙門的門邊盤旋，對着衙門衛隊的臉上開照相機，還做出他種不莊重的行爲（Commit other indignities），——這未免是一種危險的操演罷。

于主席和他的部下，在這種情形之下所忍受的精神上的苦痛，是值得我們最深刻的同情的。

這些消息都是我們的報紙上看不到的。昨天（六月二日）大公報有一條短評，題爲「不着一字」，我們讀了都



很傷心，我們把它全鈔在這裏：

古人說，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幼時讀此，不能理會，現在才理會一點。

不着一字，有兩解。不能着，也不必着。

憑文字理會的事，是些粗淺；是些枝節；至於真正要點，不着一字，也自然可以理會得。

不見泰山頂上的秦皇沒字碑有多麼莊嚴！

中國報紙，快要做沒字碑了，但我相信全國人一樣可以了解。

練習納悶，也是一種工夫，全國人都能常常納悶，就等於個個了解。

世界上有這樣過日子的人嗎？請大家自問自思一下。

☆ ☆ ☆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四十分，我國駐日本的大使蔣作賓到外務省訪問廣田外相，說「中國政府對於華北問題，願竭誠商量解決方法，希望竭力避免事件的重大化」。

廣田外相回答說，他願意「把中國政府的意旨轉達軍部，並叩詢其意見」。（六月一日電通社電）

六月一日上午九時，外務省派東亞局長桑島到參謀本

部訪問第二部長岡村，有吉大使也參加，會議了三點鐘。

陸軍方面非正式的發表會議的內容如下：「陸軍當局認定，如外務省所熟知，本問題為關於停戰協定內屬於軍司令官的統帥事項，而非外交事項，故不可移于外交交涉，想應由駐在軍部當局處理之。」（同日新聯社電）

同日電通社電說，「日本陸軍方面認為外務省不宜向軍部要求解決華北問題，或出於斡旋行為，而當僅止於傳達華方意向之程度」。

同日的英國「曼哲斯脫解了報」評論此事，曾說：「我們真不妬羨日本廣田外相的地位。他剛對於某一國作友誼的表示時，他就不知道日本的陸軍方面會不覺忽然決定向那一國進行攻殺。」曼哲斯脫解了報的社論作者說這話時，他還沒有料到日本陸軍當局會老實告訴廣田外相他的任務「當僅止於傳達華方意向之程度」。

這是我們早已推想到的。在兩個月之前，新聯社的北平訪員曾問我們一個問題，原文是：

先生認日本畢竟為軍部所支配，所謂廣田外交，事實上不能有何等作為歟？抑相信日本外交已漸恢復本來之位置歟？

我當時曾答他道：

我們當然希望日本的文治派能大有作為，矯正軍部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危機。但迄今為止，我們只見日本外交家對於軍部的主張未敢有根本的挽救，只是爲軍部彌縫過失而已。（獨立第一四三號）

廣田外交對中國表示的「提携」，不過是不顧陸軍的

反對，決心做到了中日兩國使節升格爲大使。這一件事，本來無關宏旨，何況「滿洲國」也同樣同時改派大使了，廣田外交的最大努力，結果還只是請蔣作賓和謝介石受同等的待遇。何況有吉大使還不會出發，而駐在華北的日本軍部早已做出一個下馬威來，把廣田外交所謂「提携」的脆弱根據全揭穿了。他們要中國人，要全世界人，都充分認識「日本畢竟爲軍部所支配」。在這一點上，我們不會更有疑義了。

據六月一日的新聯社電，五月三十日，日本外務省曾訓令駐英美法瑞各國大使公使向各國政府解釋華北的形勢。訓令大旨凡有六項（詳見六月二日平津太晤士報第十二版），其中第一項是原則：「關東軍所要求的是依據塘沽

協定，恢復非戰區的和平與秩序；華北日本駐軍所要求的是更嚴格的履行辛丑和約。」這是很可注意的。廣田外交現在雙手把辛丑條約的執行問題也讓給華北日本駐軍去過問了！外務省完全退居「傳達意旨」的地位了。

☆

☆

☆

我們早就相信廣田的外交不能使中日兩國關係真正好轉，因爲兩國間友誼的根本阻礙至今尚未除去（獨立第一四三號）。但我們更相信日本軍部的帶甲拳頭只能使兩國間的關係更日趨於惡化。在這幾天的緊張空氣中，居然沒有一家中國報紙敢登載全世界皆知的事實，居然沒有一聲微弱的抗議，然而在這沉默與忍受之中，日本的近視的武人把我們兩個民族間的裂痕割的更深了！一年以來的一「提携」宣傳所引起的一點點幻覺，五七日的帶甲拳頭都打破了，都毀滅了。這固然是中國之福，然而難道這是日本之福嗎？

廿四，六，三夜。

#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

黃開祿

——一篇三個月調查後的報告——

## 先談談經過

作者得清華大學的資助，作我國勞工問題的調查，時期為本年三月至六月，凡交通較方便的地方皆到。計經過七省六市，調查大小工廠數五十，礦廠數四。此外還訪問了各地勞工名家，與軍政黨及勞資代表談話。今將各方意見綜合，參以自己調查所見事實，試作我國勞工問題研究的開始。

本篇性質不過是一種報告，在指出最近我國勞工問題的要點，不算研究的結果。完全是各方意見及事實的融合，所以與舊本理論紙上談兵者自有出入。且因種種關係，數目字及個別名目不便充分利用及發表。重要目的不過是試談幾個較嚴重的問題，乃屬事實的說明，並非應該不應該的論理探討，幸讀者勿視為私人的偏見。

我國工業雖然落後，但據民國廿二年的勞動年鑑，祇算在工廠的工人數，已有二百多萬。日今提倡實業救國，實業離不了勞工，而且軍政黨對勞工政策，各有不同的觀

點，所以我國的勞工問題，將日見其嚴重。在各方訪談間，自不免「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此種意見的衝突，可以影響勞工問題的將來趨勢，他日擬另發表以供各方研究。日今祇在問題的指明而非意見的發表。

三月來調查所見，較為嚴重的勞工問題，簡括之可說有六難題，先提述於下：

問題一 勞動法令及廠礦檢查。

問題二 勞工結社。

問題三 當地原有制度及其潛勢。

問題四 工資太低。

問題五 勞方智識太低。

問題六 中國特有的幾個勞工問題。

☆ ☆ ☆ ☆ ☆

## 問題一 勞動法令及廠礦檢查

此問題與政府威信有關，但事實告訴我們，政府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很簡單：

第一：勞動法令不合中國國情，立法的失敗。

第二：法令沒有切實的要實行，行政的失敗。

第三：租界阻梗，牽動全盤計劃，外交的失敗。

調查所見，可以說沒有一個工廠是完全照工廠法辦的。工廠法時間規定第一條八小時工作就行不通。也沒有一個礦廠是照礦業法行事的。訪問各地歷來處理勞資糾紛的專家，談到案件完全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解決的，是絕對少數。工廠法及礦業法本身是無可置議，乃是極進步的勞工法。但法律不外人情，應求適合當地的經濟情形及社會意見，方能有效。以我國落後工業，必強之實行最進步國家的工廠法礦業法，結果其格格不入情形，自是不問可知。目今勞働法令不但爲資方所疾視，甚至勞方也不以爲然（註一），無怪乎法令等於空文。

至於說行政的失敗，乃是政府既未有求其必行的決心，也沒有求其必行的方法。即政府自己所辦的廠礦，也沒有依法令行事。而一般「嘴上不瞞下」的情形，更顯得行政的失敗：當上月在某礦調查時，值實業部有調查表寄到該礦，令依實情填寫。我見所填上的礦工最低年齡數是十七歲，但當下井調查時，由裸體工作情形證明，見了許多不滿十四歲的童工拉煤。問他爲何都填上十七歲呢，廠主答得很幽默：「部令礦工年齡至少要滿十六歲，我們填上

十七歲，不是雙方都省事了麼？」

至於工廠檢查員之職，毫無保障，可以隨便任免，或留職而屬兼任，皆是法令是一事，實行另是一事的証據。廠礦檢查乃是督促資方實行勞働法令的唯一方法。且調查所見，沒有檢查的上海工廠，比內地有檢查的工廠，對惠工設備要差得多。可見工廠檢查是無疑地有效。目今各省舉辦檢查可有先後，互相推諉，政府無能必其一致，求法令之必行，當然是夢想（註二）。

租界是一切不法勢力的盤據所在，也是阻撓勞働法令行施的原動力。上海乃勞工人數最多之地，也是我國工業最盛之區，本來工廠檢查也應先自上海始。我國因交涉失敗，將爭租界工廠檢查權的官司，打到國際聯盟去，目今仍未解決。祇因上海外資工廠不受我國勞働法令支配，一切工廠設備及條件不依法令，可以節省許多成本。工人工作每天在十二小時以上，可以加倍生產。違法僱用童工女工，可以少給工資。若我國工廠事事必依法令，不但成本要增加，出產且要減少。這不是反給外資工廠以最佳勝利機會麼？由整個實業看，若因實行勞働法令，反摧殘本國工業，反促進國貨受外貨的排斥，恐不免有割肉補瘡之譏。勞働法令目的，不外保護勞資雙方。若實行後反使工廠

倒閉，工人失業，豈不是失其作用。所以無錫工廠之反對檢查，及以上海工廠同時檢查為條件，實有至理。

調查期內所訪問的資方代表，以及政府官吏，皆主張我國勞働法令有修改的必要。可見法令的失敗，是人人知道的。知道要改，總算進步了。聞立法院最近在討論勞工立法，實業部也在派人到各省市去調查廠礦，以作修正工作的根據。這實是一種好現象，而且是少不得的預備。蓋既由瞎抄外國法令的時期，漸演進到獨立研究的一步了。但是即使勞働法令修改，看來我國勞工問題並不減少，反而更且其嚴重及複雜，原因有四：

(第一)政府的勞工政策已轉變：由「積極提倡農工運動，保障勞工團體」，轉變到清黨後的「促進其生產能力而達到改善人民生活計目的」(註三)。換言之，就是由視以工人利益為前題的態度，變到勞資合作及維護實業的眼光。所以其更嚴重之點是：勞働法令要怎樣才可以一方面扶助勞方，而能同時不致摧殘將近破產的實業？

(第二)治外法權不解決，則法令勢必不能施行：若修正後，法令勢在必行，而外資工廠可免，則正屬自殺的政策，上面已說過。且坐視數十萬同胞在外資工廠內

度非人生活而不救，亦殊失勞働立法原意(註四)。所以修改勞工法後問題，最先應解決外資工廠檢查權利紛

。 (第三)行政制度及人才問題：有法而求其必行，則司法者必須有保障。目今我國工廠檢查員，任免權屬當地政府。當地政府多不敢忤觸當地資本家。如此環境之下，一位科員地位的檢查員，敢去切實指摘資方以行法令，豈不是自碎飯碗？所以檢查員之職，應由中央直接任免，方能有效，這是無可疑的。至於檢查人才問題，中央應早日充分預備，不但須有技能的及格，且須有人格的訓練。後者尤為重要，否則法令因人而失敗，殊失政府威嚴。

(第四)實施手續及時期問題：法令應怎樣實施？是否分期實施？何者應先實施？應該行那種監督制度？都是不容易一言即可解決的問題。檢查地域若因工業程度不同而分先後，則不免有差別待遇，必引起先受檢查者的反對。假使上海先行檢查，天津後一年檢查，無疑地上海工廠生產成本，在此一年內要較天津為高，市場或將為天津所獨占。所以實施不應分先後。但各地工業程度不同，環境阻梗勢力亦異，所以能圓滿地解決此間

題，實是行政上的一件嚴重大事。

關於勞動法令及廠礦檢查，最近發生一個很適當的研討題目，就是本年五月中旬山東淄川魯大煤礦公司，發生淹死六百礦工的大慘劇。由政府威信方面說，是一種極大的試驗，實不是一件小事。我國早既有礦業法令，但魯大公司能照行麼？為何不照行呢？法令有何毛病？事前政府曾監督礦方麼？為何沒有礦廠檢查呢？政府能完全不負責任麼？現在慘劇發生了，礦方能夠依法令與恤死者家屬麼？政府敢對勞方担保可依法收賠償費麼？能不能強迫礦方履行義務呢？假使以上數題不能有圓滿答覆，那麼政府就應該知道勞動立法的不易，及廠礦檢查問題的重要了。

(註一)按各工廠工資多以工作量計算，少依工時計算。

紗廠工人反對工廠法之八小時制，女工反對取消夜工，皆因工作少則出量少，工資隨之而更少之故。

(註二)工廠檢查未全實行詳情，見二十三年度中國工廠

檢查年報，實業部編。

(註三)詳見第一二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案。

(註四)外資工廠若不受檢查，則連其工人(當然中國人

)亦不能過問。事詳見上海社會半月刊一卷一號。

## 問題二：工人結社

此是吾本理論所不重視，報章雜誌所不登的問題。但事實告訴我們，這是中國勞工問題的根本問題。此種勢力可以左右勞工問題，可以使之發生，可以使之消滅。內有兩種不同的方式，簡括於下：

(其一)：工會問題。

(其二)：工人秘密結社問題。

工會問題內的嚴重者，是工會應該不應該組織？

在國民黨黨綱之下，本來是應有工會。但目前事實告訴我們，工會應有與否，是成了一個問題。就是黨部代表也自認為嚴重。

工會最大目的，本來是為謀工人的福利。但事實告訴我們，目今我國所有的工會，能有利於工人本身的極少。

能夠得工人信仰的也極少。能夠勞資合作的更少。一位專門指導工人組織的黨部委員，會有如下的一段話：

「黨部引導工人組織工會，原是謀勞資合作。但工友們一有工會，便首先提出增高目前待遇的要求，馬上即發生勞資爭議。爭議的結果不出二途：資方賄買工會理事，工會破產，失去工人信仰，有等於無。否則所索不遂，工會下令罷工，而罷工的結果

，工人也從未得過好處，所以許多工潮的發生，是

全因為有了工會。許多勞方的損失，也是因為有了

工會。而本黨信用之失，也多因為領導組織工會，

不但受資方疾視，且同時也失去了工人的信仰。」

同情於工會組織的黨委，竟有此意見，可見工會前途

，未可樂觀。日今工會組織，不是事的問題，乃是人的問

題：

（一）工人對工會的觀念錯誤。以為一有工會，便有了

後盾，可以為所欲為，廠方亦不敢如何。甚至在工會成立

典禮內有人說道：「我們現在可以不做工也領工錢，因為

我們有工會了。」

（二）工權問題。有一種工人是買賣工人利益，專依工

會為生的。此種種階級多能盤據工會，視工會為禁樹，因

其有組織，故資方亦多利賄之，轉用之以操縱工人，褻奪

勞方利益。此種階級是因工會而有，依工會為生的。勞工

運動的失敗，多是由於此種害羣之馬。所以許多談勞工運

動的人，多抱因時廢言的主張，以為此種「人的問題」未

有辦法前，可以不組織工會。

我們再多看幾件事實，則日今工會有如下幾種現象：

多工潮的廠地，多是有工會組織的。

許多工會與工人無關，祇是一種贅疣。

許多工會受資方變相的津貼，成了資方的工具。

所以工會的組織，目前是失敗了。不但受資方的疾視

，也受軍政當局的壓制。既失去了黨部的領導，也不得社

會人士的同情。勞工運動前途非常可慮，推其原因不外是

事敗於人。組織工會的事的本身，理論上是無可反對的。

但實際上若因有了工會便有如許不良結果，則工會應該不

應該組織，自成了問題。

☆ ☆ ☆

工人秘密結社問題也不應為任何勞工學者所忽視。尤

其是在我國勞務界，秘密結社由來已久。且各社性質不同

，往往兩個團體互爭長短，釀成大問題不解決。以地方區

域為集團的，像粵鄂閩鄂大江鄂寧波鄂，不過是一例。其

他性質不同的秘密結社尚多，其組織之嚴密，勢力之大，

斷不能以等閑視之。

工人秘密結社問題之嚴重，較諸工會有過無不及。工

會尚有明文會章，有問題尚可依理商量。秘密結社則不受

任何外來勢力的約束。有問題無非暗中解決，局外人無從

知悉內中情形，也無從用研究及客觀的態度去解決。所以

凡遇有與此種性質有關的勞工問題，不但無法令可講，無

方式可談，甚至廠礦停工，政府束手，也無從解決。

更不可忽視的事，是我國任何地方，皆有勞工秘密結社的存在。有的地方，農人也有此種組織，如紅槍會等是

。此種組織絕不似外國專為犯法的組織，中多有仗義的團體，原無什麼可反對的理由。不過因為許多勞工問題，多是與秘密結社有分不開的關係，要解決這問題，非先重視該種潛勢不可，所以就重要了。工人若有此種團體，小之可以佔一個地方的勞工供給；例如保定郭的勢力範圍之內，便不許他郭工人來做工，因此該地的工資率，多為工方所左右。大之可以主持勞工運動，工潮之發生，工潮之

解決，必須先由工人結社內定，方談得到實現。若不顧到實際上的勢力，祇討論問題的外表，則該勞工問題將永無解決之日。

總之，工人秘密結社之所以值得研究：

- 一是因為它的組織奇秘密，可以操縱工人或農人。
- 二是因為它的勢力極大，可以左右當地的社會政治。
- 三是因為它隨時隨地皆有，勞工問題離不了它的關係。
- 四是因為它是秘密性質，要提倡它既無從，要取締它也無法。

(未完)

## 思想界的一個大弱點

陶希聖

——世間一切現象都是彼此不相干的——

胡適之先生對於使用抽象名詞寫文章的人們，在獨立

錯，是我的錯。這種思想方法並沒錯。我想零碎的說幾句  
解明的話。

一五三期「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文章裏，下一個大

(一) 掩眼法

攻擊令。他的題目是「今日思想界……」，自然這攻擊令不是對個人。他的內容却是把我的一篇文章舉幾條做例子。彷彿是如今用抽象名詞要掩眼法的，我是一個有力的分子。這，我不敢當。我的文字不能代表這種思想方法。有

掩眼法是誰都會用的。即如在獨立裏，許多人提起西洋，便聯到科學；提起中國，便聯到小脚，牌坊，太監等。這種掩眼法，令人以中國文化為耻，以西洋文化為榮。其實西洋文化並不等於科學。西洋文化是資本主義文化，



這文化不過有兩世紀的歷史。在以前，他們也有婦女的禁錮，禁止離婚再嫁的法律等等。說西洋文化就是科學，這也可以說是掩眼法。中國的小脚起于五代，到南宋才流行起來。改嫁的反對，也是同時起來的。只有太監的歷史與專制君主歷史一樣長。中國文化也並不等于小脚之類。把小脚等聯上中國文化。也可以說是掩眼法了。

我並不是說這種說法就是掩眼法，因為胡先生們這種使用法，與我使用資本主義文化指稱西洋文化是一樣的。如果說西洋文化是資本主義，便是掩眼法那，末，大家都要一樣的手法了。

### (二) 抽象名詞代替具體事實

胡先生所受的「嚴格思想訓練」是實驗哲學。我所受的「不嚴格的思想訓練」或「不能算是思想訓練」不是實驗哲學。無論是那種訓練或算不得訓練，用抽象名詞代表具體事實是免不了的。只有原始社會的人，少有這種辦法。中古時期的毛病，如胡先生所說「色即是空」等，不是由于用抽象名詞代表具體事實，是由于他們的抽象名詞代表的是抽象事實，或竟不是事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具體的生產方法，並不是抽象的事實或不是事實。即如「設船廠」「立製造局」「興學校」「廢科舉」等清末的新政

，本來是採取資本主義的企圖。如果不用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只列舉許多事實，便是「嚴格的思想訓練」，那末，人，狗等動物，不叫做脊椎動物，豈不更是嚴格的思想訓練嗎？

### (三) 散亂的思想方法

人與狗不許合起來叫做脊椎動物，自然科學家當然說是笑談。但若把許多連貫在一起的社會現象，加一個抽象名詞，或是取這些連貫在一起的事實裏主要的或是決定的一個，來指稱這些連貫在一起的事實，胡先生便笑了。胡先生提倡十多年的實驗哲學，本來不容許這樣的思想方法。他們的方法是把一切事物都看做孤立的，散亂的，瑣碎的，偶然的。散文與貴族的生活看不到一起。古文和士大夫的生活看不到一起。白話文運動和反封建主義或反士大夫階級的運動看不到一起。一切是孤立的，散亂的，瑣碎與偶然的。

經濟的自由與政治的自由，在胡先生說是不相干的，就是因為他的看法是孤立的，散亂的，瑣碎與偶然的。仔細想來，這些自由本是一系的東西。如果政治的自由有力了，則對於經濟自由的干涉與限制，便遭障礙。資本家可以說這是侵犯自由，最高法院也可以說這不合于保護自由

的法律。羅斯福的釘子，不就是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是一系的東西的當前好例嗎？很顯然的，在政治自由有力的時候，生產機關的社會化更做不到了。

反之，在政治的自由有力的時期，對工人罷工却可以箝制。爲什麼呢？政治的自由主義向工人說：「你一人不上工得了，你要聯合多數工人不上工，便是侵犯別人的上工的自由。」所以在政治的自由主義之下，工人沒有罷工的自由。同時，資本家向政府說：「營業自由是憲法保障的自由。同時，資本家向政府說：『營業自由是憲法保障，你如何能沒收我的工廠。』他同生產機關也不能社會化了。所以我把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看在一起了。

#### (四) 歌頌資本主義。

自由固然是好名詞，資本主義也不是壞東西。不過，要想在國家獨占資本主義（又一個具體事實的抽象名詞）的經濟組織之下，一個生產不發達的半殖民地國家，想求生產發達，個人自由經營的方式是不合適的。所以伊利亞伯時代的英國的自由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制以及相應的政治自由等，救不了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壞的，不過在中國現在不大合適。

還有，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和歐洲，固然光華燦爛，產生了馬克斯和格蘭斯東，但英國人可以歌頌，中國人却

不必歌頌（固然也不必毀謗）。就是在這個時代，鴉片之戰，英國把中國打到泥底下去了。中國人又何必去歌頌呢？

我說中國人不應歌頌資本主義，有這兩層意思，並不是說資本主義是萬惡的。如果現在中國有追上十九世紀英國那樣的時代的可能，歌頌資本主義又有什麼呢？不過即令如此，我們對於打中國到泥裏去的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歌頌是仍然不忍的。

#### (五) 資本主義與殖民地

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必然產生殖民地。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就是我們這樣的農業國家。現在的世界便是資本主義與殖民地對立的世界。這個現象，我不敢請求胡先生認識。只有知道我們中國吃了資本主義國的虧的人，才願意指出這個現象來。如果認爲英國美國沒有給虧我們吃，或是說中國吃虧是活該的，也就不願說這樣的話了。不過事情是很簡單的，沒地方銷納商品和資本，他們的大量生產便不能發達。他們要大量生產發達，自然只有這不可愛的小腳太監文化的中國倒下柵來。這不可愛的中國如果弄大量生產，也只有有組織有計畫的和他們抗爭的一法

## (六) 郎當一郎當是什麼

我自願承認我的方法——把連貫在一起的許多現象仍然看他是一貫在一起的——不是「嚴格的思想訓練」。但願大家都承認：

一，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不相干。封建制度與駢文古文不相干。如果說他們有關係，便是混沌的不科學的思想。（中國的封建制度是否只有西周這一段，我們尚須研究，不是一句話可以籠統斷定的。）

二，資本主義不要殖民地，可以發達。中國墮為半殖民地，並不由于資本主義的侵略，不過由于三四個野心家的野心，尤其不與主張中國門戶開放的美國相干。英國雖在十九世紀中葉把中國打到泥裏去，然而那時的英國是多們光明燦爛和偉大！

三，十九世紀的經濟自由，政治自由，是互不相干的。在政治自由盛行的時代，可以實行有計畫的生產與交換，如羅斯福在美國是。（但願他不失敗到大理院的判決下面，好作我們的證據。）

四，西洋文化等于科學；中國文化等于小腳。全盤西化就是科學化。建設中國文化就是裹小腳。（這不是掩眼法！）

五，清末維新不是追模資本主義，因為開製造廠等與資本主義不相干。

六，除第四項以外，社會上一切事實都是彼此不相干的。這種思想方法才是「嚴格的思想訓練」。

## (七) 道歉

和胡先生討論思想方法，是不可能的。胡先生是近十幾年來哲學的大師，我個人也曾從旁受過這位大師的一點影響，不過後來改變了。這筆潦草的東西，斷沒有爭辯的意思，不過是秦白蓋頂一樣的攻擊之下的小躲閃。唯物史觀（我從沒自居唯物史觀）在現在比「五四」更不時髦；受了何爾康的攻擊之後，又得到胡先生的教訓。我那敢與中外的大學者抗爭？不過，我的文字有錯，那是我的。這種思想方法仍不失他的價值。它可以叫人看出社會上一切現象是相關的，一掃「說到那兒算那兒」的淺薄的學說。不過，我這個小躲閃，並不是想作全盤的討論，這是我向讀者道歉的一點。

在從前（加上一個抽象名詞，是封建或專制時代）先生打學生是自打。在現在（加上一個抽象名詞，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時代）學生也可以還一手。但是我仍然要向胡先生聲明：我對於胡先生的巧妙的側擊，偷偷的瞪了一下眼

，是要請他恕罪的。

編者按：讀者可以參看本期的編輯後記。

## 略答陶希聖先生

胡適

陶希聖先生這篇駁論指出他的思想方法和我的方法的區別，這当然是我很歡迎的。我今天剛收到他的文章，匆勿不能詳細答覆，只希望在這裏指出幾點：

(1) 指出小腳，八股，駢文，律詩，貞節牌坊等等具體的事實，不是掩眼法，是開眼法，要使讀者能視，睜開眼睛看看那個「中國本位文化」底下藏包着一些什麼具體的項目。難道陶先生能說這些不是中國固有文化的項目嗎？當然我絕對歡迎別人列舉一些其他的項目。

(2) 「脊椎動物」是一個知名，有無清楚的界說，不能亂用。人和狗當然可以叫做「脊椎動物」；但「設船廠，立製造局，與學校，廢科舉」當然不能叫做「來一個資本主義」，難道「非資本主義」就不用船廠，不立製造局，不要學校了嗎？陶先生難道忘了清末的船廠與製造局都是國家經營的，如何安得上「資本主義」的招牌？

(3) 實驗主義的哲學並不反對用一個抽象的觀念來連貫一些現象。但它的主要方法是要人先把那個抽象名詞

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如果「中國的封建主義」一個名詞「我們尚須研究」，那麼，在我們研究的明白清楚之前，不得濫用。

(4) 「相干」也是一個很含混的名詞，也應該有精細的分析。陶希聖先生和我同時，同事，又是朋友，而且他「也曾從旁受過我的一點影響」，至少有三回層「相干」了。然而誰也不能用陶希聖來替代胡適，也不能用胡適來代替陶希聖。資本主義也許與自由主義相干，但陶先生不得用「資本主義」來代替「自由主義」。封建制度也計與駢文古文相干，但陶先生不得用「封建主義」來替代駢文古文。如果陶先生只說駢文古文與封建制度「有關係」，或「相干」，那是他的看法，正如說他和我有某種「相干」一樣。但他若說胡適打駢文古文就是打封建主義，那我不懂了，那就等於說「你打胡適一下，就是打陶希聖一下，因為他們倆在某某方面是相干的」！

# 心理康健與民族的活力

陳衡哲

我且先來講一個故事。在地球的東角，有一塊肥沃的平原。有一年，這平原忽然枯槁起來，從前一碧千里的蔥茂情形，也變爲草枯花落的一片淒涼景象了。大家起初都很詫異，但不久便發見了這平原枯槁的原因；原來從前滋

養牠的那一股泉水，忽然在山中壅堵起來，因此便不能流到這平原上來了。但有活力的活水是不能永在壅塞的狀況之下的，牠既不能暢暢快快的流到平原去，便只有亂竄亂跳的到處橫流了。結果是不但平原失掉了牠的生命之源，并且在牠附近的樹屋人畜，也都一一的遭到了傾覆淹沒。這個情形發見之後，大家方始恍然大悟，說『以後再不要小看那一股泉水吧，原來我們這平原的整個生命，都繫在牠那小小的身上呢！』不但如此，大家看到了那泛濫沖淹的情形，不禁又嘆了一口氣，說，『不要再讓那股水堵塞着吧，那是太危險了；我們若要化禍患爲利益，不如趕快把牠疏濬起來，引導牠流到我們的平原上來爲是。』

這個比喻是很淺顯的，那平原當然是中華民族，那枯涸情形當然是牠日下的衰落，但那一股泉水又是什麼呢？

依我看來，一個民族的興衰，表面上或許是繫在經濟與政治的各方面；但在實際上，則一個民族生活力的來源，却是牠的康健——康健的體格，康健的智識，和康健的情感，而尤以最後的一項爲諸種康健的總淵源。

心理康健的範圍當然不以情感爲限，但情感乃是心理的主宰；故我願專就情感的立場，來討論一下中華民族——尤其是牠的青年們——在心理康健上的情形。因爲兩性間的情感是青年的一個最深刻的感覺，故我又願把牠作爲討論心理康健的中心點；但這當然與兩性問題的討論不同，諸讀者勿混而爲一。

關於這心理康健的問題，在歐美各國真是一件大學問；專家與醫生們研究討論這個問題的著作，也真可以說是充棟汗牛。但在我國，則一般社會却仍是持着一種不屑的態度。這個情形是很容易解釋的，這當然是那壓窒情感的舊禮教所賜予的一種人生觀。怎麼說呢？因爲我們雖然不願把勿洛得的『唯性觀』作爲金科玉律，但事實却不容我們不承認，一個合理化的優美的社交生活，乃是一切心理

康健的基礎。而同時，無論我們說我們的舊文化是怎樣的超越與高尚，我們仍不能不承認，牠的兩性觀念是十分不健全，十分不清潔，十分不合理的。要不然，爲什麼我們一方面提倡男女授受不親，獎勵女孩子去守童貞寡；而一方面則所謂維持禮教的士大夫們却又不妨在窈窕兒的繡花鞋兒內喝酒？這豈不是等子說，在我們這個禮教之邦，每一個男子是須帶兩份面具的：一份是用來壓制一切的女子和一部份的青年男子，使他們連一點康健的社交生活也不准有；一份則用來自便，自便到一個極端放縱和醜惡的性行爲上去？試問，在矛盾到這種程度的兩性觀念之下，我們還能希望有一個合理與康健的情感生活嗎？

不但一部份的老年人與中年人的社交觀念是這樣，即在青年們的自身中，這也是一個很普遍的看法。他們因爲受到了這種不康健人生觀的影響，又因爲常是這種人生觀的犧牲者，故他們對於社交問題也就一方面諱莫如深，持著一種不屑的態度；一方面則又把電影院作爲答覆他們種種社交難題的大宗師了。但好萊塢所能給予他們的又有些什麼呢？配稱爲有藝術性的健美片子當然不能說沒有，如「小婦人」「塊肉餘生」之類，但他們只是少數之又少數；大多數的電影片子是但知利用人類的性慾來博求觀衆

的拍掌的。牠們所含的，是高度的性的刺激，所代表的，也是一種變態的心理；牠們是絕對不能作爲康健人生的寫照的。可是，說來真也可憐，竟有一部份的青年們，把牠們當作兩性社會的模型，連皮帶骨的整個兒吞了肚子去呢！在這樣各走極端，而又同樣的不康健的兩種勢力之下——一是受到了性的壓迫的陳腐氣，一是變態的性人生觀的腥羶氣——請問，還有幾個青年能保持着他們心理上的康健？

所以我希望，第一，我們大家能懂得水壩必潰的一個簡單哲理，知道淤塞是橫流的最大原因，也知道疏濬是預防水患的一個最好方法。我們不但不應該堅持男女不相授，不同行，不同車，之類的堵截政策；并並還應該明白，一個康健的社會生活乃是男女同的最有效的防圍。因爲預防情感橫流的最好方法，也和預防水患一樣，是去給那個情感找一個優美高尚的生活路徑。故我以為，我們應該利用我們的家庭與學校，以及社會上的一切活動，用言語或榜樣，來幫助一般徬徨歧路的少年男女，使他們漸漸的能領悟到一個人除了他或她的性人格之外，還有一個更可寶貴，更可敬愛的個性人格。假使每一個青年，都能常常以這個人格來與異性相見，知道對方不單單是一個女性或

是男性，而且是一位同伴，同學，或是同事；那麼，在他們中間的不自然的性刺激還有不逐漸減少的嗎？假使在這種情形之下，愛神的箭仍舊要射到兩個人的心上來，那不也就要比空谷足音式的戀愛爲更可靠些，爲更光明美麗些嗎？至少，牠是不會把一隻狗的脚步聲做一個人的足音的呀！

但是，第二，這一種對於社交的健康態度，且絕對不能在那個舊禮教的兩性觀念的泥土上生長的；故我們若希望社會上有一個合理的與潔淨的兩性觀念，我們却非先把那塊穢土剷去不可。我常想，世界上最美的圖畫莫過于一對對青年男女的溜冰了；牠是那樣的光明磊落，那樣的康健快樂。這一個圖畫似乎很可以作爲男女交際的一個象徵；牠告訴我們，康健的人生是美的，光明的享樂也是美的；即使是兩性的吸引也是美的；只要蹲在這幅圖畫的後面，不是一個醜惡的魔鬼，一個不康健的兩性人生觀。但在中國現社會的兩性觀念之下，這個魔鬼是不肯走開的；因此，一個肯用虛偽卑劣手段的青年，有時却反比他的那儂誠實高潔的同伴，爲更容易達到他的社交與戀愛的目的。因爲魔鬼所喜歡的，是黑夜的摸索，而不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社交！

第三，我希望青年們對於自身情感的修養，也要下一個負責的大決心。我們若能相信一個人情感的可貴，便當以香花來供養牠，而不能作一點浪費牠或是侮辱牠的行爲了。這便是說，青年們對於兩性的態度與期望，是應該純潔的，至誠的，高尚的，並且還應該有相當的自制力與犧牲精神。其二，我們還應該知道，情感的最深區域雖然是那狹義的兩性戀愛；但牠的最高處與最偉大的區域，却不在那裏，而在那個對於人類的大愛。這一類愛的表現，方面雖然很多，但在目下的中國，却莫過於挽救國家與民族危亡的一件大事了。我並不希望每一個中華民國都要學了馮志尼，把中國當做他的夫人或是她的丈夫；但是，假如有人能把他的情感昇華到這個地步，我以為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現象。

促進青年心理康健的實行條件，當然不以此三項爲限；但我以爲目下最需要我們注意的，却都包含在這三項之內了。因爲一切心理上不康健的徵候，如苦悶，放縱，與墮落；如矯情式的對於異性的仇視，如瘋狂式的對於異性的追逐，如嫉妬與恨毒之類的負性情感；都是情感生活上壅堵及橫流的結果。牠們爲害的程度是不以個人爲限的，牠們可以使我們的整個民族，焦黃枯竭以至於毀滅。故我

們若想從根本上去救治民族的衰落，也就只有從情感的疏澆與昇華兩方面下手了。

我希望社會的領袖們，學校的當局與教員們，賢明的家長們，以及青年們的自身，都肯放棄了舊禮教所養成的

## 沙漠裏的喊聲

長孫密雲

轉眼又要畢業了，昨夜本系歡送會的熱情，至今令我

萬分感動。先生問：下年作何計劃？當然，一個學自然科

學的人，若是已發覺自己能滿足本行學問的要求，又加上

社會上不少的鼓勵，怎能輕易拋棄四年來日日夜夜，在實

驗室裏，在圖書館裏的嗜好呢？謝絕了各方面的聘請，早

已死心塌地的指望着淺淺的新俸，希望能夠於每日八小時

的工作外，可以有兩三點鐘憑藉那機關的設備繼續探測原

子內部的實驗。可是回憶去年冬夜，那時候迷戀着無線電

，總要等到十一點鐘熄燈後，再忽忽鎖門下樓，冒着大風

，奔回宿舍；月明星稀，在心中煽起了滿地風雲的野心和

悲哀；本來所謂「滿洲國」在長春設立的東亞第一大電力

的廣播無線電台，當我舉行實驗時，也時常奔到耳鼓。當

時忙着應付機器，不暇細想，也不能細想。在靜夜歸途中

那個兩性不潔的成見。對於這個橫在眼前的一件事實，來虛心的看一看，來同情的想一想！

（轉載大公報星期論文）

，銀色的月光，銀色的雪光，所謂「首相」等新聞却咀嚼我的心了。

五年前從中學畢業，一百五十多人的一班，到畢業時

全班八人中只有四個是原來一百五十多人中的。十六，十

七，十八三年的共產主義早引誘去了一批，那三年的共匪

變亂又殺害了一批，其餘的因家庭破產又不能來了。到這

個大學，正當北寧路天天連遭難者，各大學也鬧鬧閑練

着義勇軍，接着年復一年，北寧路又運着一二年前的大學

義勇軍向南方避難。這般的國家，能夠算是國家嗎？這般

的人民，能夠算是人民嗎？痛心幾百年的國都，現在正緊

靠着不許武裝的邊疆，不說已成常態的使館駐軍，就在昨

天，五月二十六日，日本飛機也來北苑和黃寺觀光啦。覆

巢之下，是沒有完卵的，縱使小鳥能夠長成，望着故家破



敗，又那忍獨自翱翔呢？

徒然的埋頭讀書或實驗，自信與象棋名手，或鴉片老鎗並無賢不賢之別。爲藝術而藝術，是消遣的遁辭；爲人生而工作，纔是生活的正規。九年前漢口奪回租界，九江奪回租界，記得血管裏會蓬蓬勃勃的流着生氣；三年前遵化築路，人們也是紅光滿面的。如今，此地，怎麼不見整列的人群，自然的發揮着雄心呢？歐洲不是這樣的，美國不是這樣的。看着看着，天天的羞辱，聽着聽着，只有零落的歎聲，沒有一致的呼聲。難道就這般魚爛而亡麼？難道莽莽神州，是不能出志士的泥土麼？否，否，不然。孫中山先生曾給我們神跡似的辦到那初看很不可能的偉功，二十年前，大好頭顱，送給民族的，不可指數；就是奔竄七年的共匪，手段固然萬分殘暴，可是裹挾不散，也可見中國人是能有信心的。我們不說終身服膺神佛的老太太們，我也曾目擊許多信仰耶穌的男女，天主呵，真是連睡夢中也想念的。近來更有不少的中年人青年人，愛着物理，愛着化學，如性命一般，只在某一大學中，實驗室的燈光徹夜不息的真是常事。如果在星期六晚上，某教授回去睡覺，沒有做一整夜，那纔反是怪事了。蕭衍信佛，無救於亡國之禍；我們有着這許多忠實的，勇敢的殉道者，然而

我們國家內，在今日沒有一個真能公開號召取得全國人民數目百分之一的真正信心的政治集團。請聽，循例的紀念週中，黨歌的聲音，從來未曾高揚，哼哼哼的，比起他們唱璇宮艷史時，真如蚊聲比雷聲。靜默三分鐘後，滿堂咳嗽，此起彼應。孫先生在天之靈，聞之亦將下淚了。

世界還未進化到大同的地步，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還愛國家。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是能鞏固國家的。德國的褐衫，也能提高國家的地位，少受人侮辱。蘇俄的赤徽，豈非已令全國人飽食足衣麼？日本的武士道，侵染着軍人的心田，精忠的熱忱，是值得我們敬佩的。然而我們的政治學者，我們的政治家，我們的政治的集團分子，却忙着忙着，爭權奪利，很少能夠大聲疾呼，指着某一事物，能夠憑良心的，有充分才識的說這是我們該集中精力做的。我們要的是說真話的，有熱情的，有識力的，有膽氣的；然而我的好國家裏，如今只有着那些掛羊頭，賣狗肉，外表激昂慷慨，內心軟如糯米，不能列舉事實，只憑油嘴滑舌的政客或政論家；英國黑太子侵擾法蘭西時，還有一個勇敢的農女，假託神道來號召人心，勇敢的殉難。現在我們並非沒有具體而微的好領袖，可是我們的領袖爲什麼不充實他們的華光，爲什麼不負起更偉大的使命呢？



# 北平報晨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訊」一外埠通訊「經濟界」及「教育界」，「學園」一各欄，分類刊載，以資閱者之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百分之二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北平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報目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 每月一元二角  
(國外) 每月一元五角  
本報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刊費另議

## 第五卷

# 學風

## 第四期

### 要目

安徽分省傳記教利善初稿(下) 陣東原等  
唐中學家的文論及中傳文的批評 羅根壽  
牛產教育之史的探討 江金少  
文字學上中國古代方言勾沉(下) 丁興濂  
舊唐書(完) 姚永樸  
中國圖書分類的起源 蔣元卿  
館藏善本書志 金壽府  
讀「金石錄後序年考」以後 汝璣  
評羅著「中國文學批評史」 王振瑜  
介紹「歐洲近代文藝」 編者  
安徽文化消息九則 編者

本刊第二卷合訂本 定價一元二角  
第三卷合訂本 定價一元五角  
第四卷合訂本 定價二元二角  
以上三卷合購特價 大洋四元

發行：安徽省立圖書館  
本刊自第五卷起，內容形式，印刷紙張，俱加精進。每期定價二角，全年十期連郵費七折，並贈全年者，照修半價優待券一張。

## 第二卷 食貨

## 第一期

### 目錄

關於「一畝三畦」問題的商榷並答楊君 于嘯江  
五代「一畝三畦」問的商榷並答楊君 戴振輝  
北宋時代銅錢的鑄造額 陶希聖  
經濟史名義譯計畫 陶希聖  
魯遊記 陶希聖  
編輯的話 陶希聖  
中國經濟社會史論文索引 陶希聖

定價：零售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全年國內二元  
國外三元  
(郵費在內)

發行：上海新生命書局

## 第一卷

# 正風

## 第十一期

### 半月刊

成功之大道 吳天休  
所謂「日滿集團經濟」主要支柱的東北製鐵 許天休  
中國財政之前途 高雲山  
論政府發行公債增厚二行資本政策 陳錕化  
先秦貨幣沿革考 方銘竹  
羊國農業中期信用制度之研究 余天休  
西印度羣島的華僑 高名凱  
朱子論即氣 張伯楨  
明前遼督師袁崇煥傳(續) 張彭楨  
北平法源寺沿革考(續) 羅彬  
凌雲漢閣筆記 徐彬  
耕隱廬雜俎 張玉箴  
京師後東北領袖或之新的風潮 張玉箴

本報讀者增訂第二次徵文題在本刊第九十期內發刊，不等特此附告。  
本刊第一卷一至六期合訂本現已出版，燙金精裝，異常美觀。裝訂不多，外埠並無代售，實價大洋一元八角。郵費在內，欲購者請向本社直接購，買為盼。

## 總行發所

天津法租界二十三號路

## 正風社

電話三局 二八八五

# 商務印書館編輯



- ▼ 將七百年來叢書  
重估新價
- ▼ 將四千餘種專著  
理清頭緒
- ▼ 將中國百科學術  
顯出全貌

昔人云：「叢書之功，在天下為最鉅。」良以其包容宏博，搜羅周至，百科專著，賴是以傳。叢書之數，號稱數千，究其名實相符者，不過數百部。敝館輯印「叢書集成」，先擇其中最具有價值者百部，彙為初編。次就此百部叢書之內容，汰其重複，實存約四千一百種。一書分見數叢書者，存其最善之本。更採用王雲五氏「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加以整理而排比之。於是我國數千年來各種學科上之重要著述咸備於是，而其體系大明。其便於學者之研討，為何如乎！

## 發售預約辦法

### ◀ 式版數冊 ▶

初編包括叢書一百部，子目四千零八十七種，約二萬卷，二萬萬字，用上等道林紙，印寬市尺三寸五分，高五寸二分，厚紙封面，分裝四千冊，附書名著者卡片，另備精裝本分裝一千冊，價目見預約簡章。

### ◀ 價約預 ▶

預約時期 六月內 一七月內	一次付	五百元	五百四十元
	四次先定書時付	二百十元	二百二十元
合計	五百四十元	五百八十元	

（郵運費）各行省六十四元（蒙古新疆及郵會各國照章另加）

### ◀ 期書出 ▶

分五次出齊  
自二十四年起  
每半年出書一次

## 目錄

內容：緣起、凡例、叢書各部提要、目錄、分類說明、分類目錄、樣張、預約簡章、每冊定價二角。

## 樣張

內容：緣起、凡例、叢書各部目錄、分類子目統計、樣張、預約簡章、承索即行寄贈。

沉默的忍受

胡適

做事與興趣

陶孟和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二)

黃開祿

土地分配與人口安排

吳景超

暹羅華僑所望於政府與國人者

張致

定縣歸來

龐永福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知行書社)(代定) 大學出版社 君中書社 嘉德書社 育中書社 晨光書社 玉山書社 和平書店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華英書社 華僑書社 華僑書社 侯德書社 廠甸	天津	天津書局(代定) 南洋書局 天津書局(代定) 南洋書局 天津書局(代定) 南洋書局 天津書局(代定) 南洋書局	上海	上海書局 志恆書店 上海書局 志恆書店 上海書局 志恆書店	南京	新中華書店 南京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華書局 天一書局 新生書局 東華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書店 徐州書店	徐州	徐州書店 徐州書店 徐州書店	蘇州	蘇州書店 蘇州書店 蘇州書店	常州	常州書店 常州書店 常州書店	漢口	漢口書店 漢口書店 漢口書店	武昌	武昌書店 武昌書店 武昌書店
廣州	廣派報處 新光書局 武	汕頭	汕頭書局 汕頭書局 汕頭書局	梧州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梧州書局		

第一五五號 民國廿四年六月十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沉默的忍受

胡適

從五月二十九日到我們發稿的時候，這兩個星期裏，我們在不聲不響，咬緊了牙齒的嚴肅空氣裏，又忍受了一次很嚴重的患難。

日本駐屯華北的軍部代表向何應欽部長提出的要求，究竟是什麼，我們至今還不清楚。但我們現在知道了我們的當局已經做到的是些什麼。

- 一，河北省政府遷移到保定，從六月一日起實行。
- 二，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調任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遺缺由民政廳長張厚琬代理。
- 三，于學忠統轄的第五十一軍，也調離原防。
- 四，商震調任為天津警備司令。
- 五，天津市長張廷諤免職，改任王克敏為天津市長，王克敏未到任之前，市長由商震兼代。
- 六，北平軍分會政訓處處長曾擲情辭職，政訓處停止工作。
- 七，中央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辭職，全團士兵調往南方。

八，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黨部都奉中央命令停止一切工作。

九，駐扎在北平附近的中央軍第二師的一旅，和第一旅，都奉令調防。北平市的中學生集中軍訓，本團第二十五師主辦的，現因第二十五師調防，黃寺的集中訓練於六月十日提早結束。

十，國民政府十日下「對於友邦務敦睦誼」的命令，禁止「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並禁止「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

我們看這些單子的十項，可以推知五月二十九日和六月九日日本軍部代表提出的要求的内容了。

☆ ☆ ☆

這十幾天之中，全國人的悲憤，絕大沉靜中的悲憤，是不消說的。即如今天下午，北平黃寺的軍訓停止的消息證實時，就有許多中年青年的人感慨到墮淚的。但我們在這悲憤之中，也不能不感覺到今番事件的遠大的意義，慘

痛的教訓。這種教訓雖然不能給我們多大的慰藉，至少是值得我們的深刻記念的。

第一，今番日本軍人的行爲使全世界對於日本得着更深切的認識。八日的倫敦路透電說：「就是向來對日本極親善的英國人士，也都惋惜日本軍人的示威行爲，這種行爲可以使日本人的名譽在全世界都引起不利的反響。日本慣用的政策，今天鳴刀示威，明天又高談絕無停略之意，此次又實行此種政策，而不肯宣佈其要求的真相，各方觀察者對於此點都表示疑慮。」這樣的用事實向世界宣示帶甲拳頭完全支配一個國家，是最有力量的宣傳。

第二，今番日本軍人的行爲驚醒了這一年以來的「中日提携」的迷夢，使我們全國稍有心肝的人都澈底明白我們在今日還夠不上妄想同一個強鄰「提携」。「提携」這個名詞只配用在平等國家的相互關係上。而所謂「平等」也決不是使節升格一類的無聊形式所能表現的。如果我們從這種悲慘的教訓裏能覺悟出來，能深刻的明白民國十四五年對付英國人的那一點曇花一現的勝利是靠不住的，而「九一八」以來日本給我們的教訓才是真實的教訓，——如果我們能有這種大覺悟，我們還可以有自救的一線希望。

第三，今番的事件，使我們更明白救國不是輕易的事

，不但口號標語全無用處，就是血誠，熱淚，單獨的義憤，悲壯的犧牲，都還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救國的唯一大路是齊心合力的愛護我們的國家，把我們個人的聰明氣力都充分發展出來好爲她服務，爲她盡忠。只有我們的力量都成爲國家的力量之時才是國家得救之日。今日國家所以不能不忍辱，只是因爲我們太不爭氣，太無力量。國家爲我們忍辱，我們必須把國家的恥辱化成我們的骨血志氣，使骨頭硬，使血熱，使志氣堅忍剛毅，時時提撕警醒自己，時時認定「人一能之，己十之；人百能之，己千之」的真理，時時訓練自己要作一個有用有力量的人。救國是任重而道遠的大事，沒有捷徑，沒有躲懶的法子。

第四，我們不必悲觀。看呀！在這沉默忍受的苦痛之中，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已漸漸形成了！能在這種空氣裏支持一種沉默，一種鎮靜，一種秩序，這是力量的開始。能在這種恥辱的空氣裏任免有實力的領袖，調動大批的軍隊，而沒有微細的抗議，這是力量的開始。這是國難的訓練，這是強鄰的恩賜。統一的國家，同心協力的民族，都可以建築在這三年多的國難的真實之上。多難興邦的老話是不欺人的歷史事實。我們不必悲觀。

廿四，六，十一晨。

興趣

## 做事與興趣

陶孟和

中國人能夠把一件事做得好好的，我敢說很少。一個農夫把他的田地種好，一個店老板把他的生意做好，一個官吏把他的公事辦好，一個家主婆把她的家管好，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把他的職分內的事務做好，我敢說中國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的中國了。

國裏，各種事務，小自管理家務，大至主持內政外交，都由這樣「殘疾」的人們在那裏主持進行，那個國家絕不會有生存的希望，更不必說抵抗強權，收復失地了。

把一件事做好並不是容易的事。誠然的，它一定需要許多種的條件，才可以成功。旁的不說，單就做事的人來看，他一定要對於他所做的事有相當的知識與經驗。一種事常不是簡單的，它包含着許多對人與對物的關係，因此他一定要對它有應付的能力。假如一個人對於一種事既有知識經驗，又有能力，他似乎應該可以把事做好了。但這也未盡然。他還須有責任心，他應該覺悟把事做好是他應盡的責任。在這個時代要想為一件事找到一個知識，能力，責任心件件俱全的人，好像很難。我們常聽見人抱怨的說（當然未必是公然的而常在言外的），某人做人很好，可惜缺乏本事；某人本事不錯，可惜他不肯買氣力；某人極能努力，可惜缺乏現代的訓練，這一類的話。如果在

做事一定要具備這些條件，誠如上述。但我以為此外還須有更根本的，而最不幸的是我們中國人似乎一般的缺乏的一個條件。假使一個人僅有上述的知識，能力，責任心三個條件，而缺乏這個根本條件，他最多祇可以說能夠做事，却不一定可以說做得好。假使一個人有了這個根本條件，其他的三個條件便也多少可以解決。這個根本條件便是濃厚的興趣。

興趣是人的行為的一種有效的動力。人對於一椿事情發生了興趣，便願意接近它而不想避開它，願意讓它占據自己的身心，願意為它費精神，費力氣而不辭勞苦。如果興趣夠濃厚，一個人實在可以為它廢寢忘食，把他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到他所注意的事物。如果興趣濃厚到了最高的程度，它便變成了熱情。一個人受一種熱情的驅使，可以不顧困苦艱難，做出人所不能為，不敢為的事業，而得到



精神上的快慰。人的心理，概括的說，有知與情的兩方面。知是分析的，冷酷的，缺乏發動的力量，情是所感覺的，當引起行動。僅有知未必能行，必須有情的要素。興趣兩者具備，特以含着重要的情緒或情操，所以成了行爲的動力。

對什麼都不發生興趣的人，大概很少，雖然我似乎也看見過。這樣的人絲毫嘗不到生命的味道，祇覺得生命的乾燥無聊，實在值得可憐。一般人大概都顯出對於某種事物的興趣：有的人對於運動或遊戲，有的人對於賭博，有的人對於古玩字畫，有的人對於種樹栽花，有的人對於演講，做文章，還有的人對於郵票或古錢的搜集。總之，世上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爲興趣的對象。一個人可以感到自己對興趣當然是可喜的。但我以爲所需要的不單是興趣，

乃是對於一樁事情的濃厚的興趣。不愛中國人對於任何事物的興趣當不十分濃厚，至於熱情更少見了。見了麻雀牌便將一切都忘記了的人固然有，節衣縮食以購置古玩畫畫，不是爲做生意而專爲供自己的賞玩的或者也許有，但如在西洋爲一樁事而甘心情願的受長期的鍛鍊，受凍餒，冒險，喪生命的，幾乎可以說找不到。這種精神似乎與中國的人生觀不相容。中國人講中庸之道，不許發生濃厚的

興趣，或熱烈的感情。中國人的生命是一個「寫意」，祇可以對於種種的事物發生相當的興趣，但不許過於認真，不許發生火熱的感情。如果一個人肯迷戀一樣事，日夜裏想它，見人便討論它，時時放不下它，我們便笑這個人中了魔，做了「一事狂」。因爲如此，所以中國人沒有科學，沒有宗教，沒有戀愛，沒有大探險，沒有民族心。不特這些高尚的事物，中國人缺乏，就是似乎微末的事情，如釣魚，養花，下棋，打牌，中國人所造就的也有限。祇看西洋關於這些末技出版物之多與研究之精，便可以知道西洋人就是找尋娛樂也要比我們興趣濃厚的多，要比我們認真的多。對於一件事情發生濃厚的興趣才可以認真的學它，知道它，研究它，並且一日興趣無變化，還可以長期的如此。

以上泛論一般的對於任何事物的興趣，現在專說做事的興趣。除了老幼及其他可以完全不勞而獲者以外，一個人在這世上活着，一定要做事。世上有許多事，按它們的性質，不會使人發生興趣。如倒馬桶的，倒垃圾的固然不能發見工作上的趣味，就是現代的工廠工人也常覺得他的工作單調乏味。在資本制度之下，或者有些人感覺自己是被剝削者，失掉了做事的興趣。但是我以爲官吏，教員，

企業家，醫生，律師，工程師，以及一切以勞心爲主要工作的人們，他們事業的性質既然離着單調很遠，他們所處的地位又常不是被壓迫的，極應該對於他們的工作，發生積極的、濃厚的興趣；具有這個興趣才可以把各人的專做好。讀者試就自己親戚朋友的範圍內觀察現在能夠對於自己的工作發生濃厚興趣的人有多少。有幾個人肯爲自己的事業賣大氣力，廢寢忘食，忘記了一切。有幾個人見了金錢的或地位的引誘，還不肯把自己的事業丟下。有幾個人立志把整個生命都永遠貢獻給自己所認爲最有興趣的工作。我們中國現在所缺乏的就是這樣的人。

##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

(二)

黃開祿

——一篇三個月調查後的報告——

### 問題三：當地原有制度及其潛勢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社會經濟不同，一個制度之所以生，之所以能維持，必有一種潛勢，斷不是一紙空文可以推翻的。並且各廠有各廠的歷史，各工潮有不同的背景，要個別研究則不能忽視其原有制度，及其潛伏著的阻力。

我在米蘭附近一個古寺院裏，曾看見一個象牙雕刻的大教室，有大八仙棹大小的立方體，彫刻的精美真奪去了我的呼吸。道引的人告訴我，一個虔誠的教徒費了四十個寒暑，做出了這個稀世的珍品。這是繼續的濃厚興趣最顯明的表現。藝術，宗教，學術，國家，將來世界的平和都靠着具備這樣精神的人去努力。就我們中國來說，貧與民族，收復失地，發展文化也都要人人養成對於自己工作的持久不懈的濃厚興趣。在現在的中國，職業的人，能夠直接的或間接的對於上述事項有所貢獻的人，如不肯發展對自己工作的興趣，是不可饒恕的。

假是當地的勞工制度，有與勞工法令衝突，就發生很嚴重的問題：就是還是維持當地制度呢？還是必照法令呢？若當地有一種勢力阻梗法令的實施，問題在利用它以事制宜呢？還是消滅它呢？又怎樣去消滅它呢？

依法則應全國一律，當地原有制度不應存在。但事實告訴我們，問題沒有那樣簡單。而調查所知，我國目前的權威不是法令，而是當地制度及其潛勢。包工制不是沒有

法令的根據麼？但那一個礦廠沒有包工？那一個包工沒有剝削？要完全取消包工制，不但資方要反對，恐怕勞方也不以為然。法令若不顧全事實，有時事情弄僵，兩敗俱傷。

某有名大廠，在勞工法令未公佈前，廠內對工人待遇已自有廠規。後來法令公佈，資方要改行國家法令，但工人反對，堅請維持原有制度。理由很簡單，就是舊有章程把勞方待遇，較法令為更優渥。

某有名鹽廠，對晒鹽小工每季給工資二十圓。廠方自知二十元為數太低，每欲提高。三十圓以示惠工。但結果當地制度阻力太大，現在仍給原來工資，不敢改動。理由也很簡單：因為該廠所處鹽區內的各大鹽坵，皆歷來一律給二十元一季工資。若該廠獨自提高六坵工人的工資，不是做了其他各坵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口實了麼？顯然的可以引起大風波。

某大煤礦公司，未連合前原是兩個公司，是外資及國人資本二廠對立，互爭長短已有十多年。各廠有各廠不同的勞工制度，也實行了好久。最近二公司改組聯合為一，但是舊有各廠不同的制度，仍舊維持。看了下面的事實，便可知道舊制度的不易推翻：

甲公司每天最低工資，仍是舊率，三角二分。  
乙公司每天最低工資，仍是舊率，三角正。  
更可重視的，是兩公司工人生產能力正相反：

甲公司平均每天每工人，出煤·六八噸。  
乙公司平均每天每工人，出煤·七〇噸。

工人數目各在千人以上，對勞工福利設備，及工作情形，又是乙廠不及甲廠。天下事有如此不平的麼？但事實就是如此。最奇怪的，乙廠工人也沒有平等待遇要求。問主事者，為何有這種現象？所答理由也很簡單：「當地歷來制度是這樣，不但資方不改動，就是勞方也默認。」假使公司將乙廠工人工資提高二分錢，使與甲廠平等，則甲廠工人會不會要求同樣增加二分呢？那就是嚴重問題了。

有許多地方的紗廠，女工也有夜班，依工廠法是不法的。也有許多紗廠，工人全家，女老幼皆在一廠做工，依工廠法童工是禁止的。此種制度因行之已久，一下改動便發生了許多問題：女工不許做夜工，不是有一半的女工失業麼？童工不許入廠，不是減少工人家庭收入，同時增加一部分上學的負擔麼？問題不是單方面的，須各方面有相當的辦法，才可以談問題的解決。

當地原有制度能夠維持，當然有受到該制度好處的一

部分人在支撐着。往往此種人的潛勢很大，以上數例不過

☆

☆

☆

是一斑。還有一個明例或是讀者所熟悉的：在一二八事變前，全國聞名某印書業的勞工問題，是政府束手資方嘆氣的一個。因其工會組織嚴密，歷史悠久，勢力之大，幾乎等於勞方操縱資方。據說資方受了不少的悶氣，但亦無門求援。後來藉一二八事變，完全停廠改組，方算解決。其所以致此，無非是已成制度的潛勢太大，幾乎要藉武力成勢不相互的方式才能解決。

問題的困難點，在如何應付原有制度，或如何利用其潛勢？對制度之所由生，應該取客觀研究態度，求能因地制宜。對阻梗勢力之所由起，也應該看其因果，或也可因事制宜。若遇阻力即不問黑白，一律調動軍隊來解決，那麼任何問題也不為問題。這既不是我們所研究的範圍，恐怕也不是為政者所願取法。

#### 問題四：工資太低

工資問題，原是勞工問題中的重要元素，本大調查所見，愈證明我國工資問題的特別嚴重。其為率之低，就是每天十二小時的工作，所得要維持最低生活費用也不夠，因此就有許多不良的現象：

- (一) 工人不安於職，出品的質量都不及人。
  - (二) 工人流動性過大，廠方受損失，社會不安。
  - (三) 工人視罷工為必然的事。
  - (四) 工人入不敷出，且決無儲蓄，各種社會問題如娼盜乞丐、重利剝削等，皆應運而生。
- 工資太低的事實，及在我國勞工問題內的嚴重，祇要用我國罷工的原因來証明，便可知道：

表 I

十五年來上海罷工的原因，案數及百分比

(見上海社會局編『近十五年來上海之罷工停業』頁63)

年	工資		解僱及僱用		工會協約		其他		該年總計	
	案	比	案	比	案	比	案	比	案	比
七年	14	67	2	10	0	0	5	23	21	100
八年	18	78	2	9	0	0	3	13	23	100
九年	28	85	1	3	0	0	4	12	33	100
十年	15	79	2	11	1	5	1	5	19	100
十一年	23	79	2	7	2	7	2	7	29	100
十二年	11	79	1	7	0	0	2	14	14	100
十三年	12	75	0	0	1	6	3	19	16	100
十四年	40	53	5	7	9	12	21	30	75	100
十五年	120	47	46	18	17	7	74	27	275	100
十六年	39	33	17	15	29	25	32	27	117	100
十七年	32	27	24	20	22	19	40	21	118	100
十八年	28	26	38	35	19	18	23	21	108	100
十九年	43	49	14	16	12	14	18	21	87	100
二十年	39	32	37	30	16	13	30	25	122	100
廿一年	25	32	25	30	9	11	22	27	82	100
總案	488		216		137		280		1,139	
平均總比	44		19		12		25		100	

綜看上表，除民國十八年一次例外，其餘十四年，都是証明工資太低是上海罷工的原因。平均幾乎要占罷工總原因的半數。本年三月，在上海與一位專門處理勞資糾紛的工人談話，對上海工人罷工原因，他曾說過一段話：「現在工人的罷工，是迫於經濟，出於不得已。像每月祇得到八天的工資，距離失業已不遠，不能工也是不能生活，罷工或有改良待遇的希望，所以工人們不得不鬧。」

上海是這樣，其他地方也大同小異。廣州十年來罷工原因的分析，幾乎與上海有完全相同的趨勢，工資原因也幾占十年來總原因之半（註五）。最近這種情形，更見嚴重，因為工資祇有低落。而其低落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物價低落，乃是因為資方因營業不佳，要減低成本。五月十八九號各報登有一段新聞：「上海五大絲廠，因工人不肯減低工資而停工。工人以每天十四小時工作，所得祇三角八分，不能再減，已請各方援助。」

像這種例子，現在實在太多了。我們假使去調查工人的家庭日用收支，便可知工人生活之無法維持，實在工資太低問題，是太嚴重了。下面有一個統計表証明：

表 II

民國廿年上海三〇五家工人家庭年用收支調查

收入組距	家數	平均每 家工 資總 收入	平均每 家 總支 出	依工資 收入 每家 平均 虧短 數	平均每 家 工資 外收 入	平均每 家 該年 純虧 短數
\$200—299	62	\$245	\$337	—\$ 92	+\$ 21	—\$ 71
300—399	95	305	385	— 80	+ 39	— 41
400—499	80	338	466	— 78	+ 55	— 23
500—599	31	470	566	— 96	+ 76	— 20
600—699	25	551	668	— 117	+ 94	— 23
700及以上	12	695	796	— 191	+ 168	— 23
305家總平均		\$364	\$454	—\$ 91	+\$ 53	—\$ 37

詳表見上海社會局編，中華書局廿三年版的  
【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頁20及16。

讀者須注意該表是上海社會局在民國十九年後才開始調查

表 III  
各地紡織廠工資工時比較 (本年三月至六月)

地域	廠	工人數	全廠平均 每天每人工資	每天在廠內 工作時間	該地平均 每天工人工資
上海	一	7,000	\$0.50	十二小時	\$0.51
	二	5,000	.50	全	
	三	3,000	.55	全	
	四	2,500	.50	全	
無錫	五	600	\$0.50	十二小時	\$0.48
	六	2,500	.43	全	
	七	2,000	.60	全	
	八	3,000	.40	全	
	九	2,500	.55	全	
	十	3,500	.45	全	
長沙	十一	3,200	\$0.70	日班十一小時 夜班十小時	\$0.70
武漢	十二	2,000	\$0.45	十一小時	\$0.53
	十三	2,300	.55	十二小時	
	十四	5,000	.55	全	
	十五	3,500	.55	全	
鄭州	十六	2,800	\$0.40	十二小時	\$0.40
濟南	十七	1,000	\$0.45	十二小時	\$0.42
	十八	1,700	.40	全	
天津	十九	1,260	\$0.50	十二小時	\$0.50

的。目今狀況當比該表更不堪聞問，因我國工商日衰，失業日衆，工資日低，而物價却未見有多大變動。最可怪的，上海的工資率未見較內地爲高，竟有還較內地爲低的現

象。此次調查所得，若將生活程度與工資比較，便可以証明上海工資問題，更較內地爲嚴重。試將各地所調查的十九紡織廠的工資工時及工人數，比較一下便知：

看了上面三個統計，便可証實工資過低問題的嚴重，五年內若還是這樣，恐勞工界非有重大變化不可，按工資不過是一種許多原因的結果，要提高工資，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至少應先研究其原因。調查所見，知工資日低的原因，除物價非本題研究範圍外，其他勞工問題原因簡括有三，試述於下，以供國內學者參考：

(一) 勞工量數供過於求，再低的工資，也有人做。

## 土地分配與人口安排

吳景超

(二) 資方營業不景氣，祇知減低工資為減低成本的唯一方法。

(三) 農村經濟破產，農民視工廠為天堂，因時不但增加勞工的供給數量，同時將原有工資壓低。

☆ ☆ ☆

(註五)見中山大學民廿三年出版的「近十年來廣州勞資爭議的分析」。

最近中央農業試驗所，對於中國的土地分配概況，曾發表了一個估計。這個估計，是根據二十二省，八百九十一縣的農情報告員所報告的結果，綜合而得的。各省農家土地的分配，計在十畝以下的，佔百分之三五·八；十畝至二十畝的，佔百分之二五·二；二十畝至三十畝的，佔百分之一四·二；三十畝至五十畝的，佔百分之一六·五；五十畝以上的，佔百分之八·三。十餘年前，農商部對於這個問題，也有一個估計，結果與此大同小異。從這點估計裏，我們可以看出清楚中國的典型農場，是小農場。

要知道中國的農場，小到什麼程度，我們應拿英美的

情形來對比一下。在一九二〇年左右，英國的農場，在五英畝（每英畝等于華畝約六畝半）以下的，佔百分之一九·三；五至二十英畝的，佔百分之二七·六；二十至五十英畝的，佔百分之一九·二；五十至一百英畝的，佔百分之一四·五；一百至三百英畝的，佔百分之一六·一；三百英畝以上的，佔百分之三。美國的農場，在二十英畝以下的，佔百分之一二·四；二十至四九英畝的，佔百分之二三·三；五十至九九英畝的，佔百分之二二·九；一百至一七四英畝的，佔百分之二二·五；一七五至四九九英畝的，佔百分之一五·六；五百英畝以上的，佔百分之三·



三。由這些統計，我們可以看出，像中國這種小農場，在英美等國是很少的。

再拿農場的平均面積來說：美國的平均農場面積，爲一四八英畝，英國爲七十英畝，而中國的平均農場面積，只有二十一畝，不過三英畝左右而已。

我們如想知道中國的農民，何以老在貧窮線以下過日子，這些統計，是最好的答案。中美農場的不同，對於生活程度的關係，美國農部的白克耳先生(O. F. Baker)，曾有下列一段很簡單的描寫：

在中國的北部，一個農場，平均不過四英畝，這是一家人用他們那種農具所能耕種的最大限度了。假如一英畝只能產生七個蒲式耳（一個蒲式耳的小麥，約六十磅）的小麥，如美國的坎塞斯州一樣，那麼這個農場，只能產生二十八個蒲式耳的小麥，這只夠兩個人吃一年，但中國的家庭，總不只兩個人。在美國的坎塞斯州，一個農民，最多在收割的時候要他的小兒子幫忙，便可種一千英畝的地。也算他七個蒲式耳一畝，這個農民便可收七千個蒲式耳的小麥。這個數量，夠五百人吃一年。

實際美國農民的家庭，最多也不過五口。這七千個蒲

式耳的小麥，自己只能用一很小的部份，其餘的部份，是送到市場上去換成現錢，然後以這些現錢，買汽車，買鋼琴，送他的兒女入大學讀書，造成他們那種舒適的生活。我們如不想提高中國農民的生活則已，如想提高他們的生活，那麼這個小農場問題，便非解決不可。

五六年前，我曾在新月第三卷第三期，發表了一篇「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討論同樣的問題，當時我會提出兩個辦法來，第一便是開墾荒地，第二便是發展農業以外的實業，吸收農場上的過剩人口。照我當時的估計，如把中國的荒地都開墾了，又把中國的實業，發展到一個地步，使國內人口，有四分之三靠農業以外的實業謀生，那麼留在鄉間務農的人，每戶的平均農場，可以有三十英畝。這樣大的農場，雖然還趕不上英美，但比現在的狀況，已有天壤之別了。

年來還常常的想到這個問題，覺得以上的辦法，特別是第二點，很難在最近的時期內達到。原因是我們國內有一個大阻礙。這個阻礙，並非時人所說的「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而是我們自己的人口數量。我國的人口，號稱四萬五千萬。假如中國的情形，與日本一樣，參加生產事業的人，佔全人口百分之四五、六，那麼中國便有二

萬萬以上的人口，是從事於生產事業的。在這個數目當中，現在大約有四分之三，便是一萬五千萬人從事於農業。假如我們只要四分之一的人從事於農業，那麼我們便要在別的實業中，替一萬五千萬人謀一條生路。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假定中國的工業，商業，運輸業與交通業，都發達得與美國一樣，這數種實業合計，也只能吸收二千四百萬人。其餘的一萬二千六百萬，將如何安排呢？根據中國的富源立論，中國的工商等業，如想發達到一個程度，超過美國目前的情形，大約是不可能的。如工廠不加增，商店不加增，交通事業不加增，而額外要多吸收一萬二千六百萬人到這些實業裏去，結果一定是我們的工作效率減低，平均的收入下降，表面上我們雖然與美國有同等的生產工具，而他們過舒適的生活，我們却過貧窮線以下的生活。

上面的估計，已放了五千萬生產者在鄉間，其實用最

新的生產方法，來耕中國七萬萬英畝的可耕地，決用不了五千萬人。美國農民只有一千萬人，而耕種的土地，却有三萬五千萬英畝。所以我們如在農業技術上，趕上美國，那麼中國所有的土地，只用得了二千萬人。如各方面的生產方法進步，農業用二十萬人，別的實業，就算用三千萬人，結果便有一萬五千萬人，無處安身。

實際情形當然不是這個樣子，我們因為用了不長進的生產方法，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一點工作，過一種與禽獸相差無幾的生活。我們是願繼續以前那種生活呢，還是想改進我們的生活？假如我們採取第二種態度，我們須克服我們生活的最大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的龐大人口數量。

在這種觀點之下，節制生育運動，是中國今日最有意義的一種運動。

二四，六，七。

## 暹羅華僑所望於政府與國人者

張 致

向不惹人重視的暹羅，向不被人注意的暹羅華僑，這

回因為華僑受暹政府同化吞併政策的壓迫摧殘，代表歸國

向政府請願向國人呼籲求救的結果，國人中很多都認為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凡是在報上注意過這

項消息的人，起碼總有這幾點印象：暹羅有幾百萬華僑；這幾百萬華僑在暹羅握有極大的經濟實力，暹政府現在對這些華僑壓迫打擊得很厲害。但究竟詳細的實際情形怎樣？究竟講求怎樣的救濟方法？則從政府以至於國人，似乎對這幾方面的認識力都還不大很夠。

暹羅究竟有多少華僑？這問題雖言人人殊，但作者在「暹羅華僑近狀及其前途」文中（見國聞周報十一卷第三十八，九，四十期，請參攷）對這一點曾有過詳盡的解釋：在中暹兩國國籍法問題未正常解決，在未經過切實的調查統計之前，正確的華僑數目是得不到的。大致目前一般人所稱道的概數，純粹的華僑有三百萬，混血統的華人後裔有四百萬到六百萬。全暹羅國家的經濟命脈，無論於商於農於工以至於金融各業，十之八九都操握在華僑，在三百萬純粹華僑的手裏。然而這握全暹經濟命脈的三百萬華僑，竟與暹羅的政治勢力是脫節不相關連的。暹羅的政治勢力，在革命之前以至革命之後，大部份都執掌在暹化華僑與混血統的華人後裔的手中。目前暹政府的排華政策，便是這班握政權的暹化華僑與華人後裔站在暹羅國家的立場上對未暹化的華僑所施行之一種嚴厲的同化吞併政策。

革命以後的暹羅，確實政治在各方面都有很迅速的進

步。掌握政權的現政府當局，他們很想盡他們自己的力量將暹羅改造成一個新進的現代國家。暹羅國家的經濟命脈既握在華僑手中，暹政府要穩定建築其本國的經濟基礎，事實上可能的只有想方法使所有在暹羅的華僑悉數同化為暹羅人，則其所握經濟實力，自然也就全變為暹羅的了；至其不願同化為暹羅人的，則可以政治力量消滅之。暹政府現在對華僑施行的政策就是這種作法。我們應當切實認定，這乃是暹羅國家一種建國的基本國策！我們不應當僅看表面說暹政府排華全是某種勢力慫恿指使的，固然這種慫恿指使也是一部份在所不免的事實。

暹政府既具決心要同化吞併華僑，如果華僑甘願受同化吞併，願意常常當暹羅人，問題也就會沒有了。偏偏華僑竟不甘受其同化，竟不肯無抵抗的被人吞蝕了去！

華僑不甘心受同化被吞併的理由：第一，因為他們的民族觀念太深，他們不願脫離祖國去當暹羅人。這種主觀上對祖國的感情觀念，近若干年來因為暹羅華僑教育的發達較前尤為熱烈。此實為暹政府施行同化吞併華僑政策的一大阻碍。第二，暹羅國家雖在五世皇維新之數十年來，多方面俱見不少進步，革命之後，政治上的改革進步尤速，然在文化經濟等諸方面，大量上仍不免是一極幼稚落後

的國家。就所處國際地位與形勢言，暹羅在今日東亞危局中，儼然已被某國生吞入腹，只包皮尚未盡除，消化尚須時日耳。看情勢將來難免不由獨立國而保護國而為某國領土之一部份。脫文明古國之籍而為一小番邦國民，已然不大令人高興，再由此而為某國人宰割下之亡國奴，想來誰亦不甘！

本來暹政府對華僑採取同化吞併政策，此原則方法並非近來始行決定的，六世皇時代頒國籍法與實行義務強迫教育的時候，早已奠下基礎了，不過直到一九三二年革命新興勢力取得政權之後，才採用嚴厲有效的實行方法——詳情請參閱拙著「暹羅政治情形與革命後之趨勢」與「暹羅華僑現狀及其前途」兩文。革命之前的暹政府，因政權在貴族勢力的掌握之下，貴族政治，大抵都是無為的和保守的。加之貪與懶為暹羅民族的特性，故在革命之前的暹羅政治，糊塗混亂，賄賂公行，無論華僑與暹政府間發生任何大小交涉事故，華僑一概得以輸金之策了之。同時華僑之在暹羅，除經商發財而外，向不與聞他事，無其他任何野心，這是歷來暹羅統治階級所深知而深信的；又因歷代暹皇與諸執政大臣，很多都與華人有親族血統關係，故自來暹政府之待遇華僑都極優渥而親切，華人一入暹境，即

一切皆與暹人受同等待遇。暹羅華僑過去之很少因受壓迫而向祖國政府與人民求救，更從無如此次向政府與國人求救之急的，其原因就在這裏。我們可以說暹羅華僑之受到壓迫，華僑與暹政府間之發生嚴重無法解脫的紛爭，實在只是一九三二年暹羅革命成功之後才開始的。

暹政府對華僑的基本政策既在同化吞併在暹的整個華僑勢力，則其所施行的有效策略，第一步自非先消滅阻碍同化吞併的暹羅華僑教育，非先消滅十數年之內在暹羅已樹立良好根基，表現驚人成績的中國文化教育機關不可的，於是而取銷消滅華僑教育的政策便逐步推進，逐漸嚴厲起來。但事實上要澈底消滅華僑教育，要澈底剷除在暹羅的中國文化勢力以遂行其同化吞併政策，實又非厲行限制華僑與祖國的來往關係，非限制其出入境不可的，於是而與強迫教育條例同時施行的移民律也頒佈了，實行了。然即此而猶願掌握暹國經濟命脈的華僑，不盡肯安然就範，不甘受同化吞併，不肯罄其力竭其所有以為暹羅用，故必思使用種種經濟政策以剝削之，打擊之，務使剝盡其所掌握之經濟勢力而後已。在這種種政策的有效推行之下，華僑，不甘被同化吞併的華僑，如非被同化吞併，便只有走被打擊消滅的一途。

前面已經談到，過去華僑對政府有何交涉事故，原可不須求救祖國而自能講求有效方法的。這種有效方法，第一是輸金，第二是請有面子的華僑大資本家出面向政府接頭交涉，這兩種方法，過去事無大小，幾於是百行百驗的。但自革命以後，從來有效的方法，忽然完全失去效驗；輸金不受，華僑大資本家的面子不行，反強迫教育運動的失敗，已經好幾次証明舊方法切實是無效的了。但因此華僑對暹政府便失去了直接反抗的方法和能力。因為除舊有的兩種方法之外，要想用第三種民衆的力量來施行反抗，第一是作不出；第二，暹政府用秘密的政治力與武力限制干涉，不許其有機會作出。所以，現在暹羅華僑要想自己想办法去反抗暹政府的同化吞併政策，真可謂到了智窮力不出的地步。因而唯一的最後方法，便只有呼號於祖國政府與國人之前，求政府與國人採有效的方法，用大的力量去救他們。

暹羅華僑在求救的迫切聲中對祖國政府與人民第一緊急的要求，就是要政府在國人的贊助督促之下運用外交的方法同政治的力量去阻止暹政府對全體華僑所施行之緊急迫切的同化吞併政策，即使其停止取締消滅華僑教育的政策，停止打擊華僑經濟勢力等政策。然當真要求暹政府對

這種政策放棄不用，實即無異要叫暹政府改變牠最主要的本國策，這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在某種特殊的情勢之下，暹政府斷不會讓步的。而且，兩無約國間進行某種直接談判，必然得先從邦交問題入手。暹政府現在正好利用中暹無國交一事實來作掩護，使中國政府無法向之作進一步的交涉。因此，暹羅華僑第一步就是要求中國與暹羅及早發生正式邦交。

中暹邦交問題，中國政府至目前止提起交涉已經不只一次，而暹政府方面總是想办法避免推脫，因為它不願對中國政府開干涉之門。但中國政府如要保護幾百萬本國僑民，對這一干涉之門似非想办法打開不可。然而今日之中國，國勢政治武力都不足以制服暹羅，將用何力何法以啓此門耶？所唯一可講求採用的有效手段惟有施行經濟的制裁即「抵米」的一個辦法。

關於抵米之計，本來並非毫無缺點的上策，如果實行，當然在暹經營米業的華僑首先受到打擊。這一點向政府與國人請求禁暹米入口與實行抵制暹米的歸國請願的華僑代表是早已思之詳計之審的，所不能不決心忍痛求政府與國人出此一策者，實亦因無他法足以制暹政府對交涉所取之關門政策！果而暹政府能以誠信相見，允許對一切問題

共謀適當解決方法，當然彼此間用不着走破裂或情傷人亦復損己的道路。然其奈暹政府無此誠意何？吾人當知華僑在暹羅所營米業，自暹米銷路減少，價值低落以來，勢本日趨窮蹙，而暹政府更有將全國火礱業，即米業收歸國營之計劃，並在事實上挑起積時甚久的火礱工人罷工風潮。是暹羅華僑的米業前途，早晚是註定了要被人奪去，是要受打擊而滅的；米業華僑中之有識者，早有不少人打算放手收盤。則是抵米之後，並不必華僑方面受多大損失。就算損失必不可免，犧牲部份利益以救其他全部，其結果總是有利的，其比之因顧慮小部份利益而致將全體利益一併失掉的，究不知勝算到多少倍！以此暹羅華僑望政府與國人於向暹政府提起嚴重的抗議交涉之外，更厲行作抵米的準備，至必要時便堅強的執行這唯一有效的制服方法！

中暹訂交，既為救濟暹羅華僑所必須作成的第一步緊要之圖，外交當局必須對事實本身有過充分注意，作過充分考慮，方能說到策略。這件事決不是被動的，敷衍的外

交方法所能成功，而必須採取能動的積極的有效策略。

但是問題的中心，初不在中暹訂交而已，要點還在如何救濟在壓迫中的暹羅華僑與如何保護暹羅華僑？事實上暹羅華僑目前所受暹政府的壓迫打擊，固然很大很危急，但過去所受到的利益，所享得的權利也并很多很特別，華僑與暹羅國家的這本年深月久的糊塗賬，現在已然到了澈底清算的時候；這回實非把一切由于兩國國籍法相抵觸所發生的最大糾紛弄清楚不可的。據專家學者的意見，對這種種糾紛問題，惟有用訂條約的方法能得到正常有效的解決。而在事實上兩國締交之後，商訂條約的事是在所必有的。暹羅華僑現在正以極懇切的熱忱望政府當局於努力進行與暹羅締交之外，更能與訂極合適有利，至少毋過遲於他們所願望的條約來保護他們，尤盼國人能一致集中力量作政府的外交後援，使交涉能得到順利的成功，使他們所盼望的目的能完滿實現。

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 定縣歸來

龐永福

日前因事回定縣一行，家居月餘，關於定縣現狀及各

種實驗工作，曾略加觀察，所見所聞，雖屬斷片拾零，想

亦留心鄉村運動者所欲知，爰爲述之。

提到定縣，雖非婦孺皆知，也算得名聞遐邇了。那裏有我國鄉村自治的鼻祖翟城村，他本身也是民國初年的模範縣，近年來又作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實驗區，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的所在地，所以每年去參觀的當代聞人，青年學子，以及歐美各國的學者專家，總是絡繹不絕的。全縣現有人口約四十萬，面積約三千七百萬方里，合四百八十方英里，每英里合八百三十人；耕地面積約一百六十六萬畝，平均每人四畝，人口的密度可以說已經超過飽合點，要形成過剩了。民性忠勇剛毅，淳樸耐勞，完全保持着北方民族的本色。境內無山，只是一片平原，沙河唐河分貫於南北，有井六萬口，田資灌溉，所以當地有『澇不死，旱不死的定州』一語。在以前居民都是豐衣足食，視爲樂土，自從經了奉督奉石兩次戰亂，又加以世界不景氣的波及，這才驟然顯露了破產的狀態。農產品價格暴跌，而唯一副業所產的土布，更復銷路滯塞，不得已而借債度日，而破產，而出外謀生。這種現象，以民二十二及二十三年春季爲最厲害，據平教會社會調查部的調查，二十三年春全縣負債家數佔總家數百分之六十七，達四萬六千家；二十二年一年內破產家數達二千家；出外謀生者達萬

人以上，其農村經濟的狀況，可以想見了。自去年秋季以來，雖然略見好轉，恐亦只是暫時的狀態，不能持久的。

平教會剛到定縣的時候，只以翟城村附近的幾十個村莊作實驗，其後始劃全縣爲實驗區。他們舊日的所謂四大教育，目前有所活動的只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與衛生教育。至公民教育原由陳筑山主持，整天鑽到故紙堆裏，弄些個紙上的仁義道德，大家都認爲無補於救亡圖存復興民族的急需，遂宣告停頓，現只名存而已。此四大教育中，以生計教育爲最迫切需要，這是不待贅言的，借此項成績，在定縣人實際受到的或看到的，實在太少了。實現此四大教育的所謂三大方式，目前最活躍的是學校式教育。家庭式從來無甚活動。社會式於二年前由霍六丁主持時，曾一度活躍，當時各村平民學校畢業同學會，炫炫赫赫，幾將鄉村的舊勢力整個推翻。自霍去後，隨而亦形消沈。現在學校式教育幾乎成了平教會的中心活動，願將其進行狀況及活動內容簡單介紹如下：

平教會學校式教育部近二年來倡導一種『導生制』，已在小陳村及西平朱谷作過相當的實驗，成績很好。今春又選了二十一個村莊，定名爲『表證示範村』。一方面實行他們的導生制，一方面思以學校作中心，行村單位的導

設。所謂導生制即利用高年級學生以教低年級學生的一種教育制度。不過他是有組織有方法有理想有目標的。先是他們看到某一小學裏，原只學生四五十人，後忽增至百餘人，於是教師課堂及設備，都成了問題，又鑒於軍隊中一長官可以帶領千萬人之衆，其所以然者，並非一人之力，而是組織的作用，這樣的受了實際的要求，與外物的暗示，導生制就產生了。他們把學生每十人左右組一小隊，置一小隊長；四小隊組一中隊，置一中隊長；二中隊組一大隊，置大隊長及大隊副各一人。此大隊長大隊副由高小畢業生任之。每小隊有工作隊員四人，餘皆普通隊員。工作隊員即導生，分政治導生，經濟導生，文化導生，衛生導生四種。各種導生於分別傳習社會自然國語算術等課程外，政治導生並兼司考勒交際等工作；經濟導生兼司簿記及小商店之經營等工作；文化導生兼司會議記錄及圖書管理等工作；衛生導生兼司清潔檢查等工作。關於團體生活之指導及書寫壁報等，由各級隊長任之。教師擔任綜合教學及一般講話，一人總其大成，好像運用機器的技師。這種教學，操場各處都可以權作課堂，分隊傳習。而活動時間的分配也很得法，在同一時間內，各有各的工作，或傳習，或準備傳習，或舉行工作討論會，或舉行學術研究會，

井井有序，絲毫不亂，絕無舊日閑死學生累死先生的毛病。於此因學生增加，所發生的種種問題，全都解決了。

此外在各示範村裏，還附設幼稚園，公民服務訓練班，及傳習處等。傳習處在同一村莊裏有多至數十處者，其教師即小學之導生，利用閒暇時間以教導一般窮苦忙迫失學的兒童。每於午飯後，鐘聲一響，村中兒童便三三五五，各爲一組，或柳陰，或塋下，由導生開始了勺勺一口的傳習。同時小學的隊長在巡迴視導。鐘聲再響，便又散去。這是他們傳習的情形。此制頗似陶知行所提倡的『小先生制』，所謂『送教育上門』者即此。

教育本來不是向腦裏裝幾個符號就算盡了他的功能，而應注重力的激發與培養。從前的『死讀書』，『讀死書』，結果惟有『讀書死』。在導生制之下，廣大的自然界和活動的人和社會，彷彿都做了他們的書本，教育與生活打成了一片，這樣造就出來的學生，誠如他們所說，必然的有生活力，有思想力，有行動力。這是導生制的最大優點。但亦有其美中不足之點：此等農村學校，教材當與都市學校有別，以適合於農村的需要爲宜，例如農業的科學方法，果樹的培植移植，以及農村的簡單副業等，都是農民所最歡迎的，苟能於現有教材之外，再加以這些應用



技能的傳授與訓練，豈不更好嗎？此其一。照他們現在的情形說，三四年級的學生是太多傳習，簡直沒有了學習，如此則想要升學的學生，教他們去投考現教育制度下的高級小學，豈不要吃虧嗎？北平藝文中學實驗『道爾頓制』的結果，是其前車，此其二。吾深願其有以補救之也。

其次再談一下縣政建設的情形。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成立於民國二十二年，內分調查，研究，訓練，實驗四部。實驗部即以定縣為實驗區。研究院的重要職員，都是平教會中人兼任，在他初成立的第一年中，因為定縣士紳的不與合作，而形成了內部的不睦，沒有好的成績表現，結果頗為河北省政府所不滿。所以現在加緊工作了，甚至平教育的一切活動，都是拿研究院或縣政府的名義去做，其用心亦云良苦矣。定縣實驗縣縣長由研究院實驗部主任兼任，現任為呂復氏。呂原係燕大教授，固一好好先生，任期約定一年，任滿仍回教職。在此短促期間，彼極思留

一紀念，於是有護城河之導濬。古老荒頽的城牆外，又罩上了一道偉大嶄新的溝濬，也倒相映成趣。該河雖與人民的生活無關，却是民時民財換來的，人民為示不忘，遂名之曰『呂復河』。

定縣縣政府於今春改為委員制，設縣政委員會，以縣長為主席。委員中一人兼任縣政府秘書長，五人分兼民政，財政，教育，經濟，公安等科長，另數人為專門委員。兼職委員為有給職，重在行政經驗；專門委員為名譽職，重在專門學術。其如此組織的用意，據說是縣政府不必增加開支，而能獲得行政人才與學術專家的合作，以加強推動建設的力量。各村設建設委員會，內分政務，教育，經濟，保健四股。以小學教員為當然委員，並兼任秘書，其目的是想以學校為推動村單位建設的中心。他們理想中的全縣組織系統，目前尚未全部實現，有的還只在計劃着或籌備着。

## 編輯後記

適之

△張汝先生曾在北平報界服務，後來到暹羅去，現在

是暹羅華僑的一個代表。他曾為暹羅排斥華僑的事在國內雜誌上發表過幾篇文章。（參看獨立第五十三期張忠絳先

生的論文。）

△獨立曾有過許多關於定縣的文字，本期龐永福先生記載的是定縣最近的發展。龐先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藝園」、「外埠通訊」、「體育」、「學園」、「藝園」、「各欄」，而專電及特訊，則覓佔新聞體外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為北平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目價報定

(本市) 每月一元  
 (國內) 每月一元  
 (國外) 每月一元  
 本報及其租地(香港) 每月一元  
 每份二角九分(香港) 每月一元  
 歐(美) 每月四元一角

## 第五卷

# 學風

## 目要

清未安徽之新教育行政..... 陳仲英  
 今雅遊的文學批評述要..... 孫傳瑗  
 離騷章義..... 張仲瑤  
 中國鄉村教育運動溯源..... 顧慕連  
 線裝善本書志(二)..... 霍懷恕  
 館藏善本書志(三)..... 金懷恕  
 品格行為比較表..... 東原  
 安徽文化消息九刊..... 編者

本卷第二卷合訂本 定價一元二角  
 本卷第一卷合訂本 定價一元二角  
 第四卷合訂本 定價一元五角  
 以上三卷合購特價 大洋四元

發行：安徽省立圖書館  
 優待：定閱本刊自第五卷起，內容形式、印刷紙張，俱加精進。每期刊定價二角，全年十期連郵二元。任本年六月以前定閱全年者，照七折。並贈安徽先賢像半價優待券一張。

## 第六卷

# 山東民衆教育月刊

## 第四期

## 目要

巡迴輔導之總檢討..... 胡波  
 鄉村教育實驗區之實施問題..... 樊培  
 八縣合作社見聞記..... 屈凌漢  
 縣民學校的實際問題和出路..... 高迪忱  
 蘇聯今日的教育政治問題..... 俞仲文  
 蘇聯農工教育之見聞..... 尚仲文  
 丹麥高級民衆學校與合作運動..... 吳級宸  
 民衆教育論文選輯經過..... 梁容若  
 遊記..... 文川

定價：全年十期，連郵一元五角；半年五期，八角。  
 發行：濟南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發行處。  
 全國三等以上郵局均代訂。

## 第六卷

# 外交月報

## 第六期

九國公約的新評價..... 崔壽琴  
 中國法權交涉之經過及未解決之爭點..... 尹壽松  
 察東外交問題與內蒙..... 林霽融  
 日本禁阻華八出關之回顧與展望..... 丁作韶  
 中東路出售後之蘇聯關係..... 吳本善  
 美國在太平洋作戰的島嶼問題..... 王帆  
 世界貿易市場鬥爭之概觀..... 王帆  
 德國廣軍之國際的波紋..... 念石  
 羅斯福的新外交政策..... 一石  
 常代外交家捷中外交文長貝尼尼斯傳..... 周子石  
 德國關係中國外交文長貝尼尼斯傳..... 陳子石

## 目價

零售每冊大洋四角  
 外埠郵費在內  
 半年六冊 定價二元  
 全年十二冊 定價三元五角  
 地址：北平府衙門外交月報社



## 美國復興計劃失效的背景和意義

陳之邁

本年五月二十七日，美國聯邦大理院判決了一件案件，宣告了羅斯福總統復興計劃中最主要的一條法律——「國家工業復興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簡稱NIRA，或NRA)——的第三節，和聯邦憲法抵觸，因而無效。這個判決書公布以後，轟動了世界；羅斯福總統六月二日對新聞記者談話，說這恐怕是大理院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判例。這篇文章在說明這件事實的背景及意義。

美國經濟不景氣始自一九二九年的後半。那時在美國當政的是共和黨的荷佛政府。尖銳的觀察者早已看出這種經濟危機是舊式資本制度的病症，但荷佛政府除了用些花言巧語來掩飾事實，和採些挖肉補瘡的辦法外，沒有什麼建樹可言。那時的國會多數又站在荷佛總統的反對地位，即使有政策也不見得能行得出來。有許多經濟家並且認為荷佛總統不幸是經濟勢力底下的一只可憐蟲，他縱然有計劃也無補於事，根本的毛病在那個行將傾覆，不可收拾的資本制度。

一九三二年秋間舉行總統選舉，和荷佛競爭的民主黨

羅斯福大獲勝利，同時也選出了一個民主黨大多數的國會。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羅斯福就職，恰逢經濟危機最嚴重的關頭，即所謂銀行的危機，那時舉國屬望他挽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熱情，真是到了最高的焦點。羅斯福在就職宣言裏說他要利用對付仇讎的方法來和經濟惡勢力開戰，他要求國會授給他應戰的權力來復興美國經濟。

羅斯福總統的要求國會是完全答應了，他向國會提出的許多法律國會都一一通過，形成舉國一致的步驟，根據這些法律政府一方面減少浪費，裁汰駢枝機關和冗員，一方面則設立機關來實施復興計劃的各方面，據一位美國作家的分析，重要的便有二十九種之多，其中最重要的當為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所頒布的「國家工業復興法」和由該法所設立的「國家工業復興局」。這條法律的目的是：

一個產生普遍失業及工業失調的國家危機現在認為存在，這種情形阻礙邦際及國外的貿易，影響公共利益，損害美國人民的生活程度。現在國會宣佈的政策是要剷除阻礙邦際及國外貿易自由流動的障礙

……助長公共利益……用適宜的政府力量及指導，提倡及維持勞工及資本的共同行動，以期取締不公允的競爭方法，盡量利用目前工業的可能的生產力量，避免不適宜的生產限制（除暫時必需者外），增加購買力來增進工農產品的消耗，減少及救濟失業，改善勞工程度，和其它方法來謀工業復興及保存天然的財源（該法第一節）。

為達到此項目的，國會用這條法律授權給總統相機組織各種機關，或利用現有的機關。同時「在一個或數個商業或工業組織或團體向總統請求時，總統得和它們制定一個或數個『公允競爭的業規』……這些業規便成為這些商業或工業或它們的一部份公允競爭的標準」。自從這條法律通過以後便即成立「國家工業復興局」來制定業規，以期「取締不公允的競爭，減少工作時間來救濟失業，並提高最低的工資」。兩年來這些業規已經包含着大部份的工商業，這個所謂「藍鷹運動」（加入了的組織和團體以藍鷹簽誌為標記），勢力是普遍於全國的。

不消說，這個運動是帶有濃厚社會主義，集合主義色彩的，它的原則可說是：（一）承認工業集合的必然性，放棄以前衝破托辣斯的主張（Trust-busting），而借集合

的組織來實施統制；（二）承認勞工組合的權利，得在工業裏參加統制；（三）勸誘一切生產事業中人共同合作來統制生產，規定價格，維持貨色；（四）放棄價格及工資競爭，漸次代之以價格及工資的劃定；（五）調查各種黑暗隱情，以杜價格劃定的舞弊情形；（六）承認農業和工業的不均衡而謀救濟；（七）取締賭博性的投機；（八）用政府出頭來救濟失業；（九）在金融信用交通等方面，採行普遍國家統制；（十）設法不用國外貿易而謀國內市場的發展，以期剩餘產品的銷售。

根據這些原則的運動，在美國當然引起意想得到的阻力，在實施上面，也發生諸種困難，因此復興計劃受到了許多贊揚和毀謗，因為許多資本方面不肯合作，更引起了龐大的罷工，去年舊金山的海員罷工即其一例。

在政治方面，復興計劃當然是政府權力擴充到極點的象徵。有許多政治學者對此極力推崇，名之為「危機政府」，有如羅馬時代的獨裁，是民主政治不用法西斯手段而收法西斯效果的方法；但是同時也有人想維持羅斯時的自由主義，放任主義，和與它們密切關聯的資本制度，而抨擊這帶有社會主義臭味的集合主義。在憲法方面，問題更為嚴重；美國有成文憲法，又有聯邦制度，國會制法一定要有

憲法的根據。「國家工業復興法」的憲法根據，是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三段國會規範邦際及國外貿易權；在上文所引的一段裏可以看出。現在的問題因此是：這一條「國家工業復興法」是在那個根據的範圍裏嗎？

解答這個問題的是聯邦大理院的九位法官，在引伸權力論 (Implied Powers) 下，它有保護憲法，解釋憲法的權力，不讓聯邦侵犯各邦權力，也不讓各邦踏進聯邦的範圍。雖則解釋法律有寬泛和嚴格之分，而自南北之戰，大量生產資本制度充分發達之後，寬泛解釋派，即聯邦集權派，有不得不佔上風之勢，大理院是始終不肯用過於寬泛的解釋而使憲法上聯邦制度的根本精神受到損失的。羅斯福總統的復興計劃，「新政」有沒有侵犯這個根本精神，是憲法學者所紛爭不已的。遠在一九三三年冬間，大理院使已公表了它的意見。那時在米尼蘇打邦 (Minnesota) 有一件關於沒收質典的案子上訴到大理院來，所開的條文是憲法禁止各邦侵犯契約的義務。大理院的判決是五對四的。首席法官許士 (C. J. Hughes) 代表多數，薩得蘭法官 (J. Sutherland) 代表少數。據多數的意見，經濟恐慌所產生的「危機」足以爲米尼蘇打邦的法律的根據，換言之，即憲法應是一個生長着的，具有彈性的有機物，能順應

時代進展所產生的新需要。但是最足注意的是多數和少數兩方都鄭重聲明，危機并不能使政府的權力加增擴大，問題是怎樣能使這些現有權力的運用適應一時的需要，而同時不超越憲法所劃定的範圍。

這次大理院的判例很顯然把這種意見引用到「新政」上去（它對於復興計劃別的部份也會宣告過無效），它認爲憲法並沒有授予國會——聯邦政府——那樣大權，根據於憲法上國會規範邦際貿易權一說是不可通的。換言之，大理院這次，和從前許多時候一樣，引用一八七九年的一部憲法來杜塞破壞「新政」，眼光遠大，思想較新的人一定同情於羅斯福所說：大理院是硬要人們從汽車時代退回到馬和馬車時代去。但是我們縱然抱着這種思想，我們也得同情於大理院的意見。這次的判例是九位法官一致的，與一九三三年五對四維持的判例不同，號稱自由派的法官如 Brandeis, Cardozo, 在前此都趨向於寬泛，今則和所謂保守派一致，並沒有絲毫異議。我們未曾讀到判例全文，不敢確說，但可猜想他們仍然是主張，雖在「危機」之下，憲法的根本精神并不能因之破損，否則他們便不能盡解釋維護憲法的責任。「新政」的確確是國會做了憲法不許它做的事，當然不能成立，否則憲政便歸失效，民主政治便接

近專制獨裁，大理院便是違法與失職。這種情形是我們了解此次判例所不容忽略的。

解決這個難關的方案，在不妨害憲政原則之下，是修改憲法。「新政」如享有大多數人民的擁戴，這是不難成功的。但史實有一個股鑿：一九二四年國會兩次根據邦際貿易權和徵稅權通過限制童工的法律，大理院都宣告它無效。國會大怒，馬上提出了一個憲法修正案（參眾兩院三分二通過），交各邦去批准，四十八邦裏只有三邦贊成。到底是國會代表民意呢，還是大理院？

如果不毅然去修正憲法，維持「新政」那一部份——個最基本的部份——的方法只有叫各邦去自動的合作。統制經濟只有從四十八個單位去進行。如果羅斯福不來一個「苦迭打」而實行獨裁（這是絕不可能的），「新政」只有和第十八條修正案未通過前的酒禁情形一樣。這種局面有什麼可能的影響可以預測呢？

第一，自從經濟恐慌以來，恢復繁榮最有希望，最爲各國所引項以待其成的計劃，既無結果而失敗，和它休戚

相關的各國的經濟復興，前途不免要減少了許多希望與光明；

第二，除了幾個不值一笑的人物如惠朗 (Huey Long)，柯弗林 (Father Coughlin)，唐生 (Ralph Townsend) 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以外，沒有別的機關或人物有什麼具體的計劃，共和黨既一蹶不振，社會黨亦不可能，而勞工則是「新政」有力的擁護者，因此所謂經濟復興便陷入無計劃的狀態；

第三，自羅斯福上台以後，便努力於內政的建樹，對於外交則取不積極的態度。「新政」現既不可能，千百年來借來轉移國人視線，恢復繁榮的老法子，也許便成爲羅斯福今後努力的方向。他是鍾情於海軍的，對於海軍的競爭他當然不肯後人，對於目前國際情勢之下海上霸權爭取的方式，他當然是最明瞭的。我們對於「新政」的下場固固然惋惜，對於他的外交我們馨香祝禱他一切一切的成功

二十四，六，八。

☆

☆

☆

☆

☆

☆

## 論貴州鴉片「禁吸不禁種」之謬

壽 生

貴州省新主席吳忠信赴任前在南京說：「禁吸禁種鴉片，當然嚴厲執行，但種煙交涉方面甚多，或非可立即全部實施。」新省府成立之後，會議的結果是：「通過貴州省禁吸鴉片限期戒絕規程，及貴州省取締各縣喜吸室營業規程，以三年為期，將全省所有煙癮者，分期完全戒絕。」關於「種」到此就無文章了。這些，自有他們的大道理，我們無甚可說。大公報張季鸞先生在川黔之行的貴州一警文中說：「我於十六日，仍搭飛機離開貴陽。貴州各界人所告我的貴州情形，常留在腦海裏，使得我時時牽念貴州人民的目前生計問題。我現在的意見：……第三：貴州人受煙害太重，癮民太多，但貴州過去的經濟基礎，完全建築在鴉片之上。我以為宜先全力禁吸，迫勸戒煙，而禁種則可較緩。國家禁煙政策宜先富省而後窮省。譬如留下貴州甘肅，作為最後禁種區域，或者是一辦法。但禁吸則格外更要嚴行。全國之後戒煙者，應使之吸用最窮省之煙。富省速禁種，窮省速禁吸。倘言統制鴉片，此或其道。第四：新省府不可依賴本地籌款的方法辦建設，尤其不

可以稅捐的方法辦建設，建設要從省外找資本。譬如礦業，先辦調查，繼以設計，最後募資本，一定是有辦法的。若張先生只說「第三」一類的話我們亦將無什麼能說的了，可喜張先生是「常牽念貴州人民的目前生計問題」的，又諄諄警告「新省府不可依賴本地籌款的方法辦建設，尤其不可以稅捐的方法辦建設」的。吾人乃可得「一疑慮」而有所論列了。

「貴州過去的經濟基礎，完全建築在鴉片之上」。這話，我相信不特一般國人以為是對的，就是貴州人亦必有好些樂於同意，但實際這話是錯了。在今日有一個可憐的事實，我們無法否認：「政府經濟」不就是「人民經濟」。「政府經濟」與「人民經濟」的利害又常不一致。尤其在貴州。在這不一致的事實下，混言「經濟基礎」，那得出來的斷語是靠不住的。而「官囊」不是「政費」，能充「官囊」的出產，不一定是人民的財源，此尤不可不辨。

貴州「山土」多於「水田」。山土的主產為包谷，即平話老玉米。水田的主產為穀子，即稻。田有三種：「大



「濼蕩」，「有水田」，「望山田」。「大濼蕩」多位於山高處，水多，稀泥腳深，不能放乾煙。望山田地位高，無水源，全靠春天卜大雨搶一點兒山溪水，這樣的山大都不敢用來種煙，怕把雨節放過打不起田。農人多半用「有水田」來種煙。所謂「有水田」的水源，水亦很有限，常常小碗大的一股水，要官幾彎就漏出，實際還是望天常下雨。這類田在平時是要「泡冬鏢」的，就是收穫後十冬月裏將田鏢轉把水儲起，這樣一面可使割餘下的穀子些濼在田裏作肥料，一面可使田底慢慢吃滿水到第二年夏大經得乾點。即令不泡冬鏢，到春雨下的時候是一定得鏢田坐水，割出坎，際青草在田裏作肥料的。「泡冬鏢」，「坐春水」，時間都很倏裕，鏢得認真，鏢路都是直線的，很密的，鏢口經過的地方，那鏢口下方的二三角形的橢圓坎，就把田的硬底層的表面磨光了，水就不易下浸了，天就「小乾」一下亦是不緊要的。但，一種煙就不然了。煙是十月間種，一打完穀就要放水乾出，一直要到四月中煙事才完。煙是怕水浸的，在田裏種煙要打煙行，每隔三四尺寬鋤一條溝，堆一條隆起，煙就種在隆起上。煙自種至收完，工作非常的多。田泥是很細的，乾了鏢轉時易起大塊，種前要碎泥，去穀糠，然後才打窩，才挑糞背灰來一窩一窩的

種；到發芽了，就來耘頭到，一窩只留下幾十根；到有一二寸長了，又要耘二到，隨便留幾根；到三四寸長了，又要耘三到，這才每窩留下三根好的。不幸又有一種土叫雞（比北平人用來打架的那種要肥大些。有人戲說牠們是林則徐管理的陰兵）專愛同種煙的搗亂，牠們常把煙芽整窩整塊地咬斷，被咬的窩數又得細細的補種。而鏢煙與淋煙至少都得三次，才到收割期。收割至少有七天，頭晚半天割，第二天早上收。這樣這樣，人來回在田裏走，把溝都踏成很鐵的路了。這時四月已快收完了，未種煙的田早栽完秧快定根了。秧田裏的秧子已出水尺把長，成老秧了。收煙時怕雨，這時又望雨了。雨一來就趕慌去鏢田關水，這踐鐵了的高低不平的田，本來就不好鏢，加以忙中趕火更鏢不好了。但若無大雨專靠那幾十家公共的水源，無論如何是很難泡滿田的，那就只好荒了。就算當時天好，秧子得栽下田了，可是鏢得不好，田是不坐水的，田底沒有經長時期的水泡是吃水的，那一年苦雨多倒罷了，一旦雨水稍欠就糟了，平常「乾五分」才成災，現在只要「乾三分」準就成災了。但這些農民們是意識不到的，他們只知道：「現在年成不好了，地運轉了，天要滅我們這朝人，田都不耐乾了。」還說「全得去年種煙，要不是，今年在

這田裏半邊錢也拾不起來了。」

「山土」呢那就都可種了，爲害也更大了。烟要四月裏才能讓出土地來，包谷是二月尾種，牠就只好反主爲客被種在烟行的當間了。平時一塊地能種十行包谷的現在只能栽六七行了。農民的各種「力」是有限的，他們既以全力顧烟，在下糧上的糞草就減少了，田邊土坵的就無時間去栽種了，有意無意的荒土就漸次加多了。平常在種包谷的土軍在九十月間大都種豌豆蠶豆的，牠們長得很矮，毫不佔地面，毫不妨害正糧，一種烟就不能種這樣的雜糧了，而豌豆（有兩種：菜豌豆，白豌豆。菜豌豆是連豆莢吃，要吃嫩，只能當菜吃。白豌豆就是北平平常吃的。農人常儲起作通年的糧食。）蠶豆在平時正是農人們在這青黃不接的「春三月」的重要食物。一塊土地裏少了十分之四的正糧，又少了雜糧，這所少的部分農人們是必需買入的。平常若值一元一斗谷現在至少要一元三，因糧食少了。烟必需好肥料，貧農大都借錢來買，又因種烟而不能做他項營生，食用亦需拉借，於是「斫烟」這一個傷心的名詞產生了：富人借錢給農民，他不要他們還錢任利，只問他們在烟出來時一吊錢給他多少兩烟。在新烟上市時若賣五百錢一兩，他就一吊錢要斫他們五兩或十兩，農民爲目前的生計

與烟的培植，就不能不忍痛受斫，把一切望頭放在收割的時候。若不幸割烟時連日下大雨或更不幸而被「雪彈子」（雹）掃過，那就指望全失了。貴州恰恰在三四月間因冷熱不調常愛下雪彈子，牠是一方一方的下的，那一方「運氣不好」被牠掃過，那一方的烟就都被打倒不能割出一個錢的烟了。不知者許要問：「這是天災，不種烟別的不一樣要受災？」要知，包谷黃豆等剛長起來不高，即令把葉子全部打破完，甚至正苗打仆地了，於牠們的生機亦是無甚損傷的。至於豌豆蠶豆等雜糧，這時已發育至最後階段，更無什麼了。因此種種，一般可憐的農民就益種烟益窮了。

許有人要問，「農民種烟無利怎樣還要種呢？」這和我們的政府一樣：「短視」！他們只知道烟出來一大鉢要賣幾十吊，他們把人工花費全忘了，糧食減少他們更想不到與烟有關，只知道是「世道不好，地氣一年一年的薄了」。當他們提起一碗烟賣的時候，是多豪興，想「壓斷了腰的幾背糧食，也敵不過一鉢烟呀」，全不想這手得錢那手就要拿去還賬，買糧食。就在他們很痛心的拿錢去還賬時，他們亦有好想法：「這樣多賬，要不種烟，那里還得起。」決想不到「借賬與種烟是連帶得緊緊的。」本國種，消本國，一點也不能輸出（姑作如是說），就不狀

種害國。這樣吃不飽的東西又與人民經濟何關？短視的政府呀，你要錢就乾脆向人民要，何必定要借鴉片來轉一手，而使民族的生機減弱呢？我們每一想到：廣西政府報酬貴州政府的代表是「你帶一幫烟來，不要你上稅」，就爲李白羞，「強種保國」之謂何？

更有一個很嚴重又不易爲一般人見到的問題：每年糧食減少，而消費量又不比從前少多少。（此處須如是說，蓋有些吸烟人較不吸烟時飯量要減少些也。）各富戶的存糧自沒有從前多，一有大荒年真不得了，有錢無處買，有力無處賣。每一憶及我在家時所目擊的那兩個大荒年，真叫人寒而慄，每天街上餓死的人，真不可以數目計，而蠶豆等雜糧救「活轉來」的又真不知有多少。因此我更堅信「人民的生計問題」不能以種烟來解決。熱河以烟名，雲南亦以烟名，若有人出來證明這兩省的官兒真好，人民的生活真強，那我也很願承認我的話說錯了，我們貴州人真該死。

在今日貴州人民首要的是把「嘴」弄「濟」，什麼「經濟」在小民看來是太高妙了。還有好些既不明白貴州情形，（坐在飛機上考查固不夠，只在通省大道上走一轉一樣不夠。）又不多加思維的人常說：「貴州要不種烟，食鹽一

項就不知從何而出」。只反問兩句：鴉片種子未傳入貴州時何以有人存在？民五至民八貴州全省除了興義烟已絕種，何以人民不發生食鹽恐慌？須知，前清貴州受四川協餉，是協「餉」，與民食不相干。只要到四川重慶，湖南常德去過，知道那里一點商情的人，他就不會說貴州禁烟後要吃不起鹽的。你們去調查調查重慶火神廟一帶「山貨」行是多少家，是些什麼東西，每年有多少錢的貨進出，這樣你們就將不會爲貴州禁烟後的前途懼了。水銀，硃砂，生漆，大木，野獸皮，藥材，牛皮，猪毛，桐油，木油，白木耳，五倍果，……等等。我知道這有些些人認爲是「川貨」的。曾文正是湖南人，他亦不知好漆出在貴州，要向四川的門生要（見曾文正公家書）。前年有個貴州人，運漆出來賣，海關上問他是那里的漆，他說是貴州漆，而惹出大麻煩。他們還不知有貴州漆，不知從四川出來的「川漆」多半是黔漆，而硬要這位商人出比「四川漆」高的稅，後來被這位商人問得無話回答了，才自己轉環叫他說，「是四川漆」完事。我們希望爲國家謀出路，爲貴州「人民」想「活路」的人，先去認識真正的貴州。

有人把農民種烟不能獲利歸罪於禁烟罰捐，這是被禁烟罰捐這好聽的名詞騙了，實際禁烟罰捐是變相的「戶口

捐」，「土地捐」。如不種烟，農民努力於別項生產，就

受那樣重的捐也要好些。我們濡城有兩鄉不大種烟：大份

頭與郎家林。這幾年在這兩地餓死的最少。從前貴州的鴉

片飽官囊外「屯戶」與烟商還可以得點利，民十九後屯戶

與烟商亦常傷本了。大烟商如「恆興益」，現在已不做烟

生意而營他業了。從前「隔年老土」在本地要一元或八角

至少也要半元一兩。（新烟賣角把二角。）重慶要值一元幾

兩元。昨日會着一個剛從家鄉來的人說「陳烟賣二角幾亦

無人要了。」原因是從前漢口禁毒不緊，而重慶又有兩家

大規模的嗎啡廠，消貨很多。近年各地禁毒日緊，重慶的

嗎啡廠也停了工，烟只能到重慶不能大量向外流，價就大

落了。於是現在除飽官囊，人民誰也無利可圖了。官囊的

飽法我只舉一個例就知道了：有一個做濡城知事的伍老爺

，他的知事本錢很小，「六挑烟」。官烟不去本錢，價格再

低也是好買賣。貴州政府的駐什麼辦事處，實際是洋烟分

銷處，從前烟價高時農民亦得不到實利，現在外面的銷路

已斷，還不禁種，其意何居？在此不知者定以為「現在烟

市既不好農人自就不種了。」這太理想了，農民無知，僥

倖心極大，習慣難改，外面的情形又不知道，他們會想：

今年行市不好，明年許好呢。我們希望張先生取消「貴州

過去的經濟基礎，完全建築在鴉片之上」的這個偶然錯誤的論斷，領導輿論促政府快快禁種！

「我以為宜先全力禁吸，迫勸戒烟，而禁種則較緩。

……禁吸則格外更要嚴行。」這話真是滑稽極了。譬如

一個酷好音樂的人坐在一個正在開盛大音樂會的禮堂裏，

又禁他聽一聽的一樣不可能。且把貴州放下，拿平津來說

，當局禁得這樣嚴，警察這樣多，烟這樣貴，然而怎麼着

，不是吸的還是吸？不禁種則不禁買賣，則人人皆可存烟

而無罪，人人可存烟而無罪，期禁吸有成，這無異以資平

津癮民作魯男子而鮮效者，欲責貴州癮民為柳下惠之坐懷

不亂也，「夫豈近情哉！」硬要禁吸不禁種，只有從北平

選七百萬幹警到貴州去。注意，不吸烟的何不預先用警察

守住，在那烟窩子裏他們總會吸上癮的。「加薪揚湯」，

還有人稱為妙舉，奇怪。

禁烟在貴州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條文，牠會用人血染得

很沉重過。民國五年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一天聽得大人

些在談說「省上的公事已下要禁烟了」。從此我覺得世界

像變樣了，人人都有些驚惶，各家的烟舖已由客廳，堂屋

移到內室去了，各烟館雖仍在賣烟，正式的幌子已收起了

，兩三月後就天天看見殺人了，「種烟重犯」。在小孩心

裏，省上不準種，你要種，拉去殺，是不覺什麼可怪的。只有一次的殺在小孩心裏亦不免耿耿。那犯人是我認識的一個農民，叫田滿五，我看見他被推着從我家門口過，我就問大人些他是犯了什麼罪，他們說：「在他草房上發現了一根烟苗。那烟苗大致是雀雀含上去的。」嗚呼，此事何關乎「嚴」！從禁烟總辦起以至縣長區長沒有一個不是大癮客。我還記得總辦遊巡至濡城時演說中的一句話「洋人要來看」！觀瞻要緊，民命何堪。

「禁種」民五當年，就收效了，「禁吸」至民七八才見效。這次禁烟的事實，使我們知道「禁種易，禁吸難。」烟苗在貴州（興義除外）絕跡後烟土一日一日的少了貴了，但不管怎樣貴，烟民傾家破產也要找機會吸，直到存烟吸完，賣到十四元一兩了，大家才打主意戒。要人不吸烟首要不有烟，那時若不是興義（省長的家鄉）還種，遊擊隊（興義人多）硬帶烟土過關，禁吸還要收效得快些。「種」必須在天底下故易查，吸就不易查了：床底下可以吸，房上的水溝裏可以吸，廁所裏可以吸，深山大洞裏可以吸，筆管可作烟槍，牙籤可作烟籤子，神燈可作烟燈。只要有烟，你怎樣嚴禁，他也有法偷吸。

民八貴州「烟命」將絕的當兒，福星來了！一個姓陳

的從雲南回省，獻策與當局「開烟禁，充財政。」這一下，真的有好些人從雲南四川運烟子（烟種）來賣都發了大財。這大政策開頭之下有一件事很值得一說：當時仁懷知事李某接得一封怪公事，叫暗示人民種烟，不要正式出告示，這縣長遵命暗示後，就查監獄裏的人犯，查出一個處十八年有期徒刑的「烟犯」，他就呈文上省問「既開烟禁了，從前的烟犯可否釋放」。回文是「已有存文在部不能撤回。」他才想一個法子讓烟犯裝病要求取保開釋了。這豈不是一個喜劇？有篇八股文上有句話說得好：「官箴重而民命輕，有司大概如斯耳！」我們希望張先生去這不通的主張，領導輿論提醒政府，不要拘於「會議」的結果，而遺害國家。

至於「國家政策宜先富省而後窮省，……後戒烟者吸用窮省之烟。」這話太奇怪了，吾人不暇饒舌。

有些妄人說：「我們不種烟，又不能止外人出賣，豈不是一個大漏洞？還不如自種自吃好呢！」只反問一下：「別人剝你幾刀，你於是就拿一把刀把自己剝個稀爛？」天下不易有如是之笨伯吧！盍「內去」爾痹，「外抗」爾敵！

不禁種為貽民病，種即令不自吸，而毒害他省同胞為

黔民恥，張先生牽念黔民又將何以教黔民也？

一二四，六，十二日稿。

## 自信力與誇大狂

梁實秋

以爲中華民族已經墮落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以爲我們無論如何趕不上歐美的程度，這便是缺乏自信力，其弊是自甘暴棄。振起民族自信力的方法，不是回憶已往的光榮，而應該是目前做出一點驚人的成績來。我們現在不怕缺乏自信力，怕的是在事實上做不出足以啓人自信的成績。如果要表現民族自信力，我們不要用宣言的方式來表現，要在事實上來表現。

以爲守舊不好，盲從不好，「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也不好，「全盤西化」更不好，而要根據「此時此地的需要」另行「建設」一種所謂「中國本位文化」，這實在是一種誇大狂。文化內容是些什麼固然沒有定論，可是物質文明精神生活都應該包括在內，這是人人承認的。可見文化這個名詞是極廣泛而又極籠統的，是許多事物的一個抽象的總和。並且文化是多少年來應環境需要而一滴一點的累積起來的；不是長生不死的，是可以隨着民族的衰微而漸趨於死亡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是可以隨時接受修正或改

造或補充的。現在十位教授宣言要「建設」一種「中國本位文化」，可說是言大而誇了。究其實，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原來不過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三句老話（見「我們的總答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已言之在前，何必另起爐竈擺出這樣大而無當的名詞來呢？

假如現在復古的勢力太大，我們應該出來反對，因爲這是「此時此地的需要」。假如現在盲從的勢力太大，我們應該起來主張「審慎的選擇」，因爲這也是「此時此地的需要」。我們看看眼前的事實，「讀經」「祀孔」「掃墓」「誦經」「國醫」「國術」「節婦宴」（見本月三日益世報），無一不是「迷戀過去的殘骸」，然而不見有多少人發爲宣言蔚爲輿論加以抨擊。再看西洋文化，表面上像大規模輸入中國，其實我們國人並沒有澈底了解西洋文化，更談不到大量吸收。不加抉擇的模倣纔能說是「盲從」，我看我們國人的毛病乃是襲取皮毛，並非是全部盲從

。現在『洋化』只嫌不夠深刻不夠廣泛，離『反客為主』的地步還遠得很呢。『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在此時此地發生，我以為是最不合於『此時此地的需要』。

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乃是虛心的先去了解西洋文化，然後就其各個部份分別的審慎的加以採取。『全盤西化』是一個不幸的籠統名詞，因為似是認定中國文化毫無保存價值，這顯然是不公平的。我們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門，我們便可發現：（一）有中國優於西洋者；（二）有西洋優於中國者；（三）有不必強分優劣而可併存者；（四）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尙有待於改進者。就第一類說，我覺得可說的太少，也許是從前很多現在變少了，我想來想去只覺得中國的菜比外國的好吃，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的舒適，中國的宮室園林比外國的雅麗，此外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優於西洋的東西。我曾經有過一個時期，感覺得這樣想法使心裏很不舒服，好像是太自賤，於是勉強尋出兩個解嘲的方法，一個是追懷已往的光榮：長城，運河，火藥，印刷，羅盤，都是很可以自豪的。另一個法子是指舉中國的文學藝術以及特殊工藝，認為這是我們的特出的成績。但是現在我明白了，已往的光榮僅僅是已往的光榮，無補於『此時此地的需要』；中國的文學藝術之類也

不見得優於西方的，應該列入不分優劣而應併存的種類裏去。事實如此，不能因為顧忌『妄自菲薄』的批評而遂遮掩自己的文化的貧乏與落後。我可以挑釁的說，中國文化裏有什麼東西可以值得令我們誇耀於西方？中國此時此地有什麼需要是西洋文化所不能供給，或不能做爲參考的？如何『充實人民的生活』，如何『發展國民的生計』，如何『爭取民族的生存』，沒有一樣不可效法西人，沒有一樣我們能完全拋開西方的成規而另創造出新的辦法來的。我們既不能超越西洋文化的現階段而另創出更高的文化，我們便該急起直追先把自己提高到與西方文化平等的地步，此刻提出『中國本位』，縱然不是復古，（說它是復古運動的烟幕彈，那是冤枉人的），起碼也是固步自封的一種虛驕心理的表現。

並且文化這種東西逐漸的要變成爲全人類所共有的產業，不容再有什麼國家的單位存在。國家主義應用在政治方面，已經有人嫌太偏狹，孫中山先生且標明『世界大同』爲最終鵠的，我不明白爲什麼在文化上偏要劃分國界？以前在閉關時代，中國文化可以說是一個單位，那是因爲地理的關係交通的關係不得不如此的特殊現象，中國文化之所以落後也正坐因於此。我們講起西方文化是一個整個

的體系，我們從來不曾說起什麼英國本位文化意國本位文化法國本位文化，因為文化是可以超越國界的。有人說，西洋文化也不是一個整體，有資本主義文化，又有社會主義文化。其實，經濟制度只是文化當中的一部分，決不是全部，蘇俄與英美的社會情形固然不全相同，然而就我們中國人的立場來看，究竟他們之間的相同點多於相異點。無論如何，這不能成爲使我們不採納西方文化的理由。我們的文化因了五四運動而與西洋文化作更進一步的接觸，這是可歡迎的一種解放運動，剛剛打開了我們國人的眼界去認識西洋文化的面目，爲什麼纔隔了十七年的工夫又亟亟的縮回頭來怕失掉了『中國本位』？在各種的侵略當中，惟有文化侵略是可歡迎的，因爲有了外國文化的激盪觀摩然後纔有進步，只有想關起門來做皇帝的人纔怕文化侵略。

文化的優劣是不容易得到一致的論斷的。譬如所謂『國醫』，我們以爲這明明白白的一種文化落後的民族的產物，絕對沒有資格和科學的醫術抗衡，然而有極大多數的人平時可以坐火車點電燈而遇到自己身上有病時依然要請教以陰陽五行爲理論基礎的『國醫』！這現象使人喪氣。可是我相信，經過長時間的淘汰，『國醫』是一定要消滅的，優勝劣敗的鐵則在兩種文化接觸的時候一定早晚要顯露出來的。你儘管喊中國本位，結果那本位是要銷溶在世界的文化的大洪爐裏！中國本位文化在以前是存在的，我們至今還覺得很光榮；現在是不存在了，將來也不見得能再產生，對於這個我們似乎也不必惋惜。

中國現在是百孔千瘡，大家要從各處一齊下手挽救纔或者可以有望。熱心愛國的人都急得要開藥方，並且都急得要求速效，其實是急不得的。試想：西洋文化在三百年來突飛猛晉，而我們中國人在這期間幹的是什麼事？達爾文做動物學旅行的時候，中國人還在講究校勘訓詁之學；萊伊爾 (Lyell) 著『地質學原理』的時候，中國人還在做八股試帖詩。我們承受了我們祖先的文化遺產，同時也得替他們清償一大筆落伍的債。如何趕上去，已經是很難的大問題，若要另創造一種新文化，名之曰『中國本位』，真不知從何下手！這藥方也許是很冠冕堂皇，既可救國，又滿足了虛榮，可惜不知這藥到那裏去抓？陳濟棠先生提倡讀經，我相信他是誠懇的，他必是竭其才智纔思索出這樣一條大計；宣傳『中國本位文化』的人，我相信他們也是誠懇的，他們必是多年研究社會科學之後纔提出這樣的主張。對於前者，我們不必深論；對於後者，我們期望



較大，至少我們要問：『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既是『一·信力』，還有『誇大狂』！

種積極的創造』，既是『和閉關時代的中國文化或世界列強的文化不同』，那麼當然是要另創一種不中不西的新文化，請問這種理想中的新文化是有怎樣的內容，其建設的程序是怎樣的？與閉關時代文化不同之點安在？與列強文化不同之點又安在？假如我們得不到具體的回答，依然在字句上面繞圈子，我們便可斷定『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是一句悅耳的空話！假如只說『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一種民族自信力的表現』我們便要指出他們所表現的不只是『自

五四運動至今十七年，雖然文化沒有多大進展，然而其所揭發的思想解放及思想自由，仍然是我們應該繼續努力的一條正確路線。五四的勢力至今還沒有產生什麼重大的弱點以至於需要澈底糾正。五四運動即是新文化運動，至今尚未成功，再來十七年也不嫌多，我們還無需再創造一種更新的新文化運動罷？

（轉載大公報星期論文）

## 蘇俄旅行記（十六）

丁文江

### 巴庫——油田的概略

世界上產石油的國家，第一是美國，第二就是蘇俄。

一九三一年已經超過了二千萬噸。一九三三年希望可以到三千萬噸。

全世界石油的產量約為二萬萬噸，其中美國約產一萬二千餘萬噸，蘇俄二千餘萬噸，威尼任愛拉一千八百萬噸。歐戰以前俄國的石油鑽大部分在外國人手裏——尤其是瑞典

這當然是五年計畫中很大的成績，因為目前的產量已經比歐戰以前增加了三倍。但是石油產量的增加是全世界的現象，並不限於蘇俄。看下面的表就可以明白：

人和法國人。一九一三年產額已經有九百萬噸。革命以後減少到四百萬噸。一九二七年（實行五年計劃以前的一年）恢復到一千萬噸。一九二八年以後，逐年的增加。到了

國別	年度	產量 百萬噸	年度	產量 百萬噸
美國	一九一三	三三	一九三〇	一一三

威尼住 一九三〇 一八  
愛拉 一九三〇 一八

由此看起來，若是以十七年的統計做比較，蘇俄石油產量的增加，還不及上列兩國的迅速。反過來說，若是以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做標準，則蘇俄增加的速度爲任何國所不及，因爲在這幾年中蘇俄的石油產量增加了三倍。別國不但沒有增加，而且減少。

蘇俄的石油集中在兩個地方：第一是巴庫，產額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二是克勞志尼（Grozny），在高加索山脈的北坡，裏海的西面。巴庫是裏海邊上阿蒲盧龍（Apsaron）半島西南的一個大城，有人口六十萬，完全靠石油生活。所有的油鑽都在巴庫附近。爲管理方便起見分爲九區：

- 一， Ordjonikidze區，包括兩油田：
  - 甲， Kola
  - 乙， Surahany
- 二， Leninsky區，包括三油田：
  - 甲， Balahany
  - 乙， Sabuntchy
  - 丙， Ramany

三， Stalinsky區，只有一油田：  
甲， Beticbat

四， Kaganovitch也只有一油田：

甲， Karatchkhov

五， Molotovskyy區，包括二油田：

甲， Puta

乙， Shobany

六， Mikoyanovskyy區，只有一油田：

甲， Lok Batan

七， Artem區，只有一油田：

甲， Artem區

八， Nefte Tchala區，只有一油田：

甲， Nefte Tchala

九， Kiroff區，只有一油田：

甲， Binagady

以上各區，除去第七，第八二區是地名外，都是用目前最重要的共產黨員的名字爲區名，所謂油田則都是地名或是舊日的鎮名。

各區的重要性可以從九月十三日巴庫報紙所載的產量分別看出：

第一區	二八、三六〇噸
第二區	一、三八九噸
第三區	一二、二五〇噸
第四區	四、一〇〇噸
第五區	一、〇〇〇噸
第六區	一、〇〇〇噸
第七區	一、五四九噸
第八區	七〇噸
第九區	一、二八〇噸
共計	五一、六三八噸

如果九月十三日的產量可以代表一年的平均數，到一九三三年巴庫一處約可產一千九百萬噸，與希望相去不遠。

除去第八區在巴庫南一百三十餘公里，出產很少，可以不計外，各油田都離巴庫很近：第七區（Aren島）最東，在巴庫東四十公里；第六區最西，在巴庫西十七公里；第九區最北，在巴庫北十公里；第三區最南，在巴庫南五公里。所以在五十七公里長，十五公里寬的一塊地方，每年能產石油一千九百萬噸之多！如果我們再把最遠的第七區與第一區的甲分區（Kola）除外，到產油的區域東西

不過三十公里，南北十五公里。在四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地方每日可產油五萬餘噸。中國現在每年用石油約七萬噸，每縣的面積平均約一千五百方公里。拿巴庫油田來做例，一塊地方面積不到中國一縣的面積三分之一，每年所出的石油可以供給中國二百七十年的需要！

由此看起來，沒有問題，巴庫是世界上第一個油田。從地質上講起來，這是有特別原因的，不是偶然的。凡一個油田的成功有三個重要的條件：

一，有豐富的原料。石油的原料大抵是動植物的軟體。動植物最繁盛的地方當然是淺海，所以較大的油田大抵是所謂「海相」地層——在海水裏成功的地層。海裏的動植物縱然繁盛，但是要牠們的軟體能夠保存，又需要特別的環境。這種環境往往是許多動物從鹽量多的海水，浮流到鹽量少的海水裏，或是從長流活水浮流到不流動的死水裏。在這種情形之下纔能有大量的動植物軟體積存在一處。裏海（Caspian sea）現在與外洋不通。但是我們知道，在最近的地質史上，裏海常常與黑海相連。我們可以想像，當這個時期從外海流來的動植物，一到裏海就儘量死去，而且沉澱下去。

二，有了豐富的原料，還要有適宜的地層來儲藏牠，

保存牠。普通講起來，砂岩孔隙頗多，可以儲藏，頁岩不透水氣，可以保存，所以最好是厚的砂岩，被蓋在頁岩底下。巴庫附近的地層大概如下。（自上而下）：

甲，裏海系（時代最新）砂岩

不整合

乙，Apschron系 上部石灰岩，下部頁岩

丙，Aktcheul系 薄層頁岩

丁，含油系 砂岩頁岩——砂岩尤多。

(1) Surahany 層，厚八百公尺，含輕油。

(2) Sabuntchinsky 層，厚八七五公尺，含重油。

(3) Balahansky 層，厚一，三五〇公尺，含油九

層。這是最重要的含油層。

(4) 下含油層，厚一，九〇〇公尺，只含油一層。

據上面所列舉的地層看起來，恰巧與儲藏石油的第二

個條件相合——厚的砂岩，蓋在不透水，不透氣的頁岩底下。

三，要有適宜的構造。有了豐富的原料，儲蓄保存的地層，還要經過相當的變態，遇見適宜的構造，油量纔能集中。集中的地點大概都是在地質學上所謂「背斜層」(Anticline) 或是 Dome。地層經過捲摺 (Folding)，這種構造成功弓背形。所有世界上油田裏的油井，大部分集中在這種弓背上。巴庫的附近，有許多很明顯的背斜層。所有上面所說的油區，都是背斜層的弓背。

由此看起來，大油田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許多人以為中國這樣大的地方不應該沒有油田。這意見是不科學的。油田的產生，需要許多特別的條件，是例外的，不是普遍的。可惜中國的地質與上列的條件不合。發見大量的油田希望是比較少的。

##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

(三)

黃開祿

——一篇三個月調查後的報告——

### 問題五 工人智識太低

技能過低的問題尚不難解決，惟普通智識太低，真是我國勞工大問題。技能不及人，可以在短時期內訓練，或

用機器補助，所以本文不討論此問題。本文所說智識太低，乃是說做人的智識太低，並且低得不像話。調查期內所見，各地有許多勞工問題，是因為勞方智識太低才發生的。有許多勞工運動，皆因工人智識太淺而失敗。許多工人福利設施的計劃，因未得工方的援助，故中止進行。簡括起來，因勞方智識太低，發生二個難決的問題：

(一)是人格問題，阻碍勞資間的合作。

(二)是衛生問題，影響勞方的生活。

什麼叫做勞方人格問題呢？簡單一句話，資方很少看得起勞方的。再不容氣些，勞方沒有受到「人」的待遇

有這樣的現象，我們可以專責資本家麼？不，勞方至少要負大部分責任。當我上月在某礦調查時，與該礦工程師下井去看工友們怎樣辛苦採煤。結果令人傷心，竟發見有的工友們在深坑靜處高臥，八人一號的祇有二人在採煤，二人睡着二人休息，還有二人竟不知到那裏去了。當時工程師就對我說道：「所以中國的工人，不能以人待他。礦內拉煤的騾子，也從不偷懶。怪不得有人說外國的一個礦工，可以有四個中國礦工的產量。像這樣非有工頭監督便睡覺的採煤工，我們怎樣可以廢除包工制？我們怎能以

工作時間做計算工資的標準呢？」

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這不祇是一勞工問題罷！又有幾件事，值得報告以示勞方智識問題的嚴重：

當我在另一礦井內參觀採煤工人工作時，無意中與一小工談話，便問他該礦三年前的罷工是怎樣來的。他答得很簡單：「咱們那年沒得紅分，所以就罷工了。」又問他近三年為何沒有罷工呢？將來會不會罷工呢？也是得到很值研究的回答：「現在每月（註六）有紅分，所以就罷工了。若沒有紅分，還是要罷工的。」至於廠方在何種情形之下，才可以有紅分呢？工人有無權利要求紅分呢？那他們可就不開了。所以很多勞工問題，是因工人智識太低才發生。像以上盲目罷工，結果當然多屬勞方的失敗。假使工人的普通智識高些，我相信可以省掉許多無謂的勞工的問題。還有最可嘆的，是常因工人沒有智識，人格訓練不夠，發生很多不利於勞方的事，下面不過幾個小例：

當在某大礦井內參觀時，我們走在一條工人每次上工下工必經的大洞道內，洞道極長極黑，伸手不見指。我便問同行工程師，為何不裝上電燈，不但要便利，還可以省去許多撞煤車的危險。他鼻子內哼了一聲，似罵非罵的口氣說道：「還說呢！都是工人們沒有人的資格才這樣黑的

：最初洞道內每五十步有一電燈，後來因工人偷燈泡，停

了一回。但沒有燈究是不便，廠方改將電燈裝在洞道高處約四公尺，手夠不著。偷燈的事倒沒有了。但是每天得換燈泡，因為工人把燈泡當打靶的目的物，來往時總得用煤塊瞄準練一下。所以公司索性不裝燈了。」

又當參觀某大工廠工人宿舍時，覺舍內燭痕斑斑，有許多蚊帳尚留着火燒痕跡。便問同行工程師為何不裝電燈（該廠自有大發電廠）。所得回答仍是工人程度問題。他說，「這個宿舍內，以前不但有電燈，且有自來水，都是廠方免費供給。後因工人偷電，甚至用電煮飯燒茶，以水洗澡（原應到公共浴室），公司損失太大，乃改裝電表水表以示限制。結果平均每房電水費，每月竟超出二十元。既不能扣他們的工資，又無法阻止。結果祇好取消。」

某大煙廠有工人數千，廠方每月化五百元，特設立一所工人補習學校。因為沒有人來上課，結果半年停辦了。

此外工人們因為智識太低，所見太淺，所以為人利用而不悟，反常為虎作倀。或受資方賄賂，出賣工會，出賣工人利益，結果不但自己人格破產，且影響勞工運動的前途。這些有關於人格各問題，真是記不勝記，但都可以歸於智識太低的原因。

☆

☆

☆

論到衛生問題，那可不必多舉實例，乃是人人都知道的，是我民族的污點，勞工階級的不知衛生，真是說起來不易相信。不衛生是由於習慣，但習慣之不能改，或不願改，也無非是智識太低，沒有看到衛生的重要，所謂「非不行也，乃不知也」。以下是某廠主的一段話，很可以代表此問題的重要性：「敝廠初期是行八小時工作制的，但是後來改為十二小時制，沒有多大原因，全是工人自己沒有到八小時工作制的程度。在放工之後，工人們不去利用閑空時候去運動或讀書，反而到外面胡鬧，打架生是非，一點精神衛生的訓練都沒有。廠內本來也有很講究的工人宿舍，及很清潔的飯廳浴室等，結果工人自願化錢到外面土房去住，自願冬季不洗澡。因為廠內住宿雖是免費，却太麻煩了。天天得打掃乾淨，得起居有定時。不如外面可以隨便吐痰拉屎，可以聚友嫖賭方便。所以談勞工福利，設備固是一個問題，而工人有沒有程度利用此種設備，在中國也是一個勞工問題。你假使把一尾豬糞放在乾淨的床上，它決不能安眠。因為豬糞非污泥不安，強迫它要乾淨，必引起反動。」他所言雖未免太過，但我們不敢否認此事完全沒有根據。祇要去參觀工友們的宿舍，多看幾間

，便可以証明工人衛生訓練的重要。

所以談勞工問題，不能完全祇求事的解決，而忽略了人的問題：可以有好的政府立了好的法制，也可以有好的資方，能代工方謀福利。但若工人智識太低，所見太淺，沒有程度去適應好的法制，沒有資格去利用好的設備，甚至反而去阻梗及破壞，則結果政府壓制，工運失敗，資方鄙視，人格破產。那麼勞工的先決問題，恐怕還是先求諸

己，要先提高工友們自己的智識。

☆ ☆ ☆

(註六)所謂每月分紅，並不是營業的紅利。詢查所得乃是工人們的「超過法定產量」數的獎金。法定產量定低了，當然每月有得「紅」分了。

(未完)

## 編輯後記

適之

△美國復興計劃的失敗是今年世界一件最大事。陳之邁先生的論文是上星期我們請求他寫的。我們今天在報上看見美國議會已通過了羅斯福大總統提出的新復興計劃「綱要」案，大概在最近的一年半之中，在不抵觸憲法的範圍之中，有許多復興事業還是可以勉強維持下去的。

△討論貴州鴉片政策的「壽生」先生是親自做過貴州農家生活，種過稻田和烟田的。他的意見都根據他自己的經驗，所以說來最親切有味，值得政府和輿論界的深切注

意。

△梁實秋先生討論文化問題的星期論文，有許多意見和獨立上發表過一些文字的主張可以互相補充，所以我們得了他的同意，轉載在這裏。

△本刊上期(第一五五號)第九頁(表I)，民國十五年之罷工案數是二五七，誤二七五；總十五年來罷工總案數一、二二一，誤爲一、一三九。第十一頁(表III)，上海廠開工人數是三、五〇〇，誤爲二、五〇〇。

# 本前 刊號三

**第一五二號**  
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  
文化單以論  
關於暹羅排華問題  
提倡耕種合作之必要  
論留學攷試  
編輯後記

胡適 壽生 張忠絨 符致達 王之炳

**第一五四號**  
「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  
思想界的一個大弱點  
略答陶希聖先生  
心理康健與民族的活力  
沙漠裏的喊聲  
編輯後記

胡適 黃開祿 陶希聖 胡適 長孫密雲 適之

**第一五五號**  
沉默的忍受  
做事與興趣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  
土地分配與人口安排  
暹羅華僑所望於政府與國人者  
定縣歸來  
編輯後記

胡適 陶孟和 黃開祿 吳景超 張攷 龐永福 適之

# 胡適之的書

- 胡適文存.....定價洋裝二元八角 平裝二元二角
- 胡適文存二集.....定價洋裝三元四角 平裝二元六角
- 胡適文存三集.....定價一元一角
- 胡適文選.....定價一元三角二分
- 先秦名學史(英文本).....定價七角五分
- 四十自述.....定價七角五分
- 神會和尚遺集(編校).....定價三角
- 短篇小說第一集(選譯).....定價三角
- 短篇小說第二集(選譯).....定價三角
- 嘗試集(新詩).....定價四角五分
- 藏匯室劄記.....定價四角五分
- 胡適文存四集.....定價四角五分

## 亞東圖書發行

-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定價一元二角
- 白話文學史(上卷).....定價一元二角
- 章實齋先生年譜.....定價七角
- 淮南王書.....定價四角
- 戴東原哲學.....定價一元二角
- 詞選.....定價一元八角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學園」、「藝園」、「各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計新聞」等欄，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百分之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北平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每月一元  
(國外)每月一元二角  
本報租地(每月)一元三角  
香港(每月)一元二角  
汕頭(每月)一元二角  
廣州(每月)一元二角  
上海(每月)一元二角  
南京(每月)一元二角  
漢口(每月)一元二角  
長沙(每月)一元二角  
重慶(每月)一元二角  
成都(每月)一元二角  
西安(每月)一元二角  
蘭州(每月)一元二角  
昆明(每月)一元二角  
貴陽(每月)一元二角  
西寧(每月)一元二角  
迪化(每月)一元二角  
哈密(每月)一元二角  
喀什(每月)一元二角  
和田(每月)一元二角  
阿克蘇(每月)一元二角  
庫車(每月)一元二角  
焉耆(每月)一元二角  
吐魯番(每月)一元二角  
鄯善(每月)一元二角  
哈密(每月)一元二角  
伊寧(每月)一元二角  
塔城(每月)一元二角  
阿勒泰(每月)一元二角  
石河子(每月)一元二角  
昌吉(每月)一元二角  
阜康(每月)一元二角  
米泉(每月)一元二角  
奇台(每月)一元二角  
吉木乃(每月)一元二角  
木壘(每月)一元二角  
鄯善(每月)一元二角  
哈密(每月)一元二角  
伊寧(每月)一元二角  
塔城(每月)一元二角  
阿勒泰(每月)一元二角  
石河子(每月)一元二角  
昌吉(每月)一元二角  
阜康(每月)一元二角  
米泉(每月)一元二角  
奇台(每月)一元二角  
吉木乃(每月)一元二角  
木壘(每月)一元二角



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

衡哲

醫生看護的職業與道德的勇氣

孟真

兒童與青年的修養

林伯遵譯

論提倡國貨

王孟恕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四)

黃開祿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第一五七號

國民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蘇州  | 無錫  | 常州  | 鎮江  | 南通  | 徐州  | 漢口  | 武昌  |
| 四里商場、行書社(代定) 大學出版社 育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廣光書社 玉山書社 平和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華盛書社 佩文齋 侯記書社 廣文書社 佩文齋 沙灘、北大、院、景山書社 海運會、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清華消費社 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 南洋書店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聚芳子 傅古書局 志恆書店 現代書局 生活書店 上湖雜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 群衆雜誌公司 光明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生書局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新民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明書店 新生活書店 |

## 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

衡 哲

在一個國家遭到像我們現在這樣嚴重的難關時，一切說話都是等于白費。但我們也不能單單等死，我們至少也要在死路中找出一條活路來。雖然從一個小百姓如我者的立場來看這生死存亡的難關，只有感到一己的無能與無力，只有希望自己能受到一點身體上的危險與痛苦，好減輕一些那心頭上的千鈞重担；但這樣消極的態度也不是我們應該採取的。我們雖然不能去討論那些軍國領袖的「偉謨宏猷」；但至少應該看一看，在這個患難時期中，橫在我們中華國民眼前的，是幾條什麼樣的道路。

依我看來，橫在我們眼前的道路有四條。第一，是那渾渾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是那在「刀頭上紙血吃」的廉耻掃地的路。這兩條是辱身亡國的死路。第三，是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拚命的路；第四，是那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這兩條是自救的活路。

第一條路上走的人最多，因為在向來缺乏國家觀念的中國人民中，對於國家的巨耻大辱，恐怕只有受過高度訓練的人方能感到，一般民衆對於牠是大概有點莫名其妙的

。這話說起來也慚愧，但誰又能否認這件眼前的事實？不過這個情形也自有值得我們憐恕的地方：一是愚，愚則不能分別友與仇；二是窮，窮則管不到口腹以外的閑事。愚與窮是值得我們的同情的；故我們對於大多數人民的缺乏敵愾，雖然感到羞愧，但除了希望他們能慢慢的改向那兩條活路走去，對於他們我們也就不願苛責了。

最使我們感到無地自容的，却是那走第二條路的人。他們不一定是愚人，雖然也可以說是至愚，因為在他們中間儘有受過高深教育的；他們也不一定是窮人，有時甚且是擁有財產的人。但他們的行為却都是以證明他們絕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屬於這一類的，在我從前的單子上，則有那些吸食以強力運來的白粉的人，有靠了國權的零落而營私自肥的人，有那種種式式的道地漢奸，自詩人總理起到天津的地痞止。但近來我又發見了我的孤陋寡聞；原來這條路上最時髦的步伐，乃是把那已經枯竭的中國銀錢，兌匯到某一個強國去，存在那裏，等着。等到這不爭氣的社稷發生了根本上的搖動時，他們便攜了妻兒，帶上

細軟，到那正在搖撼這個社稷的國家避難去也！（這絕對不是謠言，我說得出這些聰明人的姓名。）我對於這一類人，真忍不住要大叫一聲，「一個人該還有一點起碼的廉耻呀！」雖然明知這呼叫也是達不到他們的耳鼓的。

走第三條路的，有時是用抵抗的方式，有時也用自殺的方式，有時兩式並用。最悲壯的例子，有一六七二年荷蘭人民的決堤灌城以杜法王的進佔，有一八一二年俄國人民的焚毀莫斯科以拒拿破崙的侵寇，以及我國近年來一部份軍隊的螳臂當車，如關北及長城諸役。這類的抗拒常因那受寇者的志願自殺，反能使他的敵人喪失侵寇的目的，因而退走却避；上面所說的俄荷兩國的史實，即是最好的例子。即使有時抗拒的結果仍挽回一個國家的危運，但牠的榮譽與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牠的民氣也就不會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終至于無可葯救了。

第四條路是有計劃的忍受，牠與第一條的無耻的偷生當然有「差以千里」的不同。歷史上這類的例子是很多的。單就我國而論，積極的則有那人人所習知的越王的臥薪嘗胆，消極的也有那蘇武十九年的秉節。而目下一部份埋頭苦幹的領袖們，和大部份噙着眼淚在作工或讀書的青年們，似乎也能使我們保留一點這樣的希望；只要他們在這

個外表的忍受之外，還有一個內在的預備。所謂內在的預備者，即是在這個大難當前的時期中，每一個人都應該咬著牙齒，先把自己的身體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後再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專門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內，把能力與智識弄得充充實實的，聽候國家的徵求與使用。

但最基本的預備却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語說的，「真金不怕火燒」；故一個有氣節的民族是不但不會畏懼外來的侵凌，並且還能利用牠，使牠的磨折成爲一個身心交瘁的洗禮，然後再從那灰燼之中，去淘出那愈燒愈堅的真金來。比如說吧，我們泄泄沓沓，貪逸畏勞；但眼前的大難或能使我們內心慚愧，奮發有爲起來。我們羨富慕勢，營私忘公；但眼前的大難或能使我們少過一點墮落的生活，多了解一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義，而努力去創造一個堅貞的人格。我們是一個缺乏組織力與合作精神的民族；但眼前的大難或能使我們犧牲了自我，而爲全體着想。我們此忌彼懼，不能統一；但眼前的大難或能使我們與我們的私仇握手合作，同衛邦國。諸如此類，難道真是痴人說夢？難道這幾個「或」字沒有變爲「必」字的一天？必待到了那一天，然後我們的忍受方能算有計畫，我們這個民族也方能有復生的希望。

在這國家將亡未亡的時節，我們且暫時擱起對於侵略者的憤怒，和對於負責當局的責怨；我們且先問一問自己

，在這四條歧路中，我們所走的是那一條？

## 醫生看護的職業與道德的勇氣

孟 真

（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在北平協和醫學校畢業式中演說。）

今天承顧臨校長約我到此處向諸君供獻幾句話，這是我感覺非常榮幸的事情。

諸君之際遇，可以說是全中國志在學醫學護士的人們所羨慕的，在這樣一個設備完全學問進步的環境中，研習上好些年，真算是人生難得的機會了。諸君今天是離國學校的前一日，是從培植的時代進到服務的時代。這本是人生的一大轉關，尤其是在當今的中國人，尤其是在諸君。

何以呢？諸君畢業前所受教的一個學校，是這麼一個環境優美的。而諸君畢業後所要服務的一個社會，却是目前的中國，在窮困與外患交迫到極度時候。好比溫室中的苗圃，今天是從溫室中出，植在絕壁之上，又好比世家子弟，書念完了，便上了帆船越海去探險。以中國目前情形之苦難，經濟的，外患的，皆登峯造極，諸君初到裏邊服務，

阻力是當然常遇到的，使人灰心的事是當然不少的。若真的為這些事短氣，便辜負諸君所受的教育了。諸君所受這樣高標準的教育，不特是供給諸君以知識，並且必然能堅定諸君的自信心，增加諸君的服務興趣。那麼，所患不在將來之多困難與阻力，只看諸君有不有向之奮鬥之準備罷了。不思人之欣佩鼓勵與否，只看諸君服務時所需要的「道德的勇氣」有多麼大。

日前想到，諸君畢業後去服務時，免不了不斷的向着奮鬥的，有下列幾件。

第一是社會上流傳的非科學的疾病觀。這樣非科學的疾病觀，本來也不僅在中國流傳，不過在中國流行得特別普遍，其勢力在中國特別根深蒂固。在科學的醫術發達之前，無論那一國都在那裏流行些詭妄的治療法，及其解說。近代科學的醫術正是在這個烏烟瘴氣中奮鬥出來的。近來醫學不是一個容易的迅速的成功，惟其不是一個容易的

成功，所以才是一個穩定的成功。即如哈徹氏發明血液循環時，有多少人非難他，非難他的不只常人，乃有很多的醫士。又如微爾觀念初成立時，推行是很慢的。又如種痘一事，在英國竟成那樣的公開鬥爭，至今還有大文人蕭伯納氏在那裏胡言亂道。在近代科學先進的國家如此，何況我們？以中國此時之民窮財盡，疾病流行，還要費國家的財力於非科學的醫術上，以為耽擱人民治病之用，是何等傷心的事？諸君在社會上免不了感覺着無限的不耐煩乃至苦痛；無論在行醫時，或作看護職務時，或作公共衛生事務時，好在近代科學的醫學等於是諸君所信仰的宗教，不怕缺少勇氣對付這些事。

第二是虛假的人道主義。這種虛假的人道主義，每每託名慈祥，實行其妨害科學進步的工作。即如反對動物實驗一件事，在歐洲的國家中，有的竟成一個政治事件。近年德意志制法，對動物實驗大加無理的限制，經強烈的反抗，才稍稍改回。以供獻于近代醫學進步如此大的德國，最近還有這樣事情發生，可見科學事業不是容易為政治呼號者及人衆所了解的。在中國作醫學研究，也很受這樣假人道主義的苦。即如治人類學，雖然中國的墳墓那樣多，而在中國搜集頭顱骨的機會却非常的難。又如為教室實習

及研究所需用之通常的及疾病的解剖材料，尤其不易得到。白白看見一個值得研究的病，而在病人不幸死後，不能得到研究的資料，是多麼瀉氣呢？這要不猶疑的耐着性的應付了。

第三是社會上不鼓勵的態度。我們知道，看護是何等神聖的職業，在西洋社會上對這種職業是何等敬重。即如十年前，我在英國念書時，看見英王后，太后。公主都是這個職業的提倡人，他們在非戰爭的時代也還時時到陸軍的及慈惠的醫院作護士的名譽會長，其公主瑪利並親身作看護。自朝廷至於民間，都敬重這一種服務。即以奈廷格女士論，她之有造于人類固然極大，而人類之以誠心及榮譽酬報她，也無以復加了。在中國呢，看護一種服務，還不會為一般人所全了解呢。醫生也是在同樣的運命中。例如南京中央醫院的兩位內外科主任醫士，以他們的學問及資望，若在上海租界行醫，定能賺幾倍于他現在的收入，然而他在南京領一個比科長相等的薪水，日夜無窮的忙，還受無窮的悶氣，這真正可佩，然其可佩之處在南京或者還未能為社會所共知能。我知道熱心服務的人，不怕窮，不怕苦，而怕社會之不獎勵。其實這一點也要看破，雖有時不得目前的承認，且久是總得到安慰的。

第四是中國的窮。中國人的窮，可算窮極了。據南開經濟學院的估計中國人平均每年的進款在三十元以內，那麼每月進款平均只兩元多些。在這樣情形之下，最低限度的生存費尚且差得多，自然無力享受醫藥的幫助。而且越窮病越多，更需要醫藥的幫助。近年有人主張醫藥全由官辦，恐怕這是在地方行政發展後必然的事實。無論這事在將來如何進展，諸君在這樣的國民經濟中服務非要負重大犧牲，而隨時獨出心裁，以適應這樣環境，是不可的。

以上所說，但舉幾件為例，恐怕還不止這些。其實中國環境中的困難並不是迎頭放着一座山，讓你躲去，乃是些零碎的偏而困難，惱人的不相干。恰如卓波林的一個影戲中場景：一個人，一出門，便被香蕉皮滑倒了，走上兩

## 兒童與青年的修養

林伯遵譯

現在的教育，未免過於急切了。說也奇怪，毛病並不在教育制度上，而在作父母者錯誤的熱忱。長一輩的人，

在生活過程中失却了不少的機會，故決然要使孩子們甚麼機會都不要錯過。作父母的逼着兒女盡力於自己以為有益而實際上是不堪忍受的日常作業，要他們的生活充裕，並

步，又有抬水的來，碰倒一桶水在身上，又向前走，地下一個洞，陷進腳去……若不管這些，最後總是大成功。

今天不向諸君道喜，而向諸君先述說困難，似乎不是「善頌善禱」的話。不過我覺得，將來為困難壓倒，雖是不會的，然而要是早早料到這些困難，因而鼓勵起至大的「道德的勇氣」來，成功必然更穩當，更快當。只有醫生及看護的職務是兼有服務人知及服務科學兩件神聖品質的，諸君幸而託身于如此一個職業，又幸而培植在如此一個環境中。知識及信仰給諸位以莫大的道德的勇氣，負着這勇氣到社會上去，無論中間有多少阻礙，最後的成功總是諸位的！敬祝諸位為國服務，前程萬里！

且排列得像火車開行的時刻那樣準定。

必然的壞結果是青年極端缺乏好奇心和無能力去獨本幽寂。固然，現代生活中的劇烈變化同各種不調諧的志趣，確也是這兩樣壞結果相當的種因。有人以為這些變化同志趣是一種強大的智識激發力。但是新奇事物時常不斷的

在心靈上衝擊，就會造成厭倦的反感，使他對於任何事物都不發生興奮。青年不感覺智慧上饑餓的時候，如仍繼續送喂食物，口胃必定敗壞。過食是最易損傷消化力和食慾的。不管在那一個大埠，你很可以觀察到從大都會的中上家庭中來的學生，因為飽經交接應酬及其他社會活動而流露出乏趣的神氣，和從小城市來的學生對於一個新天地的熱忱，這區別是很大的。……現在的小孩子一天到晚的軍務是那樣的多，除掉功課之外，其摩展覽會，運動會，童子軍，軍式操……等等這些作業，本身無疑的都是很好；可全爭着使小孩子忙得不得了。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公眾和與教育文化有關的活運，如衛生運動囉，通俗演講囉，簡直把小孩子的閒暇掠佔無餘，使他不能學習如何獨自生活，那還有時候去把握他自己的靈魂！

然而幽默是內心機智滋長的要素，內心機智又是捍禦外界不測侵犯的最後防線。欣賞詩詞，音樂或繪畫，亦須得從人叢中抽身出來，始克安靜的細細玩味。不時排除一切，獨自與一己的思想及情緒為侶，是一種極難得的習慣。假若一個學生培養這樣的習慣，誰都說他有點古怪；多數人若知道閒暇要從靜處得來，也便要大大的發慌！有些學生在自修的時間，假若沒有伴侶，還得把無線電匣子開

上了，好讓自己不覺得孤單。這真可以算得羣衆生活的一個奇特結果了。

個人情感的貧乏，是從喧囂急迫的生活中產生的。教育不應僅以致知窮理為鵠的；感觸的豐滿，亦得顧及。我們熱情的關注，比起理智的見解來，在指導和開擴我們的生活上，力量大得多；因此升入高級學校最重要的準備，不能在招考委員會所定的簡章裏面去尋求，而要在人生最高企冀中去選擇那最適當的，也就是我們從內心中所感悟到的人生最大的意義。

主使一個學生決定他的人生最高企冀的所在，便是他的家庭。日前各級學校的功用，也不過是來啓發和滿足好奇心，擴展知識範圍，訓練思考，培養鑑別力，甚或激勵愛美的嗜好。設若一個學生的心情，有我上面所說的準備，那嗎，所有這些教育目標，俱易於圓滿達到。反過來說，一個孩子若是已經養成厭倦玩世的態度，他人學後，我們還得先去糾正他，並須為他建立人生的新標準和欲望；因此，他的感受教育的良好影響便甚為困難而遲緩了。教育單靠編列些課程和延聘些教師是不夠的，應當還要使學生有一種處世的修養和作人的精神，這些是必須在家庭的環境中造成的。

如作父母的只知道鑽營斂財，斤斤於身外之物，那他們的兒女進大學的時候，在心絃上早已安排定了拿家庭的習染當做人生的真義。學生們升入我們學校的時候，倘若他們是愛護真理，重視誠實和知道審美的，我們對於他們確很有辦法。但若升人來的學生是厭倦玩世之流，學校要想顯出牠的功能，已經就太晚了。我們不能傳授細緻的感覺和優美的意念——我們只能輔助牠們的發展。

作父母的能做些甚麼呢？他們要嚴格的為兒童擇定作業，並且以少為貴。他們可以不必管束得太多，好讓孩子們有時候去追求性之所近。作父母的須得記住了，牛頓會

## 論 提 倡 國 貨

王 孟 恕

採用國貨原是為國民者應盡的一種天職。我雖不會到過外國，然而我可以武斷一句，世界上除中國外，決沒有第二個獨立國家，拿提倡國貨當做口頭禪，鎮天鎮月甚而至於鎮年，在民衆面前大聲疾呼的。提倡國貨是國民道德上的金科玉律，本沒有什麼深奧的理論在內；凡是國民，全都知道，更用不著多方的宣傳和詳細的解釋。在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們，聽到提倡國貨的聲浪，自會下意識地想到

經被視為一個懶鬼，包諾士（美國的一位博物學家）也會消費了許多光陰去釣魚。我們應該使孩子們逍遙閒散，有工夫去追趕他們心愛的花胡蝶。一有機會我們便該帶着他們離開城市中忙亂緊張累人的生活，到鄉野中自由自在的去幻想，觀賞，考察，去領略「由靜眼中得來的收穫」。在暑假期中，我們尤其要免除像學期中那樣的熱鬧日子。除了這些辦法之外，還有一件最關緊要的事體：我們作父母的得特別檢點我們自己的業餘活動，言談，態度，和如何利用閒暇；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家庭生活的品質，即是決定生長在裏頭的孩子們的品質的唯一力量。

，這許是家庭中的父母和幼稚園裏的教師向他們兒童說的；此外祇覺得淺顯到無庸再提。我們就拿美國來做個榜樣：美國人民採用國貨和推銷外貨的程度是四十與一之比。換言之，美國人民在四十一元的銷費中，才有一元是用到外貨上去的。所以美國對內的州間貿易 Interstate Trade 較諸對外的國際貿易是重要得多，而且在他對外貿易上，一定輸出多過輸入。



反觀我們中國，情形就大不相同。眼前的事實告訴我們，提倡國貨，單靠宣傳實還不夠發生效力，大有制爲成法，利用政治力量來應付設施的必要。我是生長於蘇，曾遊學京滬，而現在杭州服務的人，見面欠廣之譏，誠所難免。然而這一個地帶，太湖周圍，可以算得是吾國最富庶的區域，就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來說，雖不能代表整個的中國，却是全國中心所在。此地有恆河沙數的青年和中年——不全是執袴子弟，儘多政治舞臺上的要人，大學或中學裏的教師和學生，西裝革履，揚長而自鳴得意。我曾見過他們在咖啡店裏要錫蘭紅茶，在西餐館裏要來路貨的牛尾湯。至於那些貴婦人和女學生們，更不必說，日常用品以及裝束所需，自非外貨不足表示她們的雍容華貴。總之，人家是以採用國貨爲應盡的職責，而我們是以推銷外貨算做希有的光榮。這是當前不可忽視了的事實，長此以往，即足亡國而有餘。農村經濟的極度衰落，對外貿易的大量入超，與此都不能沒有聯帶的關係。在通都大邑熱鬧市街上隨便走走，單憑目力所及，外貨之多於國貨已經成爲一種普遍現象。如過再走進一些，在江浙兩省窮鄉僻壤所在，頭腦稍微清楚一些的人，也能感覺到外貨的不脛而走，國貨的銷聲匿跡；比如電筒已替代了燈籠，套鞋已排斥了釘

靴，等等。在此種情形之下，請問內地農民的生計如何能寬裕，更無怪乎去年對外貿易的入超，要達七萬萬元之鉅了！

我們最痛心的是現在高喊着提倡國貨的人，就是推銷外貨最多的人。若問現在國內推銷外貨最多的是那一等人，自然要首推政治界，教育界；等有權威的知識階級了。農民與工人，以購買力的薄弱，用外貨可說是絕少數。進口貨中如汽車，汽油，棉布，呢絨，人造絲，化粧品，電機，電料，等，這些都不是中人之產以下的家庭所能享用的。然而這輩有權威的知識階級，却天天向工人農民們高喊着：「你們要提倡國貨哪！」記得有一次此地學校，爲了提倡國貨而開會遊行，學生手裏所執寫標語的旗幟，全是洋紙做成。這在外僑心目之中，是一件大笑話；而在有血性的我們看來，應作何種感想。長此下去，我敢說，我們是永沒有跨進機械工業範圍而與歐美並駕齊驅的希望，祇有一輩子做着機械工業的奴隸；但做奴隸是遲早要被敲斃而死的。熟視於此種情形的人，誰能相信，中國前途是光明的。這並不是故作悲觀的論調，欲以聳動全國的視聽，事實擺在眼前，雖欲諱言而亦有所不能。

所以目前要救中國，不在乎高談什麼理論，愈談理論

則愈覺高遠，結果是全落虛空。最重要的祇有希望在上者能立定脚跟，切實苦幹，先以身作則，為全國倡導，養成社會愛用國貨的風氣；同時並努力於機械工業的發展。就管見所及，下列數點，為中國謀出路起見，是我們今後不得不採取的步驟。

第一：在國內機械工業未發達之前，對於外國機械工業出品，不論是如何價廉物美，我們應該一概拒用。我們自己有祁門紅茶，為什麼定要喝錫蘭紅茶？我們自己有很好的天然絲織品，為什麼定要穿外國的呢絨嗶嘰或人造絲織物？古語說的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們享樂的程度應與我們所具的能力成比例的增加。因為我們還沒有經營機械工業的能力，我們便不配享用機械工業的出品。這在義務與權利的原則上，絲毫沒有什麼說不過去的道理。

換言之，凡外貨之有國貨可以替代者，我們應該盡量採用國貨；此種國貨之是否機械工業出品抑係手工業出品，儘可置之不問。

第二：有些用品，國內雖亦製造，然產額太少，不足消費，大部分非取給於外洋之輸入不可者，我們可以利用合作方法，由消費者集資設立小規模之工場，從事生產。如現今國內市場上所充斥之棉布，大部分是外貨。國人所

自營的織布工廠，產量極微，對於國內的需要，不够遠甚；遂致不得不採用洋布。此種洋布，似乎無可替代。實則於此並非全無辦法，生產合作與消費合作就指示我們有條大路可走。假定我們現在聯絡十所以上較大的政治，教育，或其他各種機關，合辦小規模的織布工廠一所；資本由這十所以上的機關共同負擔，出品由這十所以上機關裏的職員與其家屬保證採用。如此，價格既極低廉，利益又不致外溢，同時並可僱用工人若干，以減輕社會上一小部分的失業恐慌。這真是輕而易為，一舉數得的事情。

第三：在機械工業未曾發達以前，對於已存在的手工業，仍應予以相當之維護。單就棉布一項而論，如河北省內，天津，高陽，饒陽等地所產之愛國布，提花布，大尺布，雖用力織機製成，然品質優良，較之舶來品，並不見差。此種事業，不特應當予以維護，且大有提倡推廣之價值。關於此點，我似乎有被人認為開倒車的嫌疑。但是我不信，在不平等條約未曾取消與國人愛好洋貨的心理未曾改變之前，我國的機械工業有扶搖直上的希望。迎頭趕上，也得先有相當的基礎和準備才行。歐美的機械工業，能如今天這樣的發達，決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正因為現時機械工業的發展，萬分困難，為掃除障礙，設法開闢一條

坦蕩大道，使機械工業可以邁步前進起見，才不得已而暫時提倡手工業。提倡手工業，原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然而這是我們的一條捷徑，唯一武器，利用牠可以改變國人愛好外貨的心理，減低對外貿易上的入超數額，並且可以保障我們機械工業的飛黃騰達。

第四：我們應該聯絡全國的科學專家，一致努力從事於以發展機械工業為目標的實際工作之研究。科學的可貴，就因為牠是改善人類生活的無上工具。在歐美各國中，有那一國的機械工業，不是建築在科學上的？凡稍能注意世界近世史的人，都知道列強中如英，如德，如法，如意，如蘇聯，如美，在科學上，均有驚人的表現和獨到的發明。甚而至於像東方的日本，近幾十年來在科學上的造就也就着實可觀。於此可知機械工業的發展，原不是可以僥倖而獲得的。反觀我國，提倡科學的歷史，並不覺得短於日本；具有真才實學的科學專家，也不能說是絕對沒有。然而大都好高務遠，專尚理論；即有實際工作，亦散漫異常，所以對於整個民族整個國家至今仍無所供獻。準是以論，今後我們如欲發展機械工業，實大有賴於全國科學家

有系統的合作。協力研究的結果，便是我們最好的一種根據，可以將原有的生產事業，逐步加以改進，成為純粹機械化的工業。但是此種合作的設施，惟有盼望在上者之力為提倡，憑一二人私人的努力是不易做到的。

前天讀到第一四四期獨立評論所載翁文灝先生的一篇關於提倡國貨的文章，感觸甚深！就我個人十年來耳聞目見的事實來論，這真是中國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很乾脆的一句話，中國要亡，就亡在國人之喜歡採用外貨上。以幅員一千一百餘萬平方公里，人口將近五萬萬的中國，生產力和銷費力，不能維持幾個自給工廠，寧非天下之大怪事！現在國內現銀，已將倒空，所贖餘下來在市面上流通的祇有紙幣了。然而今年對外貿易的入超數額，決不會少於往年的，（原因甚多，世界銀價高漲，外國商貨傾銷……等等俱是。）看我們用什麼東西去償付外國商款。整個的民族已緊緊地被禁閉在牢籠裏，尚不思所以自拔，反鎮日價嘻嘻哈哈，自得其樂；這真令人欲呼無聲，欲哭無淚了！

二十四年六月八日寫於西湖

#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

(四)

黃開祿

——一篇三個月調查後的報告——

## 問題六 幾個我國特有的勞工問題

自家的問題自家解決，所以我國特有的幾個問題，應該不能忽略。歷與各地名家談話，多極重視幾個「國產問題」。甚至有主張先解決「國貨」，再去談其他進口性質的「洋問題」。現在以所見所聞，試將這幾個國貨介紹於下，以資提倡，以供各方研究其解決的方法：

(一) 人力車夫問題。

(二) 家庭生產制度下的勞工問題。

(三) 華工問題。

(四) 勞農(佃農)問題。

### ✧ ✧ ✧ (一) 人力車夫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人力車夫，到今還沒有確實的統計。

假連他們的家眷算起來，我們很可以相信，全國靠拉車吃飯的男女老幼，總數當不下百萬。祇論上海一地，去年車夫數目已有七八萬人(註七)，私人包車不計。據說北平

洋車最多，上海第二，天津武漢廣州濟南等地，及其他大小都市，沒有一地不見洋車。可見洋車夫問題的嚴重。

這問題原來是東洋貨，現在已成爲純粹的國貨，至於何以會這樣呢？怎樣的嚴重呢？我們看了下面上海租界人力車委員會報告的原文摘錄，就可以明白了(註八)：

「人力車夫大都爲農村之破產農民而來滬謀生者。彼等從未受過教育，遂不得不做效牛馬以圖存。彼等因本埠房租昂貴，大都如豬一樣，七八人擠臥於一丈縱橫，三四尺高，放車者用以擱置車輛之屋的欄樓上。其窩內雖有無數大肚臭虫，乘彼等甜睡時羣出吮吸嗜咬，但彼等因拉車之過度疲勞，已不感覺痛癢矣。車夫之攜有家眷者，則因男女同擠一室不便，祇有在荒地上，或污水河邊，用竹木破簾鐵片，搭成一鴿窩式矮窄之房屋，以便燒飯與睡眠。彼等所吃之飯菜，亦大都極惡劣粗糙，沒有多量滋養淡而乏味者。

「彼等拉車，分早晚兩班。每班祇能賺六七角小洋。生意不好時，恆終日辛苦所得亦不足償付車租。車夫大都

沒有智識，其反抗車主，恒取激烈行爲，如搗毀公司車輛，扣留正在行駛車輛，割胎放汽，強迫加入罷工同盟等。最初聲勢極爲兇赫，後因捕房認爲其激烈行動有碍治安，而加以阻止與逮捕。最近彼等有幾個智識分子爲其領導，乃放棄以前暴動政策，而採用哭訴請願等和平手段。但因車主運用其雄厚之金錢勢力，和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之新聞政策，致彼等對社會之呼籲，直至現在亦未有絲毫結果。查租界內有登記車一萬輛，華界一萬三千輛。如以每輛三人計算，則全市有八萬車夫。但旋知情形大有不然。所經調查之車夫，在調查之一月內，平均祇能租得一車拉十六班。因欲租車者之多，車夫乃被迫閑居，平均每車有四車夫爭租。

下面另是上海社會局實地調查三百零四位車夫的家庭收支，其入不敷出的情形，更證明車夫生活問題的嚴重，不下於工廠工人：

(表四)

上海三〇四車夫家庭每月平均收支調查表

民國廿三年調查

(見上海社會局編之上海社會半月刊一卷一期及

其續)

獨立評論 第一五七號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

有家車夫 單身車夫 總平均  
調查數 二九一家 十三人

拉車及其  
他總收入(元) 一一·五二 九·〇二 十一，四一

總支出(元) 一六·五三 十·〇五 十六·二五

純虧數(元) 五·〇一 一·〇三 四·八四

看了以上二篇報告，及平時在街上眼見的事實，我們當然不敢否認洋車夫問題的嚴重。依問題性質說，它並沒有缺少任何勞工問題的要件：同是有勞資階級的對立，同是受資方(車主)的壓迫，同是入不敷出的生活，同是百萬人數的問題，同是有罷工，同是有勞資糾紛的。可惜很少社會人士去研究它，也未聞政府有關於人力車夫的勞工法令。但調查所知及事實告訴我們，人力車夫問題，實在是中國勞工問題的重要者。

(註七)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報，一九三四年二月

二十三日特刊，人力車夫委員會報告書，頁一

二三。

(註八)全上，頁一二二至一二四。

(二) 家庭生產制度下的勞工問題

我國經濟落後，許多小工業不受工廠法的支配（因工廠法祇能支配用動力及滿三十人的工廠），但其勞工問題並不較工廠工人爲少。且我國手工業工人，及類似家庭生產制度下的工人學徒等，總數或要超過工廠工人，所以更不能忽視。即本文上段所指的我國勞工問題，無不適用於此類工人。工資工時及待遇各問題，皆極有改良的必要。

不過家庭生產制度下的勞工問題，有一點與大資本制度的不同，就是前者的勞資階級的對立，沒有後者的明顯，而勞資利益的衝突也沒有後者的尖銳。甚至有許多手工業，勞資是一家人，抱着有飯大家吃的主義。所以該種勞工問題多隨經濟問題而解決，並不是資方不願改良待遇，而是不能改良。與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問題，性質有些不同。所以對於這種勞工問題，我們不能完全以社會學的眼光，專以福利爲前題去解決它，應該以經濟學的眼光去研究它，才不致顧此失彼。因此它的性質更複雜而嚴重了。

學徒問題，是其中最顯明而最嚴重的一個代表。學徒在制度的苛刻條件之下，受苦，受摧殘，受剝削，過非人生活，是人人曉得的。但其他因學徒制度而起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像因爲有了做「面」而無工資的學徒，致成年工人的工資低落，許多成年工人因學徒的存在而失業等，及

其他殘廢問題，失學問題，出品的質劣工粗等問題，却非平常人所能看到的了。因其問題的過於嚴重，所以最先受政府的干涉，民國十六年及十八年的工廠法內，皆定有相當保護學徒的法令。但可嘆事實告訴我們，政府也失敗了；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到大街上溜溜，隨便踱進一家鐵匠鋪，木匠鋪，衣帽鞋莊，或小百貨商店，隨便問鋪內的小夥計，問他幾歲了，每天做多少時間工作，拿多少錢，待遇好不好？便可以得到許多勞工問題好材料。

同樣嚴重的問題，可以在手工業區域找到。祇要到那區域去，早上五點就可聽到布機的聲音，直可聽到午夜。若高興進去一看，則這樣的污黑潮溼，這樣的臭味難聞，這樣的聲音震耳欲聾，一個人至少要任內工作十二小時以上，但問他們每天所得，則可少到一角。

有時你會發見很多未滿十歲的小孩子，站在熱水盆邊繅絲，或作其他工作。一天要站立十二小時，空氣是臭的，溫度是熱的溼的，光線是暗的灰的。再細看些，你還會發見他們滿頭大汗，熱淚往青瘦的小頰上流個不住。對面還坐着他們的母親，也是有氣無力地在做機械式動作。兩旁還有人監督著。看了那種情形，有時你會自問是否在做夢，或是已到了地獄？我最初不信那些未滿十歲的女

孩們是在做工的。有一次便隨便拉一位正在低頭站着工作的女孩過來，問她做活苦不苦，爲什麼不到外面玩去？不料她的小嘴唇往下緊了二下，眼淚就流下來了。我也無勇氣再看，慢步出門後，還在空地上作了二下深呼吸。

☆ ☆ ☆ ☆

### (三) 華工問題

華僑勞工數目據說也在百萬以上。據廿二年度勞動年鑑，該年失業回國的華工已有四十萬人，可見此特有問題的嚴重。華工在外，既不受國家政令的保護，還受當地政府的壓制。現因國弱，還沒有什麼糾紛，將來必由勞工問題轉爲極嚴重的政治交涉，所以不容忽視。

華工的勞工問題，目前的倒很簡單，祇有失業回國後的善後問題。其他則多屬政治範圍。屬勞工問題研究範圍內的，大概有幾個特別性質，今將它簡括如下：

(甲) 華工多爲自由勞動者，如木匠的一流，皆有一技之長，所以回國後，易牽動國內原有自由勞動者的利益。

(乙) 華工因習俗的不同，一時不易與國內工人合作，不免常因獨占等問題，發生糾紛。

(丙) 近來華工失業，爲數過多，大批回國後，一時不易

安插，勞工供給數量因之增加，可以影響勞方工資，及社會的生活程度。

☆ ☆ ☆ ☆

### (四) 勞農(佃農)問題

「中國沒有勞工問題，祇有勞農問題。」這是一位資本家而兼廠主的意見，他主張我不要去調查工廠，更不要研究勞工問題，免得「造成」勞工問題。

「中國的勞工問題沒有勞農問題重要。」這是一位專者的意見，他主張我不要費心思專研究勞工，應該多多研究勞農。

「中國的勞工問題就是勞農問題。」這是一位經濟學者的意見，他主張我去調查農村。

以上三派意見，祇有第二論算沒有完全說錯。但也不十分對。因此種見解多爲社會人士所共有，特把它寫下，屬於特有問題之一，蓋也是我國以農立國的特有情形。實則勞工問題與勞農問題，是似一而二的東西，根本上有不同之點。

勞工問題的根本立足點，是在有勞資階級的顯明對立，有契約式的手續，有明顯利益的衝突，否則不算爲正式的勞工問題。勞農問題內可以算爲勞工問題的，在我國目

前情形，祇有佃農問題及半自耕農問題。但事實的報告，我們知道全國的佃農，在民國廿二年不過占三分之一（註九），自耕農占半數。且因分散的區域過大，不像數千人集中於一地的工廠易生問題，所以研究的方法及眼光都不一樣。

自耕農則根本沒有什麼勞工問題，因為他們自己是主人翁。他們若每天做十六小時工作，是迫於經濟。他們生活較任何工廠工人為苦，也不是勞資利益衝突的結果。故與其說是勞工問題，不如說是經濟問題，或資本問題。佃農除迫於租賦外，也是大同小異，勞資階級沒有工廠工人的尖銳化。真正勞農問題，還算外國過去的農奴問題，但我國歷史及法制上，沒有承認此種制度。而目今外國的農民運動，農會組織等，我國目前還沒有到那種程度。所以目前中國的勞農問題，全是經濟問題，及缺乏資本問題，不應完全與勞工問題混為一談。要用勞工問題的眼光去研究勞農，那就祇能重視佃農方面。將來我國若有勞農的法令，可以支配的，恐怕也不過是佃農與地主的關係，正如目今已頒布的「佃農保護法」一樣。

（註九）見該年中國勞動年鑑，頁四八一，實業部版。

### 試寫一個總印象當結論

以上既冒昧地指出我國勞工問題的所在，似乎應該據著來一個解決問題的討論或方法。不過本文的性質，祇是一種事實的報告，並非意見的發表，所以問題怎樣去解決，祇好留着大家研究。既沒有透澈的研究，結論本來是不容易寫的。不過已調查了三個月，已跑過數千里，未免有個總印象，覺得勞工問題的方式雖多，但其重要根本原因却很簡單。有許多勞工問題並非原因，而是其他原因的結果：像工資太低問題是一例。要解決該勞工問題，應先看其病源能夠不能夠剷除。若能先治其根，那就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像農村破產的名詞，平常聽慣了却很少想到它與勞工問題有多大因果關係。此次調查所見，知道我國農村假使能夠復興，農民能安於農作，農村生活能夠不太低，則有許多勞工問題即可因之解決：農村可以安居樂業了，則農民不往城裏擠，或者城內農民也回家耕種去了，如是城內勞工供給少了，資本家著急了，工資太低的問題就有了一部分的解決了。而洋車夫的問題，也可有相當的辦法了。

經濟不景氣的名詞，也聽得很多，也很少想到它與勞工問題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假使資方每年有大錢賺，他們



就不會裁工減薪的引起工潮，工潮就可以少得多了（參看表一罷工的原因）。資方的營業發達，就是不分紅，也是可以照工廠法辦些福工事項，所以政府的法令就有一部分實行的可能，勞方也可以少些罷工的元素。如此不但失業可以減少，勞方的生活程度也可因之提高。那時的勞資糾紛恐怕不是在爭執「生死關頭的飯碗問題」，而是進到「要求減少工作時間」，一如外國工人了。調查所得，有許多資方不是不願化錢解決勞工問題，而是不能。因為維持現狀尚不易，那裏談得到動輒數萬元的福工設備呢？假使生絲有高價，我相信各絲廠的工資不會每天祇有三角。假使土貨銷路好，我想做父母的不會強迫七八歲的小孩做十二小時的工。假使我國棉紗生意好的話，我相信紡織廠的工潮，便可以少去許多（上海民廿二年罷工最多為紡織業，占百分之廿二。而罷工原因為工資及解僱，占百分之八十。見十五年來上海罷工停業內表一表七及表八）。

有許多政治學者否認政治與勞工有關，更不承認「政治不上軌道可以促成勞工問題」。但事實告訴我們，有許多法令之所以不能行施，政策之所以不能貫徹，工會之所以腐化，勞資糾紛之所以發生，勞工災害之所以增加，多因政府的失職或敷衍。我國工業界的人物，多有過去各種

的「閱」，當地政府輕易地不敢得罪他們。否則他們手段也很靈敏，稍為變些把戲，便可以與政府成知交。假使各地政府能夠將「人情與法令」分清，法不因人而廢，事不因人而敗，那麼我國今日的勞工問題，恐怕要變成另一種局面，也許會簡單得多。

勞工問題不過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與社會政治經濟大有因果的關係。治本的方法還是在整個國家社會有全盤計劃，有一貫的政策；本著國家的環境，信託勝任的專家，制定適宜的法令，訓練可用的人才。在行政必先有相當的準備與決心，既有法令則勢在必行，這樣方能談到社會問題的解決。若祇是學學時髦，不問程度及需要，便去組織工會，或敷衍門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抄抄他國的法律，隨便委任幾個科員去執行，當然不免遇事曲求全，及引起無謂的糾紛，自損政府的威信。問題發生了，勞方罷工，請願呼籲，資方叫苦，自願封廠。問題鬧大了，黨也來管，政也來查，軍隊也出動，名流也調停。結果資方既不心服，勞方也不滿意，而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而且目今又有中央與地方互相推諉責任的事實，政府與黨部似有不同主張的勞工政策，弄得法是法，令是令，一國三公，莫知所從。正是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你行你的法，

我行我的法。」

三個月調查後的總印象就是這樣。

(完)

廿四年六月一日

# 編輯後記

編者

△因為胡適之先生太辛苦了，需要休息；故從本期起，獨立編輯的事暫由社內的同人負責。我們希望胡先生在這休假期中，能得到一點真正的休息。

△孟真先生是向來最怕天熱的。這次承他流着汗把他的這篇演說寫出來，我們十分感謝。

△「兒童與青年的修養」是美國施密司女子大學倪爾生校長的一篇演說。我們因為他的說話很有點像是為我國

的家長們說的，故請林伯遵先生把牠節譯下來，載在這裏。原題是「Time out」，譯文的題目是我們替牠取的。

△王孟恕先生是杭州高中的一位地理教員。他的這篇文章可與翁詠霓先生的「大家應該努力的要事：提倡國貨」(獨立一四四期)合看。

△黃開祿先生的這篇文章，曾分別的在一五四，一五五，一五六期的本刊上發表，讀者可以參看。

第一卷 正風 第十二期

目 要

讀書方法	余天休
戀愛	龍國權
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中的投資問題	方銘竹
意大利所得稅之研究	荆玉珩
為什麼要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	許興凱
中國東北貿易及其問題	方達觀
中國農村復興的途徑	吳希庸
人口思想史(續)	吳貫因
民俗及歷法上之一問題——十二支與十二生肖	孫道昇
先秦楊朱學派	張伯楨
明勸導師袁崇煥傳	羅彭錫
北平法源寺沿革考	徐彬然
凌霄漢閣筆記	
冀象會匪誌	

本社讀者文壇第二次徵文題在本刊內發表酬金自十元至六十元不等七月十日即行截止特此附告

本社第一卷一至六期合訂本已出版實價連郵一元八角

總發行 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 電話三局二八八五 正風社



# 國立大學的合理化問題

叔永

在本期的本刊中，載有王伏雄先生的「合併國立大學

慮。

芻議」一篇文字。王先生這篇文章，作於兩三個月前，當

〔一〕學校的地點

然不曾豫料到目前有所謂合併國立大學的謠傳。同時在兩

〔二〕學校的組織

三個月以前，王先生便提出這個問題，也可見此問題自有

〔三〕學科的分配

討論的價值，不是偶然因環境的關係而生滅的。我們因為

以下我們依次大略加以討論。

此問題關係的重要，而王先生的文章似乎還嫌過於簡略，

未能把實際的問題發揮盡致，所以再來充補幾句話。

〔一〕學校的地點。我國大學校地理分配的不當，在

所謂大學的合理化問題，本來是大學教育的全體問題

民國二十年國聯教育考查團的報告中即已充分表示此點。

，而不是某種大學的獨有問題。不過在像中國這樣一個複

他們說：

雜的國情裡，要把各種大學歸於一治而受一個統系的支配

「就吾人所能確知之事實……在一九三〇—三一年中

，是不可能的。譬如說罷，我國官立的大學，有所謂國立

，十五國立大學，有十一校設於三個城市之中；省立

與省立之分，私立的大學，有所謂國人的私立與教會私立

大學十七校中，有九校設於另外三個城市；又有三個

之分。如此，要把國立與省立，或私人立與教會立作一種

城市，除國立大學外，復有二十七個立案私立大學中

考慮的單位，已屬不可能，何況官立與私立鴻溝遠隔，界

之十九校。在北平附近，有國立大學四校，立案之私

限分明，豈能併為一談呢？所以王先生把他的論題，限定

立大學八校。上海有國立大學四校，立案之私立大學

於國立大學一類，我們以為不失為聰明而且必要的辦法。

九校。天津有國立大學一校，省立大學四校，立案之

國立大學的合理化，我們以為至少有三方面應當考

私立大學一校。」（以上所引，見中國教育之改造第

這個調查所表示的是：我國大學地理上分佈的不合理，不但國立大學如是，即私立大學亦未嘗不如是。如把兩種大學的合而計之，這個不合理的程度便愈深刻化，同時，若對於某一類學校有了辦法，也可以說解決了問題的一部份。他們的結論是：『中國大學在地理上之分佈，雜亂無章，在同一區域內，常有多數大學，其所進行之工作幾全相同』。又說，『今欲將良好之結果保留，惡劣之結果消滅，其所需要，不在大學之擴充，而在大學之合併』。

大學所在地點的問題，至今並沒有甚麼變更，所以國聯教育調查團的結論，至今仍然有效。

(二) 學校的組織。國立大學的集中於少數城市，雖然有許多環境上或物質上的理由，如人口的衆多，交通便利，商業的繁盛等等。但此外還有一個歷史的理由，即許多今之所謂大學，都由昔日的專門學校蠅化而來。凡稍稍留心我國教育史的，應記得前清末年的教育制度，一方面採自東鄰日本，一方面又沿襲我國『國有學』的古制，全國只有一個大學，便是京師大學堂。其餘各省省會，只設高等學堂，等於大學的豫科。辛亥革命以後，把這個統於一尊的學制廢除了，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來有改爲大學的可

能。可是當時全國的教育程度，自然遠够不上有許多大學

，而且日本專門學校的制度，在我們教育當局心目中還是一種金科玉律。於是從前只有一個高等學堂的，現在便改成了數個專門學校——如高等師範，高等工業，高等農業，高等醫學之類。到了民國十至十一年之間，我們又改學制了。當時廢除大學的豫科，而把中學改爲三三制，即所謂初級中學與高級中學。於是在學制上，中學與大學之間，不容有專門學校的存在，而昔日所稱爲專門學校的，因爲收納高中畢業學生的原故，而一律改稱爲大學了。這在學制的表格上，自然很是整齊劃一，可惜從此以來，便發生了許多不成名詞的單科大學——大學原爲許多學術集成一個體的統稱，若於大學上冠以某科，在西方原意看來，是爲不詞——而大學的數目，也就有『貂蟬滿街走』之觀了。這個短短的歷史敘述，可以說明何以在幾個城市中，國立大學獨占多數的原因。如像北平一城，有國立大學四個，其中兩個——北平大學及師範大學——便是由專門學校改組的。不但如此，設如我們追溯歷史至民十七以前，當時在北平一城的，有所謂國立九校，其中的八校，即今國立三校的前身，而在當時省各爲一獨立大學（除燕專一校是例外）。設如國聯教育考查團在彼時來考查，不曉得他們驚異

的心理還要增加幾倍呢？

這些組織上的不合理，經過國民政府幾年來教育當局的努力，已經得到相當的改善。例如教育部規定凡有獨立學院三個以上的方纔能稱大學，於是不甘以獨立學院目終的，都可以集合起來，取得大學的稱號。北平大學合五個獨立學院而成一個組織，即是一例。不過這種組織的改變，仍以屬於名義上的為多，實際上不過於原有各校之上，加上一個不必需要的辦事處而已。其結果，不但質的方面不見有甚麼進步，即量的方面也不見得有甚麼變動，而有些國立大學的組織，至今還是成爲一個不會解決的問題。

三、學科的分配。設如兩個在同一城市的大学，他們所授的學科完全不同，那末，在每個學校以內，牠的組織是否合理，雖然尚有問題，而所謂重複的問題總不會發生。不幸這樣的一個條件，實際上是不易遇到的。因爲凡是普通的大學，都有牠必須設立的基本科目。我們且把十個國立大學所有學院名稱列表如下：

	文	理	法	農	工	醫	商	教
中央	×	×	×	×	×		×	
中山	×	×	×	×	×			
北京	×	×	×					

北平	×	×	×	×	×			
北師	×	×						×
清華	×	×	×					
武漢	×	×	×	×	×			
山東	×	×			×			
四川	×	×	×					
浙江	×	×		×	×			
暨南	×	×						×

從上表看來，文理兩院是每一個大學都有的（其中浙江大學及北平大學是文理合院）。所以如一城有四個大學，便有四個同樣的文理學院。其次共有最多的爲法學院。至於農，工，醫等學院，本來已經不多，重複的機會當然更少了。

從上表，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事實。即在十個國立大學中，發展到六個學院以上的，不過中央，中山兩校；到四院以上的，不過清華，北平，武漢，山東四校；其餘的都只有三院。自然一個學校的價值，不能以牠的規模大小作標準，但這總可以表示我們國立大學的數目雖然很多，他們的發展過程都不算很高——換一句話說，就是還沒有發展的可能。限制這些大學發展的因素是甚麼？最重要

的不消說是人才與經費了。我們要求免除不必要的重複，騰出人才與經費，以求進一步更大的效果，想來不算無病呻吟罷！

從以上種種方面看來，似乎通盤籌畫一個國立大學分布的地點，整理現有的組織至最經濟，最有效的限度，而且注意學科的分配，使各大學能因應時勢的需要，得到平均的發展，方不失合理化這三個字的意義。不過這樣一個關大而嚴重的題目，決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我們試提出一具體狹小的題目，以見問題之一斑如何？

我們曉得北平城內外有四個國立大學，牠們的經費合計起來，每年常不下四百萬。這除了前面所說的歷史關係外，絕對沒有必須的理由。師範大學，因為是特種學校關係，我們可除外不論，其餘北平，北京，清華三大學，可以說大半是重複的設置。今欲免除重複，和求一個較為合理的分配起見，我們以為有以下幾個方案可借考慮。

【一】北平大學，本來無一定統一的組織，我們以為宜將各個學院分屬其他尚未設置此種學院的國立大學中，一方面可幫助其他大學的發展，一方面可減少組織上的浪費。如其不然，在日下全國高唱生產教育育的時代，這個學校，儘可以縮小範圍，降低程度

老老實實的辦成幾個像樣的職業學校。這比一年花上一百四五十萬的鉅款，辦上幾個二三個的專門學院，對於時局的貢獻總應該大些。

【二】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這兩個大學，雖然各有各的歷史與成績，但北京大學的文理法三院，與清華大學的此三院性質完全相同，我們看不出有甚麼理由不可以合併辦理。況且清華大學歷來的政策，本是趨重於理工一方面，然則讓北大專辦文法，而清華專辦理工或農，豈不是相得益彰嗎？不，我的意思是說，北大與清華，大可以合為一校，那末，牠的文，理，法三科的教授人才立刻可增加一倍，加上清華已有的工或農科，豈不成了一個最完備的大學？而且兩校的經費合計起來在二百萬以上，在最近的將來一二十年内，決不至發生經費的恐慌，這不是兩利的事嗎？至於清華需要北大文科的風氣，北大需要清華理科的精神，那更是不言而喻的。

說到此處，我曉得有人要說：『你這些話，說來容易，絕無實現的可能，豈不等於痴人說夢？』我的回答是：『夢固是夢，但我相信牠表示的是一種超然的見解與健全的希望，絕沒有一點其他的用意』。讀者如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願加討論，那是我們最歡迎的了。二四，七，一。

# 合併國立大學芻議

王伏雄

我國開辦大學不過才有三四十年的歷史，在量一方面，進步可說很快，在質一方面，進步却似乎太慢些。大部份的原因，由於大學數量太多，教學的人才分散，學校的經費不充裕。雖然近年來教育當局早已擬有整頓的方策，如專員的視察，大學會考的籌備，三不像的私立大學被停辦了的也不在少數。不過據我看來，要改良高等教育，合併國立大學，是值得提出討論的問題。爲什麼要合併國立大學呢？理由如下：

(一)可以集中教學人才。國立大學的教授，近年來雖已提高資格，不像從前那樣，只要吃過洋麵包回國的都可做大學教授了。現在如國立清華大學、剛回國的博士也得從專任講師做起，這不能說不是一種進步。但實際上總免不了學問不足爲人師的教授，何況有的早年回國時本不甚好，加以幾年來不讀新書，那會不落後呢？大學合併了，教授重新加以嚴格的考查，有的簡直可以無條件的淘汰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一系之中，即使已有一二好教授，每因一個人只能專攻某種學科之一小枝，對於其他方面

往往不能指導。如果大學合併起來，教學的人才集中，每一學科都有專攻的教授數人，使得學生能够隨他性之所近，選擇一科，專心跟教授作高深的研究。他的成績，必定比現在要高出數倍。至於職員方面，也因為集中人才而可以增加辦事效率，節省無謂的開支，這是一樣的道理。

(二)可以擴充學校設備。大學合併以後，可以避免重複購買基本圖書和儀器，這樣省下來的經費，就可用作購買高深專門的圖書，和精製的儀器，以備教授學生做高深的研究，這是顯而易見的事。目前許多國立大學，往往因為經費無由增加，無力購買專門的圖書和儀器，以致高深的研究簡直無從着手，反過來說，如普通基本的圖書和儀器，各大學都不重複購買，其結果無異於增加經費。又有的學系如心理哲學等系，往往因爲人數過少，甚至一兩人開班，也是最不經濟的事。大學合併以後，即在不甚需要設備的學科，也可以增加效率，而教授上課，不愁聽講的人太少，尤爲美滿的事。

(三)可使學生生活團體化。在北平，(上海南京的



情形也許更複雜些，國立大學在城裏的，（郊外的自然又當別論）學生生活很散慢。有的住在冷靜的公寓裏埋頭讀書，有的在實驗室裏細心研究，有的却打牌喝酒當儂家常便飯，聽說還有少數人抽大烟呢！學生沒有團體生活，四年的大學匆匆過去，對於有紀律的生活仍缺少訓練，畢業後還是憑着本來的一點情感去和惡劣的環境奮鬥，怎麼能希望有更好的結果。大學合併以後，每人都有機會過團體的生活，使生活規律化整齊化，替代了散慢化流浪化，方才不負幾年大學的教育，我們希望只有圖書館，實驗室，和操場是學生活動的場所，而跳舞廳，影戲園等地方，永不見學生的足跡！

至於合併的步驟，首先應該把全國情形查清楚，擇幾處適當的地點設立國立大學，但每處只能有一個國立大

## 整頓內政之必要

近幾年來，世界各國都已忘記了前次歐戰大戰的痛苦，都又加倍努力擴張軍備預備戰爭。我們每天閱讀外國新聞，好像是國家大事只有外爭並無內治。中國到了目前傾敗頹廢的形勢，也有許多人似乎朝夕焦勞，只憂外國侵略，而輕視本國的行政。我以為這種觀念是很錯誤的。當

學。第二步在每處地方劃定一塊地方做「大學區」，如北平當以圓明園故址最適宜，因為還可利用清華已有的設備。學校的職員和教授，都應經過一番細細的考查，使得國立大學能夠走上大學教育的正軌。我們曉得合併國立大學，實行起來一定有許多困難。但大學教育不必求普遍，只要求質的精良。大學也不是留學預備學校，是要訓練出一批有學問有才幹有團體精神的青年。他們要負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責任。所以為求大學教育更進一步，趕上先進的國家，減少每年整千的青年——缺少經驗和才學的青年——向西洋去，向東隣的日本去，這是值得做的一件教育革命事業！

一九三五，四，十二日在清華。

翁文灝

然現在有許多地方土匪橫行，民不安生，中國政府即使並不對外，也應該整軍備武維持治安，這是無可疑問的。但須知軍政之外尚有文治。如果行政太不講究，則地方決不易平安，不但內憂，即外患亦容易發生。這是極明顯的事實，全國人必須深切覺悟。

在歷史成例上看，南宋末年韓侂胄自稱善兵，終歸敗沒，賈似道驕橫欺主，遂至滅亡，足見行政不良，必至亡國。明朝的後幾代寵任宦官，倒行逆施，本已弄得民不聊生，盜賊四起。當時的中央政府並非沒有精兵悍將，滿洲雖極跋扈，終不易攻下北京。但歷代昏愞，大錯已成，到崇禎帝雖極精勤，已不能挽救。從此看來，國內行政能否良善，不但有關係民生休戚，實亦直接影響於國事安危。

更從現代國際形勢上看，固然有若干強國兵力充實，但亦有許多弱國，兵微將寡。在強國與弱國之間，大多數皆增堵雍容，並無隨意欺凌的情事。此並非弱國兵力足以抵抗，實因他們的內政修明，民安國泰，故強國雖有兵力亦不好濫用。例如歐洲的比利時，瑞士，瑞典，挪威，皆有此種情形，英，法，德，意等強國對他們何嘗任意凌辱。從此可以証明政治修明實是國家穩固的極大保障。

所謂政治修明，不但指全國而言，對於邊疆地方與強鄰相接的區域，更要特別注意。所以晉之羊祜，吳之陸抗，隔江相峙，一則輕裘緩帶，一則貞亮籌幹，不但人民安樂，而且國境和平。這當然是守邊大將的極好模範，萬不可因為地鄰邊隅，反以為無可作為。如果當局者稍存懈怠之心，在下位者必大肆貪詐之虐，在很短的時間，必弄得

衆叛親離，一有危難，人人離心，不肯出力，雖有若干精兵，亦不能得其效用。這種情形實例很多，言之傷心，不必列舉。

以上所說，當然對於現在時局不無關係。我頗感覺有許多入對於各省行政太不注意。而且注意的方法，不在乎多定過於瑣屑的法律，因為大多數官吏法律知識太不高明，極粗淺的工作尙未做好，決不能望他們一蹴而實行太細微的節目。試舉一例：有一個小機關用款向極節省，預算經費年終尙有餘款繳還。有一次偶然開支一筆數目極小的汽車費，便被審計機關嚴辭指駁，但對於毫無必要而浪用汽車十餘輛的機關，他們有什麼辦法呢。修明政治亦不可濫用私人，更不可貪圖私利。對於下級人員的賞罰，應以他們的辦事成績爲獨一標準。私人或不妨引用，但對付則必須從公。凡有各種收入，必須完全歸入公款，捫心無愧，即對人有力。切不可賣官取財，營私作弊，長官偶有疎虞，下屬必恣引效尤。凡此類之言，意極粗淺，但即此極粗淺之言，住住爲極高明之人所不易瞭解。鄭重言之，良非得已。再進一步說，修明政治也不定要多唱高調，惟有實事方能生效，決無空論真能救國，即寫壁間標語亦須有事實爲後盾，專作紙上虛談不能壓民衆之熱望。

以上是從消極方面說，只言不應如何，現在可從積極方面講，試看應該怎樣。我以為修明政治第一要有真心誠意，在執掌政權的人只要有此誠意，定有許多機會可以表顯出來。他對於各級屬員也要以作事有無誠意為黜陟升降的標準。言必信，行必果，在極短時間內定能確立信用。

俾用既立，一切計劃就容易推行。所以誠意從政實是為從政之人增加一種力量，決不是理想空談。昔商鞅在秦國欲變法圖強，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之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果予五十金。乃下令，行之十年，秦國路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這個故事當然是格外粗淺，但極繁複之事情往往皆從極粗淺的地方做起。能做到國民都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這便是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條件。第二要實力工作，因為從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而到治國安民，其間還有一個極大的距離，必須實力工作方能跳過。所以只有一個百事不管的好人，於國事決沒有大用。有了好人還要他對於各種職務，提起全副精神，極認真去幹，這一點是很要緊的。所以各種事務不能不去研究，但是不可因研究而忘了執行。譬如造一條公路，大略的測勘當然是必需的。但詳細測量可以窮年累月不易做

成，而限期修建嚴厲推動，則很短時間內便可通車了。所以我以為既要誠意主持，更需實力工作。第三是必須努力注意人民的生計。因為中國的人民真太苦了，外國的米麥愈來愈多，國內的糧價愈跌愈賤，穀賤當然傷農，民窮不免為盜，對付如此窮苦的國民，當政的人必須刻苦精厲，盡力減除非必要的消耗，以養民力，更須用心建設便利生產事業的環境，以裕民財。追想衛國被狄人殘毀以後，文公即位，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便可見政府勤政愛民提倡生產的實効，真是如響斯應，極有把握。中國到了現在的危機，還不應効法衛文公努力自救麼？

我們不要專怨環境的不好，而忘了自身努力。須知環境都是人力造成的，前人的疏忽便造成現在的惡境，現在如果再疏忽了，則後日的危險更何堪設想。反之，現在環境雖然欠好，但中國究竟還是地廣人衆，絕無灰心的理由。有了如此背境而不能把國基安定，我們不能專怪他人，還應先怪自己太不努力。我們應信天下決無白費之力，正應該齊心合力取消部落主客之見，奮勇任事，把各種政務做得井井有條，使人民安居樂業。尤其在瀕臨邊界的地方，例如河北察哈爾等省，更需努力工作，使人民享善政之

樂，使鄰邦知中國有治事之人。這種作爲並不甚難，只看我們有無決心便了。

(附錄二十四，七，二日，大公報星期論之)

## 中暹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

君澤

中暹事件發生以來，國人幾把留心中日者轉而注意中暹，從高呼「國難」中變而吶喊着「僑難」。這不但關懷痛切的中國人如此，就是隔岸觀火的歐美人亦莫不代中國作如是觀。惟到底中暹問題如何應付？則匪惟言論界至今未有任何積極主張，甚且身膺國家重任者亦未聞有何具體辦法。作者誠恐當軸仍抱措置舉西哥華僑舊態以措置暹羅，一誤再誤，是以不得不將心所欲言者盡情陳述。蓋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至言之見納與否則非所願計也。

### 中暹關係史略

中暹關係、在歷史上較任何國爲先進，在利害上較任何國爲密切，在地理上則兩國毗連與緬甸安南同爲我之屏障，在政治上則斬荆棘，闢草萊、變蠻風，入文域，悉賴華人爲之啓迪。考諸暹羅各大市鎮，廟觀巍峨，殿宇堂皇，暹民所崇奉若救世主者即我國明史所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鄭和也。暹羅自雷鄭和德教而後，文風漸開，漫無組織之部落亦逐漸成爲有組織的統一國家。至清乾隆時代

約在公歷一七六五，緬甸舉兵犯暹，暹王戰死，國都即今大城一失陷，政治大權悉歸緬人所有，暹羅國脈從而中斷。嗣有華僑隸籍廣東澄海縣名鄭申者，目覩暹羅淪亡，緬人專橫，迫於義憤，起而號召華僑，組織華軍，與緬軍血戰數月，卒敗緬兵。暹羅失國十餘年至是始由華僑爲之恢復。其時國王既死，而鄭申又有復國之功，於是暹人遂擁鄭申爲暹王。自後中暹人民相生相處，從無間言，真不愧爲中暹一家。

一九二八年暹王七世於參觀華僑學校時對學生曾有如下訓話：「中暹兩國，固兄弟之國也。就血統而論，暹人與華人早已混而爲一，至於莫辨誰華誰暹。不論過往或現在，政府的高級官長亦多屬華裔。即以朕躬言之，亦含有華人血分在焉。此所以自來中暹人民有相依以生，而無彼此之分也。……」

一九三二年革命告成，暹政府民衆黨代表拍兀鐵塞氏對中華總商會演說有：「世界上決不再有中暹兩民族關係

之密切者。因暹羅民族可說是由中華民族發源而來，一直混合至現在有如一家兄弟，分不清誰爲父之血統，誰爲母之血統。此種事實不但一般平民爲然，即鄙人自己亦爲華人後裔。又如當今皇上亦自己承認含有華人血統成分。所以稍能明白的人當能明瞭中暹兩民族共存共榮之關係。但一般淺識者流，竟造出界限，自己欺侮自己，此誠至足痛心者也。……」

我們看以上兩段演詞即可證明中暹兩民族過往歷史關係之一斑矣。

帝國主義者在暹之逐鹿與排華之由來。

自帝國主義者亡安南，滅緬甸，併台韓而後，暹羅亦變成列強逐鹿場所；在初期暹羅政治勢力，大半操諸法人之手，一切施政方針悉照法國馬首是瞻。歐戰後法國元氣大挫，對於暹羅無力兼顧，英國遂乘機取而代之。及最近期某國爲欲實現其南進政策，暗中用各種經濟和政治力量幫助民黨以推倒親英派之保皇黨，故民黨勝利之後，暹羅政治權柄又復由英人手中旁落於某國掌握中。暹政府二十三名外國顧問，某國人竟佔十八名，如現在摧殘華僑教育最厲害的教育部，其顧問即爲某國人。

暹羅排華之由來厥端有三：（1）是受環境的惡影響。

### 獨立評論 第一五八號 中暹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

蓋暹羅處於英，法，荷各殖民地之間，以文化落後，政治幼稚之暹羅，自己既沒有創造政令能力，則一切設施只有向較它先進的鄰邦依樣葫蘆地摹仿。然而英，法，荷各殖民政府對華僑的待遇如何呢？很明白的第一是愚民政策——南洋各屬往往不許我西裝少年登岸；第二是剝奪主義——荷屬坤甸入口稅，從前爲荷幣廿五盾，後竟逐漸增至一百五十盾，若回國逾一年者則須重新納入口稅；第三是桎梏自由——言論不待自由，集會不待自由，住遷不待自由，其虐待與奴化華僑苛法實在舉不勝舉。試想暹羅抄襲這樣的律例而施諸我僑，其結果如何，不問可知矣。（2）是因世界不景氣的影響。自歐戰以還，世界失業風潮，愈鬧愈兇，餘波所及的暹羅，爲欲求生存，故不得不與華僑爭食，於是共存共榮的一家兄弟遂反目而爲有你無我的決鬥。（3）是帝國主義者挑撥離間之結果。此種事實，最明顯的是民黨執政以來對於排華特別是摧殘教育愈鬧愈兇。此中因果，是誰弄鬼，明眼人當能洞燭。以上三椿原因，就是造成排華的由來。

到底暹羅排華策略如何呢？這是本文的要旨而亦是讀者急切要知的事件：

限制華僑入華。

南洋羣島自來是我華採食地，出入自由，經商自由，無所謂限制，更無所謂入口稅，惟自被歐洲帝國主義者併吞之後，荷屬東印度，法屬安南，美屬菲律賓等相繼課入口稅，以資限制華僑入口，如荷屬課入口稅由二十五盾增至一百五十盾，且須有殷實商店擔保始許登岸；菲律賓對華人入口納保證金亦由五百元增至一千元，且領居留證亦由五元增至五十元；安南則納身稅由三十五元至數百元不等，視其進款多寡而定身稅之高低。暹羅自昔對華僑入口既無限制亦無納稅之例，迨一九二七年始頒布移民律，收入口稅每人暹幣五銖，並限制患痧眼症者不得入口。一九三一年修改移民律，入口稅增至十銖和手續費共十三銖餘，此外復新徵居留稅十三銖。暹羅者應領回暹照，照費爲五銖，回暹照限期二年越期作新客論。一九三三年再度修改移民律，增入口稅，居留稅，回暹照費稅共一百二十銖約華幣一百八十元。同時須受識字考試，其目的即在禁止華工及婦女入口。且於納入口和居留等稅外，每年尚須納人頭稅六銖，無力繳納者罰作苦工十五天。

### 摧殘華僑教育

暹羅本是一個蕞蕞狹狹國家，文物談不到，教育亦談不到。（暹羅近年來才有所謂字典出現）在昔其民間劇本

及故事均採自我華，最著者如三國演義早已成爲暹羅戲劇中的好材料。在歐戰前其教育課本亦大都譯自我華，戰後才漸趨歐化。對我華文化之離異亦即由此胚胎。

華僑學校之設，始自同盟會。當時革命黨爲要發揚革命主義，在暹組織中華會館，設立學校以資宣傳。及民元以後，暹京及內地各郡縣公私立華學接踵興起，其時暹政府對於華僑所辦學校尙不過問，一切教育設施，悉聽華僑自由措置。於是華僑亦樂得藉此機會廣設學校，推進中國文化。凡深山窮谷，皆有華校出現，其普遍化竟爲暹羅本國教育所不及。及後暹政府目覩華僑教育突飛邁進，僑生子弟對於祖國觀念日漸濃厚，深恐若不予以限制，則暹羅國基實有根本動搖的險。故於佛歷二四六一（即公歷一九一八）年，頒布民立學校條例，藉以限制。茲錄其與華校有關者如下：

- 1 凡華僑創辦學校，須向暹教育部注冊。
- 2 凡被任爲校長者須通曉暹語。
- 3 華僑學生每星期須讀暹文三小時以上。
- 4 華僑所施教授須使學生通曉暹文暹語，養成爲良好國民，啟發其忠愛暹國。
- 5 教員須於入校之日學習暹文，滿六個月舉行第一次

考試，滿一年舉行第二次考試，如不及格者不許其任教員。

6 教授課本不得用有干政治書籍，違者暹政府得隨時封閉之。

7 教育部長有權勒令各校暫時或永久停課——如因校長任用不合本律規定，或學校無意實踐本律規定教授暹文、忠愛暹國等。

自教育條例頒布後，華校之一切設施已不若曩昔之自由矣。蓋校長須通曉暹文者，無異明示校長須暹人充任之，亦即是說華校的行政權須受暹教育部監督或掌握之。且華僑學校之設，原在教行子弟使之認識中國文化，知愛護祖國，但暹政府却勒令華校須養成學生忠愛暹國，這與我僑辦學本旨實在大相刺謬。此項條例雖經華校羣起反對，畢竟終歸無效。

一九二二（佛曆二四六四）年，暹政府又重頒強迫教育條例：

1 兒童自七至十四歲，一律應入義務學校肄業。

2 修學時間每年不得在八百小時以下。

3 學齡兒童應遵照小學制度所規定或教育部長認為適合之科目學習之。

4 倘兒童父母或私立學校校長不遵本條例辦理者，則科以五十銖以下之罰金。

一九三二年皇黨失敗，民黨上台，教育條例施行之嚴厲，更倍甚於前；如規定華僑子女在強迫年齡者應一律轉入暹校；若華校要收容強迫年齡之兒童，須依照強迫教育條例辦理，每週課授暹文二十五小時；同時對於教員考試亦改爲須先受暹文考試及格後方得爲教員。

一九三四年暹政府已大露其「同化政策」面目，藉口辦理不善，下令查封華校，在一年間合計七十餘校；其中暹京佔三十二，其餘各郡縣約四十餘。查全暹華校，規模較大者不過九十餘所，今被封者已佔全數十分之八，此種手段，一言以蔽之，無非欲使華僑子弟「全盤暹化」！

聞最近暹政府恐華僑子弟因其實施強迫教育而相率回國就學，致使影響其同化政策，故又有限制華童出口擬議。其內容爲華童出口須納保證金暹幣五百銖，限期返暹，逾期即沒收其保證金。如此議成則行見十餘萬聰明而活潑的華童將非我有矣。此種同化手段可謂再毒辣沒有了。

實。行。經。濟。統。制。以。危。害。華。資。

南洋勢力約分之爲二：一曰政治，一曰經濟。在昔政

治與經濟兩種勢力僉操諸華僑，及後政治勢力次第被帝國主義攫去，我僑所能保持者惟經濟勢力而已。各帝國主義者自握得南洋各島政治權威以來，沒時沒刻不在利用其優勢經濟力量取華僑商權而代之。可是幾十年來努力的結果，絕少見功，因為華僑在南洋經濟勢力，是經過幾百年深長歷史，尤其此種勢力是由最下層中固帶深根地建造出來，誰也動搖不得的。就暹羅方面說吧，上自工廠下至小販在在均為華人經營。暹羅為世界著名產米國，計全暹面積為二〇〇，〇〇〇方里，而產米面積為七五九，六七〇英畝，每年產米七千餘萬担，佔全暹生產百分之七〇。據一九三〇年暹政府報告，暹京有火礱一即碾米廠一八十家，而華僑佔六十七家。批發米行一四一家，幾全為我有。此外華僑有出入口公司八四家，銀行三家，銀信局四〇家，機器廠大小四一家，木器行一八家，保險公司一〇家，雜貨公司一，三二五家，綢緞行千餘家，至其餘各大小金店，當舖，以及各種大小商店至少百分之八十在華人掌中。以上調查僅暹京一地而言，若合全暹各州府縣當數倍於此。因為真正暹人百分之九〇為耕農，他們既沒有商業常識與基礎，又無經濟力量與華僑競爭，此其所以全盤商業幾乎皆在華僑手中也。

年來暹政府設立各種苛稅以限制華僑工商業，如保險，匯兌，當舖，舊貨，手車等營業，或限制經營，或嚴徵重稅。此外尚有營業稅，所得稅，出廠稅，遺產稅無不應有盡有。前年民黨曾草定新經濟辦法，擬實行經濟統制政策，把各種工商業收歸國管。如去年九月間暹政府計劃設大規模國營火礱，將所有華人火礱收歸國辦等。是項計劃雖限於財力，一時未能實行，要之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新近暹政府頒布漁業條例，限制非暹人不許經營，使我僑素以捕魚為活者，至此亦相率失業。尤其是對於華工力加排擠，規定凡國營事業如鐵路，公路，建築，墾荒一律用暹人，不許華工參加。邇來更有風傳凡華僑大小商店至少須用暹人一人，並擬實行限制僑資流出者。此種傳說設不幸一朝成為事實，則無異將幾十萬華店員排斥，把幾十萬萬華僑財產沒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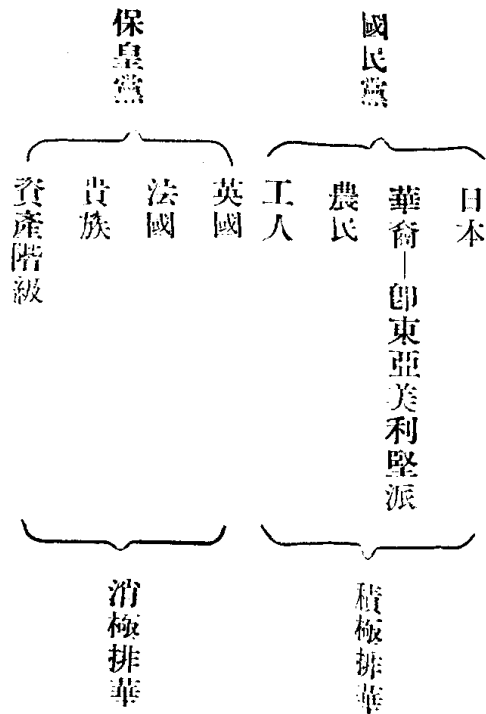
暹羅政黨之現形。

暹羅一味兒全是一個貴族政治，凡政府一切權威完全受其支配。近年來華裔鑾巴力嗎擊探氏者曾留學法國，深感昔日法國貴族之專政，亦猶今日暹羅之前影。然法國革命，能摧翻貴族而樹立今日蔚然大觀之民主共和國，則天下事有為者亦若是耳。因此馮氏自回國後即與海陸軍將領



秘密組織國家社會主義黨——即現在民黨——定政綱六條，以憲法產生君主，限制專制權威。於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舉行革命，揭發主義於國人，兵不血刃而大功於焉告成。

民黨上台不久，又有民族保皇黨之出現，進維政治遂分爲民黨與保皇黨的對立。其對立背景約如下表：



## 用名同說話

——關於今日思想界的弊病與弱點的一封信——

適之先生：

今日思想界的弊病與弱點的討論很使我感覺興趣。

先概括言之，大概弊病與弱點，兩樣不免都有一點。

尊見要明白清楚，尊論鼓吹精細的分析，確是極值得

保皇黨既由百餘年統治的貴族勢力組織而成，加以有

英法在後台作老板，故民黨執政不久即有清邁省獨立發生

。相繼又有改組人民代表委員會，由保皇黨滿拿巴功氏繼

任委員長事件，把民黨領袖瑪氏迫出法國去——瑪氏本擬赴

日本，後被保皇黨反對，只許其赴法國。——嗣因國民黨軍

事領袖披耶帕鳳見保皇黨所行政策有背憲法，遂以迅雷不

及掩耳手段，包圍政府，逮捕皇黨首要，恢復民黨政權，

電迎瑪氏回國，民黨又重握政權，一直至於現在。這是兩

黨現形及年來互相軋轢的崖畧。

（未完）

張中府

稱贊，極值得佩服的。

本來，自從維新，以及今日中歐的維也納派卡納普等

，所極力策圖的就在一個腳踏實地與明白清楚上。

最先提唱實用主義的小裴士本也在要清楚明白。只是

以後，詹美士是富有宗教氣息又受有文學薰習的人，杜威

既太偏重實踐而又淵源于黑格兒，乃不免弄出過當的地方，把真等於用。

年來芝加哥的實用主義者摩里斯博士盡方在那裏鼓吹實用主義者與邏輯實證主義者（即維也納派）合作，維也納派也已引他爲同調了。我認爲這不失爲一樁很有意義的事。

自從漢以後，中國的思想界就爲籠統，混沌，漠忽，糊塗，種種毛病所瀰漫。最近這種種毛病很像更又要在那裏猖狂。這似乎也很需要大力者出來加以摧毀。

不過，這籠統，混沌，等等毛病，也與女子的裹小腳一樣，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但由哥倫比亞大學奈格爾博士對於去年在捷克開的第八屆國際哲學大會的一篇記載，便不難知道。

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人，常常把自己不明白清楚的，就以爲它本身不明白清楚；甚至於只是自己不知其意義的，就以爲沒有意義。這似乎也是一個不可不防的毛病。這一點，不但對於中國的學人是應說的；就是維也納派人，也實在不能不希望他們小心。

常常有人，自己以爲已經知道的很多了，而又沒養成好讀新書與求進不息的習慣，如此，他對於一個新名詞，

假使那個新名詞是他不懂得的，而又爲地位不如他的人所常用，他便會發生一種惡感。滿清之末，有些人對於新名詞的不高興，可說至少一部分，就由於此。

抽象名詞，本來是越少用越好，能完全不用最好。但問題乃在能與不能。

尊見似乎並不厭惡類名。但抽象名詞與類名本來是一類，抽象名詞的來源與類名本來一樣。假使有不如如此的抽象名詞，那種抽象名詞，實在最好是去掉。

不過說一句一般哲學的話，天下事大概常常是有一利就有一弊，有一弊也就有一利的。這個地方大概也不免。有權力與可以作武器的名詞大概都是抽象名詞。因此，有的抽象名詞可以欺騙人，有的抽象名詞可以迷惑人，有的抽象名詞可以麻醉人。狙公，術士，教主，道德家，政客的技巧，一部分就在這個地方。

但是名詞本身其實是無罪的。統治者可利以壓迫，革命家又何嘗不可藉以反抗？

名詞本是爲的方便。爲方便的誠然常常會弄成不方便，如果忘了本來是爲方便。

名者實之賓也。沒有實的能有名麼？於是便常有人以爲有名就有實。這也只是人的毛病，並不是名的毛病。根

本尤在古今人所謂實的不必一樣。但毛病的另一個來源也在把理想與事實相混。有實然後才有名，在現在乃是一個理想。有名不必有實，則是現在的一個事實。要免除強認名必有實的毛病，一在劃定所謂名的範圍，二也在分別所指的實の種類。

人的說話的毛病也常常并不在籠統疏忽，而乃在太簡略。譬如說「沒有殖民地，帝國主義便不能存在」。這只是說的一椿擺在這兒的事實，長了某種眼睛的人都是會看得見的。它一點也不是什麼推理；所以也不能以推理來議之。但如說「自由固然是好名詞，資本主義也不是壞東西」，有的人便會感覺難安了。但並不是因為它籠統，而是因為它說的不免太簡略了一些，不免使人誤會。

自從相對論大明以來，直接間接地，許多人都曉得了，說話如說全了，都是有參據系統的，就是，都要對着什麼說。普通說話，常是只說鬪句，而不把所對所參據的一并說出來。但如要不致誤會，則那個應說而未說的參據系統一定是當時的人公認默許的。一種社會制度，或一種關於社會制度的主張，它的所對，它的參據系統，總是某時某地。如不對着某時某地說，一種社會制度便無實際的好壞可言。如說定一種社會制度的好壞而沒有明白說出所對

的時地，則不論用正面的說法或反面的說法，積極的說法或消極的說法，所指對的總是當時當地。這是相對論的一個應用，這也就是辯證法的一個意思。照這種慣例，所以我覺得，汎汎地說「資本主義不是壞東西」，很難免不使人誤會。

但希聖的意思却是絕對是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現在不大合適」。

就是「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濫調，毛病也不在名詞上。反對的人的反對它，與其說是因為空色兩字的搬來搬去，似乎不如是不贊成這句話所表示的主張。

類名，言名（抽象名詞）均是代名。要文章明白，代名本應少用。但抽象名詞的濫用，儘可反對，抽象究竟不易免掉的。科學尤其難離得了它。由懷惕聖的「算學引論」與羅素的「物的解析」，便可曉得。

不過，現代的邏輯解析與唯物辯證法，可說均是要救治抽象的毛病者。

尊文常常比較別人的文章明白，大概一部分就是少用代名的緣故。但尊文中似乎對於名詞的作用也很能利用，所以才總有小脚，八股，掩眼法，煙幕彈，一類的話頭。

所謂利用名詞的作用者，當然就是使知識上的東西發生感情上的作用。

用什麼名詞，本是一個習慣，本是教育問題。譬如，名詞本是為的在說話上代替事物的。但如有時代替的事物多了一些，不習慣的人便感覺為毛病了。名詞的濫用，既是一種習慣，既是一個教育問題，所以只攻擊一部分思想界的分子是不够的，還應該在教育上找一個周到而具體的辦法才好。

自從五四以來，有一個最含混最被濫用的名詞，便是文化兩字。我希望以後在獨立評論上再看不見這兩個字

## 介紹兩種青年的讀品

(一)

刊物名稱 浙江青年月刊(每年一元)

編輯與發行者 浙江教育廳

最近我接到了一冊新出的月刊，叫做『浙江青年』，是浙江教育廳主編的。我收到之後，照例的站着把牠翻了一翻；不意一翻之後，竟使我不得不坐下來，一口氣把牠重要的地方看完了。

我以為這刊物有幾個優點值得我們的注意。第一，是

聯在一起。同時，假使所謂中國文化的就等於裹小腳，那麼，中國文化大概是不很香的，想當也是許許多人所不願聞。至「在密姐兒的繡花鞋兒內喝酒」，那只是一種性行為的變態，恐怕也是東西之所同。

最後，還有一點，可說是一個小玩笑。尊文說「胡適打駢文古文就是打封建主義」，您不懂，因為「那就等於說」你打胡適一下，就是打陶希聖一下」。但是如說，那其實是「等於」說「打胡適一下，就是打人一下」，您懂不懂？

張中府。六月十二。

### 衡哲

牠材料的比較有實質和選擇。在一冊二百餘頁之中，說空話的地方很少，智識上的糧食却很充實。科學文學方面都有。對於文學的見解，也似乎能避免了那悅世取巧一類的淺薄態度。第二，是牠精神的誠懇。牠的作品雖然未必都是成熟的，但却很少是矯揉造作的。這是一個很值得青年們努力的方向。第三，是牠態度的嚴肅。我在這一個小冊中找不出什麼風花雪月的濫調來；我所感到的，却是種壓迫不住的民族情感，偉大與嚴肅的，充滿了牠的篇幅。

青年本是一個英雄崇拜的時代，這個刊物似乎能抓到這問題的中心點。他從本國和外國歷史的人物中，找出幾個值得我們崇拜的偉大人格，用至誠簡樸的說話，把牠們寫在紙上，使我們不得不發生『高山仰止』的感想。我相信這是一個值得提倡的法子；必這樣，我們方能從那靡靡之音與桃色春夢的環境中，把青年的聖潔情感救出來，讓牠去接受那古今中西偉大人格的感化與陶鑄。

假如這一期（第一卷第六期）是可以作為這月刊的代表，那麼，我們除了祝望這刊物能向那更善更美的路途走去，還願意把牠介紹給國內的青年，以為是一種很健康的讀品。

### (二)

書名 中國著名故事（每冊一元）  
Pok u-lar Chinese Tales

編譯者 蔣秀峯（遵化匯文中學校長）

發售處 北平廿雨胡同協通學校用品商店

本書包含二十個中國民間故事，顯然是經過編者的細心選擇，方譯為英文的。我把牠們看過一遍之後，覺得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英文讀品；故樂于寫幾個字，來把牠介紹于國內的青年。

第一，我喜歡這些故事中所表現的那道地小百姓的風味。牠們所寫的，是野老農民與販夫走卒生命中的歡樂與悲哀。他們是粗魯率真的，但却並不卑污醜惡；他們在困苦憂患中生活著，但却不會忘記幽默。這幽默不是那新式文人所包辦的一種，也不是舊式文人所欣賞的那很不清潔的一種，而是那小百姓真性流露的一種。除了幽默之外，這二十個故事也很能把中國老百姓的可愛與可憐的地方，具體的描寫出來；使外國人讀了，對於牠們能發生一點同情與親愛，而不發生厭惡與輕視。這是一件值得我們高興的事。

第二，這書的英文是很淺易的。用這樣的文字來述說那有趣與熟習的故事，便很容易吸引初學英文者的閱讀，使他們得到進步了。並且，簡潔平易的文字有時是很優美的，也是很有文與價值的，這書便不失為一個好例子；因為譯者雖然是中國人，但他的英文却很流利自然，一點也沒有中國人寫英文的生澀痕跡。

中國的民間故事是一個未曾開闢的寶礦，但在這個礦內作工的人是很少的，尤其是把那寶藏改為可讀的英文。故我希望本書的編譯者此後更能多做一點這類的工作，不要就此終止。

# 編輯後記

編者

我們在本刊第一三五期曾發表張中緞先生的「關於暹羅排華問題」一文，君澤先生此文，據說是「恐怕國人因讀張先生的大作而誤認暹羅排華問題是摧殘教育的小故以致國人疏忽僑難」而作的。君澤先生是在英國治國際法的。他這篇饒有風趣的通信，聽說胡適之先生下期將有答覆。他少時曾在暹羅住過好些年，近來仍常常往來，所以文

張中府先生是「新青年」時代的作者，用不着介紹。這是編輯室內的秘密，我們不妨先漏洩一點。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報」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及「體育」等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報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百分之三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北平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勝枚舉。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 每月一元二角  
(國外) 每月一元五角  
本報地址：北平前門外大街  
電話：二二二二  
廣告部：每月一元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前三要

第一五五號	沉默的忍受 做事與興趣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二)	胡適 陶孟和 黃開祿 吳景超
第一五六號	美國復興計劃失效之背景和意義 論貴州鴉片禁吸不禁種之謬 自力與誇大狂 蘇俄旅行記(十六)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三)	陳之邁 壽生 梁實秋 丁文江 黃開祿
第一五七號	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 醫生看護的職業與道德的勇氣 兒童青年的修養 論提倡國貨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四)	衡哲 孟真 林但遵譯 王孟恕 黃開祿

定縣歸來  
編輯後記

龐水福  
適之

編輯後記

適之

編輯記的

編者